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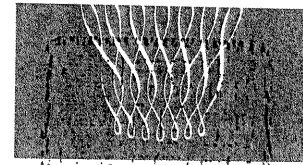
# 权力主义人格<sub>(中卷)</sub>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美] 西奥多·W·阿道诺等 著

李 维 译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浙江教育出版社

## 第二部分

### 临床访谈反映的人格

####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heodor W. Adorno

Copyright©1950 by Theodor W. Adorno

Translation Copyright©1998 by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Inc.(USA)

Copyright Licen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 Reserved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1-1998-20 号

## 第九章 访谈:对偏见人格的 一种研究方法<sup>[1]</sup>

### 一、团体的比较

迄今为止,我们所提到的访谈均局限于两个个体的案例,讨论的重点主要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见第二章)。从本章开始,我们将用5章的篇幅来说明访谈的目的和价值,并且以系统的形式涉及各种题目。此外,分析的对象是团体而不是个体(见第九章至十三章)。某些特定的个体或团体,以及某些特殊的问题,在后面几章会再次提出,并借访谈补充一些材料(见第二十章至二十二章)。访谈所反映的思想问题在第二部分的各章中不会讨论,它们将出现在第十六章至十九章中。

访谈技术的优点在于,它为被试提供了自由表达的机会和自由表达的范围。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被试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他对他的希望、害怕和目标是怎样想的,他对他的童年、父母、异性朋友、一般人群等是如何评价的。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谨慎评判,我们才能接近有关人格力量的正确观点。

我们的目的不是揭示个体的各种有意义的因素,并将它们动态地联系起来,而是试图在团体内部寻求一种概括的基础,以便我们理解和掌握持有偏见的人和不持有偏见的人所具有的典

型的社会倾向和心理倾向。如果把持有偏见的家庭与不持有偏见的家庭进行比较,则家庭这个群体有什么不同?持有偏见的个体是否比不持有偏见的个体对他们的父母留有更为不同的意象?他们对纪律的处理是否有所不同?持有偏见的个体和不持有偏见的个体在他们的性生活、择友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对生活的认知和情感等方面是否有所不同?所有这些问题正是第二部分各章要考虑的问题。由于它的特殊性,因此我们要求访谈首先能够提供广泛的信息,包括在反犹主义问题上得高分者或得低分者的人格的信息。

事实上,正是在探索性访谈中对某些关键因素作了初步的分析,才导致法西斯主义量表的构成(见第七章)。这个量表和其他一些量表是由若干已知的陈述组成的,它们只要求表示赞同或不赞同,据此在持有偏见和不持有偏见的被试的人格和态度之间进行团体比较,这就是本章的基础。以此比较为基础,才能揭示两个团体之间的差异。

可是,关于个体陈述的特定含义和内涵等问题,仍在很大程度上有待解决。当然,对问卷的数据作进一步验证是不难的,只要探索一下被试对何种问卷的题目进行自发阐述就可达到。但是,为了确定被试陈述的特定含义和内涵,我们还需运用其他技术来收集材料,借此作为补充信息。这是访谈后的分析所要达到的一个更高目标。

把访谈作为搜集材料的一种方法,这在社会科学中已达成共识的。但是如何评价这些材料,则是有一定困难的。主要困难在于:(1)访谈材料的高度多样化,以及缺乏结构;(2)尽管这类材料的基本特征是它们的丰富性、灵活性和自发性,但它为不曾预料到的变化留有了余地。为了体现访谈的独特性,我们必须如实展示访谈的陈述,以便读者形成他们自己的印象,并得出

自己的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想使调查的材料达到最大的公正,但仍有其缺陷。进行调查是很不容易的,不仅会给读者增加许多解释的负担,而且在解释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武断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把研究局限于一些可供选择的实验材料,则我们便很容易因为选择的武断性而受到批判。

鉴于上述原因,人们便在团体内部尝试某种量化,而不仅仅是提供临床研究的结果(这些结果是以印象主义的个案研究为基础的)。为了对所选材料进行评价,我们在经验主义基础上提出假设,借此为可能的验证提供“预感”。该过程是按照一组集中的得分类目来对访谈材料作谨慎评价。

这些类目尽可能做到材料丰富[参见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E. Frenkel Brunswik, 31, 32, 36)]。它们是对访谈进行集中研究的产物,并充分考虑从讨论的个体那里所获得的一切其他证据,尤其是被试对偏见量表的立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建立一种评分手册,它由大约 90 个类目和亚类目组成。

关于访谈报告的评价,是由评定等级的实验者来操作的。由于他们并不熟悉被试的特定思想,于是“评分手册”便充当了按照各种类目进行评分的指南。

为了给读者尽可能多地提供直接访谈的原始材料,后面几章将插入众多的语录。原始材料是通过得分类目的中介来安排的,后者与原始材料的关系,或者它们对原始材料的依赖,将会在这里变得明显起来。呈示的许多语录在类目中是工具性的。实际上,得分的类目系统地反映了人格和偏见之间的理论及其关系,它们在对访谈总体的探索性研究过程中,随着访谈的个体而经验主义地得到发展。这种探索性研究先于精心阐述的检验过程,个体在统计证据中失去了他的特性(这种统计证据按照得

分类目来组织,并对较大的团体进行评价)。惟有通过这样一种统计过程,原始假设才能得到证实,而且在较大程度上得到证实。

我们希望,使用由评分类目所限定的变量,将会有助于跨越研究团体和研究个体之间的鸿沟,也许对建立平等交换事实和概念有所贡献。我们发现,在持有偏见的人与不持有偏见的人的样本中,在以概括和统计的形式揭示人格现象的过程中,原先构想出来的某些变量和关系,在集中研究单个个体时是关键的(参见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章)。

正如访谈过程所反映出来的那样,被试对自己生活的看法,可被设想为真正的信息,当然曲解是难免的。因此,一方面需要利用已知的方法,另一方面必须发展新的方法,以便从那些揭示的特征中把真正的感情、态度和努力分化出来。这些特征背后隐藏着某种倾向,它们对被试来说是未知的,而且与表面水平上表现出来的言语化倾向恰好相反。为了处理曲解,可以提供一些暗示,借以指导解释。被试的解释性防御是访谈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访谈数据的分析,将包括这方面的讨论。一般说来,它给我们的知识补充了表面暗示和潜在努力的关系,并且涉及由种族偏见人格所提出的问题。

本章将讨论访谈材料的获得,以及它的分析技术。首先得到描述的是被试样本与总体样本的比较。按照访谈者的背景,我们将用心理学观点对其特性进行刻画。其次,我们将告知我们所使用的访谈计划和访谈技术。本章结尾部分还将讨论在评价访谈数据时所采用的方式。

以下四章将以统计分析为基础来讨论从访谈研究中获得的结果,首先依据一组详细的等级类目,然后进行分级和综合描述。

## 二、访谈被试的选择

### (一) 选择的依据

关于访谈被试的选择,首先,视他们在反犹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反应而定。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被访谈者不是属于高四分位数就是属于低四分位数,得分高和得分低的被试的比例大致上是相等的。

其次,考虑被试对问卷的三个量表的反应。我们努力使被访谈的样本不仅包括最“典型的”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也就是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高分者或得低分者),而且也包括一些比较典型的被试,他们在某个量表上得高分,却在其他量表上得低分。

再次,我们试图按照年龄、性别、政治、宗教信仰,以及民族或区域等背景来对得高分的被试和得低分的被试样本进行平衡。

在分发问卷的 30~40 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团体中(参见第四章),实施访谈的被试选自以下 12 个团体:加利福尼亚大学兰利·波特精神病诊所的男女病人(简称 LPC);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讲班男女学生(简称 PSM 和 PSW);阿拉米达高级船员学校男性(简称 Maritime);圣·昆丁州立监狱男性囚犯(简称 SQ);加利福尼亚大学在职测验班男女学生(简称 TC);加利福尼亚大学在职心理学班男女学生(简称 EG);加利福尼亚大学夏季教育班男生(简称 EdPs);太平洋宗教学校男生(简称 PSR);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简称 Vets);职业妇女,包括公立学校教师、社会工作者、公共卫生护士等(简称 N 和 RW);俄勒冈夏季班女生(简称

OG);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女生(简称 Med)。

我们对约 100 个被试进行了访谈。可是,有些访谈数据在最终得分中无法利用。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得分上处于极端的一些被试,已被评分者在对评分手册进行体验时得到过运用,因而在后来的分析中被排除出去。

后面几章报道的结果是依据 80 个被访谈者的记录(40 个男性和 40 个女性)来组织的。男性中,20 个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分极高,20 个则得分极低。女性中,高分者为 25 人,低分者为 15 人。表 9-1 和 9-2 对每一位被访谈者进行了编号,并表明了团体归属,以及他们对各种量表的反应立场。其中,括号用来表示处于中等四分位数的成员身份。

评定等级者对访谈的反应,是在不知晓被试的背景下进行的,类似“双盲实验”,它构成了表格的右半部分。第十三章将对此进行全面讨论。

表 9-1 对接受访谈的 20 个有偏见男子和 20 个无偏见男子的调查<sup>a</sup>

编号	组 <sup>b</sup>	对问卷的立场 <sup>c</sup>					访谈分数 <sup>d</sup>		对的综合立场 72 个类目	直觉评定的 访谈者的
		反 犹	民族 中心	法 西斯	政 治 保 守	济 保 守	“高”	“低”		
M1	LPC	高	高	(高)	低		27	1	高	高
M4	PSM	高	高	低	高		47	2	高	高
M6	PSM	高	高	高	高		41	2	高	高
M7	PSM	高	高	(低)	低		6	32	低	低
M11	PSM	高	高	高	高		52	2	高	高

编号	组 <sup>b</sup>	对问卷的立场 <sup>c</sup>					访谈分数 <sup>d</sup>		对的综合立场 72 个类目	直觉评定的 访谈者的
		反 犹	民族 中心	法 西斯	政 治 保 守	济 保 守	“高”	“低”		
M13	PSM	高	高	高	(高)		52	1	高	高
M14	PSM	高	高	(高)	(低)		8	32	低	低
M17	PSM	高	(高)	低	高		25	4	高	高
M18	LPC	高	高	高	高		33	3	高	高
M20	海事	—	高	低	低		5	40	低	低
M40	SQ	高	高	(高)	高		55	2	高	高
M41	SQ	高	高	(高)	高		49	2	高	高
M43	SQ	高	高	(高)	低		43	3	高	高
M45	SQ	高	高	(高)	高		48	2	高	高
M46	TC	高	高	低	高		42	6	高	高
M47	SQ	高	高	高	高		44	2	高	高
M51	SQ	高	高	高	高		36	5	高	高
M52	SQ	高	高	高	高		51	4	高	高
M57	SQ	高	高	高	高		56	0	高	高
M58	TC	高	高	高	高		54	2	高	高
20 个有偏见男子的平均分							38.7	7.3		
M2	EG	低	低	低	低		5	52	低	低
M3	PSM	低	低	(低)	低		0	53	低	低
M5	PSM	低	低	低	低		3	34	低	低
M8	PSM	低	(低)	低	高		5	44	低	低
M9	PSM	低	低	低	高		39	2	高	高

编号	组 <sup>b</sup>	对问卷的立场 <sup>c</sup>				访谈分数 <sup>d</sup>		对72个类目的综合立场	对访谈者的直觉评定
		反犹	民族中心	法西斯	政治保守	“高”	“低”		
M1	OEDPS	低	低	低	低	33	7	高	高
M12	EDPS	低	低	低	低	2	45	低	低
M15	LPC	低	低	低	低	2	43	低	低
M16	LPC	低	低	低	低	6	44	低	低
M19	PSM	低	低	(低)	高	35	0	高	高
M42	海事	—	低	低	低	1	57	低	低
M44	PSR	低	低	低	低	2	54	低	低
M48	VEIS	低	低	低	低	6	37	低	低
M49	TC	低	低	低	低	4	42	低	低
M50	SQ	低	低	低	高	10	34	低	低
M53	VEIS	低	低	低	低	1	52	低	低
M54	SQ	低	低	低	高	12	24	低	低
M55	TC	低	低	低	低	4	56	低	低
M56	SQ	低	低	低	低	5	41	低	低
M59	SQ	低	低	低	高	14	39	低	低
20个有偏见男子的平均分						9.4	38.0		

- a. 若想讨论访谈的评价,以及本表所显示的结果,可以参见本章第六节和第十三章。
- b. 表中所列的简称,如LPC,PSM等,请参阅本章第二节中“选择的依据”。
- c. 上、中、下四分位数由括号内的高或低来表示。
- d. 除了“中性”外的分级数目,中性数目是通过从72(表9-1)或65(表9-2)减去“高”或“低”的数目而获得的。关于类目的选择,见见本章第六节。

表9-2<sup>a</sup> 对接受访谈的25名有偏见女子和15名无偏见女子的调查

编号	组	对问卷的立场				访谈分数		对65个类目的综合立场	对访谈者的直觉评定的
		反犹	民族中心	法西斯	政治保守	“高”	“低”		
F22	PSW	高	(高)	高	(高)	28	1	高	高
F24	PSW	高	高	高	高	37	4	高	高
F25	LPC	高	高	高	高	20	7	高	高
F26	N	高	高	(低)	高	9	22	低	低
F28	RW	高	高	高	高	19	7	高	高
F31	PSW	高	高	(高)	高	51	0	高	高
F32	N	高	高	高	高	34	3	高	高
F33	TC	高	高	高	高	3	32	低	低
F36	TC	高	高	(高)	低	27	5	高	高
F37	EG	高	(高)	高	高	21	10	高	高
F39	PSW	高	高	高	高	25	14	高	高
F39 <sup>a</sup>	N	高	高	高	(低)	24	5	高	高
F60	RW	高	高	高	(高)	30	6	高	高
F61	LPC	高	高	低	低	23	8	高	高
F64	RW	高	高	高	高	0	26	低	低
F66	PSW	高	高	高	低	35	7	高	高
F67	RW	高	高	高	高	3	28	低	低
F68	N	高	(高)	低	高	32	4	高	高
F69	PSW	高	高	高	高	37	7	高	高
F71	PSW	高	高	高	高	47	2	高	高
F72	LPC	高	高	高	高	17	26	高	高

编号	组	对问卷的立场				访谈分数		对65个类目的综合立场	对访谈者的直觉评定
		反犹	民族中心	法西斯	政治经济保守	“高”	“低”		
F74	PSW	高	高	高	高	45	4	高	高
F77	LPC	高	高	高	低	37	4	高	高
F78	PSW	高	高	高	(高)	44	1	高	高
F79	OG	高	高	高	(高)	36	4	高	高
25个有偏见女子的平均分						27.4	9.5		
F21	PSW	低	低	低	高	24	0	高	高
F23	TC	低	低	(低)	低	2	46	低	低
F27	PSW	低	(低)	低	低	0	53	低	低
F29	LPC	低	低	低	低	7	36	低	低
F30	RW	低	低	低	低	3	44	低	低
F34	PSW	低	低	(低)	低	1	49	低	低
F35	TC	低	低	低	低	1	42	低	低
F39	PSW	低	低	低	低	38	5	高	高
F62	PSW	低	低	低	(高)	1	44	低	低
F63	LPC	低	低	低	低	4	42	低	低
F65	PSW	低	低	高	低	6	44	低	低
F70	Med	低	低	低	低	0	38	低	低
F73	PSW	低	(低)	低	低	1	35	低	低
F75	PW	低	(低)	(高)	低	3	43	低	低
F76	PSW	低	(低)	(高)	(低)	14	22	低	低
15名无偏见女子的平均分						7.0	36.2		

a. 参见表9-1的注a。

## (二) 被访谈者的代表性

对被访谈者的特征进行分类,对被访谈者的样本进行比较(包括他们在总体样本上所处的上、下四分位数),将表明我们的访谈样本充分代表了反犹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所规定的极端四分位数。表9-3对此进行了量化比较。对于归入上、下四分位数的所有被试的平均分,以及它们与被访谈者所属团体的平均分的关系进行考察,充分反映出一致性。被访谈者的样本比总体的极端四分位数更远离量表的极端。这种现象表明(正如表9-1和表9-2中所见),被访谈者必须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极端四分位数中选取。

表9-3 由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得分所显示的被访谈者的代表性<sup>a</sup>

问卷编号		采用78所有或被试的问卷的合计		四位高分数	被访谈者得高分的平均	四位低分数	被访谈者得低分的平均
		区间	平均 人数				
问卷78	男	17~82	46.4 52	64.6	66.5	7	29.1 30.3
	女	14~86	46.2 243	69.5	70.6	18	28.2 33.6
问卷45	男	10~70	43.2 390	59.7	58.6	12	25.0 15.8
	女	10~70	35.4 130	54.8	59.0	6	15.6 13.6

a. 由于80个被访谈者中有75个是接受过问卷78或45测试的被试,因此这里的比较仅限于这两个组。

我们根据被试的年龄、宗教和政治倾向,对被试进行了分



类。为了做到匿名性,这些数据并不包括在上述提到的各表中,而是以统计方式在表 9-4 至表 9-6 中呈示。就男性而言,有关宗教和政治的一些数据未能列出,由此造成了与整个四分位数有关的总和的差异。

表 9-4 总体的极端四分位数和被访谈者的年龄分配(后者的人数在括号内表示)

年龄组	高四分位数		低四分位数	
	男	女	男	女
16~22	59(6)	70(8)	60(4)	60(9)
23~30	88(8)	55(5)	90(10)	61(3)
31~45	78(5)	59(6)	93(4)	75(3)
46以上	53(1)	51(6)	36(2)	49(0)
合计	278(20)	235(25)	279(20)	245(15)

总的来说,被访谈者的分布与其极端四分位数的分布之间存在相对的一致性。从这种相对的一致性中产生的引人注目的偏差可以列举如下:

在年龄方面(表 9-4),就女性而言,46 岁和 46 岁以上的被试不存在得低分者。就男性而言,从大年龄中可以看到,只有一个得高分的被访谈者。由此可以说,我们的被访谈者样本在与所有被试进行比较时,位于较年轻者的一边。

在宗教方面(表 9-5),主要的偏差在于,得低分的被访谈女性中有 3 人(占 20%)是天主教徒。而在我们的总体样本中,“得低分”的相应数字只是 10(占 40%)。当“没有信仰”和“空白”类目与其平均时,高低得分者的相应数目接近一致。由此可

以说,高低得分的被访谈者,就其对宗教抱无所谓态度或拒绝态度而言,是极端四分位数的代表。

表 9-5 总体的极端四分位数和被访谈者的宗教信仰(后者的人数在括号内表示)

宗教信仰	高四分位数		低四分位数	
	男	女	男	女
天主教	47(7)	40(7)	29(1)	10(3)
新教	185(11)	184(17)	156(14)	156(7)
无宗教信仰	15(2)	9(0)	65(5)	70(5)
空白	13(0)	2(1)	11(0)	9(0)
合计	260(20)	235(25)	261(20)	245(15)

表 9-6 总体的极端四分位数和被访谈者的政治观点(后者的人数在括号内表示)

政治观点	高四分位数		低四分位数	
	男	女	男	女
自由主义	97(7)	98(17)	156(14)	173(12)
保守主义	112(10)	109(5)	45(2)	23(0)
左翼	0(0)	0(0)	22(3)	21(2)
杂项和空白	49(3)	28(5)	38(1)	28(1)
合计	260(20)	235(25)	261(20)	245(15)

至于政治方面(表 9-6),就女性而言,被访谈者中间的“自由主义”比四分位数中间的“自由主义”人数更多,尤其对得高分

者来说是如此。可是,这一事实对男性并不适用。相比较而言,在左翼或激进方面(包括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党人”的被试),被访谈者中以相对来说较大的频率反映出来(2女3男,都是得低分者)。

### (三) 接近被访谈者的技术

我们努力保证所有的被访谈者处于匿名状态,并使他们相信下列事实,即他们不会被披露。我们还向被访谈者隐瞒了挑选的依据。

采用以下程序来取得被访谈者的合作:在对问卷的回答进行评定之后,调查者便参与那个被试组的讨论,希望回答问卷的被试提供进一步的信息。那些被选中者是按照生日来挑选的(无记名),并对这些被试安排会后约见。

在实际的访谈开始时,告知被试他们是按年龄和宗教信仰被选中的,借此方式来消除被访谈者对选择依据的焦虑。实际上,即使在得最高分的被试中,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或她被选中的真正原因,尽管他们中有些人也曾表现出怀疑的迹象。被试之所以相信他们是按年龄和宗教信仰被选中的,而不是以偏见的有无被选中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得高分者并不认为他们是特别地具有偏见的。

对大多数被访谈者来说,我们所设计的邀请访谈的请柬是容易为他们所接受的。接受访谈的动机主要是想谈谈本人,并且也附带一种含蓄的希望,即希望在访谈过程中接受某种建议。对于某些被试,额外的酬劳(每项测验或访谈后付酬3美元)似乎是具有刺激性的。

每次访谈持续1.5~3小时,一个学期实施一次。访谈在伯克利舆论研究中心的一个办公室里进行,该办公室的气氛舒适

而宁静。当被试因故不能来办公室时(例如囚犯被试组),访谈者便前往被试处。

## 三、访谈者

我们对那些实施访谈的人,作出了某些规定。男性被试由男性访谈者进行访谈,女性被试由女性访谈者进行访谈。所有得高分的被试由美国出生的非犹太人进行访谈。

总共有9个访谈者。他们全都是大学毕业生,受过专门的心理学培训,而且其背景相当不同。约半数以上的人具有临床心理学方面的经验,受过专门训练,对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相当熟悉。他们中间有4人经历过精神分析,其中有1人还是开业的精神分析师。其他4个访谈者,有2个具有社会心理学知识,另2个则专司一般的研究方法(而非临床研究方法)。他们在收集数据时需要预期某种差异。这样做有助于访谈范围的多样化,尽管它是以牺牲严格的程序为代价的。

为了使问卷类目保持一致,第五节中描述的访谈计划是事先制订出来的。它并不要求对所有的被试问所有的问题,而是努力让每位被访谈者涉及所有的要点。读者还可以发现,关于思想方面的内容或临床方面的内容也考虑到了访谈者的背景。

所有访谈者都有“访谈计划”和“执行要诀”(这两样东西将在后面详加讨论)。在预备性会议上,访谈者必须对每一个询问都加以领会和澄清,这样才能会见被访谈者。

## 四、访谈的范围和技术

### (一) 访谈的一般计划

正如问卷计划那样,访谈计划是以理论思考为基础来制定的(这些理论思考与问卷题目有关)。我们可以把制定计划的假设分成两种:一种是“被指向的”假设,一种是“类目的”假设。前者涉及到那些与即将获得的关系有关的特殊期待(例如,假设在“定型”和“偏见”之间会发现一种正相关)。这种关系可以假设性地从一般的心理学理论中推断出来,而且,它能暂时得到初步研究的支持。与这种“被指向性”的假设相对照的是“类目性的”假设,它涉及到在某种类目和偏见之间确定某种关系,而不仅仅是预期。

访谈计划在实施了探索性访谈后进行修订。如果读者分析一下访谈计划的话,他们可以发现,并非所有的内容都具有分辨性。这样做的目的是鉴于社会心理学关于社会信仰和政治信仰的考虑。本章报道了完整的访谈计划,但其实施结果要到后面几章才能展示。后面几章在区分持有偏见的被试和不持有偏见的被试方面是很关键的。

访谈所涉及的主要领域有:(1)职业;(2)收入;(3)宗教;(4)临床数据;(5)政治;(6)少数民族和“种族”。这些标题借助上述的技术来展示。不过,访谈超出了这些技术所收集的信息。

从访谈者的角度来说,访谈之前先要研究一下以往收集到的资料,尤其是要详细研究一下问卷的可能答案。

我们对特定类目的选择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它鉴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与个体和环境因素有关的政治信仰

和社会信仰,后者被认为是决定被试在我们文化所提供的思想中进行选择的一个潜在因素。

访谈者并不刻板地坚持特定的题目序列。就序列的开端而言,它首先可以从外围开始,例如从职业开始。人们喜欢谈论他们的职业,而且经常寻求这方面的建议。这样做为被访谈者提供了必要的“热身运动”。其次是收入,它也被认为是外围的,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这个问题可能引发相当的敏感性。然后,访谈的话题转向宗教,并从那里逐渐深入到临床数据。通常,以政治的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来结束访谈,并且希望在访谈结束时能获得与此题目有关的个性化的答案。这些题目不仅对我们的问题至关重要,而且它们在访谈结束时便于引向更加外围的问题。

### (二) “隐性的”和“显性的”问题

在准备访谈计划时,对该计划所涉及的每个主要领域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既以一般的社会和人格理论为基础,又以探索性访谈的结果为基础。鉴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我们设计了一些所谓的“隐性问题”,以便访谈者明确,在特定的题目中包含了哪些心理因素。这些隐性问题仅仅作为访谈者的一项指南,它们对被试是隐瞒的,以免被试在触及访谈的焦点时产生过度的防御反应。

另一方面,我们也设计了一组直接的“显性”问题。它向访谈者提示了他们实际上应当提问的问题,以便使“隐性”问题更加清晰地显示出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访谈者必须刻板地坚持显性问题所提示的问题。访谈者应该根据被试的人格结构,以及他所提出的题目,视具体情况而呈示显性问题,同时也经常记住隐性问题。随着经验的积累,许多显性问题,在访谈者一边实施访谈时一边拟出,并以一致的方式加以运用。

### (三) 访谈者的一般操作要领

为访谈者提供的一般操作要领如下:

本访谈计划的细节不应误导新的访谈者。我们的意图不是要求他不折不扣地遵循这一计划,实际上,我们是反对这样做的。确切地说,访谈计划是为访谈者提供一般的方向。它既列举了我们希望从被试那里获得的各种情况,又列举了如何通过提问间接地获得这些情况的建议。并非每位被试都与这些情况有关,也不是对每位被试提出所有的问题。但是,在许多情境里,完整的提问系列是必要的。

不同类型的访谈可以在两个极端之间进行变化:一方面,可以采取一种完全“控制”的访谈,也即访谈者遵循一组严格限定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采取一种极其“自由”的访谈,也即访谈者从提出一些最为一般的问题开始,问题的序列依被试的回答而定。

我们的访谈基本上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但比较接近于后者。它涉及到6个领域:职业、收入、宗教、临床材料、政治和少数民族团体。对每个领域,我们在隐性问题与显性问题之间作了基本的区分(请注意,在访谈计划的每个领域,我们首先列举隐性问题,然后才是显性问题)。隐成问题是那些访谈者针对被试而自己问自己的问题;它们属于一些变量,通过这些变量,我们意欲刻画被试的特征。但是,访谈者不应向被试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否将你的工作里比多化了?”(里比多意指性本能背后的一种潜在力量)或者是:“你对犹太人的潜在印象是什么?”从方法论角度讲,这里的程序与我们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呈项目的程序是一样的。我们提出问题,被试对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检验我们的假设,尽管这些假设在访谈过程中不会明确地陈

述出来。当然,从隐性问题中获取答案的显性问题,会因被试的不同而不同,它取决于被试的思想、表面态度、防御等等。不过,我们能够为每个隐性问题拟定许多显性问题,它们以我们的理论和经验为基础。如上所述,显性问题的列举,被认为是试验性的和提示性的。起到提示作用的显性问题,如同本研究中运用的其他技术一样,应当视新的理论和经验而改变。

访谈应当与被试的问卷密切相关。为使访谈和问卷协调一致,问卷的项目涉及6个领域中的每个领域。同样,为使访谈者操作方便,每个领域的开头部分包含了问卷项目的相关资料。需要强调的是,访谈之前,必须对问卷进行仔细研究,这对继后的访谈是基本的。组成问卷的每个题目反映了许多重要论点,并且包含了一些在访谈中可以得到证明的假设。因此,在访谈之前对问卷进行研究,为访谈者提供了更具结构性的访谈方法,应当成为访谈者实施操作的原则。

下面提供了一些进一步的指示,有助于你对访谈计划中首次出现的隐成问题和显性问题予以理解。

## 五、访谈计划<sup>[2]</sup>

对访谈计划中每一领域的详尽描述,有助于明确操作的程序。

### (一) 职业

借助问卷,我们获得了被试目前从事的职业,以及希望从事的职业等信息,包括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在这个领域,引导访谈的隐成问题是找出:(1)职业对被试所具有的工作和社会含义;(2)决定被试选择该职业的因子。

我们的目的是想找出被试对他的工作究竟有多少兴趣,他的工作是否代表了他的自我表现,他满足成就的形式和意向,或者说,他是否认为自己的工作“单调乏味的”,仅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例如赢得金钱、地位或权力。我们知道,争取成功是我们文化的一种概括型式。我们希望我们的材料能够区分出下列两种人:一种人倾心于工作的主题和成就;另一种人则认为工作本身没有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它的派生内容,例如,自己在工作的等级体制中所处的地位(是领导还是部属,是老板还是助手)。因此,我们认为,通过职业,我们可以推测被试如何把职业看做通向团体身份的手段,尤其是通向高层次社会身份的手段。是否愿意在等级链中充当一个环节,对我们的许多被试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强调工作的社会价值,一般说来是与掌握技术和资源,强调对人的控制相关的。这些内容作为背景要素,有意地安排在访谈计划之中,其中的一个目的是想了解纳粹思想和强调技术之间是否有联系。

正如我们的材料所表明的那样,被试对工作的态度具有不同的指向水平。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如果被试表达了希望摆脱自以为单调乏味工作的意愿,同时伴随着对“艰苦劳动”重要性的肤浅强调,那么这里既有追求成功的原因,又有职业道德的原因。对工作重要性的肤浅强调,往往与特定的工作思想的缺乏相联系。另一方面,对工作抱里比多化的态度,往往在工作和享乐之间不作区分。工作的社会性功能,例如内团体感、社会性友谊等,也得到了探索。访谈者的注意力还指向其他一些人格需要,包括特例中所反映的那些需要。

至于被试选择何种职业,其决定因子十分复杂,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与其父母达成一致,或者违背父母的意愿,这个问题是我们深入研究的出发点。

在列举了与职业问题有关的隐性问题之后,便开始以上面描述的方式提出一组显性问题。讨论职业的访谈计划已在这里完整提出。由于大多数显性问题的目的和原理具有自我解释的性质,因此就无须给予深入的解释。所有这些问题在整个计划的呈现过程中保持原样,以反映重点。

### 访谈计划(职业部分)

#### 隐性问题(这里我们想要找出的问题)

##### (1) 职业对被试的意义(包括职业对被试工作和社交的意义):

- ①工作的里比多:主题兴趣、工作的相关性、工作的完整性、休闲活动、升华
- ②志向:成就内驱力,对“成功”的兴趣,对地位、威望、金钱、权力的兴趣
- ③技术和操作态度
- ④等级思想(领导—被领导)
- ⑤内团体感
- ⑥对工作的“社会价值”的关注
- ⑦工作的功能:社会性和友谊(区分虚假的人际关系和真正的友谊)
- ⑧对妻子就业的态度
- ⑨其他一些特殊的人格需要

##### (2) 选择职业的决定因子:

- ①父母的认同,违背父母的意愿
- ②其他

#### 显性问题

(据了解,在访谈过程中,所有这些问题不可能都被问到。访谈者将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隐性问题,同时利用在此提到的显性问题。此外,我们并不要求访谈者刻板化地使用这里规定的表达方式。然而,我们相信所

有这些问题都是不错的。它们经常在被访谈者中运用,而且,随着经验的积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被试提出同样的问题)。

吸引:

(1) \_\_\_\_\_以哪种方式吸引你? (“工作如何吸引”:如果被试是一个看门人,那么首先需要弄清他的职业是否吸引他。合适的话,必须弄清是什么东西吸引他,从而询问有关事项。)

\_\_\_\_\_提供你什么?

从事\_\_\_\_\_的主要好处是什么? 满意吗?

从事\_\_\_\_\_有何体会?

(2) \_\_\_\_\_什么地方较少吸引力? 不利条件是什么?

(3) 该领域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选择:

(4) 你是否想“放弃”目前的职业?

造成“放弃”的原因是什么? 你有否认真考虑过其他职业?

有否其他梦想? 在何种条件下你会作出重新选择,也就是改变目前的职业?

历史:

(5) 你何时决定成为一个\_\_\_\_\_?

你是怎样开始对\_\_\_\_\_感兴趣的?

哪些因素使你决定成为一个\_\_\_\_\_?

你的父母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父母认为\_\_\_\_\_怎么样?

你的父母觉得他们的工作怎么样?

(如果被试没有工作,则设法获得其他一些历史资料,包括生活中有关事件的变更。)

妻子:

(6) 你的太太工作吗? (如果被试是一个女性,则问,“结婚以来你一直工作吗?”)你认为她的工作怎么样? (或者问:“你丈夫的想法如何?”)

## (二) 收入

如同职业情况一样,这里的一些信息(例如收入的多少)是通过问卷获得的。访谈的目的是找出“金钱观念”的程度,以及围绕金钱的志向和幻想。金钱本身是否重要? 金钱是不是由于它能提供东西而变得重要? 该领域探讨在金钱面前个体的力量或安全,以及自我陶醉的强弱。它既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是夸张的:被试可能对良好的生活作出现实主义的强调,也可能渴望奢华的、夸张的生活。后者往往在有些被试身上可以观察到,他们并不着眼于日常生活的建设性任务,而是为压抑的焦虑、攻击和儿时的渴望所困,要求投入到充满刺激的生活中去。这里,被试之间有着不同的指向水平。在具体情境中反映出来的极端的金钱观念,往往伴随着表面上否认金钱的重要性,甚至伴随着对“富裕”的一种感情上的拒绝。

类似的研究还涉及到对慈善事业的态度。这种态度作为一种补偿的表现,反过来又可称为对攻击的一种反应。从社会角度看,慈善事业具有对无特权者施以安抚的作用,仁慈的行为有时也被视做一种羞辱因素。

组成隐性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被试的思维和目标行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我向思考的。在对经济目标的态度中,幻想和现实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它们与缺乏方向、缺乏机遇、缺乏工作的准备,以及推迟享乐等相结合,使个体易受这样的影响:把社会破坏行为视做一种满足欲望的手段,或者期望一种捷径,借此实现个人儿时的梦想。此外,缺乏工作的准备可能是借强调工作而表现出来的,尤其是被试认为他所从事的工作代表着一种不愉快的任务。然而,精神分析学家另有看法,他们声称对金钱的态度反映了幼时的本能固恋和焦虑,反映了对固恋和

焦虑的方式,例如肛门欲的保持或驱逐,或者把金钱作为一种力量的象征。

具有理论重要性的是一组处理社会经济背景的问题,尤其是被试家庭经济水平的变化。经济水平向上或向下的突然变化,可能引发象征社会经济领域的适应性缺乏,从而使该领域好似一种“衰弱的器官”,容易受到困难本身之外其他一些中介因素的影响。这就是哈特曼(H. Hartmann)所谓的“社会因素的屈从”,它在身体疾病上的表现与弗洛伊德(S. Freud)的“器官屈从”概念相似。同时,我们对父母处理财务问题的方式也进行了探索。接着,便是经济挫折的原因和效应。

最后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光是某种人格结构是否足以从现存的思想中(例如从偏见中)主宰一种选择,或者,特定的社会经济史和家庭条件是否必然导致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困难的行为。

在收入范围内,隐性的和显性的问题包括在下列“访谈计划”中。

#### 访谈计划(收入部分)

##### 隐性问题

- (1) 金钱观念
- (2) 志向和幻想
  - ①地位(自我陶醉)
  - ②力量、操纵
  - ③安全(现实主义对精神病)
  - ④慈善—养育—有罪的幻想
  - ⑤奢侈的生活、兴奋(问题:一个对生活抱着“冒险——大赢大输”态度的被试,是否真的愿意接受机遇?)

- (3) 现实主义对我向思考
  - ①现实的身份与渴望的地位之间有多少距离?
  - ②通往被试向往的目标的道路是怎样的?
  - ③被试达到目的的机会有多大?
  - ④被试的幻想和期望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 (4) 社会背景的决定因子
  - ①父母对金钱的态度
  - ②被试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父母的社会经济水平(包括变化)
  - ③被试从青少年期开始已经经历过多少地位变化?
  - ④被试经历过哪些经济挫折?

##### 显性问题

目前的挫折:

- (1) 靠目前的收入你过得怎样?  
你有汽车吗?(什么厂造的?型号和制造年份)  
在你目前的收入所无力购得的东西中,你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志向和幻想:

- (2) 你想用期望的收入来干些什么?你想用期望的收入来获得些什么?  
它将使何种东西成为可能?  
它对你意味着什么?
- (3) 金钱能给一个人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有人说,生活中最好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有人说,当你接触过金钱后,你会发现金钱实际上是重要的。那么,金钱究竟重要不重要?  
一个四口之家的适当收入是多少?  
俗话说,“节省下一个铜板就是赚进一个铜板”;但是,也有人抱着“来得容易,去得快”的想法。你觉得怎样?  
有些人喜欢碰运气:“要么赚它一大把,要么输得精光”;有些人则对金钱抱谨慎态度。那么,你的态度如何?

现实主义:

- (4) 从现在开始的十年里,你赚\_\_\_\_\_ (美金)的可能性如何?

你是否具有赚\_\_\_\_\_ (美金) 的机会? 你是如何期望去达到该收入水平的?

你达到该收入水平的计划如何?

历史:

(5) 在大萧条时期, 你是如何过日子的? (若想获得清晰的印象, 可以询问被试生活的特定细节。)

你是否有过一段时间的失业?

你曾有过的最高收入是多少? 何时获得的?

你最初参加工作时挣多少钱? (指学校毕业后第一次参与全日制工作)

(6) (如果访谈者选择的话, 他可以借此获得——而非在以后临床条件下获得——被试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父母社会经济水平的信息。提出一些专门的问题, 可以获得以下信息: 家的类型, 房间数, 邻居, 假期, 汽车, 仆人, 娱乐, 宴请, 孩子的津贴对孩子工作的影响, 是否工作过, 父亲是否失业过, 等等。同时也可获得被试对经济水平变化的反应。)

(7) (获取父母的财政政策, 以及开支的态度: 是否漫不经心, 是否储蓄, 财政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 父母之间的差异等。通过专门询问, 以及就被试的态度进行讨论, 尤其是上述第三项引出的问题, 可以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也可以向被试提出一些未被问到过的问题, 来达此目的。)

### (三) 宗教

宗教问题也许已经超越了此类研究的范围, 可以说, 它位于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的相互作用点上。在这个类目中, 隐性问题的目的是要找出对被试来说宗教是否代表着想归入一个特权的团体, 并且接受一种在大多数团体中盛行的习俗、惯例和行为规范, 或者, 宗教是否反映了一种真正内化的经验和价值体系。就前者而言, 宗教倾向于假设外部权威的作用, 这种权威决定着

什么是好的或什么是坏的, 从而使个体免于自作主张, 同时确保他在一个特权团体中的成员地位。拒绝外团体的宗教也伴随着这种态度。

宗教的显性问题是想找出上述态度中的哪种态度在被试身上占支配地位。此外, 这类问题还针对不同态度的各种细节。例如, 探究神的概念的问题, 目的是想了解被试是否直接地按照父母的意象来想像神, 借此作为一种支持的源泉和向导, 甚至对权威进行惩罚。或者, 神是否被看做是一种抽象的实体, 它代表着一般的价值和原则。就前者而言, 研究的重点放在被试是强调惩罚的性质还是养育的性质上。

我们也努力探究了拒绝宗教的原因。从理性的和科学的立场上拒绝宗教与出于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考虑来拒绝宗教, 两者属于不同的性质。对被试来说, 有关科学和宗教的冲突问题也被问到了。我们既注意到存在一种遵循理性方法的准备状态, 又注意到有些被试更喜欢非理性的解释。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 我们想进一步确定: 被试对宗教的态度是否简单地来自父母? 在反对宗教的家庭中被试的宗教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 被试的宗教信仰是否随父母宗教感情的强弱而有所增减? 父母在宗教问题上的意见一致或不一致对被试的宗教观点有否影响?

关于宗教的隐性问题 and 显性问题如下:

#### 访谈计划(宗教部分)

##### 隐性问题

(1) 内团体—外团体的感情(包括道德)(被试是否认为“对我父辈有利的东西也一定对我有利”?)



- (2) 对有组织的宗教和教会的态度
- (3) 内化
- (4) 哲学程式(个体化;关于“始物”的考虑;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程度;满足愿望的性质;未成熟的状态)
- (5) 超自然主义的性质和程度(包括对非理性经验的态度,对异常巧合的态度等)
- (6) 伦理学的作用(内化的程度)(被试加入基督教的原因,在后面讨论种族时提出。)
- (7) 超我的作用:内化的良知对外化的权威
- (8) 特殊的人格意义

---

#### 显性问题

---

普遍的重要性:

- (1) 你对宗教的看法怎样?  
你的宗教为你提供了什么?  
宗教对你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是什么?  
宗教在一个人生活中有多重要?

哲 学:

- (2) 你认为神是什么?  
你对祈祷、《圣经》、求生抱何态度?  
你认为科学和宗教有冲突吗?  
这种冲突一直存在吗?  
将来有没有这种冲突?(如果没有,则询问被试是否接受:①一种理性的信仰体系;②物质的科学和精神的宗教之间的二分法;③拒绝原教旨主义,等等。)

内团体:

- (3) 你的宗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主要差别是什么?  
各种教派之间的差别有多重要?  
你怎样看待无神论者?

伦理学:

成为一名基督徒意味着什么?

你如何与一名基督徒说话?

基督徒与其他人之间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耶稣教导中哪种教导最重要?

历 史:

- (4) 你早期接受的宗教训练是什么?

你家里的宗教气氛如何?

就宗教而言,你与你父母在哪些方式上存在差异?你与你妻子(或丈夫)在哪些方式上存在差异?

你的父母在宗教问题上有何不同?

你曾否怀疑过你的宗教信仰?

由于宗教和政治思想的数据在评定者提供的材料中已被排除出去(参见本章第六节),因此,以上述问题为基础的访谈要到本书稍后部分(第十八章)才能加以讨论。

#### (四) 临床数据

临床访谈既想尽可能多地获得与我们的问题有关的数据,又不至于引发被试的焦虑。为使被试意识不到访谈的意图,访谈者必须小心地避免向被试提供各种解释。这里,正如在其他访谈中一样,被试几乎普遍地想要以一种职业的和秘密的方式谈论他们自身,这对访谈者具有极大的帮助。

通过上述的背景调查,访谈者可以收集到各种个体数据。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这种材料供访谈者使用,并在访谈开始之前对它进行研究。问卷的头两页引出了被试生活的某些资料。此外,访谈者获得的那类资料必须以下列假设为基础:个体生活的哪些方面可能影响他的社会信仰和态度模式。

整个临床领域获得的信息,在以下的“计划”中反映出来。鉴于访谈计划的临床部分的篇幅,这些问题以6个标题形式提出,并且加以讨论。它们是:(1)家庭背景:社会学因素;(2)家庭人物:个体因素;(3)童年时期;(4)性;(5)社会关系;(6)学校。

### 1. 家庭背景:社会学因素

家庭背景的社会学因素与本研究具有特殊的关联。研究父母的民族,可以弄清民族出身的相对“纯洁性”或混杂性与偏见有关。尽管这—问题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对由此产生的结果却不作任何特别的期望。

父母的团体成员身份既强化了被试对于“归属”概念的强调,也强化了父母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视做某个团体成员的意识。

父母的社会经济背景(还可以加上祖父母的社会经济背景),他们所获得的地位,以及他们渴望得到的地位,都是访谈者必须加以理解的,以便使存在于该领域中的安全或紧张状态清晰地显示出来。

关于家庭背景的社会学因素的隐性问题 and 显性问题,表述如下:

#### 访谈计划(临床部分)

##### 家庭背景:社会学因素

###### 隐性问题

- (1) 父亲和母亲的民族出身(例如,祖辈第三代是波兰人,或德国移民,等等)。
- (2) 父亲和母亲的内团体成员身份(例如,工会、共济会成员,等等)。
- (3) 父母和祖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反映在职业、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

特别重视社会变动性。

###### 显性问题

背景:

- (1) 父母及祖父母的民族、职业、教育、政治、宗教

经济:

- (2) 父母的实际生活标准(问一些特定的问题,以弄清:汽车、仆人、住房、娱乐,以及是否靠救济生活,是否做过童工,等等)

内团体:

- (3) 你父亲(或母亲)的主要朋友是谁?

你父亲(或母亲)参加哪些组织?

你父亲(或母亲)如何打发他(或她)的业余时间?

### 2. 家庭人物:个体因素

了解了家庭背景的社会学因素以后,访谈者便开始记录被试的家庭人物的个体概念。被试关于父母的概念可以由父母—孩子的关系是否为权力主义所支配,或者由民主关系所支配来反映。在这个问题上,访谈者的注意力进一步集中在被试客观地评价其父母的能力方面:是持批判的态度还是持亲密的态度。将此与一种倾向相对照,这种倾向把父母放在很高的层面上,夸大他们的力量 and 美德。

关于同胞兄弟姐妹的概念,也构成了询问的题目。访谈者必须记住,与兄弟姐妹的竞争是构建人际关系的重要源泉。心理学家曾尝试过记录兄弟姐妹的等级,对年长的兄姐 and 年幼的弟妹的态度,以及偏爱、愤懑、妒忌等。

父母之间的权力关系,父亲或母亲统治被试的家庭,以及他们在生活的特定领域所处的相对的支配地位等,对我们的问题也是重要的。此外,家庭内部的满意、紧张等原因,也应予以

探讨。

在这个领域,为了应付各种个体的态度,对于显性问题需要予以特别的考虑,因为被试对这些问题很可能是敏感的,甚至是抵触的。为此,我们鼓励被试自由发言。例如,让被试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对父母的批评态度,从而既降低了被试的防御反应,又减少了内疚感和焦虑感。但是,很显然,由于这种方法无法使我们确信所获答案是正确的,尤其在个体的情境中,许多回答是无意识的而不是故意伪装的,因此,我们还设计了一些并不引人注目的专门问题,以便既能引发一般的态度,又不至于遭到曲解。

本领域的隐性问题 and 显性问题如下:

#### 访谈计划(临床部分)

##### 家庭人物:个人方面

###### 隐性问题

- (1) 被试的父母概念和现实性(借此为后面的推论构建基础):被试的客观性批判程度。
- (2) 对兄弟姐妹的态度(被年长的兄姐所统治?被年幼的弟妹所取代?哪一个更主要?)
- (3) 父母之间权力关系的型式(统治—服从、积极—被动,等等)。

###### 显性问题

父亲和母亲的形象:

- (1) 你父亲是哪种人?你母亲是哪种人?  
你最钦佩父亲(或母亲)的是哪些方面?(要求被试用特殊品质和例子加以说明。)如果大多数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那么你父亲(或母亲)具有哪些人类弱点?  
你希望以哪种父母为榜样;对你影响最大的父母榜样是什么?  
他或她的理想是什么?

父亲和母亲的权力关系:

- (2) 你的父母相处得怎样?  
你的父母在哪些方面体现出相似性?  
他们以何种方式表现出彼此的不同?  
通常谁做决定?(借此获得诸如财务、娱乐、孩子的纪律、住房等信息。)  
每个家庭都会产生不一致;有时,导致你父母争论的原因是什么?
- 兄弟姐妹:
- (3) 就兄弟姐妹的关系提同样的问题:  
你最喜爱的兄弟(姐妹)是谁?  
你喜欢他(她)什么?  
他(她)对你意味着什么?  
你们有时为何事而争吵?

### 3. 童年时期

我们也曾作过尝试去获得被试童年时期的信息。不过,必须注意的是,鉴于本研究中所选择的研究类型,因此在童年时期实际发生的事件和投射到童年时期的目前倾向之间不可能作出区分。其假设是,只要在对材料进行解释时不忽视它的两重性,那么两种类型的材料从心理学角度讲都是有关联的。于是,提出显性问题——“作为孩子,你像什么?”设计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获得被试关于自己作为孩子的想法,或者对他曾经作为孩子的描述。据观察,如果被试持有偏见,那么他往往用儿童的特性来概括,而且对人对物持压制态度。

研究幼时记忆、愿望、恐惧和梦想等,目的在于获取某种材料。对被试来说,这种材料与他的童年时代相联系,从而可以作为一种推论的依据。在隐性问题方面,对父母的情感依恋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我们对父母特别感兴趣,他们既是移情的对

象,又是认同的对象。例如,对一个男性的个案,重要的是去了解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会背叛父亲,并不具有一种被动的顺从,以及他反对哪种父亲。隐藏于这一问题背后的假设(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认为,随着父亲—孩子关系的发展,个体的人际关系会倾向于转移到其他权威身上,后者在个体形成社会和政治信仰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对此问题,我们不仅意欲了解孩子对父亲的背叛,而且意欲了解这种背叛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是容易被接受的。

背叛或顺从父亲是问卷情境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则是探讨认同父亲的问题,由此推演出对一般男性角色的认同。

当然,男孩身上男性化的建立与男孩对其母亲的态度密切相关。这方面的研究也涉及对母亲的爱有多深,以及对母亲的认同到了何种程度。这样一种角色的确立是为自我所升华和接受,还是在意识水平上遭到拒绝(因为母亲不仅象征着某种“值得羡慕”的东西,而且也象征着某种虚弱的、可以蔑视的东西)?男孩如何防御自己,以抵御被拒绝的被动性?按照法西斯主义量表的研究结果,“痛苦”和冷酷等表示是与反民主的社会和政治信仰相关联的。

上述那些考虑也可用于女性。

我们也试图探究前恋母情结,也就是说,研究被试的“口部欲”和“肛门欲”,尤其是防御机制,因为有些本能问题与这种防御机制相关。同性恋的倾向、它们的程度,以及被试是接受还是拒绝,也需加以考虑。对个体的社会和政治倾向来说,研究男性身上是否存在被动性努力是相当重要的。更加重要的是,男性身上有多少反移情的防御机制,女性身上有多少接受男性身份的升华。同性恋问题是与未能解决恋母情结的冲突,以及向更幼稚的阶段倒退的一种方式相联系的。

正如前面几章所表明的那样,由于对权威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对社会的态度和政治的态度,而且研究这种与社会态度和政治态度有关的心理特征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作了进一步尝试,以便尽可能多地找出被试表现出来的纪律类型及其作出的反应。纪律是前后一致的还是反复无常的,是严于律己的还是自行放宽的?父母在处理被试的纪律方面是采取相似的方式还是存在许多差异?纪律问题是否向孩子作过解释,是否参与过问题的讨论,或者说在孩子眼里纪律是不可理解的、武断的,还是不可违抗的?父母是刻板地坚持他们所属阶层的常规习俗和价值观念,不能容忍任何违抗或背离(尤其是当这些背离在父母看来反映了下等阶层的行为时),还是更多地以内化和人道主义来传递价值观念,孩子由此获得理解和合作?被试的反应主要是由于害怕权威(惟有默认才能获得),还是掌握了问题的本质,考虑到某些令人信服的社会价值会向他保证父母的爱?在面临失败时,孩子会不会觉得所有东西都丧失了,而且某种糟糕的事情会继而发生,或者他会不会觉得只要努力就会使他重新获得父母的爱,所谓爱的丧失仅仅是暂时的?据假设,父母对孩子的情感态度,对孩子弱点和不成熟的容忍,会为孩子今后处理懦弱问题提供一种行为模式。

父母把社会价值传递给孩子的方式(他们用惩罚还是奖励来强化这些价值观念),对于建立超我是决定性的。由此,我们便从个体的问题转向社会良心的问题。这种社会良心反映在人际关系之中,不仅反映在个体的私生活中,而且反映在个体作为公民的社会生活中。比起一个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有缺陷的、具有过渡惩罚性超我的个体,或者一个仍然像儿童一样坚持某种规则和价值的个体(这些规则和价值是通过外部权威得以增强的,不管此类权威是公开的舆论还是一名领袖),一个成熟的、

整合的、具有内化良心的个体肯定会对道德的和社會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观点。

有关童年时期的历史和态度的隐性问题 and 显性问题列举如下：

### 访谈计划(临床部分)

#### 童年时期

##### 隐性问题

- (1) 恋母情结的结构:在与父母和父母代理人的关系方面主要的身份认同,包括爱和恨(既考虑男性的阐述,也考虑女性的阐述)  
是否存在一种对父亲的反叛和敌意的潜在倾向,或者是否存在一种服从和被动的倾向?  
对父亲的敌意是否已经进入自我?  
是否真正认同父亲?(如果没有,那是为什么?是否由于父亲太强、太弱,或者不在家,等等?)  
与母亲的关系是否真正感到满意?  
幼时对母亲的依恋是感到安全还是不安全?  
有否矛盾心理的初期迹象?  
母亲是不是真正的爱的目标?  
被试把自己想像为是母亲的拥护者、保护者还是同盟者?他是否觉得母亲毫无价值,不值得信赖,等等。  
是否真正认同母亲?  
如何处理女性化:是通过升华,还是通过过度补偿和反应形成,等等?
- (2) 主要的前恋母固恋是什么?如何处理?是通过升华还是反应形成、投射,等等。  
如何看待同性恋?
- (3) 被动性:自我是接受了这种被动性,还是由于压抑和过度补偿?
- (4) 对惩罚的反应。

①害怕失去爱,导致内省和领会。

②害怕权威和反复无常的纪律,等等(借此获得被试对惩罚和纪律的详细描述)。

- (4) 超我有多少是内化的?它是一种正常的倾向,还是一种精神变态(违法态度)的倾向?

##### 显性问题

前恋母情结阶段:

- (1) 作为一个孩子,你像什么?

你是否还记得童年时期哪些事情令你最开心?

哪些事情令你最满意?

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

童年时期你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也许,每个人都做过一些恶梦;童年时期你做过哪些恶梦?

恋母情结阶段:

- (2) 在你大约6岁时,你认为自己更亲近于父母中的哪一位?

超我及其对纪律的反应:

你10岁时情况如何?16岁时呢?25岁时呢?现在呢?(如果有改变的话,那么它是由什么东西引起的?)

在你与父亲的关系中,你对哪些方面最感满意?

在你与母亲的关系中,你对哪些方面最感满意?

你与父母发生争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你认为父母中哪一位与你成为目前这个样子更有关系?

家庭中由父亲执行纪律还是由母亲执行纪律?

你最怕谁的纪律?为什么?(注意,包括害怕肉体惩罚和害怕失去爱。)

你的父母经常运用哪些纪律?

他们主要在哪些事情上用纪律来约束你?

- (3) 在你的发展中,除父母外,哪些人对你最具影响力?

#### 4. 性

众所周知,性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心理性爱的发展。人们发现,在生理水平上缺乏适当的异性顺应,是与心理水平上不适当的客体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它反映为缺乏性和爱的融洽,反映为男女乱交,反映为抑制,或者反映为对异性的依赖和探索等方面。缺乏温柔和“情感深度”,会导致对异性的贬低或过分抬举,并常以伪装的敌意表现出来。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男人或女人关于男性角色或女性角色的概念,如果出现刻板性对灵活性、容忍异性的倾向对不容忍异性的倾向,则对于我们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态度会普遍化,并且被投射到社会领域之中。关于这一类目的隐性问题 and 显性问题如下:

##### 访谈计划(临床部分)

##### 性

###### 隐性问题

性行为的主要模式是什么?

- (1) 成熟的异性态度?
- (2) 如果不是,那么是何种态度(乱交、利用异性、依赖异性、贬低异性、崇拜异性、拒绝异性、同性恋,等等)?
- (3) 在异性关系中,出现抑制的程度,敌视和不尊重的程度,情感温柔的程度,以及爱和性融洽的程度。

###### 显性问题

性行为模式:

你是在何处接受性教育的?

你还能记得的最初的性经验是什么?

性在婚姻中有多重要?

你在婚姻生活中发现有哪些主要困难?

在你所接触的人群中,是否发现过同性恋者?

#### 5. 社会关系

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在前面的访谈中已予以考虑。这里,我们关注的是社会关系模式。关于投入人际关系的社会性里比多,是作为与功利主义和操作目的相对照而被考虑的。拒绝他人的程度,或者表面的社交程度,是与真正接受他人相对照的。社交的历史,以及被试社会安全性的历史,在这里也被包括进去。被试在其参与的团体中被接受和被拒绝的程度有多大?在何种情况下,被拒绝的事实会导致对竞争失败者的认同或敌意?参与童年时期的团伙活动(产生一种“团体超我”),这种情况会继续到成年期吗?另一方面,在早期的学校生活中,相对遭受孤立会导致何种结果?内化超我的最初表现是什么?

关于社会关系的隐性问题 and 显性问题列举如下:

##### 访谈计划(临床部分)

##### 社会关系

###### 隐性问题

- (1) 拒绝的程度:出于道德原因的、骄傲原因的、个人主义原因的。
- (2) 功利主义的考虑(地位、权力、习俗、操作性和利用性、领导—被领导态度等)。
- (3) 社会性里比多的程度:热心肠、参与对排他,等等(有否被拒绝、被考察或成为替罪羊的历史等?童年时期是否参加过团伙,产生一种“团体超我”的态度?礼仪、兄弟会、秘密、等级,等等。真正的感情对孤立的体验)。社会性里比多的类型:深层的、内部的关系对表面的社交。

###### 显性问题

功利主义:

(1) 在个人的生活中,朋友有多重要?

朋友必须向一个人提供的主要东西是什么?

社会性里比多:

朋友身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你?

你如何择友?

你喜欢与你的朋友一起干什么?(获得充分的陈述,借以揭示其意义;

例如,如果被试说“聊天”,那么聊什么?)

你是只有少数挚友的那种人,还是有许多朋友?

拒绝性:

(2) 别人身上哪些事情最令你讨厌、反感、恼怒?

(3) 你在少年时期是否参加过同龄团伙?(如果参加过,请详述。)

## 6. 学校

在学校教育方面,研究的重点放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兴趣倾向上。对学校的学业有否兴趣?这种兴趣是指向人类问题的智力课题(而且常常需要内省),还是指向机械的和技术的课题?

属于学校教育的隐性问题 and 显性问题如下:

### 访谈计划(临床部分)

#### 学校

##### 隐性问题

哪些兴趣和价值占优势:是接受理智的(尤其是内感受作用的)价值,还是接受反理智主义的、机械的、操作的?

##### 显性问题

价值观念:

你在学校里过得怎样?

你的学业成绩如何?

你成绩最好的学科是什么?你最喜欢哪门学科?

它以何种方式吸引你?

你成绩最差的学科是什么?你最不喜欢的是哪门学科?

你为什么不喜欢它?

## (五) 政治

关于被试在政治领域的态度的资料,是通过问卷的形式系统地收集的。被试与其父母的党派偏爱,在问卷的开头两页上予以反映。至于被试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反动主义等方面的立场,则是通过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来表示的。此外,是否存在将个人的需要投射到政治领域中去的倾向,也在问卷中得到反映。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在访谈开始之前,访谈者已经熟悉被试对问卷的反应。

在“访谈计划”的这个部分,列举的基本问题主要用来探究问卷材料,以便获取被试对这些项目的自发反应。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问题是以比较详尽的方式提出来的,目的是想获得被试信仰方面的细微差别。劳工、商务和政府关系等概念,充分表明了被试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或激进主义等倾向。以下列举的一些问题,意欲证明被试的政治信仰是他个人需要和焦虑的投射,以及这些政治信仰建立在信息基础上和客观需要基础上的程度。在这一领域,可以再次找到对一个强有力的领袖的需要,对一种外部权威的需要(它们是由上述临床部分讨论过的个人需要转移过来的),由此可以揭示从政治情境中产生出来的恐惧和威胁的体验。

至于被试的政治观点,我们的兴趣在于这些观点是否来自父母(毫无批判或抵制地取自父母),或者它们是否产生自与父母观点的分歧。

这个领域的隐性问题 and 显性问题如下:

### 访谈计划(政治部分)

#### 隐性问题

- (1) 反动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对劳工—商务—政府的态度;民主的和反民主的倾向。
- (2) 个人化。
- (3) 信息和兴趣的数量。
- (4) 父母的认同;对父母政治态度的背叛。

#### 显性问题

一般的问题:

- (1) 你认为今日美国的政治倾向是什么?  
今日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你对美国未来是怎么看的?  
你认为美国的未来应该如何塑造?  
它在世界事务中如何起作用?  
你是怎样理解民主的?  
一个理想的社会是怎样的?
- (2) 你对工会的看法如何?你对工会持何种态度?(精心阐述一些专门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现实问题。例如,30%的人要求提高工资;目前的罢工倾向;工会领袖;美国的商业;自由企业;年收入2500美元的限度。)你对政府控制的看法如何?(例如,失业救济;雇用法案;公共卫生保险;反托拉斯;反对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反罢工等等。)

个人化:

- (3) 一个人值得被别人投票的东西是什么(例如,上届总统选举中的

投票)?

- (4) 对于一个遭到反对的团体或运动,人们应该做些什么?  
哪些团体对政治事务最具影响力?  
这些团体是如何运作的?  
你认为对我们目前政府运作方式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对此人们该做些什么?

### (六) 少数民族和“种族”

由于本类目在前面几章中已经详尽地考虑过,所以我们在这一章只需简要地描述一下对它的基本研究就行了。就“观点”而言,找出被试在内团体和外团体之间进行划分的认知和情感界限是颇有意义的,找出被试所归属的每个团体的特征也是颇有意义的。那么,他们对外团体的特征进行归属又是怎样定型和自动化的呢?把访谈部分与先前的问卷部分进行比较,尤其与临床部分进行比较,有可能确定一个被试的偏见,包括性、依赖性、“肛欲”等在多大程度上被投射到社会领域中去。被试对少数民族团体的谴责,在多大程度上是定型化的?这些谴责的特定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已被谴责者的个人问题条件化了?被试和一个特定的外团体之间有否正面的或负面的关系?被试是否认为个人的和道德的特征是由社会和心理来决定的?他究竟认为一个人在这方面具有个人的责任,还是这些特征是“天生的”,从而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关于少数民族团体的现实主义的考虑。

敌意的数量,反对外团体的准备状态等,都是涉及对待外团体的态度的主要问题。与此有关的是偏见者的内部冲突程度。被试是觉得需要把他的偏见与民主的和基督教的理想调和起来,与尊重调和起来,还是准备以一种直率的反民主方式来进行



动?就前者而言,在何种条件下他可能丧失抑制,并以反民主方式行事?

观点和态度的根源可从父母的信仰、宗教和教育的训练,以及团体成员身份中觅其端倪。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偏见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成为一种特定的少数民族团体的特殊经验。

在访谈结束时,我们也偶尔作出某种尝试:通过论辩去影响偏见,通过贬抑偏见去影响偏见,或者通过其他手段,提供与偏见作斗争的有效方法的信息。

这方面的问题如下:

#### 访谈计划(少数民族和“种族”部分)

##### 隐性问题

##### (1) 观点:

- ①偏见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哪些外团体遭到拒绝?哪些外团体有着特定的幻想?这个团体与其他外团体有何不同?)
- ②外团体的主要传统特征是什么?(例如权力、占有、性、肮脏、懒惰。)
- ③将这些特征归因于外团体是定型化和自动化所为吗?(例如,用一句话概括外团体,肯定或否定,投射等等。)
- ④是否存在一种“基本的”种族理论?(也就是说,这些缺点能否克服?它们是“基本的”吗?谁应承担起改变的责任?)

##### (2) 态度:

- ①对外团体的敌意(或吸引)形式和程度有多少是有意识的?有多少是无意识的?这种态度是否公开地向他人表示过?还是仅仅向自我表示过?(也就是说,是否披上假民主的面纱?)
- ②对外团体施以攻击(或攻击性行事的意愿)的程度和形式?这种态度基本上是一种迫害,还是积极的歧视,还是种族隔离,或者单单是排斥?是否已作好特定的准备,以支持反民主的措施?假民主的类型和程度。

③偏见的内部冲突的程度和性质如何?哪些力量阻碍着偏见?(例如,理性、尊重、内团体感情、基督教的反攻击教义。)

##### (3) 历史:观点和态度的根源。

①父母的观点、态度和教导(以及亲戚和兄弟姐妹的观点与态度)。

②宗教和教育的训练。

③重要的团体成员身份。

④与少数民族团体成员交往的经验;偏见在多大程度上被视做是一种挫折,或仅仅是“表面的忿懣”?

##### (4) 内团体感情:它的意义何在?

##### (5) 疗法:在与偏见作斗争中哪些疗法是十分有效的?

##### 显性问题

##### (1) 观点

一般的问题:

①你对这个国家的少数民族团体有何看法?对犹太人呢?对黑人呢?你认为少数民族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哪些少数民族团体的问题最大?你认为哪些种族团体是最没有吸引力的?你最不喜欢哪个团体?

(对于被试特别关注的团体,获取他对该团体状况的基本看法,以及他认为对此该干些什么。如果他首先提出犹太人,那么以后还应获取他对其他团体的信息。)

定型:

②你根据什么讲出一个人是犹太人?你是如何从人群中区分出犹太人的?犹太人的最显著特征是什么?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你认为自己对犹太人的厌恶在增长吗?(如果是的话,那是为什么?)

影响:

你认为犹太人是一种威胁还是仅仅令人讨厌而已?有些人认为犹太人在这个国家影响太大,你认为如何?哪些方面影响太大?他们是如何获得这种影响的?他们是如何运用这种影响的?你认为犹太人在战争中尽其所能了吗?你认为犹太人在美国是一种政治力

量吗?

“例外”:

③一般规律有没有例外? 你在哪里发现有例外? 有没有好的犹太人?

“基本性”:

④你认为犹太人会不会变化? 他们身上是不是始终存在某种基本上属于犹太人的东西? (如果犹太人会发生改变,那么是怎么改变的?)你认为犹太人该做些什么来促成改变?

## (2) 态度

一般的态度:

对犹太人该做些什么? (涉及到由被试来构想的特定问题。一般说来,如果被试一开始就抱温和的态度,那么看看他能否被诱导成具有攻击性。如果他一开始就抱极端的态度,那么看看他能否被诱导成具有温和性。)

迫害:

你了解的人或团体正在采取什么行动? 它有多广泛? 它能证明自己正确吗? 你对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觉得怎样? 如果你也有像希特勒那样的问题,你会干些什么? 导致这些行为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犹太人继续从事被试认为是威胁的事情,你认为对此该做些什么? 采取哪些你认为正确的极端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有人认为应把犹太人遣返到他们来的地方,你对此有何看法? 他们的财产应被充公吗? 这样做能否最终解决问题? 他们的金钱应被瓜分吗?

歧视:

有人认为不该让犹太人涉足重要岗位,你觉得如何? 那样做会不会导致问题的解决? 你觉得是否可以采用配额的方法使犹太人无法涉足某些职业?

种族隔离:

有人认为应把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居住区隔离开来,你觉得如何?

排斥:

非犹太人是否应该与犹太人交往? 你认为非犹太人可以与犹太

人通婚吗?

“例外”:

是否应该对所有犹太人都这样? 犹太人之间是否还可以区分?

## (3) 历史

你是在哪里最先了解到有关犹太人的信息的? 你与犹太人有过哪些个人的经验? 你有否相反的体验? 随着你的成长,你的父母对犹太人的态度如何? 你有否对犹太人产生过不同的感觉?

如同宗教方面的访谈数据一样,政治和种族态度的访谈材料将在本书的稍后部分予以讨论(参见第十六和十七章)。

## 六、访谈的记分

### (一) 访谈数据的量化

在系统处理访谈材料时,遇到的特殊问题大多是数据所反映的问题。被访谈者必须尽可能获得充分的自由,以便自发地表达他的态度和需求。因此,实施访谈计划时所给予的指导,应该尽可能做到不干预被访谈者,但研究的方向却应保持。这种情况下获得的材料,尽管被包容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之内,但是它们具有大量的独特性和个体风格(对于这种个体风格,惟有在个案描述中才能充分证明其正确)。

鉴于上述事实,本研究的重点放在团体倾向上而不是个案上。因此,有可能如本章导言所预期的那样,在个案研究和统计方法之间作出某种妥协。通过计算,把获得的访谈材料进行量化,依据的是访谈的评分类目,也即在明显的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评得高分和低分的那些人的访谈特征。当然,这个过程具有固有的缺点(我们将在下面予以讨论),所获数字并

不意味着它们可以为人格差异的信度提供结论性的证据(这些人格差异是在我们的高分和低分被试中找到的)。但是,它们确实以相对来说系统的、有组织的、受控制的方式描绘了个案研究过程中人格差异的形成。

访谈记分和个案研究之间的这种一致性可由后面四章提出的数字来证实。不过,应当考虑的是,整个研究方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把以团体为基础的变量研究与个案研究结合起来了。

## (二) 访谈记分手册关于类目的处理

本研究所列类目还伴有对每一类目的正式解释,它们与类目一起构成记分手册。我们在第十、十一和十二章讨论研究结果时,分析类目的解释。类目共有62种分类。如果对其中的某些部分进行细分,则记分类目的总数将大增,单单用于女性的就增至90种,用于男性的数量更大。这些类目涉及到:(1)主要的事实材料,如童年时期的事件或家庭结构;(2)被试对自己的态度,以及被试对父母、异性或一般人的态度;(3)由心理动力术语来论证的一些内容(例如,某些内驱力的“反移情的拒绝”),或者由“形式”特征来论证的一些内容(例如,“刻板性”,“不能容忍模棱两可”,“反内感受作用”,等等)。

实际的材料,以及有关态度的证明,既在“家庭”的四个标题下提出(见第十章),也在“性”“人们”和“自我”的标题下提出(见第十一章)。

动力和形式的类目在记分手册的第五部分(也就是总结部分)得到强调,它们列于“性格结构和人格组织”的标题之下(见第十二章)。尽管这些类目主要是由精神分析产生的,但是它们并不完全是精神分析的,因为材料的分类基本上是在人格结构的基础上完成的,而不是在心理发生的基础上完成的。整个框

架,包括访谈的长度和条件,使得我们不可能直接获得具有深度水平的材料(与真正的精神分析相比)。不过,访谈者手中也有充分的应变材料,使得受过动力心理学训练的评分者有可能推断某些主要的人格问题,以及被试身上的防御类型,借此与记分手册提供的类目保持一致。

访谈计划和记分手册是平行操作的,而非一种模拟或复制。当我们对两者进行详细比较时,我们就会注意到这一点。

## (三) 访谈的记分过程和评分者

由于我们分析访谈材料的主要目的是想获得有关人格偏见的补充证据,因此必须向评分者隐瞒被试在种族容忍或偏见方面的明确立场,以及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明确立场。与这些问题有关的一切材料,在调查报告被送交评分者之前已经删除了。这样,评分者对被试人格的调查结果是不清楚的。他们只知道被试在测量偏见的量表上得了高分还是低分,并不知道哪些人是得高分者,哪些人是得低分者。

其他方面的访谈报告也按上述。

### 1. 根据类目来评级

就访谈的评级而言,每个类目是分别进行的。类目的分数是借概要的方式而非零星的方式获得的。分数的分配主要依据访谈的临床部分,但是证据可从访谈的任何部分中获得,因为访谈对每个类目均有影响。

分数依据的是三级量表。如上所述,对访谈的研究先于评分手册的构建,某些期望(关于什么东西构成了一个有偏见的被试的人格,借此与不持偏见的被试相对照)已经在先期的假设中得到发展。有鉴于此,每个类目中的两极被暂时称做“高分者”或“低分者”,<sup>[3]</sup>也就是那些被预期具有偏见和不具有偏见的

被试。在记分手册中,左边纵列用于假设的高得分者,右边纵列用于假设的低得分者。

除了“高”“低”两极外,第三个评级为“中性”,它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1)现存的证据不具特色,或者在类目中自相矛盾,以至于无法归入“高”或“低”中的任何一类;(2)出现了无法归入该类目的证据。在前者的情况下,被试并非事先预期归入“中性”等级的人。在有些调查报告中,(1)和(2)被分别进行记分;它们的比例约为3:7。在后者的情况下,从被试的反应中得不出证据来,甚至在归入性格结构的那组类目中,由于材料过于自相矛盾,致使我们无法作出可能的决定。

“中性”的数目是相当大的,尤其是那些涉及童年事件的类目(参见第十至十二章)。对于众多变量来说,缺乏信息决非因为难以收集到证据,而是因为被试的自发性回答的不规则性,或者是因为访谈者的询问未能得到被访谈者的响应。访谈计划也好,记分手册也好,都试图系统地涉足尽可能多的领域,但是我们很难指望每个个案都会提供访谈者所询问的一切材料。

## 2. 直觉的评级

除了类目的评级外,我们还要求评级者进行直觉评级。也就是说,要求评级者就被试是否持有偏见提供结论性的印象,或者说在两极性的选择(“高”或“低”)中选择一个。读者若想了解数据,可参阅表9-1和表9-2的最后纵列(有关内容我们在第十三章中讨论)。

## 3. 评级者

评级是由本研究小组的两个成员来实施的,这里称做M君和R君,其中一人为男性,另一人为女性。两人均是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十分熟悉类目的性质,以及人格理论的潜在含意。两位评级者参与了许多会议,因为会议对记分过程进行了认真

讨论。

每个评级者为一半男性和一半女性评分。每个组内的高、低得分者以大约相等的比例随机分布(关于评级的信度,见下述分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得高分的被试(个案M1~M20和F22~F39)和得低分的被试(个案M2~M19和F29~F39),是由评级者M君来予以评价的,余下的那些被试(在表9-1和表9-2的细分中被分别列举的被试),则由评级者R君来予以评价。还应当补充的是,所用编号在各个组里呈随机分布,每个评级者不仅对男性和女性、得低分者和得高分者进行评级,而且还对差不多相同比例的被试进行评级(这些被试参加了调查中问卷78和45的测验)。对此,可参见表9-3。

## (四) 评级的信度

在本研究中,有三个问题涉及到评级信度的困难,尽管从该术语的技术意义说只有第二个问题直接涉及信度的讨论。其他两个问题只是或多或少与信度有关。

### 1. 评级的比例

首先,在每个类目内,高、低、中性评级的比例,经两位评级者比较,发现是相当一致的。为了这种一致性,计算指数所用的一种方式:高分回答的频率,经过第一位评级者对每个变量进行记分,被标示在一张散布图解上,以便与第二位评级者所记的频率相对照。在此比较中,两位评级者分别被布置去进行评级,双方并不重叠。类似的散布图解也从“低”和“中性”的评级中获得。在这三个案例的每一个案例中,男性和女性被分开标示。一个例外是,从六个散布图解中计算的相关系数为0.70和0.82之间。这表明两位评级者十分同意在90个类目中任何一个类

目所提供的“高”“低”或“中性”的评级数目,至少在评级策略上达到了某种一致性。

可以补充说明的是,从绝对的意义讲,也达到了充分的一致性:两位评级者的“高分”频率的范围分别是 0~12 以及 0~14。对于“低”分来说,相应的范围是 0~11 和 0~13。由此可见,当两位评级者在对所有访谈特征进行刻划时,当他们一开始疏于手册提供的某些选择时(由“0”来表示),两人都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利用相反的选择。

两位研究组成员对被试的不同样本进行评级。上面提出的系数和其他数据表明,为各种类目提供的评级的特性和分布,对类目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比较明确的,至少在我们的评级者看来是如此。

## 2. 评级者之间的一致性

让我们转向信度本身。分配给评级者 M 君的有 9 个被访谈者,在并不用于表 9-1 和表 9-2 的调查或分析的附加检查中,这 9 个被访谈者也由评级者 R 君予以评级。9 个被试中有 2 个是故意从相对来说较小的团体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来自 80 个被访谈者中的由 12 个被访谈者构成的小团体,约占 15%,编号为 M19 和 F39。正如我们可从表 9-1 和表 9-2 中进一步看到的那样,余下的 7 个被访谈者,就访谈的评级而言,同样不是来自较大的团体。

对于两种评级过程的总结果的比较如表 9-7 所示。以问卷为基础的偏见分数取自表 9-1 和表 9-2。不过,这里列举的被试的分数是根据评级者 M 君的评级,它们限于更具分辨力的类目(见本章第六节)。表 9-7 的数字所依据的是对一切类目的评级,而且作为“高分”评级的百分比来提供的,它们与类目总数提供的评级分值具有很大的关联。这样,中性评级数目(它们

可从总的类目数减去“高”“低”评级数而获得。其中男性 86,女性 90)已经分别加在“高”和“低”的评级上,各占一半。由 50 以上或 50 以下的百分率分数来表示的综合观点,以及关于访谈的直觉评级,构成了表格的余下部分。

表 9-7 访谈评级的信度:评级者之间的一致性

被访谈者	偏见分数(根据问卷)	评为高分的百分比		访谈的综合观点		直觉评级	
		评级者 M	评级者 R	评级者 M	评级者 R	评级者 M	评级者 R
M3	低	19.2	36.1	低	低	低	低
M4	高	77.3	78.1	高	高	高	高
M5	低	31.4	31.7	低	低	低	低
M6	高	72.7	74.4	高	高	高	高
M19	低	70.4	31.1	高	低	高	?
F24	高	70.5	70.0	高	高	高	高
F29	低	33.3	34.4	低	低	低	低
F31	高	79.4	77.7	高	高	高	高
F39	低	72.2	27.2	高	低	高	低

百分率分数表明,两位评级者对 9 个被试中的 6 个被试的评级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在余下的 3 个被试中,具有引人注目的差异的被试就是上面提到过的那 2 个被试,也即 M19 和 F39。第一位评级者(M 君)曾对他们作出误判,给予大约 70 的百分率分数;第 2 位评级者(R 君)则给予大约 30 的百分率分数,借此纠正了第一位的错误。代表两位评级者纵列之间的相关系数(现在看来,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是 0.61。如果排除上述

那种“颇有争议”的情况,以便使比例调整到更接近于被访谈者总体样本所提到的比例(也就是 15%),那么,相关系数就会上升至 0.8。这样一个数字,如果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得以证明的话,那将会使所涉的材料相当令人满意。

按照综合观点和直觉评级,除了上述提及的两个个案之外,基本上都达到了一致性(对一个有争议的被试 M19 的直觉评级是不完整的,因为评级者 R 君违反了指令,声称她自己无法对这个特定的个案作出决定)。

需要补充的是,两位评级者得出百分率分数的方法十分接近,接近 50 这个理想值。评级者 M 君得出 58.4,评级者 R 君得出 50.9。这就进一步证实了上面所说的两位评级者提供评级比例的证据。评级者 M 君的“高分”评级也反映在他的直觉评级中。事实上,这种倾向集中在两个个案中,也即他对这两个个案的评级有误差,但是第二位评级者拉平了分数。

我们对评分手册所包含的 6 个主要领域进行了分类,它们是家庭型式(参见第十章)、对性的态度、对他人的态度、对自己的态度(参见第十一章),以及动力的性格结构和认知的人格结构(参见第十二章)。这些类目如表 9-8 所示,表中显示了每个领域的类目数。考虑到这些数目较小,按照“高”和“低”的评级数目的原始平均分,有 4 个得高分者,他们可与表 9-7 中列举的 5 个得低分者进行比较。这里没有计算任何信度的指数;表 9-8 的每一横排中第一对数字与第二对、第三对、第四对数字的比较,反映出两位评级者之间的一致性。事实上,这种一致性在第三和第四对数字的栏目所显示的得低分的个案中并不突出。此外,这几对数字的“高”“低”值,比之表的左边部分所显示的数字,很难作出明确的区分。原因在于评级者对两个个案存在有争议的分析判断,而 M19 和 F39 恰巧就在这个组内。除了

家庭型式和自我态度之外,对得低分组来说,这种缺乏区分的情况(首先出现在评级者 M 身上,随后产生与评级者 R 的不一致)均匀地分布于各个领域。而对得高分者来说,区分度和一致性在所有领域都一样好,“总数”彼此之间高度一致。

表 9-8 评级者在六个主要领域相互之间对访谈评级的一致性

领域	类目数	对高低得分者评级的平均数 <sup>b</sup>			
		4 个得高分者		5 个得低分者 <sup>c</sup>	
		评级者 M 高一低	评级者 R 高一低	评级者 M 高一低	评级者 R 高一低
家庭型式(父母等)	28	6.8~1.3	9.3~1.3	3.8~5.6	3.0~8.6
对性的态度	7	4.5~0.3	5.3~0.3	1.8~2.2	1.0~3.4
对他人的态度	11	6.3~0.0	6.3~0.3	2.2~3.2	0.4~5.0
对自己的态度	16	9.3~1.3	9.5~1.5	3.0~6.6	1.0~9.8
动力的性格结构	22	15.3~0.3	14.5~0.5	5.8~6.2	1.6~8.8
认知的人格结构	6	5.0~0.0	5.0~0.5	2.0~2.8	0.4~5.0
合计	90 <sup>a</sup>	47.2~3.2	49.9~4.4	18.6~26.6	7.4~40.6

a. 男子的合计是 86;对男性被试来说,该表未对这种差别进行过任何调整。

b. 四舍五入至一位小数点。

c. 参见表 9-7。

如果我们不去理会具有争议的个案,也就是我们的被访谈者在总体样本中所占的 15%(对他们来说,评级者得出的判断与偏见量表上得出的分数恰恰相反),那么信度分析的结果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事实上,如果表 9-7 讨论的那种倾向确是总体

样本的代表的话,那么对余下的 85% 被访谈者来说,评级者之间的一致性会接近 0.9。至于另外的 15%,人们也许会对确定的偏见分的正确性提出挑战,怀疑访谈评级的正确性。“问卷的高分”毕竟是一种研究方法的产物,比起“人格的高分”的判断,它较少涉及潜在的动力学。

关于评级者之间一致性的进一步数据,将在第十三章提出。至于各种评级类型的一致性问题,例如在本文中提到的综合观点和直觉评级的问题,也将在第十三章开展讨论。广义上说,这些内容也包括在信度的一般概念之内。

第三个研究的问题也接近于信度问题,它主要涉及“成见效应”的研究,我们下面加以讨论。

#### (五) 在对访谈进行评级时最大限度地缩小“成见效应”

让我们回到从一个类目转入另一个类目的问题上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称之为“成见效应”的问题。防止或缩小成见效应的一种方法是排除假设性的“高”和假设性的“低”的称呼,也即不用这种方式来刻划各个类目中两个对立的特征。但是,这样做只是防止不熟悉基本假设的评级者屈从于成见效应而已。另一方面,它也会导致把成见效应的控制与评级者的特殊分析态度挂起钩来,并从完成评级的统计分析中弄清关联性的程度。必须指出的是,正如在一切成见效应中遇到的情形那样,一定量的相关性可由事实来证明,也就是说,借助实际特征的相关性来证明。至于哪些成见是现实主义的,有待于对所涉的一切类目的组合给予集中研究。

单个类目的分辨力的易变性,以及赋予各个被试“高”“低”评级比例的易变性,似乎表明评级者在为被试评级时成功地(至少部分成功地)把成见效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关于这个问

题的证据,可从表 9-1 和表 9-2 所展示的与访谈评级有关的头两个栏目里看到。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几乎没有一个被试在所有的类目里均被归入“高分档”或“低分档”,甚至在“中性”评级未被考虑的情况下也如此(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有着差不多相等数目的“高”或“低”的评级)。这表明评级者对各种问题的处理相当在行;对同一个被试,在一个类目上被评为“高”级,在另一个类目上却被评为“低”级。

#### (六) 根据类目对访谈评级进行列表:统计意义

通过单个类目对访谈等级进行列表,可以通过计算 4 个组的每组被试在一个已知类目中所处的“高”级、“低”级和“中”级而获得。这 4 个组是得高分的男性、得低分的男性、得高分的女性和得低分的女性(也就是说,在直接的偏见问卷中,得高分或低分的男女被试)。

对一个已知类目来说,鉴于基本假设,数字分析可能具有 4 种结果中的任何一种(二“正”和二“负”)。“正”的例子是指“高”级,也就是那些据假设在持有偏见的个体身上经常发生的反应——当给那些在偏见量表上得分高的被试以“高”级时,也给相对来说不持偏见的被试以“低”级,后者是我们所谓“得低分”的被试。总之,构成高一“高”和低一“低”组合。剩下来两种人,指的是得“低”级的持有偏见的被试及其频率和得“高”级的不持有偏见的被试及其频率,他们构成高一“低”和低一“高”的组合,从而形成“负的”个案。

第十至十二章(表 10-1 至表 12-2)的表列展示了持有偏见的被访谈者人数和不持有偏见的被访谈者人数(按两种性别分别予以统计),他们或她们在访谈中对每个评分类目都提供了假设性的“高级”回答和“低级”回答。至于“中性”的人数,则可

以通过从被试总数中减去持有偏见的被试或不持有偏见的被试来获得。4个原始数字及其2个总和,使得“正”例的总数和“负”例的总数形成对照。所有“正”例用斜体印出。当一个类目在评分手册中只为一个变式所限定时,标出“高”或“低”,而不是由一个“高”跟着一个“低”来予以限定。但是,讨论的特征被记录在表中,余下空间则留白。

表的最后一栏指出差异的统计意义。在讨论的类目中,正如本研究所规定的那样,这类差异位于持有偏见者和不持有偏见者的两极之间,因此它指的是“分辨力”和人格的相关性(一种潜在的影响),借此揭示与少数民族偏见相关的事物。与人格相关的重要性按照是否达到5%、2%、1%的水平来标志,不再详细说明它们是否超过或者有多少超过,因为1%的水平已经令人满意,余下的99%的概率表明,所获的差异决非偶然因素。在“高”和“低”的评级之间,对“中性”等级均分以后才能评价与人格相关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是,划分中性等级会降低重要性的指数,评级比例越大,下降越明显。因此,我们在处理中性评级的时候,为保险起见,倘若出现大比例的个案,中性等级的记分所依据的是信息的缺乏而非实际分辨力的缺乏。

无论何处,只要被访谈者的总体样本的中性者比例大于50%,类目的统计意义就不再予以考虑,于是表的最后一栏便没有条目了。在表9-1和表9-2的访谈分数中,类目也给省略了。对男性而言,类目总数为86,稍少于女性的类目总数。在这86个类目中,有72个类目所产生的中性等级不到50%,因而其统计意义应予以考虑(如上所述,只要被访谈者的总体样本的中性者比例大于50%,类目的统计意义就不再予以考虑)。事实上,在男性的个案中,类目更具分辨力;在女性的个案中,这种分辨力稍差一些。原因在于,大多数男性是在研究的稍后阶段

被访谈的,从而对他们的记录更趋完整。

上面所提及的所有计算,对男性和女性来说是分开进行的。男女被访谈者的数字列于表中,彼此相当接近,也就是说,有关男性(M)的数字列于表的左上方,有关女性(W)的数字列于表的右下方,即位于那些垂直纵列和水平横列的交叉点上。

### 注 释

- [1] 本章为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Else Frenkel Brunswik)所撰。
- [2] 本章和后面几章的作者主要承担了对访谈材料进行分析的责任,而这里提出的“访谈计划”乃是全体研究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 [3] 请注意,当我们提到访谈的评级时,“高”“低”和“中性”的表述用大写字母,目的是为了与问卷中对被试的偏见标以“高分”或“低分”的等级作区分。



## 第十章 访谈所揭示的父母影响和童年影响<sup>[1]</sup>

当我们将注意力转向访谈的特定结果时,我们准备从家庭的结构开始。这一部分所讨论的许多态度,以及潜在的需要,被假设是在家庭情境中产生的,至少就个体而言是这样。正是在家庭里,成长中的儿童最初习得人际关系:家庭成员中,有些人处于权力主义的地位,有些人则处于平等主义的地位,甚至处于比他更弱的地位。有些家庭成员是同性,而有些成员则是异性。对青少年来说,生活事件告诉他们,哪种行为被认为是合适的,并导致奖励;哪种行为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并导致惩罚。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些价值观念和期望,而他必须满足这些价值观念和期望。

在美国白人人口中,家庭之间在刻板性或灵活性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总的说来,价值观念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我们面对的一些家庭中,有些家庭比其他一些家庭更加强调服从。在我们面对的一些个案中,纪律是严厉的,并且具有威胁性,而有些家庭则是通情达理的和温和的。有些家庭严格坚持常规习俗的规矩,有些家庭则坚持灵活的价值观念(它们导致对个体变化的更大容忍)。有些家庭内部之所以稳定,主要依靠充分界定的责任和“善行”,另一些家庭内部之所以稳定,主要依靠真正的感情交流。家庭结构的这些差异,对我们来说,应该按照它们原

本的含意进行研究,并且联系个体的人格结构,以及他的社会信仰和政治信仰。

尽管本研究尚未发现这些型式与经济因素之间有着引人注目的关系,但是,运用社会学的系统调查,肯定会反映出这些差异有着广泛的文化和亚文化的决定因子。譬如,在不同的民族亚群中,家庭结构之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家庭历史而出现相对来说的稳定性或不稳定性。

在本书付印之时,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E. Frenkel Brunswik)的一项研究表明,<sup>[2]</sup>持有偏见的儿童,其父母一般说来是那些出生于国外的父母。他们通常以自身的安全或不安全为标准,对社会和国家抱有成见。

本章就家庭结构问题阐释了访谈评分手册的评级类目、量化结果的列表,以及对访谈所摘语录的讨论,这些都在第二节至第四节中提出。

### 一、个体对父母的态度和家庭概念

#### (一) 评级类目的定义和量化结果

为了与本书的主题保持一致,关于个体对待父母的态度的讨论将集中在下列问题上:持有民族偏见的一方对内团体的美化和缺乏批判性评价的倾向,是否也反映在他们对待父母的态度中?是不是存在一种顺从的倾向,它们直接影响我们的两个对立团体对反叛、敌意和犯罪等问题的处理?相对于独立而言,与遵奉相联系的爱的感情是怎么表现的?

这里列举了评分手册的特定类目的定义,我们以评级者运用这些定义的形式来予以列举。不过,应当记住的是,手册仅仅

代表着所要研究的东西的概要,以及两位评级者讨论的东西(也即在实际评级过程之前的会议中讨论的东西)。随后的内容也运用了由此揭示的一些内涵(它们没有正式并入手册之中,目的是想在实际使用类目时不致负荷过重)。

在开始提出评分手册的各个部分之前,我们必须注意下列事实:假设的“高”和假设的“低”的严格对立,就左右两侧的数字而言是对应的。由此可见,类目2“受害”与类目2a~2c处于一种对应的关系中。在有些例子中,这类对子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对一种特定的变式来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立面。从本章第三节开始,类目两边有时运用了不同字母的匹配,目的是想强调它们缺乏一一对应的一致性,也即列举在右边的一系列项目与列举在左边的一系列项目并不完全一致,尽管它们从整体上解释了更为清楚的对立型式。

评分手册的第一项内容细分如下(正如在访谈计划中那样,它们用斜体来表示)。

#### 评分手册:个体对父母的态度和家庭概念(对照表 10-1)

假设的“高”的变式	假设的“低”的变式
1. 父母的传统想法:对地位的过度估计,行为上的(基本上是外部的)表现,世俗的一般原则,或者是尚未分化的态度(也即“一切都好”的态度)。	1. 对父母的客观评价。
2. 受害(由父母实施的准迫害性质):忽视,包括未能提供适当的纪律,纪律要求不公正;“挑剔”;不公正:对偏爱的兄弟姐妹或配偶表示不满(或者对养子或继父母表示不满);等等。	2a. 公开拒绝。 2b. 积极的情感:与积极的心理品质相关的事物;个性化特征的刻画。 2c. 受阻的情感(与2a相排斥)。

假设的“高”的变式	假设的“低”的变式
3a. 对父母权威和价值观念的服从:以恐惧为基础的尊敬。	3. 独立性。
3b. 对父母的经常性背叛;青少年犯罪。	
4a. 自我—非我:依赖和支持父母;利用—操纵—“获取”;亲子关系只是一种外在的关系。	4. 寻觅对父母的爱;求助—养育—依附。
4b. 对父母的义务和责任:一种“对父母施以补偿”的欲望。	
5. 对整个家庭内团体的倾向:例如,强调家庭的传统和“背景”;同质的权利主义家庭和异质的周围环境;家庭的贵族优越性,等等。	5. 对家庭成员的个体化探索。

在表 10-1 中,男女被试的结果以第九章最后一节中所描述的方式予以显示;同时呈现了上面列举的一些类目的缩略性阐述,以及类目的数字。

#### (二) 父母的理想对客观的评价

由于被试对习俗的一般倾向,以及对内团体成员的顺从态度,因此在持有偏见的被试中间,找出“父母的理想”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种理想颇具特征地以一般化的和未分化的习俗性术语表现出来,它们基本上美化外部特征或行为举止,而非人格的内在方面。对父母的“客观评价”,是指以特定的和心理的想像为条件,对父母进行批判性评价的能力。在不持有偏见的被试身上,这种对父母的“客观评价”占据优势。

表 10-1 个体对父母态度和家庭概念:在民族偏见问卷量表上得“高分”或“低分”的 80 个被试

评价类目 (缩写形式)	性 别	“高”“低”等级的人数				个案 总数	统计 水平所 达到的 百分比	
		20 男, 25 女 “得高分者”		20 男, 25 女 “得低分者”				
		“高” 级	“低” 级	“高” 级	“低” 级			
1. 父母的习俗理想(高)	男	<u>11</u>	1	2	<u>13</u>	<u>24</u>	3	1
对父母的客观评价(低)	女	<u>9</u>	6	0	<u>11</u>	<u>20</u>	6	1
2. 受害(高)对	男	<u>6</u>		4		<u>6</u>	4	
a. 公开拒绝父母的原则 (低)	女	<u>8</u>		4		<u>8</u>	4	
	男		1		<u>3</u>	<u>3</u>	1	
	女		2		<u>3</u>	<u>3</u>	2	
b. c. 真正的感情或受 阻的感情(低)	男		4		<u>12</u>	<u>12</u>	4	
	女		3		<u>10</u>	<u>10</u>	3	
3a. 屈从父母(高)	男	<u>14</u>	2	2	<u>10</u>	<u>24</u>	4	1
对独立(低)	女	<u>9</u>	0	1	<u>8</u>	<u>17</u>	1	2
3b. 经常性背叛(高)	男		<u>9</u>	4		<u>9</u>	4	
	女	<u>6</u>		1		<u>6</u>	1	
4a. 依赖父母对寻觅爱和 依附(低)	男	<u>13</u>	1	1	<u>14</u>	<u>27</u>	2	1
	女	<u>13</u>	5	2	<u>8</u>	<u>21</u>	7	5
4b. 义务和责任(高)	男	<u>5</u>		1		<u>5</u>	1	
	女	<u>1</u>		1		<u>1</u>	1	
5. 家庭的内团体概念 (高)	男	<u>6</u>		2		<u>6</u>	2	
	女		<u>7</u>		1	<u>7</u>		1

表 10-1 揭示的结果反映了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事实:被

访谈的低分女性没有人表现出上面描述过的对父母的美化;相反,其中有 11 个人表现出客观的、批判的评价。在高分女性中, 9 人表现出对父母的美化, 6 人表现出对父母的客观评价。就整个女性组而言,从第九章结束时所限定的意义上说,有 20 个“正”例与 6 个“负”例形成对照。正的证据(也就是构成“高”—“低”变式之间差异的确定性假设)和负的证据(也就是非确定性的假设)之间的差异,就统计意义而言处于 1% 的水平上,应该说它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参见第九章第六节)。

对女性中“高”态度的一种说明,可借访谈中一个得高分的女性的陈述来提供:“母亲……她使我惊愕……她不停地干活……几年前家里有过 2 个女仆,但后来就不用了……她遇事十分镇定……从不生病,从不……她真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这里也提到了一些外部特征,既有行为方面的(“不停地干活”),也有身体方面的(“从不生病”“美丽”)。必须强调的是,当问被试“你父亲是哪种人”时,却未见进一步的说明(参见第九章提出的“访谈计划”)。

用一般的条件对父母作出过分的估计,可在另一个持有偏见的女性被试(F24)记录中看到:“父亲……他真了不起;没有人比他再好的了。他始终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他大约\_\_岁,身高 180,深棕色头发,身材较瘦,脸色红润,英俊,眼睛呈深绿色。”在得高分者中,同一个被试提供了父母传统观念的进一步证据,她重复着对母亲的同样描述,惟有在身体特征方面有所区别。在重复了头两个句子以后,她继续说道:“身高约 165,既不瘦也不胖。事实上,她正在变瘦。她一头黑发,蓝眼睛,很好看。她\_\_岁。”这种阐述在我们的得高分被试中是颇为典型的。

应该补充的是,有 6 个得高分的女性表现出对父母的“客观评价”。但是,她们中间没有人被认为清楚表达了对父母的“积

极感情”(类目 2)。这一点将在下面讨论。

高分被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开始时陈述对父母的钦佩,接下来便是某种批评。但是,这种批评不会被认为是出自被试本人的。比较一下被试对一般问题的反应与对特定问题的反应是颇有意思的:例如,被试用一般的积极的术语刻画父母的特征,却借特定的事件和特征来表示父母的消极一面。被试意识到对父母的仰慕,至于某些保留,则似乎反衬着他们“良好的”意图。由此,给陈述注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成分。

从得高分的女性被试中发现的这种态度,可由下列例子来说明。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纵观第十至十二章,我们之所以采用特定的编号,用以对访谈进行评级,目的是想满足匿名的要求。鉴于同样的原因,被试的单位、职业,以及相关的个人数据,会被省略或伪装。

F31:(父亲?)“他具有了了不起的人格,与人们相处融洽。不过,他性子有点急。”

F79:“当然,母亲是十分了不起的。有时,她也会紧张,只有在我们做得过头时才发火。”

F74:“父亲安详而镇静。他从不发怒。他很聪明,表达的意见总是正确的。他为人诚恳,朋友和雇员都很喜欢他。他极少把自己置于人们之外,所以人们爱他。他特别俊美,穿着得体,头发呈灰色,今年\_\_岁。”

在得高分的男性中,对父母的美化像得高分的女性一样突出。20 个被试中有 11 个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只有 1 人被认为提供了“客观评价”的证据;整个类目再次在 1% 的水平上有意义了。一个得高分的男性把他的父亲描绘成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他聪明,能理解人,是一个难得的父亲,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另一个被试说,他的父亲“对他的家庭始终不错。很自然,

作为孩子,不会认为他的父母有任何弱点”。使用“很自然”或“当然”这些词语(后者在 F79 的报告里已有摘引),反映出美化机制中存在着因袭主义的成分。另一个得高分的男性说道:

M47:(你母亲是哪种人?)“嗯,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她确是好人。她与每个人都能友好相处,从来不找任何麻烦。她为我做她所能做的任何事,并且一直给我写信。”(你最钦佩她的是什么?)“差不多样样钦佩。当父亲离去后,母亲一直照顾我。尤其在困难时期,她始终和我在一起。”

M52:(你最钦佩你父亲的是什么?)“嗯,让我想想……哦,实际上没有什么最为钦佩的特征……我始终认为做他的儿子很自豪。”(你母亲是哪种人?)“对我来说,她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你母亲有哪些缺点?)“唔,实际上我并不认为她有什么缺点,除了把精力过于投入家庭,对社会事务不感兴趣之外……我确实说不出她有什么明显的缺点。”

M51:(请回到你父亲的话题上来。你说你在童年时期并没把他作为一个光辉典范,是吗?)“除了我在寄宿学校读书那段时光外。那时,他总是和我在一起,也就是说,他始终呆在家里。我认为他是应该这样的,那便是一切。我从来不对他进行分析……因为当时我还很小。我经常问父亲为什么太阳会发光,孩子是如何生出来的,等等。我的父亲说我对每样东西都是想当然的。……我怀疑为什么那时会这样的……”

从上述得高分者的引语中可以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在描述父母时用了最高级,例如“在各方面都是极好的人”,“世界上最好的人”,“世界上最可怕的人”,等等。如果对此作出详尽的和专门的描述,它们实际上是指被试的获益,以及父母为被试提供的帮助。在不承认父母有什么缺点的地方,可以发现,其服从的外表后面隐藏着压抑的敌意和复仇的幻想。关于这方面

的一些证据,上面已有提及。

得高分者强调更加明显的内化特征,这说明他们的教育水平不低,智力水平也不低(参见第八章)。确切地说,这些反应与他们刻板的倾向相一致,是内在经验的一种稀释。

对父母的客观评价,主要是由得低分者来表明的,它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被试并未过分地评价自己的父母(对于这种评价,我们将会看到,它是与被试对父母的恐惧性屈从并存的),而是按平等的原则来进行评价的(这可以在典型的无偏见被试身上看到)。以下的记录取自得低分被试的访谈。我们发现,父母被描绘成一个真实的人,具有实际的优点和缺点。强调的是内在特征而非外部特征。我们在这些记录中发现,伴随着这种批判态度的是与父母的密切而热烈的关系。有一点也变得清楚起来,即父母已经成为这些被试的安慰之源和敬爱之源,反过来被试在对父母的感情方面觉得更加安全。他们能够在过去或现在的不一致领域中正视或表示冲突。由此,我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得低分者用一种仁慈的恩赐方式谈论他们的父母,既带批判性,又具亲切感。

我们发现,得低分的女性是这样描述她们父母的:

F65:“我母亲对他人很感兴趣;她既实际又敏感,但是她对时尚最感兴趣。在有些问题上,我与母亲并不一致。母亲希望我更善交际。她要求我涂口红,参加聚会,等等。可是,我太懒,又不想干这些事。母亲很好,她能正确处理事务。然而,我却不喜欢她的脾气,她说变就变。她给我很多有益的建议。”

F62:“父亲很理性,但不始终如此。尽管母亲是一家之主,但父亲却是统治者。”

F70:(你父亲属于哪种类型?)“父亲并不十分成功;他更关注1~6岁的我,而不是后来的我。我认为他想要个男孩,因此

他对我比较忽视,从而也没有过多地影响我的态度。描述父亲比较容易,他是那种比母亲更具决定性的人。他很偏执;他是一个像医学权威和生理学权威那样的伟大权威。”(被试带点嘲讽地说。)

F23:“像所有欧洲人那样,父亲在家里是绝对权威,而母亲则顺从他。我几乎认为她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烈女’!”(很清楚,母亲的这种顺从和自我牺牲态度,对被试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母亲从未获得过她想要的东西。她想要的东西如同做梦,而她也似乎满足于把它们视做梦境。例如,她想重新装饰屋子,或者买一块避暑地,但父亲是决计不会让她这样做的。)

F26:“父亲并不理解我的观点。”被试认为父亲是敏感的,但却意识不到别人的感情。母亲被描述成仅仅是一个伙伴,而且有点幽默感。被试认为母亲不像父亲,母亲理解她的感情。

得低分的男性对父亲进行“客观评价”的例子如下。正如我们的文化所期望的那样,在开始陈述时会有一两句夸张的赞美之词,但是,接下来却是鲜明而又直接的限定。

M42:(你母亲是哪种人?)“哦,我想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待我很好……从不对我的活动施加太多的限制……她的规矩不多,但是,一开始定下规矩,我必须遵守,不可以胡来……作为女人,她似乎有点难以接近……,而且开始时让人感到她有点儿‘傲慢’……她的朋友不多,与人交往时,她保持沉静,倾听多于说话,公正待人。”(你最钦佩她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没想过。我想不起哪种特征令我最钦佩……她很美……从不欺骗人……如果她觉得某事正确,她就会坚持下去。”

M44:(你父亲是哪种人?)“噢,他是这样一种人,从来没为他人工作而高兴过。他始终处于困境之中,尤其感到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困难重重(笑声)。他对任何一家大型单位都抱有恶意

和憎恨……但他颇具活力,为人公正和诚实,就是无法忍受压力……”

M50:(你母亲是哪种人?)“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很有教养。她的主要天赋是知觉的天赋。作为一名音乐家(钢琴),她热爱音乐,不是因为行业之故,而是因为本性使然。”(你最钦佩她的是什么?)“她的智慧和能力。”

M53:(你母亲是哪种人?)“嗯,那种一般类型的人,那种相当快活的人。我认为她十分聪明,具备贤妻良母的品质。她使家庭成员始终保持愉快,我指的是真正的愉快。”(她有缺点吗?)“嗯,她有点不谙世故。”(你指的是什么?)“也许,这与她的年龄有关。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普普通通的、连上帝都感到害怕的人(笑声)……但是,她对财务知之不多……她有点死心眼,不做不切实际的尝试,只想维持一个愉快的家庭……她属于通情达理的那种人。”

M3:“我喜欢父亲。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一个镇静的法国人,一个不受麻烦困扰的人,我对母亲并不特别尊敬。她知识浅薄,讲话空泛。当然,这样议论母亲并不好。只要我告诉她我想做什么,她就会热情地表示同意。如果父亲反对我的意见,她就会支持父亲。我只能提取这么多内容……我钦佩父亲沉默寡言的能力。他不大发表意见,看上去很威严,我钦佩他、尊敬他。但愿我也能那样。在父母之间,我宁可与父亲在一起。”(你母亲是哪种人?)“她仁爱、大方,始终怀有良好的愿望,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相当快活。她与人们相处得很好,人们喜欢她,她也喜欢人们。作为当地文法学校的校长,她仍然在授课,为人亲切,还知道如何娱乐。但她有点说教倾向,还处于1910年的道德水平。例如,她反对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她不作道德评价,而是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作些批评性评论。”

M15:“父亲于1890年生于\_\_\_的一所农庄,母亲于1889年生于\_\_\_的一所农庄。(被试描述父亲脾气很坏,而且为人严厉,经常惩罚孩子;例如,用皮带抽打他们。)父亲没有上过中学。他有许多朋友,都喜欢踢足球。父亲开始工作时是\_\_\_大学的一个动物饲养员,也做过木匠和油漆工。20年代,全家迁往\_\_\_,父亲成为\_\_\_教堂的一个牧师。他惟一的优点是能够读圣经。他的布道充斥着地狱之火和硫磺味。”(被试认为父亲具有“自卑情结”,但不知道如何解释它。)

得低分的被试不仅能够自由地表达与父母的不一致,而且记录的证据表明,当他们表示不一致时,他们能够遵循自己的方式,尽管常常付出冲突和内疚的代价。

没有偏见的被试之所以对他们的父母持批评态度,主要鉴于下面一些原因:社交能力的压力、父母的建议太多、过分的支配或占有欲、缺乏理解、宗教冲突等。与这些不满相并行的是那些用特定术语表示的对父母的实际赞赏;赞赏他们的能力、大方、知觉、幸福和独立。

由于典型的得低分者实际上并没有把他们的父母看作为过于有力或过于可怕的,因此他们能够容易地表达他们的忿懑情绪。由于背叛的意识,使不持偏见的被试学会了把平等的意向作为对统治的服从关系的一种反抗。他们公开面对与父母的矛盾,在此基础上表达这种矛盾心理,借此防止过多的压抑和顺从。正是这种方式,使得背叛的表现与增加的能力一起,把忿懑的压抑与传统的美化相结合,既能提供真正的感情,又能接受真正的感情。

### (三) 感情的真实性

对父母的真实情感,通过提及父母积极的心理品质而反映

出来。这种表现可在得低分的被试中找到(类目 26)。容易理解的是,在对父母抱以客观评价的地方(而非对父母表示忿懣的地方),应当可以发现对父母的积极情感。除了说明上述提供的积极情感之外,我们在这里还引用了一个例子,它集中体现了一个得低分的女性对父亲的积极情感:

F63:“我记得,当我父亲离去时,母亲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你再也见不到你爸爸了。’那是她的原话。我十分悲伤,并且认为这是她的错。我扔东西,把抽屉里的东西倒向窗外,将床单掀起,然后扔到墙上。”

得低分者还能发现对父母的积极情感,这可以通过上面讨论过的美化与客观评价相结合来看到。实际上,在 25 个得高分的被访谈女性中,有 6 个表示了客观评价(这可与 15 个得低分的被试中有 11 个的客观评价相对照)。不过,就目前的数据而言,很显然,得高分的女性的客观评价是更具敌意的,而不是积极的。她们中没有一个人被评价为具有“真正的积极情感”。由于得高分者基本上抱着一种里比多化的态度,因此真正的客观评价似乎是得低分者的领域,至少在本研究中是如此。当然,这不是说所有持偏见的被试都表现出这种特性。实际上,得低分者有时也表现出曲解,它们主要是由内疚和自责造成的,而且常常导致摆脱不了的情结,而非真正的客观评价(见第十二章)。

有证据表明,得低分的被试在类目 2C 上存在着某种称之为“感情封锁”的东西。在该类目中,有一个男性提供了一个例子。“你父母的情况怎样?”他仅仅简单地回答“正常”。当进一步询问时,他未能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回答。

我们期望,得低分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开放性。如果得低分的被试拒绝父母的话,那么这种拒绝是倾向于公开的,并不一致为基础。对父母原则的公开拒绝(类目 2a),在统计上不一

定都有区分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下列的事实:只有一些个案解释了拒绝的态度。

#### (四) 受害感

在得高分的被访谈女性中,可以发现一种受父母迫害的感觉(类目 2),而不是对父母的公开拒绝。这些受害感包括对忽视的抱怨,不公正的纪律约束,或者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对待(尤其是在家庭内部具有竞争性的情况下)。在得高分的被访谈女性中,有 8 个表示了这种态度,并与美化父母相联系。对一个得高分的被访谈女性的随后记录,提供了一般意义上对父亲钦佩的例子,如由开头的短语“一位高尚的人”所表示的那样,同时联结着一种忿懣的情绪和一种被忽视感。这类情况常由访谈者对被试进行鼓励后(即要求被试描述其父亲的缺点)被引出:

F32:被试认为她的父亲“是一位高尚的人”。但是,由于人无完人,因此当访谈者问她是否还有她可以列举的小缺点时,她说她无法想起任何缺点。“他从不喝酒;哦,他有点好诅咒,而且好争辩。”(不过,在论及被试的职业时,被试提到父亲愿意为男孩的教育提供资金,而期望女孩留在家里当贵妇人。所以,女孩若想获得某种地位,要靠她们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被试说她从父亲那里没得到什么东西。他只为她提供生活的必需品,除此不曾给她更多的东西。他决不允许女孩在家里招待男孩子们。不过,被试声称,尽管如此,她更亲近于父亲而非母亲。)当访谈者提出兄弟姐妹的话题进行讨论时,被试答道:“我正好处于中间位置。人们不是说处于中间位置的孩子是被遗忘的孩子吗!”当问被试她是否也这样认为时,被试就不多说了,只是说她父母从未表现过偏心。

其他一些得高分的女性,则对她们的父母表示忿懣,因为她

们认为她们的兄弟是由于男孩的缘故而得宠的。妒忌和忿懑,以及对兄弟的贬低,与父母造成的受害感相结合,可以从下列报告中得到佐证:

F39:“我必须每天和母亲一起早起床,烤面包,而且整日里做清洁工作。我一直说这是不公正的,因为我的兄弟除了玩,不做任何事情。母亲则说,他是个男孩。对此,我真有点想不通。”

必须强调的是,对父母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当这些情绪出现在得高分的被试的记录中时)通常不是自我接受的。鉴于此,F39(上面引述的被试)声称其母“在学习打扫房间方面对我极其严格……现在我获益匪浅,但当时我是不满的”。不满的情绪被投射到童年时期,而不满的感受却是当下的。

这种严厉性,以及作为一个“孩子”在家里被如此对待的想法,往往成为受害感的根源。同时,还有屈从于父母的要求(这将在下面详细讨论)。有一个得高分的女性是这样抱怨她父亲的:“不能说我不喜欢他……但是,他反对我在16岁时约会。我必须呆在家里……。”这个被试组的另一个女性说:“父亲和母亲忙于调节他们自己,以至于忘了我们。当我们实际上已经18岁时,他们还把我们当成16岁的孩子看待。”持有偏见的被试往往把自己视做“被遗忘的人”,也即不公正的牺牲品,得不到“应该得到的”东西。于是他们便对他人不满,尤其是对外团体成员不满。他们把外团体成员想像成是具有威胁性的,他们践踏他们的权利,试图从他们那里夺走特权。

正如以往的文献(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35,38)曾经指出的那样,也正如第十四章将要详加说明的那样,得高分的女性在回答“主题统觉测验”时,倾向于对母亲表示敌视的态度。可是,在她们的访谈过程中,她们却对母亲表示仰慕之情,尽管这种情

绪也常常夹杂着非自我接受的敌意和不满情绪。在那些相对来说罕见的例子中,得高分的被访谈女性公开表示对母亲的敌意,而且,可以发现,这种敌意十分强烈,具有偏执狂的特征。下面的例子便说明了这种特征。

F36:被试把她的母亲描绘成是盛气凌人的、专制的和自我中心的。她的母亲善于社交,知道如何与人相处。母亲离婚后,从事旅游商品推销员的工作,直到被试中学毕业。工作时,她与其他推销员很合得来。当被试毕业时,她便期望被试来供养她,于是她辞去了工作。当被试还在读中学时,已习惯于为母亲和自己缝制衣服。现在,当母亲把衣服裁剪错了,而被试批评她做了错事时,母亲就大声嚷嚷:“你不想为母亲做些事情吗?”对此,被试反驳道:“我再也不会为你做任何事情了!”而且,被试确实也不再做了。被试曾和母亲合住一套公寓;母亲试图支配她的生活,阻止她在家会见朋友。母亲期望被试事事都屈从于她。她这样做,实际上是把被试推出了公寓;于是,被试最终对她说,自己不得不在外面找一个住处了。母亲问她挣多少钱,被试答道:“不关你的事!”这也是母亲经常对她讲的话。母亲料定她正在外面挣钱,从而要求被试增加她的生活费。被试反驳道:“如果我不补贴你的话,你会干什么!”结果,母亲闭嘴了。最终,由于被试难以忍受母亲的纠缠,两人的关系完全破裂。多年来,被试再也没去见过母亲。不过,她仍然定时给母亲寄去支票。

虽然上面的记载在访谈材料中并不典型,但是,就高分女性在主题统觉测验时谈到的母亲故事而言,倒是典型的。在持有偏见的女性所讲的关于母亲的故事中,她们对自己所受的压力的反应,是以复仇的幻想反映出来的。然而,在大多数事例中,被试对她们母亲所进行的直接描绘,除了钦佩的表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



至于敌视态度的强度(一旦这种态度在访谈中有所突破的话),往往指向这样的事实:一方面想表示这种敌视,另一方面又想实施防御。后者再次说明了“美化”态度的根源和意义。尽管有上述被试公开陈述对自己母亲表示敌视的事实,但她仍然感到自己经常被迫服从母亲(从内心讲,她是无法接受这种依赖性的)。典型地说,她与母亲的争吵集中在物质利益等问题上。

在4个得低分的女性身上也发现了受害感。但是,这种感觉在类别上与得分高的被试的受害感稍有不同。例如,上面已经援引过F36的强烈的沮丧感,她把父母的离婚体验成自己被父亲所遗弃。那里,不满的感觉具有不同的性质,似乎是对爱的丧失的一种反应,而非对未能充分“获取”的不满。在其他例子中,得低分被试对父母的不满情绪与得分高被试的不满情绪是相似的。此外,不同的是,这种不满的情绪更易被得分低者所接受,而且其表现方式并非以美化父母为背景。

男性的受害感比之女性的受害感更难区分。在一个由20个男性被试组成的小组里,有4个得低分者和6个得分高者表现了这种态度。不过,两者在这方面具有不同的性质。在得分高者中,父母经常作为纪律实施者被提及。有一个男性抱怨说他经常超负荷干活,另一个男性则抱怨说他没有被打够。

M51:“我通常我行我素。事实上,我只不过为一些区区小事大喊大叫而已,而他却作出令我心烦的事……我认为,如果作为孩子我曾稍稍多打几顿的话,那么,现在,随着我长大成人,我就不该再挨打了……不仅如此,我的自私也是我经常挨打的原因。要知道,父亲的态度和整个家庭的态度导致我把自己做整个宇宙……现在我知道了,我不自私了,我不得不为自己而学习一些东西……我之所以做警察和强盗的游戏,是因为我感到被人践踏……”

另一方面,在得低分的男性中所发现的受害感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不为所谓的爱而陶醉。以下是这一特征的说明:

M55:“例如,他会拿出一点诸如糖果之类的精美食品,假装给我们一点,然后自管自吃起来,并且高声大笑……我把他看成是一个妖怪,尽管他实际上不是妖怪。”

### (五) 屈服对独立

与美化家长相关联的是这样一种态度,它可以归入“服从父母权威”,以及出于恐惧的尊敬这一价值体系之中。它的对立面称之为“原则的独立性”。这方面的重要性(见类目3a)在本书前几章已多次予以强调,其依据是:服从父母权威可能与服从权威密切相关,而服从权威反过来对社会和个人的行为又具有广泛的含义(这种社会和个人的行为既涉及那些有权的人,也涉及那些无权的人)。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类目揭示了持有偏见的被试和不持有偏见的被试之间的显著差别。具有这种态度的得分高男性的百分率比得分高女性的百分率稍大一些。这就为下列假设提供了某种支持:得分高男性比得分高女性面临更为严重的屈从问题。他们既渴望屈从,又发现屈从的“艰苦”。这种“艰苦”被描述成是对这种屈从的一种明确反应,而且可以追溯至后面要讨论的家庭因素。

在得分高男性身上,对父母权威的屈从可见下述例子:

M41:(你对父母施以的纪律怎么看?)“嗯,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按他们吩咐的去做。我们小时候,并没有像现在的孩子那么疯。”

M43:“从早到晚,我们按长者的要求做事。”(是否产生过怀疑?)“哦,从未怀疑过。”

M47:“说实话,我并不认为母亲对我过于严格……我总是外出,到处乱跑,很晚才回家。但是,她从不揍我。只不过对我吆喝而已。她只揍过我一次,原因是我10岁那年偷了哥哥的一块表。”(对你的纪律约束包括哪些内容?)“学校作业,按吩咐去做事。她对我是否准时回家十分严格。”(那么你作出怎样的反应呢?)“我感到受到了伤害。但我从不顶嘴……”

M57:(当你挨揍时你是如何反应的?)“我害怕了。”

M58:“不过,你得知道,我从不认为我那样做是反对我父亲。他定下规矩,如果我违背了它,便要受惩罚。”

从上述的访谈报告中可以看出,许多得高分的男性不仅屈从于纪律和惩罚(因为别无选择),而且他们发现粗暴的惩罚是由他们的不端行为引发的。他们认同惩罚者,甚至喜欢惩罚。看来,早在孩提时代,他们已经拥有这种态度,随着他们步入成年生活,这种惩罚的念头和对惩罚的恐惧始终伴随着他们,致使他们不敢跨越所谓美德的领地。这种现象可在真正保守型的持偏见者身上看到,但并不适用于过失者或心理障碍患者(参见第二十一章)。

至于得高分的女性,根据访谈报告,她们对父母权威的屈从可见下述例子:

F66:“他从不揍我;母亲倒是经常揍我。你得始终按他说的去做,他的吩咐总是对的;那是毫无疑问的。”

F78:“父母肯定赞成我的婚约。如果他们不喜欢我的男朋友,那我就不会跟他走。”

上述例子足以说明,与男性相比,女性对权威的屈从不仅较少发生,而且还具有较少紧张的性质。

服从权威的对立面称做“原则的独立性”。据发现,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得低分被试中经常发生。在15个得低分的女性中

有8个表现了这一特性,而25个得高分的女性中则无一人表现这种特性。相应地说,20个得低分的男性中有10个在访谈中表现出这种态度,而同样数目的得高分的男性中只有2人表现出这种态度。表现出独立性的得低分被试的实验报告,涉及诸如“要求独立”,“与父母争论某些问题”等内容。如同屈从父母的男性有记录一样,要求独立的男性也有如下记录:

M44:(你与你母亲经常交谈吗?)“是啊(大笑),尽管我们常常不一致。她是一个愿意与你交谈的人……现在,我已经差不多停止评论关于我母亲的宗教信仰了……以免干扰她……她能够听我谈论关于某件事的一些想法,即便她不喜欢这些想法。她走她的路,我则走我的路。我认为她在那方面很明智……”

上述记录进一步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涉及到父母的独立性很容易与被试对父母的温柔的爱和感情相结合。一般说来,得低分的被试更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见上述记录)。

独立性的另一个例子(涉及到宗教问题),也未干扰被试与父母的良好关系。下面就是这个例子:

M55:(你如何看待主日学校?)被试的姐姐比被试大一岁半,她信仰虔诚,并且对被试产生强烈影响,尽管“我并不认为需要这些影响”。(与父母有过冲突吗?)“奇怪的是,没有发生过;他们有时相当冒失……主要是我对主日学校的态度。我没有讨论过神学。在我童年时,父亲读圣经,我对此也颇喜欢(大约在8~11岁时)。我喜欢宗教里的故事,而不是宗教。上主日学校后,我便背叛了宗教。”

对不持偏见的被试来说,其行为或决定似乎不需要他们的父母来批准。M55的记录也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偶尔表示一点温和的攻击无碍于同父母的良好关系或一般的人际关系,相反,它会产生一种积极的作用。访谈中的一些陈述,尤其是来自主

题统觉测验的结果(见第十四章),表明了得高分的被试不敢对父母表示攻击性,或者从父母那儿要求独立,原因是屈从的感觉太强了,对惩罚的恐惧不允许他们公开表示异议。

在宗教领域,还有关于独立性的更加深入的说明(这在得低分的被试中是经常发生的)。这种说明如下:

M16:“我母亲对待宗教十分虔诚。但是,我却不想去教堂。在我6岁那年,我已经习得一种不去教堂的方法了。我们镇子的后面有座小山。你知道它在南边,山的周围全是村庄。星期天早上,我早早离去,到晚上才回家,目的是为了避开去教堂。”(为什么?)“我猜想主要是厌烦。我不想坐在那里听一些胡言乱语——大多数是关于基督耶稣拯救世人的事情。我母亲已习惯于为我祈祷。”

上述记录也表明得低分者(特别是男性)对其父母的仁慈的屈尊态度,尤其是对母亲的屈尊。这种屈尊态度显然不同于屈从;而且,有意义的是,母亲非但不光火,还为不服从的儿子祈祷。在有些例子中,没有偏见的被试为独立而奋斗的行为,似乎与内疚和焦虑相联系,以免亲子关系由于不一致而丧失。

尽管我们在得高分的被试中没有发现以“原则的独立性”为基础的真正的背叛,但是有些被试仍然有着变幻莫测的反对父母的表示(类目36)。这种表示反映了被试的不满情绪,但却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得高分的女性中有6人表现出这种特征,得低分的女性中只有1人表现出这种特征。在男性中,此类差异并不突出,9个得高分者中有6人表现出这种特征,得低分者中有4人表现出这种特征。

在得高分女性中,反复无常的背叛主要采取发脾气的方式,当她们遭受惩罚时,或者为父母所限制时,便倾向于用发脾气来解决。过后,她们通常比以前更充分地顺从,而在独立性方

面却没有任何进展。

在得高分的男性中,当他们对父母表示不满时,会以离家出走来解决;而且,玩忽职守,或以某种形式进行懈怠,要比争个明白更为经常。有一个得高分男性说,他之所以走上偷窃的道路,原因在于他的父亲不理解他。

### (六) 对物的依赖和对爱的依赖

在得高分的被试身上表现的屈从父母的态度,以及缺乏违抗的精神,似乎与一种依赖父母的功利主义相关,只不过这种依赖并未为被试所意识到。我们把这种依赖称之为“自我异己”的依赖,意指对事物和支持的依赖。它基本上属于一种开放的、可操纵的外在关系,与我们所谓的“寻找爱的求助心态—养育—依附”形成对照(类目4a)。

一种假设是,持有偏见的被试希望他人的照料;他们像利用别人一样去利用自己的父母;而且,由于不能自立,他们需要支持和安慰。先从父母那儿,然后从父母的替代物那儿获得支持和安慰。不过,这种依赖并不是有意识的;确切地说,是需要他人的帮助,借以获得需要的东西;能够提供这些东西的人,既可以是父母,也可以是“领导”,还可以是其他任何人,只要能提供支持 and 安慰便可。另一方面,这种对父母的依赖也有可能成为不持有偏见的被试的特点。不过,他们追求的是爱的依赖。前一种类型的人对利益和“事物”更具依赖性,后一种类型的人较少依赖特定的事物,相反,他们依赖的是爱的寻觅。

这两种依赖性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期望的方向上。25个得高分的女性中有13个被认为在访谈中表现出对事物的自我异己的依赖,与此形成对照的是,15个得低分的女性中只有2个属于这种情况。更为令人瞩目的是,20个得高分的男性中有

13个表现出这种自我异己的依赖,而20个得低分的男性中只有1个表现出这种依赖。与此相反的是,得低分的男性中有14个在访谈中表现出“指向爱的依赖性”,而得高分的男性中只有1个表现出这种依赖。而且,男性中的这种情感型依赖主要指向母亲。

女性之间的这种差异不及男性之间的这种差异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持有偏见的女性和不持有偏见的女性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就依赖性的指向而言,女性往往强于男性。

得高分的女性和男性对事物的自我异己的依赖性例子如下:

F68:“我常说我母亲照管我。你可以看到,我的柜子里放满了水果、果酱、酱菜,而且每隔两个星期就有鸡块和冰淇淋。我能想到的东西都有了。她就是喜欢为我做事。”

F71是这样描述他的父亲的:“现在,我仍是他的宠儿……他会为我做任何事情——送我上学,替我打电话。”

我们那些得高分的被试的功利主义在F79的记录中也有显示:“是的,正如我在问卷上所填的那样,我在6岁、9岁和12岁时更亲近母亲,但是现在我已经转向父亲了。也就是说,自我20岁以来,我亲近父亲了。他掌管钱袋。如果我想做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必须到他那里去。”

得高分的男性的记录表明,他们对事物具有同样的依赖性:

M41:“哦,确实,小孩子更多地想到母亲而不是父亲。他们想做事情时更多地找母亲。”

M43:(你的意思呢?)“母亲对孩子们好——让他们穿暖,吃饱,得病时给予照料。”

M47是这样描述他母亲的:“我想她对每个人都是这么好,这么友爱,尤其是对我。”(能举个例子吗?)“哦,她为我做每件

事。每次去镇上,回来时总给我带点东西。”

M51表示了依赖和寄生的态度:“我从未体验过工作是一种美德。”被试在他父亲去世之前靠父亲挣钱生活,父亲去世后,靠父亲的保险金生活。他从未真正独立地生活过。“当我试图独立谋生时,我被关进了监狱。”

M52只是根据他从父亲那里获得什么来对父亲作出评价:“我所需要的东西,大部分不是他提供的。我需要一个美好的家庭,上层社会的地位,他都未能提供。尽管如此,我仍高兴成为他的儿子……父亲也为我感到自豪。”

具有相似态度的是M57的记录:(你为何事受到纪律约束?)“嗯,每当我想参加舞会和用车时,他就会阻止我。要知道,如果我得不到它们,我是会发疯的……”(你有没有零用钱?)“一星期15美元到20美元。这些钱够花了。”被试提到,他父亲有时会给他50美元去观看摩托车竞技表演。在被试进入青春期后,还给他钱去嫖妓女。他补充说他父亲常把钱留在桌子上以供他的各种开销,甚至在被试提出要求之前。

M58的记录反映出被试渴望指导的意愿:“父亲一直希望我上大学,但是他的死扑灭了这种希望。如果我有人引导的话,那该有多好……”被试的父亲希望被试成为一名建筑师,而且一直在谈论这件事。

M13对父亲大加赞赏,因为他把一切都给了被试。(你特别钦佩父亲的是哪些事情?)“他对我的注意是值得钦佩的。他很诚实,也不会让我乱花钱。他闻名全国,是一个把说话当成契约的人。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不认为照管我是为了他自己愉快。”

在持有偏见的被试中,对父母的评价反映出一种明显的机会主义,赤裸裸地提到食品、金钱和其他物质。其中,最为露骨

的是,被试告诉我们说她“转向了父亲,因为他现在掌管着钱袋”。

根据得低分的被试的记录,关于寻觅情感的例子如下:

F62:“我们一直十分亲近。我们像一个人。我们喜欢同样的事物。我们彼此为对方做些事情。”

该记录表明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性和爱的依赖性。得低分的男性也表现了相似的情感指向态度。M44 描绘了他的家庭背景:“用愉快一词难以概括我们的家庭氛围。应该用天真朴素和情感真实。”

在得低分的男性记录中,常有一些涉及母亲的情感性评论。M55 谈论他母亲时说:“总之,我们都很爱她。”正如我们在第二十一章中将要指出的那样,有些违纪的得低分男性,甚至是因为对母亲的固恋而犯罪的。例如,为了拯救负债的母亲而犯罪,或者爱的欲望遭受挫折而犯罪。

在得低分的被试中,强调的是爱的获得,与高分被试明显地指向权力和物质相比较,这是一种基本的区别。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后面还将进行讨论。

纵观访谈材料,这种差异是很明显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爱和情感的指向,比起上述所引的那种机会主义来,前者并未完全由被试明确地表示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化倾向会使寻觅情感的人丧失信心,至少使之无法明显地表现出来。

“追求物质”的行为是与一种“交换”的态度相联系的。当这种态度占据优势时,人类关系就会被视做是一种“交易”的形式。在对待父母的态度中,有时它表现为一种模糊的责任感,也就是说,由于曾经从父母那儿接受过物质的资助,现在应该加以回报的意识。当然,“施舍”和“回报”的想法对有些得高分被试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但是,他们的想法又似乎受下列观念的支配:

“你给我捉跳蚤,我替你抓痒痒。”

这些都是关于被试对父母的义务和责任的一些推测(类目4b)。也可解释为被试对父母进行“补偿”的一种愿望。根据我们的分析,这种态度应当是得高分者的特征。不过,该类目在女性身上并不具有分辨力,因为女性被试作出如此直率的回答通常很少。在男性中间,有5个得高分者作出了这种回答,而作出这种回答的得低分者只有1个。譬如,M47 认为他必须对母亲进行补偿,因为他从母亲那儿得到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金钱:

M47:(你对她满意吗?)“哦,很难说,也许我没有使她高兴过。但是……只要我去她那儿,我就会照顾她……我觉得我从未真正认真地对待过她。”

得低分的男性主要从母亲那儿获得情感的取向。与之相对照,得高分的男性似乎更亲近父亲。这种取向,以及对父亲进行补偿的想法,在下面的记载中有所说明:

M51:“我的父亲从不冲动,但也不会讲他正在想什么。”(他外出时你想他吗?)“当我住在寄宿公寓时,我很想他……我保存了我给他的全部信件……有趣的是,他把我写给他的所有信件都还给了我,好像给一个旧恋人似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吗?)“我希望在他去世之前我已经能够自立。每当我生病时,我总是渴望他来看我……我想成为比他对我的要求更高的那种人……”

M6 也直接表示了一个人必须对父母“进行补偿”的想法:“沮丧对我的生活产生的影响要比其他同龄人大。我的父母为我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我希望对他们进行补偿。我父亲在我求医期间靠救济金过日子。”

其他记录表明,持有偏见的被试认为,要想得到父母的宠爱,最可靠的方式是为他们做些事,也就是为他们提供物质的快

乐和支持。

以这种家庭关系的讨论为基础,随之提出的问题表明,在典型的得高分被试中,一个非常显突的特征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功利主义。表面上看,它似乎是一种现实主义,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种伪现实主义,因为它最终导致贫困和人际关系的敌意。得低分者虽然也难以摆脱这些倾向,但是,一般说来,这些倾向在他们身上并不明显。

### (七) 对家庭的内团体取向

关于整体的家庭概念,得高分的被试倾向于一种“内团体取向”:强调家庭的传统和背景,强调同质的极权主义,强调家庭的贵族优越性。与此相反的是,得低分的被试强调家庭内个体的思索。这里,7个得高分的女性对1个得低分的女性,6个得高分的男性对2个得低分的男性(均是被访谈者),表现出假设的“高”家庭概念。

F68 对于她父亲家系享有的那种威望很感自豪:“我们住在山区。他的老乡都是拓荒者……开采金矿,十分富有。人们都知道,那个山区属\_\_\_\_家族。我父亲在那个家族中从小就被宠坏了,而我母亲则是德国人,她自信、勤恳、节俭。”

F79 以同样的方式描述了她的家庭:“我是帕特·\_\_\_\_家族的后裔(她提供了家族的名字)。”她明确表示,除了这个家族外,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使她骄傲的了。

M46 是一个得高分的男性,他说他妻子是由“贵族父母”抚养长大的。

M51 是监狱囚徒,他在谈到他母亲时说:“她是从美国国会大厦的社交界中走出来的,也就是她遇到我父亲的地方。”

在 M4 的记录中可以看到过分强调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

倾向。记录表明,母亲的家庭地位得到夸张性描述,而且努力隐瞒父亲家庭地位的尴尬境况:“父母双方的家庭在这里已有好几代了。母亲来自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她的祖父是百万富翁,她的父亲十分富有,从不工作。祖父母有6个孩子,全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祖母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艺术家。母亲读完中学后(18岁)便结婚了。我父亲则来自相对贫穷的家庭。”被试不愿陈述父亲一方的细节,但却指出他的祖父曾在\_\_\_\_开过一家小型杂货店,出售附近的土产。后来来到加利福尼亚,在船厂工作。“父亲读过中学,之后又上了\_\_\_\_学校,开始经营他自己的一家\_\_\_\_公司。不久,他又出售了这家公司,为一家大公司打工。”

在 M11 的描述中也可以见到涉及家庭地位的自豪和尴尬:“我父亲的亲生父亲名叫\_\_\_\_。他的继父名叫\_\_\_\_,我父亲取了继父的那个名字。他的继父在铁路上当\_\_\_\_。我母亲的母亲来自\_\_\_\_。她父亲是西班牙人,生于西班牙。”

得高分的被试往往夸大他们的家庭地位。他们以各种方式进行夸大,从而修改了家庭的原本结构。我们发现,他们对家庭地位十分关注,并且急切地想传递这种印象,也就是说他们的家庭是有名誉和声望的。

在试图概述业已讨论过的对待父母的态度时,似乎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持有偏见的被试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们对父母具有真正的爱。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态度是一种对父母的定型化美化,但却兼有强烈的不满和受害感。这种冲突导致被试表面上屈服于父母的权威,私底下却有一种不满的情绪。尽管这种情绪得不到承认,但它在置换机制的伪装下却十分活跃。

另一方面,也有证据表明,不持偏见的被试寻觅积极的爱和情感,从而使他们在与父母的关系上更觉安全。与父母的分歧,对父母的不满,被公开表达出来,证明他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随着被试的成长,被迁移至社会机构和工作单位,构成一般的人际态度。与此同时,由于爱的取向,导致被试对人们的依赖,借以防止一个人过分地操纵和利用他人。尽管存在着这些冲突,但是被试仍保留着美化父母的倾向。

## 二、儿时的环境概念

### (一) 分级类目的界定和量化结果

在这一节中,我们的讨论将集中在被试的儿时概念上,尤其是被试关于父母的回忆和意象,以及他们对父母施以的纪律的掌握程度。前一节主要讨论了被试对父母的态度;现在,我们继续描述持有偏见的人和不持有偏见的人关于父母的特定意象。正如第九章描述的那样,很难讲一个人关于父母的意象与现实有多少联系,因为意象是一种主观概念。不过,正如本节所要讨论的问题那样,当人格结构成为人们主要关注的对象时,意象与现实的关系就变得重要起来。我们的被试对其父母的观念,从心理学上讲,是与父母—孩子的关系相关联的。在我们的一项研究计划中,我们研究了持有偏见者和不持有偏见者的父母,从而证实了被访谈者作出的关于他们童年时期的许多陈述(见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所撰的初步报告,30)。

我们首先考虑男女被试所归纳的父亲特征。由于在评分手册中,该标题下的类目是相当特定的,因此对每个类目的回答并不分散(当然,被试也并完全依此类目要求描述他们的父母)。鉴于这一原因,个中的差异比之其他类目意义不大。

### 评分手册:童年时期的环境概念(对照表 10-2)

假设的“高”变式	假设的“低”变式
由 6 个男性归因于父亲的特征	
a. 疏远的、严厉的、坏脾气,“我们之间的一种障碍”	a. 某些示范
b. 道德典范	b. 原则的清教徒主义
c. 伪男子气;决心,勇往直前,“成功”	c. 放松,温和
由 6 个女性归因于父亲的特征	
a. 艰苦工作,提供者:“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外在化),为家庭拼命工作;精神变态	c. 热情、善于社交、可爱
b. 道德典范	d. 理解
	e. 理智的和美学的
由 7 个男性归因于母亲的特征	
a. 牺牲、“仁慈”、顺从	c. 热情、善于社交、可爱
b. 道德典范	d. 理解
	c. 理智的和美学的
由 7 个女性归因于母亲的特征	
a. 拘谨	d. 某些示范
b. 道德典范	e. 理解
c. “甜蜜”、伪女性化	f. 理智的和美学的
8. 否认父母的冲突,但存在一些“适度—正常”的不一致	8. 父母冲突的客观化(言语化)
9 个男性关于男性的力量的概念(得 a 分或 b 分,不是两者)	
a. 父亲居支配地位,更有影响力	a. 母亲为中心的(爱—抚育)家庭
b. 雌老虎式的居支配地位的母亲	b. 平等主义的家庭
9 个女性关于女性的概念(得 a 分或 b 分,不是两者)	
a. “完美的分工”:母亲—家庭;父亲—工作	a. 平等主义的家庭
10. 对违反规定予以纪律约束,主要是道德方面的	10. 对违反原则予以纪律约束,主要是理性方面的
11. 纪律威胁,创伤性,阉割的威胁	11. 纪律的可同化性(非自损的)





## (二) 男性关于父亲的形象:疏远的、严厉的对放松的、温和的

我们从男性关于疏远的、严厉的父亲开始。父亲具有坏脾气,成为父子之间的一道障碍,这与一个热情的父亲的意象相反(类目 6Ma)。有 12 个得高分的男性和 5 个得低分的男性将其父亲想像为严厉的;有 7 个得低分的男性和 1 个得高分的男性认为父亲是热情的。整个男性类目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但仍处于 5%的水平上。

这种“高”概念可以从得高分的男性的陈述中予以理解。

M51 宣称:“我的父亲死于 5 年之前。他很……虽然我的判断带有偏见。我认为他过于严格……感情从不外露……他不赞成任何形式的感情流露。如果我做了错事,那是因为我身上有拉丁血统,亦是我母亲的缘故。看来我很像他们。”

上面的记载表明,被试感到(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其父亲冷淡和疏远。与此同时,他实际上又不敢批评父亲,而只能责备自己,但有趣的是,他丝毫不觉得这是他的罪过;他身上的“拉丁血统”帮助他推卸了责任。

M57 也是一个得高分的男性,他的回答可以说明家庭生活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障碍。向他提出的问题是:“你相信你父母吗?”他回答:“不,我们之间从来没有问题可以讨论。”父亲和儿子之间的障碍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彼此之间不讲话。这种关系缺乏任何感情。被试并未责怪自己的父母,实际上他否认他们之间存在可供讨论的问题。

另一个被试(M11)在对自己的父亲称赞几句以后说道:“嗯,可以这样说,在有些问题上他甚至不会退让。他像一头公牛那般顽固。他宁愿打架或辩论,也不会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而且,他时常无故发怒。”(你与你父亲在哪些方面不一致?)“我们之间可以连续好几天不讲一句话,或者我可以连续几个星期不求他帮忙……哦,我们对这些事情都懒得去想,而且我们也都喜欢园艺。我们之间有些麻烦,因为他太顽固了,不求我帮忙。反过来,他又时常因为我不帮忙而发怒……早些时候,他会因为我衣服穿得太少而生气。”

另一方面,得低分的男性记录的一个特征是:与父亲保持友好的关系。

M16:(你认为你父亲怎样?)“他是一个十分慈祥的人,温文尔雅,对我们始终很好。”(他对你严格吗?)“不,不很严格。他很喜欢我和其他孩子。我是 5 个孩子中最小的。”

M42 对父亲作了充满深情的描述。我们得到的印象是:父亲是一位善于放松的人,他懂得如何享受人生。

M50 这样说道:“父亲支持我的事业……他对其他孩子说我的手很很有艺术细胞,比其他孩子的手指加在一起都强。他始终在我身边……而且,他设法增强我已经拥有的艺术能力……奇怪的是,我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特别的艺术能力,而他却认为我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音乐家,譬如说钢琴家……”

M53:(你对你父亲有哪些愉快的记忆?)“有许多愉快的记忆。他在家时十分疼爱我们,经常出些点子来与我们一起活动。”

M59:(你和你父亲相处得怎样?)“哦,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他是一个好伙伴。我们喜欢一起旅游、钓鱼、打牌,等等。我们玩得很高兴。”

从上面三个记录中可以令人信服地看到,这些被试的父亲对他们的儿子有着很深的感情,也表达了很深的感情。一般说来,不持偏见的男性的父亲能花许多时间与儿子一起玩,“一起

做些事情”。M50 提到他父亲的兴趣在于艺术,注意这一点也颇为有趣。由此证据可以看出,持有偏见的男性的父亲有可能会认为这种兴趣是女子气的,或者“娘娘腔”,不论反映在他们身上还是儿子身上都一样。

接下来的问题是把父亲看做一个道德典范。与此相对照的是,把父亲看做所谓的“原则上的清教徒主义者”(类目 6Mb)。设计这一对子,目的在于突出对习俗价值(外在化超我)或伦理原则(内在化超我)的取向和接受。正如人们期待的那样,持有偏见的男性倾向于把父亲描述成“道德典范”,而不持有偏见的男性则往往把父亲说成是“清教徒主义的”。由于中性评级的比例甚高,因此上述这种差异的统计意义难以确立。可以肯定的是,要想在每个个案中确定一个道德典范的例子或“清教徒主义”的例子还是有困难的。

M13 是一个得高分者,他的一段记录如下:“父亲虽然喝酒,但喝得不多。他从不抽烟。他在自己的社交圈中十分诚实,严于律己。他不去教堂,但却遵守教规。”这段陈述展示了外在美德的要义,例如不酗酒、不抽烟,等等。

本组的另一个被试是 M41,他是这样谈论其父亲的:“他会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处世。他明确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且期望我们做什么。他总在饭桌上祈求祝福,晚间睡觉前进行祷告。”

得低分的男性在描述他们父亲的清教徒主义时,反映了不同的性质。记录如下:

M56:(你父亲属于哪种类型的人?)“难以描述的人;他是一个清教徒,一个酒鬼。他很严格,但具有人性。”

在得低分的男性中,当论及父亲具有道德的严格性时,它通常涉及明确的“人性”内涵,而不是强调对习俗的严格遵奉。希

望父亲成为社区的一个光辉典范,是得高分男性的父亲概念。

我们可以有趣地发现一个新概念,即一位成功的父亲具有伪男子气的成分(类目 6Mc),它在得高分和低分的男性之间并无显著差异。显然,希望上升的成功人士仍是我们文化的一种反映,他们可以在任何背景中找到。不过,提到父亲时,说他温和,常常是得低分的男性(得低分的男性中有 9 人,而得高分的男性中只有 1 人以这些词汇来描述他们的父亲)。在此方面,得低分的男性的记录如下:

M42 在被问及其父亲的情况时这样说道:“我无法恰当地告诉你。当他离开时,我只有 13 岁。他脾气很急……有点不修边幅……可以很长时间不理发、不剪指甲。他所受教育很少,但是很聪明。他的乡亲都是农民……他们没有钱……他会把钱送给他们。我知道他很不喜欢他的爸爸。”

该记载呈现了一个要求并不严格的人的形象,他辜负了他的社会理想和习俗,例如清洁和喜欢自己的父亲。但是,他有自己的生活原则,为自己的父母提供补贴。

在同样的记录中,也有被试关于自己家庭和父亲地位的不斤斤计较的陈述。不斤斤计较自己的社会地位,显然与心理上淡泊名利有关,这是不持偏见的一个重要条件。另一个得低分者的报告,强调了“随便”一词,他是这样评论自己父亲的:

M53:“他比母亲略为老些。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很随便的人,而不是一个惟纪律者。”

M54 说他父亲是一个记账员。(他喜欢自己的工作吗?)“简直达到如痴如狂的程度。他在那里工作了 30 年。结果总是老一套,不升也下降,但他相当满足。”

M59:“嗯,他对外表并不讲究,有点粗鲁。不过,他很逍遥自在。”

读者也可参见第十九章关于“随和”的评论。

其他一些得低分男性也以同样方式把自己的父亲描述成文雅的、不严厉的、不太关心地位的。上述引语中提到的工作里比多化而非地位里比多化,同样应当引起注意。看来工作的里比多化在不持偏见的被试中是相当典型的。

为了探讨不持偏见者的心理活动,一种非威胁性的父亲意象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它使儿子有可能明确其男子气的概念:感觉不到来自父亲的威胁,有可能使不持偏见的人较少害怕丧失其男子气,也无须通过刻板的、攻击的自我理想来对这种恐惧进行补偿。一般说来,不持偏见的人不会在其童年时期屈从于严厉的权威。因此,在其后来的生活中,既不会渴求强大的权威,也不会用力反对那些弱势的人。

### (三) 女性关于父亲的形象:提供者的角色

现在,让我们转向被访谈的女性归因于父亲的一些特征。由于我们在女性方面的数据比男性方面完全数据更不完全,因此,在每个类目里,女性的例子要比男性的例子少,而且统计意义上的重要性尚未为所使用的类目确立起来。我们将提供一些说明来阐述我们概念的意义,而不过分强调量化结果的讨论。

在得高分的女性中,发现了机会主义,以及潜在的对男性的敌视(这在后面讨论),从而促使我们期望她们倾向于把父亲看做是经济支柱。这一假设导源于下面这些陈述:“父亲全身心地致力于家庭……他为大家拼命地干活……从不饮酒。”(F71)另一个持偏见的女性是 F24,她在强调其父亲如何“了不起”时,这样解释道:“他始终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本组的另一个被试 F69 对她父亲作了如下描述:“他努力工作……严于律己……不会从生活中寻找乐趣。”

得高分的女性中有 6 人,得低分的女性中只有 1 人强调她们父亲身上的提供者品质(类目 6Wa)。正是这种品质使得高分女性高度评价男性,而且这种高度评价(而非情感性评价)常常成为她们依赖男性的原因。确实,极少有证据表明,持偏见的女性与其父亲保持真正的积极关系。就得高分的女性而言,她们对男性的利用态度将在后面讨论(包括对异性的态度)。

父亲作为道德典范的概念(类目 6Wb),在得高分女性和得低分女性之间并无分化。

得高分女性的家庭通常是高度习俗化的。但是,被试有时也会提到精神变态的背景。在这样一种情境里(正如我们在第二十一章关于青少年犯罪的材料中将会看到的那样),存在着大量的习俗化,以及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强调。

一些得低分的女性用精神变态的术语来描述她们的父亲,致使他们看来像是精神变态者。不管这种描述与事实是否一致(它也许仅仅是一种夸张,或者是女性对男性有潜在蔑视的结果),我们都不能凭此下结论。我们的最佳办法是把这些倾向结合起来。在被试对父亲所作的谴责中,主要的责备涉及到父亲没有为家庭提供充分的东西。

F66 说:“我父亲从不寻找发展的机会。其实,外面的世界很有发展前途。我们住在\_\_\_\_,与周边环境老死不相往来,我甚至不了解外面的世界。”

F68 说:“父亲在一生中从不工作。他是一个赌徒,一个冒险家。我们已经对他死了心。”

作为一个事实,在得高分者的眼里,父亲存在一种无赖的倾向(尽管这种评价并不多见)。

对所有女性被试来说,极少有人把热情的、可亲的和理解的特征归因于父亲。由于这种归因的绝对数微乎其微,因此,可以

省去对它们的讨论。

不过,得低分女性中有6人,而得高分女性中只有1人把她们的父亲描述成理智的和审美的(类目6We)。对理智人物的兴趣,以及艺术的追求,在得低分的女性中更加突出,这一事实与“内感受作用”的品质是一致的。据发现,这种品质是不持偏见者的特征。

#### (四) 被试关于母亲的形象:牺牲精神,道德主义约束

由女性被试归因于母亲的一组特征,与男性被试提到父亲时有所相似。根据我们对访谈材料所进行的探讨性分析,得高分男性所持的父亲概念可以通过“严厉的”这个术语而予以最佳的特征刻画,相应地,女性眼中的母亲形象就被赋予牺牲的、仁慈的和顺从的特征。而且,由于持有偏见的女性被试倾向于把她们的父亲描述成“提供者”的角色,因此她们也就根据母亲能给她们什么,或者当她们还是孩子时母亲如何照料她们等观点来看待她们的母亲。

得高分的男性中有9人,而得低分的男性中只有2人持有这种母亲的概念。在前者中间,M57是这样谈论他母亲的:“她是一个勤劳的女子,一直照看着我们;她从不以任何方式错待我们。”另一个得高分的男性M13对母亲把一切都给予孩子的思路表述得尤为清晰。他这样说道:“母亲大多数时间都卧病在床。她把最后的精力奉献给了我们。”被试强调的“奉献”,包含着牺牲的意义,而不是一种健康的、积极的亲子关系。

M13进一步描述了她的母亲:“她是一个卫理公会教徒,至死都相当严格。我当时经常生病,她却以这种宗教思想严格地抚养我们成长。”

有6个得高分男性和2个得低分男性把母亲视做是一个道

德典范(类目7Mb)。

另一个得高分男性M47是这样谈论他母亲的:“她始终教导我如何区分正确和错误之间的差别,告诉我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

后面的记载也证实了上述的价值标准。许多得高分的被试和他们的父母都把“什么是正确的和什么是错误的”看做是社会认可和不可认的标准。这种观点通常伴随着这样一种现象:不能容忍偏离“正确的”东西。当这种观点存在于父母身上时,它可能导致孩子的刻板性认同和压抑,使孩子人格的一些部分无法得到修改。

在得低分的被试中,存在着情感的定向,给人留下一种他们实际上已经接受过许多爱的印象。于是,导致人们产生这样的期望:得低分的男性总是把他们的母亲想像为热情的(可亲的、可爱的、理解的、理智的和审美的)(类目7Mc~e)。在上述三类特征中,第一类特征最具区分度:9个得低分的男性(得高分的男性中无一人)用类似于“热情、可亲、可爱”的词汇描述其母亲。在得低分的男性中,母子之间的温暖关系对发展他们普遍关注的爱是至关重要的(这与“关注权力”截然不同),而且,对发展他们其他一些人道主义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关于母亲的形象,“理解”的品质没有充分地分化;不过,5个得低分的男性(得高分的男性中没有一人)提及他们母亲身上的理智和审美倾向。这方面记录的一个例子如下:

M50这样谈论他母亲:“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主要天赋是知觉的天赋。她的艺术成就不是她的行业造就的,而是她的天赋造就的。”

类似的陈述(提到母亲在音乐和绘画方面的成就)在该类别的其他得低分男性的报告中也可找到。

可是,女性关于母亲的概念则涉及一组不同的特征(类目7W)。由于这方面的数据并不完整,因此本研究所涉及的类目特性,以及相对而言的访谈也不完整。不过,有10个得高分的女性和2个得低分的女性用“约束”这个术语来描述她们的母亲。F36是一个得高分者(上面所引的访谈材料时已经指出她对母亲既表示强烈的拒绝,又表示强烈的顺从),她把母亲描述成“飞扬跋扈的、专制的和自我中心的”。

其他记录更加有趣,均强调了母亲的支配地位和社会成就。遗憾的是,两个评级者中只有一人在这一特征上给分,从而使该特征无法出现在表10-2中。给分的评级者发现,13个描述母亲的得高分女性被试中,有5位母亲被描述成在社会上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得低分女性中无人强调她们母亲具有这种品质。

得高分女性对社会上成功的、起支配作用的母亲的钦佩之情,被主题统觉测验(参见第十四章)中对母亲人物的憎恨所抵消。她们不是去羡慕成功的母亲,相反,这类母亲对她们子女施加的压力,使得女儿中间某些人把母亲想像为女巫(参见31,31)。这里,人们也许会想起威利(Wylie)的《奸诈者的世代》(*Generation of Vipers*)一书,他在该书中提出了“母亲崇拜”理论。

威利的研究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即得高分的女性在其访谈中会把她们的母亲看成是甜蜜的或伪女性化的(像男性一样,有着追求社会性成功的动机和行为)。可是,这种假设并未得到我们材料的证明。我们的被试很少强调此类品质。也许,得高分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看透了她们母亲身上的伪女性化一面,而且相当清楚地感受到了支配的压力。然而,就她们自身的认识而言,她们倾向于认同自己身上的“女性化”(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进行讨论)。

得高分女性中有6人,得低分女性中只有1人把她们的母

亲描述成道德典范。相比之下,得低分的女性要比得高分的女性更多地把她们的母亲说成是热情的和可爱的。

此外,关于理解、理智和审美的特征,则女性被试之间很少区分。对此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可供讨论的数据极少;另一个原因是,得高分的女性对其母亲的敌意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访谈中存在一些伪装敌意的迹象,但在主题统觉测验中却有敌意的直接表白。

### (五) 父母的冲突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被试关于父母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把否认父母的冲突和承认父母的冲突(后者表现为客观的言语化)进行对照(类目8)。这一对子在评分手册中没有分化,也就是说,它没有在缺乏真正的冲突和否认真正的冲突之间提供区分,也没有在家庭由于“顺利运作”而缺乏冲突和家庭由于真正的爱而不存在冲突之间提供区分。鉴于上述原因,得高分男性和得低分男性在否认父母存在严重冲突方面并不具有任何差异。不过,得低分男性的记录表明,他们承认这类冲突是经常发生的。尽管如此,整个类目仍然没有在持有偏见者和不持有偏见者之间作出有意义的区分。

在有些个案中,评级者按照手册把“否认冲突”评为“高”变式,但是这些被试后来又被鉴定为得低分者,因为他们又补充了“真正的爱”。这种情况与上述关于类目8的情况相当一致。

得高分男性否认父母冲突的典型例子如下:

M41 在回答“你的父母相处怎样?”时说道:“他们相处得很好,从未听到过有什么争吵。”

M58 这样说:“我不知道母亲和父亲之间是否有冲突。”

得低分男性承认父母有冲突的例子如下:

M51：“母亲责怪父亲，说父亲使得她意气消沉。她整天谈论她的雄心壮志。母亲首先想到的是她自己。甚至在教堂里她也不能安静下来。她一直怀疑父亲在培养另一位歌手，试图超过她。他们两人经常争吵，这使我心烦意乱。父亲有时甚至威胁说想离家出走。”

M50是这样说的：“父亲容易激动，父亲和母亲常有内部争斗。我不喜欢这种争斗，也不喜欢父亲成为胜利者。相反，我喜欢母亲成为胜利者……我妹妹从内心说反对我母亲……父母争斗究竟为了什么我并不清楚，所以也无法进行调解。总之，很微妙。”

M55：“母亲以道德为准绳与父亲相处，但父亲却很粗野。他们的婚姻实际上不是一桩好婚姻。母亲本该与一个更具人性的人结婚，这样境况也许会好一点……嗯，很难猜想父亲能与什么人相处。”

M59：“嗯，就是那种常见的家庭吵架，只不过母亲的嗓子大一点。”（为何原因争吵？）“哦，事实上，在我母亲婚姻生活的头10年中，父亲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并且不时打她。后来随着孩子长大，母亲不满父亲的影响，尽管父亲为支撑这个家庭作出过……他平时每周只回家两次，有时次数多一些。”

上述记录不仅说明了被试的坦率，而且说明了被试对父母冲突的洞察力。这是得低分男性的特征。此外，这些记录还说明了上述提到的站在母亲一边的男性倾向。

另一方面，否认父母冲突，在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之间的区分比例为8:1。其中，得高分女性要比得高分男性更经常地否认父母冲突，这一事实是由于得高分女性样本总体上要比得高分男性样本更加因袭传统。否认父母冲突的例子是：

F24：“父母相处得很好，从不争吵。认为他们有争吵，那简

直是胡说。他们之间只有一次吵架，那是在酒后发生的。真蠢。”

F31：“迄今为止，我的父母彼此相处甚好。他们有时进行辩论，但从从不面红耳赤，这是因为母亲性格随和。父亲曾经取笑过她，她接受了他的取笑，但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除了为一些蠢事发生争论外，他们从未有过激烈的争吵。”

上述记录表明，对某些得高分的女性来说，强调她们父母之间存在良好的婚姻关系是重要的。而且，她们容易淡化冲突，譬如用“愚蠢的小事”来冲淡实际存在的冲突。

#### （六）父亲支配的家庭对母亲取向的家庭

就父母之间的权力关系而言，10个得高分的男性和3个得低分的男性把父亲看做更具支配力和更有影响的人；另有2个得高分的男性认为母亲实施“雌老虎式的统治”。这样，被评为“高分”的人数增至12个（类目9M）。有些得高分的男性把家庭想像为应由父亲支配的。他们既谈论父亲的决定作用，也谈论母亲的顺从。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M52的陈述：（你们家通常谁作决定？）“我父亲。”（父母之间有争吵吗？）“嗯，我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谈的……在后来的岁月里，我试图分析父亲的漫游癖……他在不断地寻找事业上的成功……我母亲评论说，我正好与我父亲相反……”

与此相对照的是，只有1个得高分的男性和10个得低分的男性认为，他们的家是以母亲为中心的（情感与抚养），或者他们的家是一个讲究平等的家。从统计上看，整个类目能在持有偏见的男性和不持有偏见的男性之间作出区分。

如果被试的概念被认为是代表了现实的话（或者说在某种

程度上代表了现实),那么看来存在着两种取向:一种是倾向于“父亲支配”的取向,它们是得高分男性的取向;另一种是以得低分男性为主的“以母亲为取向”的倾向(后者不能与“母亲支配”相混淆)。如果这一发现在较大样本中能被证实的话,那么它将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借此,我们可以容易地理解为什么德国家庭具有悠久的权力主义历史,具有威胁性的父亲人物,以及他们为什么易受法西斯思想的影响等问题了。有这样的父亲,其儿子显然不会确立起他的个人的和男性的身份,他不得不在一个集体的制度里寻找这种身份,而在这种集体的制度里,既有机会屈从于有权力的人,又有机会对无权力的人进行报复[参见奥尔波特(G. W. Allport, 10);芬尼奇尔(O. Fenichel, 26);弗罗姆(E. Fromm, 42);埃里克森(E. H. Erikson, 25)]。必须强调的是,从个人需要的观点注视一个法西斯社会,并不排除他对社会经济决定因子的承认,而这些决定因子既与社会结构有关,又与家庭结构有关。

我们暂时遵循这条心理推理的路线,借此,作出这样的推断:如果在美国家庭中,以母亲为取向占支配地位,那么是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便少一些了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虑本研究方案之外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但是,在这里记住两个得高分男性的例子是重要的,他们都提到了雌老虎式的占支配地位的母亲。在这两个例子中,母亲显然在家庭中起着威胁性的惩罚作用。与此相对照的是,得低分的男性家庭却把注意力集中于这样一位母亲身上:她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爱,而不是去支配家庭,而且她也不会太懦弱或太顺从。

鉴于得高分女性对特别角色的理解,以及她们对男性的对抗作用,人们期望她们将会具有下列父母之间权力关系的概念:完美的分工——母亲理家,父亲工作,或者“母亲更强,并居支配

地位”。另一方面,人们也期望,在得低分的女性中,父亲总是被体验为更重要更强大的,或者,在她们眼里,她们渴求的是一个讲究平等的家庭。

实际上,7个得高分的女性表现出头两种选择,也即完美的分工,母亲—家庭和父亲—工作(主要是第二种),而只有2个得低分的女性表现出头两种选择,两者形成对照。第二种选择在得低分的被试中也占稍大频率,原因在于:(1)有关该问题的数据还不完整;(2)某些得高分的女性报告说有一位居支配地位的父亲。

把女性与男性相对照,可以发现,整个类目在统计上不具意义。然而,数据也确实对我们的假设提供了某种支持:持有偏见的男性倾向于把父亲体验成一家之主,而持有偏见的女性则倾向于把母亲体验成一家之主。也许,可以这样说,持有偏见的女性对母亲具有更强的矛盾心理——既爱又恨。相反,持有偏见的男性则对父亲具有这种矛盾心理。一种潜在的或明显的同性恋倾向可能与此有关(参见第十八章和第二十一章)。

### (七) 纪律:严格实施规定对原则的同化

由于父母是孩子一生中最初的权威,因此,父母如何处理纪律问题,在确立孩子对权威的态度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否向孩子作过解释?他是否参与该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在孩子看来是否是不可理解的或武断的?父母在实施纪律时是否坚持刻板的传统规则?他们是否受固有的价值观念所引导?这些都是我们访谈中意欲收集的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违反“规定”(主要是“道德”的规定)而实施纪律与因为违反“原则”(主要是“理性”的原则)而实施纪律,两者恰成对照(类目10)。正如本章所要研究的问题那样,

就父母而言,如何在这一对立的选择中间作出选择,对孩子确立是非观念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价值观念的外在化对内化。同时也暗示着被试对权威的态度。

在第一种纪律里,纪律被视做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一种非孩子意志所能转移的力量,一种他必须服从的力量。本研究所讨论的价值观念主要是成人社会的价值观念:有助于社会化发展的习俗和规定,但却非孩子的能力所能掌握的。与此同时,这种价值观念为一个人根据外部标准来判断人们奠定了基础,也为一个人对自以为是社会低劣的东西进行权力主义的谴责奠定了基础。

第二种纪律要求孩子的合作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同化这些纪律。14个得高分的男性和6个得低分的男性报告说,他们因为违反规定而屈从于纪律;而5个得低分的男性和1个得高分的男性报告说,他们因为违反原则而受到纪律的处分。在违反规定方面,被访谈女性的差异更大:12个得高分者和2个得低分者报告说,他们家里实施的就是这种纪律。4个女性报告说,她们因为违反原则而受到纪律约束。而且,这在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之间比例均等。总之,由于违反规定而对得高分者执行纪律,比之由于违反原则而对得低分者执行纪律,前者更具纪律约束的特色,而后者报告受纪律约束的事件则较少。

与上述区分相联系的是下列两种纪律之间的区分:一种是具有威胁性的和创伤性的纪律;另一种是可以同化的,从而是非自损的纪律(类目11)。前一种纪律迫使孩子表现出自我的顺从和投降,从而阻碍了他的发展。后一种纪律则有助于自我的成长;它类似于一种疗法,治疗师成为病人自我的同盟者,帮助他控制他的本我。后一种纪律是确立超我的重要条件,从而对形成没有偏见的人格至关重要。这个类目证明它具有显著的区

分水平。男性高分者中有13人具有“威胁性”的纪律,却无人具有“同化性”的纪律(这里,缺乏可资比较的数据,因为7人受到了中性评级)。这一发现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揭示了恐惧的根源(这种恐惧是由得高分男性经常表现出来的,从而也常以施虐狂的手段来进行补偿)。

此外,9个得低分的男性接受了可同化的纪律,与得高分者中没有人接受同化的纪律形成对照。有4个得低分的男性声称,他们受到一种威胁性的纪律约束。

由于纪律问题对于我们阐释偏见人格发生的理论尤为重要,因此,我们把得高分男性的有关例子列举如下:

M45报告说,他父亲相信“孩子不打不成器。如果他偷吃糖果,或者从树上摘了人家的桃子,那就该打”。

M51:“我父亲很少揍我,他揍我时很严肃,但并不伤我;当他揍我时,旁人都哭了……但是,母亲惩罚我的方式是,把我锁进一只柜橱里,或者威胁说把我送给一个女邻居,她说这个女邻居是一个女巫……我认为那就是为什么我害怕黑暗的原因。”

M44也报告了类似的(从心理学角度上讲残酷的)惩罚方式:“父亲老是没完没了地挑剔,并威胁说要把我送进孤儿院。”

M52说,由于他不小心被餐刀划破了手指,结果父亲“用皮带鞭打了我,我感到有点不合理”。他讲了一件事,一天他去朋友家里玩,戏耍时朋友突然把他推出窗外。当他把此事告诉父亲时,父亲却揍了他一顿,而且他没有任何机会进行解释……

当M58被问到 he 亲近父母中的哪一位时,他回答道:“我认为是我父亲。尽管他把我打得死去活来。”他不断强调父亲对每个人都给以“公正的待遇”,其中包括他自己。

在这个被试组里,有些男性是由于害怕而服从或屈服的。这方面的例子如下:



当 M57 被问到挨揍的问题时,他报告说:“17 岁以后才不挨揍……挨揍前,父亲通常向我看一眼,我便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

作为惩罚的一种形式,延迟惩罚的例子如下:

M20:(父母如何实施纪律?)“母亲会阻止我回家。如果我做错了事,那么我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如果我在白天做了错事,他们不会在公开场合(例如在旅馆里)揍我,他们会在晚上揍我,而那时我也许早已忘了为什么挨揍。这种惩罚来得太迟了。”被试说,当他挨揍时他只能哭,以便更快地结束惩罚,因为当他开始哭时,他的祖母就会出面干预。“挨揍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还有另一种限制,那就是他们会拿走我的一盒录像带。”被试说他尤其不满这一点,因为录像带与他的过失无关。被试说:“祖父从不揍我……大约在我 10 岁或 12 岁时,我开始到处游荡……从此,他们不再能够控制我。我的对付办法是离家出走,或者长时间呆在学校里不回家……”

另一位得高分的男性表示了他关于严厉惩罚是必要的看法:

M41:“如果父母必须揍他们的孩子,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我相信不打不成器,但是我却不赞成辱骂孩子……一次,我走在街上时听到一位母亲威胁说要打孩子,孩子说:‘妈妈,我知道你不是真的。’假如我这样对我母亲说,那么挨揍是必然的了。”

M43:(谁实施纪律?)“叔叔。”(哪种纪律?)“打我。”(几次?)“每个月 2~3 次。”(什么原因?)“出门不关照一声,不按大人命令办事。”(他这样做公正吗?)“哦,如果你认真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他是有道理的。”(你是否就其行为正确与否提出过疑问?)“没有。”

M46 就他是否经常受到惩罚的问题回答道:“常常受惩罚,

最糟糕的要算我的继母总是对他(父亲)说我干了一些坏事,而他(父亲)从来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对此,你作出何种反应?)“哦,我两次离家出走……但是我并不恨他。我反对的主要是她(继母)。”(他是否经常实施纪律?)“是的。”(她有时惩罚你吗?)“是的,但不经常。”(为什么?)“噢,都是些小事情,譬如,放学后晚回家等等。”

M47:(纪律的性质是什么?)“就是把我們骂个够。”(受罚后,你有什么想法?)“表面看来,惩罚伤害了我们,其实她受的伤害比我们大……尽管惩罚使我觉得受到了伤害。”

得高分的男性 M6 报告说:“我父亲把实施纪律的权利交给了母亲,尽管他就是法律。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统治我们,而是说他们使我们走在正确的轨道上。相比较而言,我更尊敬母亲。正是由于这样想,因此她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但是,她也打我。父亲则很少打我,最后一次打我是在我 12 或 13 岁时,原因是我和母亲顶嘴。”

许多残忍的处罚,诸如“鞭打”,“不吝惜棍棒”,“把我打得死去活来”等,都出自得高分被试的陈述。此外,上述摘引还表明,家里的纪律被体验为某种武断的措施。它暗示着惩罚是不公正的或不合理的。但是,被试又不得不屈从于它,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解释”。这在运用延迟惩罚中尤为明显,其中一个例子如上述:“他们会在晚上打我,而那时我已经记不得为什么挨打了。”

这些记录还强调了下列事实,即实施惩罚是因为被试做了“某些小事”,或者说,违背了一条外部规定,而非违背了基本原则。

与此不同的是,得低分男性关于他们受到纪律处分的报告如下:

当 M16 被问到父母如何实施纪律时,说:“父亲讲了大量关于诚实的故事,等等。”

下面两个得低分女性的报告清楚地显示了一种极少限制的宽松型纪律:

F57:“尽管他们共同处理我们的问题,但母亲仍负主要责任,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的表现很好,因此我们很少受罚。于是,挨打挨骂的情况很少发生。外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拥有比我们所想像的更多的自由。”

F70:(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她主要强调什么?)“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无论在什么地方,她都对我们不加限制。她实际上接受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

正如其他类目那样,有关女性纪律问题的访谈材料也不很完整。13 个高分女性获得了中性评级;余下的 12 人中,9 人报告了威胁型纪律,3 人报告了非自损型纪律。以下是来自高分女性记录的摘引:

F66 说:“我小时候情绪容易冲动。如果不按我的办法行事,我会大发雷霆。只有母亲能够平息我的怒气,她把我的头按在水龙头下面冲洗,直到我停止喊叫为止。”

F36 报告了一种处罚方法,从心理上讲它是相当残忍的:当着被试的面,母亲批评她的所有朋友,并且干预她的一切友谊。被试有个男友比她大 8 岁,她与他约会。在她回家后,母亲便骂开了——说这时已经是凌晨一二点了,尽管实际上还不到晚上 11 点。母亲说,镇上每个人都在议论女儿与这个家伙的关系,而且学校董事会已经决定解雇她。这件事使被试颇为担心,为此她走访了学校董事兼副校长(他曾经为她介绍工作),问他是是否听到任何关于她的传闻。他说不,人人都喜欢她,也喜欢她的男友盖斯。这样一来,她便了解其母亲小题大作的真相了。母

亲还以为她对此事是不会去核实的。

高分家庭中发现的纪律类型和低分家庭中发现的纪律类型之间的差异,与家庭结构和父母人格(严厉对不严厉)之间的差异联系起来,可以发现它们是研究人际关系中权力主义对民主主义的部分依据。从本研究得出的证据,以及其他方面的证据[参见拉斯威尔(Lasswell,66);弗洛姆,42;埃里克森,25],都支持精神分析原理,即家庭内部观察到的最初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后来生活的各种态度。

### 三、童年时期的事件与对待兄弟姐妹的态度

#### (一) 评级类目的界定和量化的结果

在“童年时期的事件与对待兄弟姐妹的态度”这一标题下,其评级的类目可以分为三组:第一,家庭对社会地位的关注(类目 12);第二,死亡、健康恶化、父母离异,以及兄弟姐妹的分布(类目 13~19)等事实的数据;第三,心理学意义上的兄弟姐妹关系(类目 20a~21c)。评分手册的类目如下:

量化结果在表 10-3 中呈示。由于类目 13~19(涉及童年时期的一些事实)在持偏见者和不持偏见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因此对这些类目的制表就省略了。所有这三个主题以颠倒的次序进行讨论。由于这三个主题的最后主题(即对兄弟姐妹的态度)合乎逻辑地紧随着前面关于父母的讨论,因此,我们首先来讨论这个主题。

## 评分手册:童年期的事件与对待兄弟姐妹的态度(参照表 10-3)

假设的“高”变式	假设的“低”变式
12. 关注家庭的地位	12. 淡漠家庭的地位
13. 父亲的死:a.童年时期;b.青春前期;c.青春期	
14. 母亲的死:a.童年时期;b.青春前期;c.青春期	
15. 父亲伤残:a.童年时期;b.青春前期;c.青春期	
16. 母亲伤残:a.童年时期;b.青春前期;c.青春期	
17. 父母离异:a.童年时期;b.青春前期;c.青春期;d.被试由谁照管?[父亲?母亲?其他亲戚(加以说明)?其他人(加以说明)?]	
18. 兄弟姐妹的分布:a.独生子女;b.最小的孩子;c.长子或长女;d.排行居中的孩子	
19. 兄弟姐妹起支配作用的影响:a.男性的影响;b.女性的影响	
20a. 兄弟姐妹的习俗想法	20a. 客观评价
20b. 兄弟姐妹的受害感	21a. 原则上的公开拒绝 21b. 真正的、积极的感情 21c. 封闭的感情

## (二) 对兄弟姐妹的态度

我们期望,凡能应用于亲子关系分化的研究,也同样可以应用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兄弟姐妹关系。由此推导,习俗的想法(类目 20a)和受害感(类目 20b)可在得高分的被试中找到,而客观评价(类目 20a)、真实感情(类目 21b)、封闭的感情(类目 21c),

以及原则上的公开拒绝(类目 21a)等,被指望能在典型的得低分者中找到。

在对待兄弟姐妹的态度这一类目中,存在着一种不同寻常的中性等级比例,这样一来,使得可能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模糊起来。访谈中,这个主题往往被认为是相对来说并非关键的,因此每当时间不够时,访谈者就匆匆略过。尽管这样,其结果仍显示了某些有趣的倾向。

表 10-3 关于童年时期的事件与对兄弟姐妹的态度的访谈评级  
(80个在少数民族偏见问卷量表上得“高分”或“低分”的被试)

评级的类目 (缩写形式)	性别	下列男女接受的“高”和“低”的评级数				个案之和	语义水平(百分比) 所达到的统计意	
		得高分的 20 男和 20 女		得低分的 20 男和 15 女				
		高	低	高	低			“正”“负”
12. 关注家庭地位(高)对 淡漠家庭地位(低)	男 女	10 12	1 3	4 1	12 3	22 15	5 4	2
20a. 习俗的想法(高) 对兄弟姐妹的客观 评价(低)	男 女	4 6	1 3	1 0	12 7	16 13	2 3	
20b. 受兄弟姐妹之 害(高)	男 女	4 7		4 3		4 7	4 3	
21a. 对兄弟姐妹原则上 的公开拒绝	男 女		3 0		3 3	3 3	3 0	
21b. 对兄弟姐妹的真正的 感情(低)或封闭 的感情(低)	男 女		1 7		11 2	11 2	1 7	

由于兄弟姐妹是亲密的内团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意欲探究得高分的被试是否出现对兄弟姐妹的某种美化倾向。然而,兄弟姐妹不是权威,至少从父母的意义上说不是权威。这一事实说明,被试对兄弟姐妹不会表示过多的理想化想法。研究发现,只有4个得高分的男性被试和1个得低分的男性被试把他们的兄弟姐妹理想化了。

M52是一个得高分的男性,他对其哥哥进行美化的一个例子是:“哦,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孩子……对我父母简直太好了……他现在21岁,仍住在家里,并把他的大多数收入交给了父母……”

如同对待父母的态度一样,得低分的被试倾向于对他们的兄弟姐妹提供一种现实主义的、颇具洞察力的、充满感情的描述,而得高分的被试则倾向于重复陈腐的题材(这在他们描述父母的过程中已经观察到)。这种相似性不仅在诸如“了不起的孩子”这类用语中得到反映,而且还在机会主义的评价中得到反映,我们可以用“他把他的大多数收入都交给了父母”这句话作为佐证。

既非“受害”又非“公开拒绝”的事实证明了两组男性之间的区分。不过,在女性中,也存在某种倾向。

对兄弟姐妹的“客观评价”是可以清楚分辨的,共有12个得低分的男性和1个得高分的男性表示了这种态度。从低分男性的记录中得到的客观评价如下:

M60谈到他的妹妹:“父亲是家里的权威。他死后,妹妹失去了她心目中惟一的权威,于是问题出来了。现在,我们有个幸福而美满的家庭……而她却不服监督。”

M55描述了他的妹妹:“她是一位相当令人惊讶的人物。现在,她的生活是杂乱无章的,而她对一切似乎都心不在焉……我

的父母毁了她。她实际上是相当聪明的,但缺乏进取性。不过,正是由于她的懒散态度,使她成为一个能与之相处的愉快的人……她意识到她的童年并不幸福。父母对她格外严厉,因为她具有反抗性。但她对她自己的孩子却特别宽容。”

个别被试在回答“真正的感情或封闭的感情”时,往往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而且男性要比女性更具区分度。只有1个得高分男性(但却有11个得低分男性)表现出这种变式,原因在于得低分男性对兄弟姐妹抱以“真正的感情”。得低分男性对兄弟姐妹的真正感情表现如下:

M59是这样谈论他妹妹的:“她与许多同龄孩子有着共同的倾向……带她外出看展览,她会得到许多快乐,因为她很天真,有人带她出去,她就觉得快乐。我常常帮她做学校作业。她多少像个假小子(在她年幼时),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被试又补充说,他(以及她的其他兄弟)教她如何打架,并认为这样做对她成为一名职业滑冰运动员很有用。“她的竞争者中没有人敢与她说废话,因为她们知道她能照顾好自己。”

M56是这样谈论他的弟弟的:“他是一个好孩子,但是对朋友不加分辨。”被试充当大哥角色,通常替弟弟拿主意。(兄弟相处满意吗?)“噢,凡事都是两人一起分担的。一起打猎,一起捕鱼,都喜欢与人交往,相处甚好。”

M16:(你的兄弟姐妹怎样?)“兄长大15岁;我与他很亲近,我们是好伙伴。”(现在还经常见他吗?)“偶尔去看看他。噢,对了,我们一起去花园看他种的东西,共同讨论问题,探讨哲学。他的思想方法与我一样。他是一个十分理智的人,智商大概在天才的范围之内。”(他有哪些兴趣?)“哦,他是一位\_\_\_\_;他经常去教堂演奏,设计过一种新的\_\_\_\_,那东西有不同的琴键,更容易演奏。在他14岁那年,他自行设计了一台蒸汽机。”被试快速

地描述着,似乎很为他哥哥的成就而自豪。(现在他从事什么职业?)“他闲荡,需要钱盖房子,还饲养了\_\_\_\_。他一度对园艺学感兴趣。他喜欢盖房子,并且坐在房顶上思考哲学问题。他虽穷,但多少有些财物。他有一间屋子,又租了一间屋子。他欣赏他的所作所为。”(你的姐妹们如何?)“哦,我有一个比我大2岁的姐姐。我是她的同龄人。还有一个姐姐比我大13岁。她像照料孩子那样照料我。她对我来说好像第二个母亲。我对两个姐姐都不亲近,尽管我们相处得不错。”(孩子中间有没有父母的宠儿?)“嗯,也许我是母亲的宠儿,因为我是最小的。我的兄长与母亲相处一般,母亲总觉得他与我两个样,她并不了解他。父亲也不知道如何驾驭他。”

上述记录表明了得低分男性表现出的对其姐姐的养育之情,因而支持和爱戴她们。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兄弟关系,但其条件是两者之间具有较大的年龄差别,尤其是被试属于年长者。记录还提供了他们与姐妹一起拥有的“趣事”和欢乐。被试对与自己年龄相近的兄弟,常常提及彼此的竞争。另一方面,得高分的男性倾向于强化竞争,把竞争扩展至兄弟关系的各个领域,结果阻碍了他们对兄弟姐妹表达感情。

上述倾向也可以在女性身上看到。有7个得低分的女性表现出对其兄弟姐妹的“客观评价”,没有人表现出“习俗的理想化”,而得高分的女性则提供了对其兄弟姐妹进行美化的证据。由于中性评级的数目对女性来说比男性大,因此对具有统计意义的问题未作探讨。

对兄弟姐妹进行客观评价的例子,可以根据下列得低分女性的陈述来说明:

F16:“我有一个妹妹,她15岁。她认为她像母亲家系的人。她富有创造性,很会写东西。然而,她却十分天真,有时无意识

地表现出滑稽的举动。她比我更善社交,待人好。她能改造人。我最小的妹妹只有8岁。她很活跃,比我活跃得多。她与我们不同。我们比她安静。与她相比,我们容易冲动。有趣的是,我与15岁的妹妹经常打架。”

我们发现,不持有偏见的被试在描述自己的兄弟姐妹时,有一种想像的内感受品质。“富有创造性”,“很会写东西”,“无意识地表现出滑稽的举动”,这些都是能被人们意识到的特征。在被试方面,某种自我批判的倾向,是通过她与兄弟姐妹相比较时提到自己“容易冲动”而表示出来的。

另一方面,以下得高分女性的记录,既表明了其对兄弟姐妹的钦佩之情(通过美化来表示),也伴随着一种受害感。两者的结合已在被试陈述他们对父母的态度时讨论过:

F69:(你的父母怎样?)“在我弟弟出生之前,我受家人关注。自从有了弟弟阿尔伯特,他便成了受宠的孩子,全家都喜欢他——甚至爷爷奶奶也喜欢他。他金发碧眼,相貌俊美,儿时多病,现在好了。但是鼻子较塌。”

这一报告强调了身体特征,类似于得高分者对他们父母进行描述时发现的那种情况。

此外,得高分的被试有一种明显的(尽管在统计上不是很有意义的)倾向,即由兄弟姐妹造成的受害感。上面摘引的F69的报告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子。下面是另一个得高分女性的访谈例子。

F32:“小妹妹的情况则十分不同。”被试不仅在母亲死后照料这个妹妹,而且还为她提供经济上的资助。由于她们的父亲只为孩子们提供生活必需品,额外的东西一概不给,因此小妹妹只好在没有晚礼服和其他东西的情况下参加晚会,而这些东西是中学女生必须具备的。结果它们均由被试来提供。访谈者询

问被试,现在是否经常收到妹妹的来信。被试表现出很大的痛苦,并说如果她每三个月从妹妹那里收到一封信的话,那算是幸运的了。她认为现在这个妹妹已经具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和独立的特征,可她对被试为她所做的一切从未真正表示过感激之情。

该记录清楚地表明被试既对母亲又对妹妹不满,但又不敢批评她们。

在得低分的女性中只有3个被试表示了对兄弟姐妹的“公开拒绝”,而在得高分的女性中则无人表示这种“公开拒绝”的态度。下述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F29:“妹妹今年19岁,在好莱坞拍电影。我们不是好朋友。相反,我恨我的妹妹。我们彼此妒忌。”被试有好几年不曾见到妹妹了。妹妹中学毕业后,身无分文,但却遇到一个能够供养她的姑娘。“她想控制妹妹,让她上戏剧学校。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不是一般性的漂亮,而是具有一种男性化的漂亮。”被试并不认为妹妹是此人的情妇,但妹妹有过同性恋活动。

在真正的感情和封闭的感情之间尚未构成明显的分化;再者,也缺乏可供评价的材料。

有趣的是,得低分的男性要比得低分的女性在访谈中显示出更多的对兄弟姐妹的“真正感情”。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与男性相比,女性身上存在较大的妒忌倾向,这种倾向受到弗洛伊德(S. Freud)和其他一些学者的注意。

### (三) 童年时期的事件

在“童年时期的事件”这一标题下,评分手册包含对下列事实进行记录的项目,例如父亲或母亲的去世、父母的离异、兄弟姐妹的分布等等。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由于持有偏见者和不持有偏见者在涉及这些类目方面总体上并不表现出差异,因

此这些类目在表10-3中给省略了。这里将以非正式的方式作些评论。

低分者和高分者之间在涉及丧父方面只有极小的差异,而且男女都一样。在女性被试中,就母亲的死亡而言,也有类似的情况;案例中涉及的绝对人数是非常小的(25个得高分被试中有2人,15个得低分被试中有1人)。

可是,就男性而言,20个得高分的被试中有7人在其童年时期或青春前期丧母,而20个得低分男性的所有母亲都活着。这一发现为下列假设提供了支持:儿子与母亲的关系对儿子发展人道主义价值观念是十分重要的。看来,母亲的早逝有可能导致儿子的难以容忍的态度。

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不论得高分者还是得低分者,父母离异的比例是很相似的。

兄弟姐妹的分布,在持有偏见和不持有偏见的被试之间同样没有显著的差异。

### (四) 关注地位

在表10-3(类目12)中,与“童年时期的事件”有关的内容是社会地位。它虽然比“童年时期的事件”较少客观性,然而,仍有证据表明它是高度可分辨的。把父母和家庭分为“关注地位”的或“忽略地位”的,是以被试的访谈为基础的。得高分男性中有10人,得低分男性中有1人描述了其家庭内部关注地位的态度。与此相反,得低分男性中有12人,得高分男性中有4人描述了其家庭淡漠地位的态度。整个类目对男性来说有2%的统计意义。

关于得高分男性对工作态度的等级观念有如下例子:

M13报告说,尽管他的父亲在钱的问题上十分计较,但是他

不会让被试过早从业,因为他认为“这种工作的社会地位太低”。

另有一个持有偏见的男性被试提供了有关婚姻和孩子的例子,他把它们看做是维护财产的手段:

M51:“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是有一个家。我想结婚,不是因为我要一个妻子,而是因为我要一个孩子——我一直在为保存母亲的东西而付款。我要一个孩子,是因为我想有人把我的东西继承下去——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背景。”(你说的背景是指什么?)“家庭背景嘛……另外一件事情是,一旦我发生意外,父亲的钱就会转到他的亲戚那儿去,而我则想让它转到母亲这儿来。”

这个组的另一个被试表达了家庭纪律与关注地位之间的关系。

M57:(为何受到纪律处分?)“嗯,他们不希望我与那些贫民窟的女孩混在一起,他们希望我与高等人结交。”

至于忽略地位的态度,可在不持有偏见的被试中找到,以下的记载便为例证:

M53:(你的父母是如何看待金钱的?)“真的有点难以回答。你看,我父亲死于……我在\_\_\_\_(中产阶级家庭居多的城镇)长大。既不十分贫穷,又不十分富裕。那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作为孩子,你必须工作吗?)“不必工作。但我在中学期间工作过。”(父母在经济问题上相处得怎样?)“嗯,他们很幸运。父亲留下足够的遗产,母亲用不着担心了。家里有汽车等等。我们拥有‘别克’轿车(笑声)……我认为它是……的象征。”

该组的另一个被试甚至对家庭背景缺乏了解:

M59:(你认为钱对于你父母来说有多重要?)“哦,我认为它从未被过分强调过,看来不是太重要。钱是提供食物和住所的

一种手段……但是,父母在工作中寻找他们的幸福,周末却极少欢乐。”被试的父母均出生于美国。母亲的父亲也出生于此。父亲的父亲生于德国。“我的祖父生于德国,我认为我们对他的家族并不了解……母亲的母亲也生于德国……至于父亲的母亲,我所知不多。”

在这份报告中,反映出被试及其家庭对金钱并不抱有贪婪的态度。另一个得低分的男性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

M12:“你知道乔治·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说过的话吗?”(什么?)“他说我们既应当朝那些每年想得到3000美元以上的人开枪,也应当朝那些每年不能赚这么多钱的人开枪(笑声)。我猜想那话是对的。”(你的家庭呢?)“我母亲喜欢十分简单的生活方式。她并不妒忌别人的生活,也不抱过分的欲望。我猜想我们都有那样的感觉。我们对于贪婪之人不屑一顾。我认为存在着两个世界:他们的世界(富人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是好的,无须改良。我认为我们全家都是那样想的。”

上面提到的“在工作中寻找幸福”,“周末极少欢乐”,或者“喜欢简单的生活方式,并不妒忌别人的生活”等等,都是忽略地位者的特征。

在得高分的女性家庭中,12人是关注地位的,只有3人似乎对这个问题很淡漠。以下材料可以作为得高分个案关注地位或家庭背景的一个例子:

F79:“现在,父亲是一家木材厂老板,而且这也是他的兴趣所在。那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工厂,我对他的收入胸中无数。当然,我们这些孩子一直上私立学校,并且居住在有地位的社区里。在\_\_\_\_,我们拥有网球场和马匹。当我们刚来到这个国家时,我们多多少少是重新开始的。虽然我们住在一幢精致的楼

房里,但那时我们实际上支付不起房钱。进入理想的社交圈子要花出相当大的努力。在\_\_\_\_,我们感到安全和舒适。回到这里以后,尽管我们的生活水平没变,但是我们多少有点焦虑。父母在尽力地往上层社会靠拢……而我却不在乎这些。对了,我们一直雇有仆人。在\_\_\_\_,找个仆人是很容易的,但难以把他们弄到这里来。”

正如本章下一节将要讨论的那样,持有偏见的被试对地位的巨大关注,可能直接导致他们占支配地位的态度。

#### 四、关于家庭模式的概要和结论

上述的量化数据表明,在我们的文化中,个体是否出现极端的民族偏见,往往与家庭内部的复杂态度有关(或者与家庭有关)。拉斯威尔在其先驱性研究(66)中发现,他的被试与他们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关系,在决定他们未来的政治倾向方面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在以下的概述中,我们将依据我们的材料,对有偏见和无偏见作出综合的描述。<sup>[3]</sup>如前所述,大多数得高分的个体和得低分的个体,会以各种比例既呈现“高”的人格特征,又呈现“低”的人格特征。事实上,一个个体有可能展示各种特征。本章试图说明的只是那些主要的团体倾向,而不包括许多例外的情况。

必须重申的是,我们的综合描述只是处理偏见问卷上得分极高或极低的团体,而不是在这方面处于一般或平均水平的团体。

持有偏见的被试倾向于报告粗暴的、具有威胁性的家庭纪律类型(在孩子看来,这种纪律是很武断的)。与此情况相联系的是,在持有偏见的被试家庭中,存在一种明显的倾向,那就是

把人际关系建立在清楚界定的支配和顺从的基础之上,它与平等的政策截然不同。于是,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似乎代表着一种禁止的形象,或者是一种遥不可及的角色。家庭关系染有恐惧色彩,以服从父母的要求为特征,并且被试对他们不能接受的早期冲动采取压抑的措施。

这类父母在抚育和培养孩子的过程中,心怀的目标往往是高度传统的。在持有偏见的被试家庭中,经常可以发现的地位焦虑反映在一组刻板的价值观念之中:凡是社会所接受的东西,或者有助于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东西,均被认为是“好的”,而与此不同的东西,或者被社会视做卑劣的东西,均被认为是“坏的”。一旦心中拥有这样一个狭窄的通道,父母便会对儿童的冲动表现变得无法容忍,因为它意味着背离,或者是反理想的。父母的这种“社会需要”越是紧迫,他们就会越倾向于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来观察儿童的行为,而不是按照儿童的需要来观察儿童的行为。

尽管父母的价值观念位于孩子的需要之外,但是他们仍然把这些价值观念强加于孩子身上。结果,与父母要求不一致的行为便被赋予自我异己的色彩,并与人格的其余部分相“分裂”(参见第十二章),从而使人格的一体化最终丧失。在持有偏见的被试身上,对父母权威的许多顺从,既是由父母的不耐烦引起的,又是由孩子害怕父母不悦引起的。

受到压抑的冲动,在社会和政治领域找到了它们的一条出路,那就是曲解。它以特别的强度出现,尤其表现在个体借道德的愤慨来反对较弱的外团体上。

从父母方面而言,缺乏对孩子个体化的研究,一味强调习俗的倾向,有可能干扰成长中的儿童的同—性发展。于是,我们在被试身上发现了表面的一致性而非实质的一体化,它以定型的



方法表现出来,而在生活领域缺乏真正的情感。对持有偏见的个体而言,那种传统的、表面的、浅薄的人际倾向具有弥漫的特性(我们将在后面几章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甚至在纯粹的认知领域里,陈词滥调取代了自发的反应。无论何种类目,持有偏见者所作的陈述与不持有偏见者所作的陈述恰成对照。前者的陈述以缺乏想像力、自发性和独创性为特征。

在持有偏见的被试家庭中,被试扮演着忠实地执行规定的角色,并缺乏自发涌动的情感。我们的假设是:一个权力主义的家庭团体,其情感领域相对地缺乏互动性,情感的重点驻足于“听话”的交流和利益的交流,而不会恰当地发展自主的交流,结果,它为儿童机会主义地依赖他们的父母打下了基础,这是本章描述的重点。

这种对父母的依赖,表现为追求照料的愿望,伴随而来的便是恐惧,两者确立了上述以自我否定为特征的对父母的顺从。不过,研究表明,也存在着对父母潜在的不满,以及由父母造成的受害感。这类态度偶尔在访谈材料中达到明显的水平。

不满情绪(不论是公开的抑或伪装的)是容易被理解的。鉴于父母的强大压力,会迫使被试表现出“良好的”行为,况且这种行为与所谓的奖励结合在一起。至于对父母的刻板性美化和理想化,则是潜在敌意的一种反应。这种矫揉造作的态度,可以从被试对父母的夸张和过分的描述中看出(这种描述本质上是传统的)。

一般说来,这种仰慕得到社会的许可和自我的接受。不满情绪,自我异己,通过置换机制的运作而变得活跃。至于这种经过置换的敌意的社会含义,在本书的各章均有所涉及。

既认同父母又对他们表示不满的特性,反复出现在对待权威的态度中。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在得高分的被试

中发现了过分的遵奉,以及对业已确立的权威、习俗和制度的潜在破坏。具有这种矛盾心理的个体,能够容易地受控制,其控制的策略之一是为他们提供榜样,让他们以榜样行事,借以追随那些外部的权威(它们起着管辖超我的作用,甚至起着部分地管辖自我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外部权威允许他们发泄的话,他们就可能不受控制地释放他们的本能倾向,尤其是那些破坏倾向。在某些条件下,他们有可能加入少年违法者的队伍(这在纳粹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顺从权力,以及对所谓的弱势团体的蔑视,是我们的持有偏见的被试经常表现的。这种倾向同样是从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中迁移而来的。作为孩子,他的无助为父母所利用,并且导致被迫的服从,这一事实强化了被试现在对待弱势团体的态度。持有偏见的个体倾向于对弱者表现出“消极认同”,对强者表现出积极的(但肤浅的)认同。

这种顺从强者的态度,常以有意识地认同强有力的父母而表现出来。在持有偏见的被试中,有人报告说拥有一个“严厉的”父亲,他在家庭内部飞扬跋扈。正是这种父亲,在其儿子身上引发被动驯服的倾向,攻击性的男子气,以及为独立而作出的补偿努力。此外,儿子与其母亲的不适当关系,也会导致他采取某些“软化”的价值观念。

与上述事实相一致的是,持有偏见的被试家庭(尤其是男性被试家庭)常以父亲为中心,并附带一种倾向,即在这类家庭中强调性别角色的分工概念,以及相对来说性别的优劣区分(参见第十一章)。

由于强调性别的差异,父亲或母亲的人格结构会对孩子的人格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子女接受非民主思想也由此而来。在某些条件下,如果母亲善于容忍而父亲不善于容忍,则男孩可

能变得善于容忍,而在同样的家庭里,女孩就可能变得不善于容忍。这就是为什么兄弟姐妹具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倾向的原因。遗憾的是,在本研究的框架中,未能对兄弟姐妹进行系统调查。

总的说来,持有偏见的男性更有可能补偿其潜在的弱点。他可以借独立的愿望来做到这一点,或者通过其对女性的优越性来做到这一点。可是,持有偏见的女性,则很少会随意地宣泄她们潜在的感情,她们会比男性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潜在敌意,以及定型化的防御措施(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

在民族偏见方面得低分的一些个体,其家庭关系的模式与上述列举的家庭模式不同。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之一是,得低分者的家庭并不期望孩子服从。父母不为地位所左右,既主张遵奉的表现,又能容忍社会上不被接受的行为。他们不作一味的谴责,而是倾向于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支持,帮助孩子找出问题。这样的家庭有助于发展孩子的社会化,并使其本能倾向得以升华。

相比较而言,淡漠社会地位,往往伴随着更大的富足,以及情感生活的解放。在没有偏见的被试家庭里,情感氛围浓厚,而且推崇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情感生活。他们很少向世俗规范屈服,家庭内部的关系倾向于个体化。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倾向有时会导致个体拒绝正常的标准和世俗规范。

第十一章将为下列事实提供补充证据,即不持偏见的个体常常表现出不现实的追求爱情的行为,并且试图恢复幼时的关系(这是他们在家庭内部享受到的关系)。这方面的愿望若被夸大的话,就会成为不满足的根源,诱发矛盾心理。

不持偏见的男性亲近其母亲,对女性保持一种爱的依赖。这样一种对待母亲的定向,伴随着父亲“温和而不严格”的概念,使不持偏见的男性有可能在其男子气的理想中融入一种被动的

成分。因此,他们不需要作出补偿潜在弱点的努力。在既认同母亲又认同父亲的基础上,人道主义的研究方法可以被采用了。

另一方面,没有偏见的女性经常表现出对父亲的喜欢和钦佩,譬如,对其理智和审美能力的仰慕。这导致女孩对父亲的认同。

由于没有偏见的被试能够接受更多的爱,并且在与父母的关系中感到安全,因此他们更容易表达他们的不一致,用不着害怕报复或担心失去爱。正如人们期望的那样,这种不一致的表示会导致内部冲突、内疚和焦虑,但它们会被彼此的理解所化解,因为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是极其令人满意的。当然,在这种以爱为取向的家庭中,肯定存在大量的矛盾心理。但是这些矛盾心理是公开的,而不像持有偏见者那样是潜伏的。

暂且不论上述提及的冲突,不持偏见的被试常常成功地从其父母那里赢得大量的独立,以及自己作出决定的自由。当他们出现对父母的不满时,这种不满是公开的,表现为权威的违背,或者直接反对令自己不满的对象,而不会借假想的弱者出气(它在偏见者的个案中是常见的)。不持偏见的男性常以这种形式表示其对父亲的敌意。

上述的独立性经常发生在不持偏见的被试对待社会制度和权威的态度之中。与此同时,他们对父母的认同,常常伴随着对人类和社会的认同。

第十一章将为下列事实,即对父母的一般态度、追求爱的愿望、对客体的里比多移情,以及更大的独立性等等,提供具体证据。它们在不持偏见的个体的人际关系中是作为一般特征而反复发生的。对访谈内容的进一步摘引,将证实迄今为止获得的印象:在我们的文化中,无民族偏见者比有民族偏见者更具创造性和想像力,而且其人格更具整合的特征。本书第二部分的一

些章节将充实这一结论。不过,必须强调的是,无偏见者并非完人,有偏见者也不应该由于他或她的偏见而受到指责。确切地说,“高分”的出现是我们文化的产物。整个人格内部日益增强的各种心理“作用”(例如分工、垄断、制度的重要性、占支配地位的观念,以及成功和竞争的思想等),毫无疑问是我们的文化造成的。这样的观念有助于读者理解从本章提供的材料中获得的印象,也就是说,无偏见者的性格比有偏见者的性格更不清楚和显著。因此人们也许可以说,得高分者之所以得“高分”,是因为他们比低分者具有“显著的”特征。当然,我们的文化也可以说明典型的得低分者的特征。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讨论将在第十三章提供。

### 注 释

- [1] 本章为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所撰。
- [2] 这里提到的关于儿童社会歧视的研究,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儿童福利研究所进行的。该计划由本章的作者所倡导,取得了哈罗德·琼斯(Harold E. Jones)和阿道诺(T. W. Adorno)的合作,而发起人则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科学部。在从事测量和实验的过程中,本章作者还得到了克莱尔·布雷诺(Claire Brednor)、唐纳德·埃贝尔(Donald T. Compbell)、乔恩·哈佛尔(Joan Havel)、默里·贾维克(Murray E. Jarvik),以及米尔顿·罗基克(Milton Rokeach)等人的帮助。
- [3] 尽管本概述中所讨论的结果主要依据被试关于他们家庭的陈述,但是有关儿童与其父母的社会歧视的研究,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已经证明了对高分者和低分者的家庭存在差异的推论(参见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的著述,30)。

## 第十一章 访谈所揭示的性爱、 人际关系和自我<sup>[1]</sup>

第十章描述了家庭模式,重点放在有偏见者和无偏见者所作的描述的差异上。该领域的讨论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平等主义相对照的权力主义,习俗和定型对情感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依赖的程度和类型,与机会主义指向相对照的爱的追求,敌意的公开性和许可性,男孩和女孩对父亲/母亲的态度及其差异。

现在,类似的主题将以被试对异性和人际的态度(包括与异性和人们的一般性接触),以及最终的自我评价等形式提出来。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家庭内部发现的模式在这些领域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 一、对性的态度

#### (一) 评级类目的界定和量化的结果

本节所包括的一些方面可从类目表中看到,该类目表用于对性爱问题的访谈材料的评价。在访谈评价者使用的评分手册中,类目是以概述形式出现的,省略了口头评价。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说明,是与随后的分析和类目结果的讨论一并提出的。

评分手册:对性爱的态度

(参照表 11-1)

假设的“高”变式	假设的“低”变式
22. 通过性爱获得地位:例如,“被爱情俘虏的人”强调“约会”;对失败或缺点作理性化表白	22. 公开允许不合适性,不作理性化表白
23a. 拒绝本我:反本我的道德主义;拒绝性欲	23a. 接受本我
23b. 把乱交作为主要的性模式(没有任何真正的爱情关系)	23b. 有意识抑制,但不作任何道德主义评价
24. 一分为二的性态度:性与感情和客体的关系;男性心目中纯粹的女性对低级的女性;失去个性的性关系或兴趣	24. 性和感情的融合:个性化的性取向和关系
25. 对异性抱有潜在的不尊重和不满,并与具体化的伪钦佩相结合	25. 真正尊重和喜欢异性,常常带有性角色的冲突,以及对异性的公开的矛盾心理
26. 力量取向:开拓的和操作对(为具体利益)在女性方面:表现顺从与攻击一阉割	26. 爱的寻觅(温暖和感情)
27. 习俗决定的价值观 希求的特征: 女人心中的男人: 给予(仁慈的和慷慨的) 完整的人“良好的人格” 顺从的、“甜蜜的” 男人心中的女人: 勤劳、精力充沛、有进取心、 道德规范、整洁、输出	27. 个性化的价值观 重点在于: 伙伴关系,共同利益 热情、社交 性爱、理解 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表 11-1 对性爱态度的访谈评价  
(80个在民族偏见问卷量表上得“高”分或“低”分的被试)

评价类目 (缩写形式)	性 别	下列男女接受的 “高”“低”评价数				个案之和	统计意义 达到的
		20个男 “得高分者”		20个女 “得低分者”			
		高	低	高	低	“正”	“负”
22. 通过性爱(高)获取地位	男	8	2	1	8	16	3
允许不合适性(低)	女	10	1	1	12	22	2
23a. 拒绝本我(高)对 接受本我	男	17	2	6	4	21	8
接受本我	女	9	4	4	8	17	8
23b. 乱交(高)对 有意识抑制	男	0	0	1	0	0	1
有意识抑制	女	7	0	2	1	8	2
24. 性爱和感情的一分 为二(高)对融合(低)	男	11	4	3	6	17	7
性爱和感情的一分 为二(高)对融合(低)	女	16	2	4	6	22	6
25. 潜在地不尊重异性(高) 对真正的喜欢(低)	男	13	4	2	7	20	6
对真正的喜欢(低)	女	12	2	1	11	23	3
26. 开拓的力量取向(高) 对爱的寻觅(低)	男	13	4	2	10	23	6
对爱的寻觅(低)	女	9	2	2	14	23	4
27. 习俗的价值观(高) 对个体化的价值观(低)	男	12	4	3	6	18	7
对个体化的价值观(低)	女	10	2	2	11	21	4

正如我们可以从表 11-1 中看到的那样,若将得低分的男性和得高分的男性对性爱的态度进行比较,则 7 种差别中有 5 种从统计学上讲具有显著意义。对于女性来说,有 3 个类目是有意义的;余下的类目同样表明了所期望的倾向,但不那么显突。

## (二) 通过性爱获得地位

得高分的个体倾向于把性爱看做是获得地位的手段,因而他们在这个领域中会对失败或缺点作理性化表白(类目 22)。有 10 个得高分的男性和 1 个得低分的男性表明了这种态度。与此类似的是女性的比例(8:1)。这些结果表明了得高分者为他们自己说好话的一般倾向。

典型的得高分男性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需要,即把自己想像为具有男子气的理想人物。他们倾向于吹嘘自己具有性爱的征服力,或者证明他们缺乏性经验是正确的,或者借助道德克制或不幸的外部环境来解释自己的成功。他们对某些事实也会表示尴尬(这些事实涉及并不光荣的男性角色),例如,性爱历程起步较晚。在女性中,类似的态度主要反映在与男性交往的报告中。既有证据表明被试中具有过度的道德主义,也有证据表明在得高分者中间出现粗俗的男女乱交情况。得高分被试的性关系倾向于孤立并失去个性,从而变成边缘的,而不是与自我相结合的。所有这些,均可在文化混乱的背景中看到,也即在西方文明的性爱价值观念遭到破坏的背景中看到。至于得低分者,尽管他们的性爱生活以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基础,但仍不能完全摆脱这种混乱。

在民族中心主义问卷上得高分的被试,所作报告的例子如下:

M45 是一个得高分的男性,他吹嘘自己有很强的能力去勾引女孩子:(你是在哪里接受性教育的?)“在一辆停放的汽车里。我想我当时大约只有 14 岁或 15 岁……噢,稍等一下,让我再想一想。第一次的性体验大约在我 8 岁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我正在干什么。那是我的堂妹……我们之间是相互同意的。尽管这样做使我感到厌倦。……”(是第一次性交吗?)“哦,那是在 15 岁时。我对女孩子一无所知。她大概有 20 岁了。我们到外面兜风,汽车里有两对,一个是模特儿 A。我和她自行走开了……真是一夜风流。我认为再也不会见到她了。”(结婚前你已经有过许多次性交了吗?)“是的。”(都是临时凑合的吗?)“对,都是临时凑合的。”(你的第二个妻子怎样?)“结婚前我与她有过两次性交。当时我 20 岁。第二次并没延续太久。我们的婚姻引人注目。我们在一辆出租车里结婚……我们婚前就发生过性交,那是在相识了 4 个月以后,但她是个处女。”

M46 说:“我有一个奇怪的特性,能使女人在相识不久就敞开心怀,讲述她们的一切。”

M18 声称,自 14 岁起他就成为“恋女狂”,并且表示出许多关于性能力的幻想。他声称,他曾多次对女友建议过婚姻生活,但始终遭到拒绝,因为她无法养活孩子。这个被试十分信奉他的“性力量”,而事实上他已经遭到所有女孩子的拒绝。他向她们求婚,但他的经济不充裕。这样的理性表白是解释得通的。

M11 的记录反映出他的第一次性体验起步较晚的事实,这使他感到尴尬:(你的第一次性体验在什么时候?)“大约 17 岁的时候,我很遗憾承认这一事实。我的意思是说,它来得晚了些。”

F32 是一个得高分的女性,她说她一直拥有“大批男友”。当她读高中时,有个男孩老是把她的书带回家。他们保持朋友关系有许多年,但没有发生过接吻等性行为。她父亲在\_\_\_\_\_

有个农场,全家人有许多年在那里避暑。一年夏天,当她 18 岁时,有件十分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晚上,一个农场帮工对她发生兴趣,突然来到她家对她父母说,如果她不嫁给他,他就开枪自杀。当父母问她两人的关系有多深时,她否认曾有过接吻之类的事情,并说:“他只不过是个帮工。”

另一方面,得低分的被试大多坦率地承认,他们在所谓的性吸引力、性发展或调整方面比较迟缓。在整个类目 22 中,男性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在 1% 水平上),女性之间的差异也比较令人满意(在 5% 的水平上)。

得低分男性的记录如下:

M15 是一个得低分者,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缺乏性经验,而且并不感到要在道德上对此加以理性化表白。他所有的性知识均来自年龄较大的男孩。他还记得与邻居小孩一起玩过的性游戏,但否认自己曾积极参与。他有内疚感,害怕这种团伙活动会被他人发觉。

M49 承认在他的婚姻中有性困难:“我们就不能……我们彼此都有一点困难,但是现在我们相处得很好……这次手术后,我性欲不强……大约有 6 个月时间……我感到我们均没接近高潮……现在好多了。”

M53 描述了他最早的性经验:“噢,我想那大约是十五六岁时的事情。与一个并不十分令人满意的女孩发生关系。她是我相当熟悉的一个人。”被试后来说明这是性交,尽管不很成功。

M55:“噢,那事发生在约 14 岁时,尽管不很成功……我有点笨拙,也许在你看来那是经验的积累。但是,想像一下,当我 17 岁时,我们在一辆汽车的后座上干上了。”(结婚之前还有没有其他性的体验?)被试提到了若干偶然建立的关系,但没有一件导致实际的性交……“我想这大概应该归因于我的笨拙……”

我害怕笨手笨脚……”

M56 说他“始终是相当禁欲的”。

M59 说他的女友为了另一个男人而离开了他:“从 16 岁开始,大概谈了一年恋爱。当我们的关系破裂时,我感觉很不对劲。那时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而她也开始与另一个男人约会了。”

得低分的女性同样坦率,承认自己在调整一个女性角色方面存在困难,或者说对男人缺乏吸引力。

因此,当我们问 F62 关于她男友的情况时,她这样说:“男孩子都回避我,也许因为我太胖。我与男孩只有点头之交。当我遇到男孩时,我想尽量变得机智些,而这却是一个大错误。我不约会,有时,我甚至为此而高兴,因为我有更多的时间看书了,而有时,我则感到遗憾。”

F27 报告说:(当你开始与男孩交往时,你是否感到自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不自在。起初,我似乎享受不到约会的快乐,因为我担心他是否会第二次约我。我不能说我喜欢男孩子。正是这种想法使我感到不自在。我不像有些女孩会一阵阵激动。在我遇到我现在的丈夫之前,我从不十分关心男人。”

F30 承认她从未有过约会,但并不因此而感到遗憾:“在我们订婚之前,未曾有过一次约会。事实上,我们从未约会过……现在,每当谈及此事时,我们都会大笑不止。我们订了婚,并且知道要一起过一辈子,但竟然从未约会过。”

F63 说她在接受女性角色方面有困难:“作为女人,我无法使自己做女人的事情。我不愿意接受我是女人的角色。它导致了抑郁症,我的志向难以实现。我确实很爱我的丈夫,当他出海时,我力求好转起来,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就会失去他。”

一般说来,得低分被试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他们承认自己

身上的缺点(参见第三节)。上面这些引述清楚地表明,得低分男性能够承认性机能的欠缺,如“笨手笨脚”,而不是对此作出理性化的表白。与此相似,得低分的女性既能正视她们的不足,又能正视她们在扮演一个女性角色时遇到的困难。尤其是记录的最后部分,清楚地表明了妻子对丈夫的爱和婚后自己的“志向受阻”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此外,在不持偏见的个体中,性问题似乎更多地与社会关系相结合,更多地指向特定的人。

### (三) 从道德上拒绝本能倾向

得高分者倾向于“从道德上拒绝本我”(类目 23a)。典型的持有偏见者表现出明显的反本我的道德主义,而不为这种理念所制约的得高分者(可在我们的监狱样本中找到)则表现出另一种倾向(尽管常常是间接的),例如依恋一个冷淡的女子,与之乱交。如果说得高分被试主要依据成功和失败来思考性问题的话,那么他们拒绝纯色情的东西便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得低分者较少受到约束,表现出更能接受本我。整个类目 23a 的结果表明,我们所期望的倾向尚未达到统计意义。男性中有 17 个正面例子和 8 个负面例子,女性的比例稍高一些。

对得高分男性来说,依恋一个冷淡的性伴侣的例子如下:

M40:“去年,我与一个有夫之妇相恋。她不喜欢自己的丈夫,对他抱有一种虚假的忠诚,况且她的丈夫又在军队服役,这使我为她的命运悲哀。我从未遇到过她的丈夫。我被她的虚假给‘喂饱’了!当我去东部时,我给她寄钱,以便让她离婚。我天天给她写信,但是她从不回信。于是,我回来,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结果却是,她重新恢复了对其丈夫的忠诚,所以她实际上不会让我找她丈夫麻烦了。他曾从肉体上伤害过她,使

她不能享受到真正的性快乐。她曾为此找过医生,她对我说:‘我只能算半个女人。’所有这些只是我所知道的一部分。我准备管一管这件事,而且我已经安排好照顾她的弟弟和妹妹。”

M45:(她属于哪种人?)“一种你到处可以看到的人。既聪明又沉默……对业务很熟悉,但对人却不了解……她相信每个人(被试提供了一个例子)……我们在性生活方面相处得并不好,她有点冷淡,但我仍然爱着她,现在也如此。除了回到她身边以外,我不想别的东西了……我认为还有机会,尽管……”

M51:(你的婚姻状况如何?)“她比我大 12 岁。她是一个很有文学天赋的人。我们做了许多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她的性欲冷淡得像只蛤蜊。”(你经常与她做爱吗?)“是的,好多次,尤其是在我晚上准备外出时……”

M52:“她努力使我快活……最终导致我俩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她经常跑回娘家(她父母的情况也如此)……另一个原因是性关系……她是那种不在乎性生活的人……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性欲。”

从上述得高分男性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尽管被试对本我的拒绝主要表现在选择一个冷漠的女子,或依附于一个冷漠的女子,但是指出下述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即有些男性表现出一些粗俗的和非社会化的性冲动。在此情况下,无力接受真正的性爱,既导致性对象的经常变换,又导致性参与的减弱。

反本我的道德主义也清楚地表现在持有偏见女性的陈述之中。她们对何谓错误具有十分明确的概念。其中的一些访谈例子如下:

F22:“性爱问题在我心里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我赞成的是排除性兴趣而玩得开心。我对一些女友的行为感到震惊,但我并不认为她们是那种人。”

F31:“我认为女孩对男孩应当友好,但我不喜欢吹嘘。男孩和女孩应该成为朋友。”

F74:“我在中学时第一次被人亲吻。”被试不喜欢这件事,这让她害怕。

F71:“不论你想干什么,我就是不喜欢停车搂抱。我赞成亲吻。对此,我已经体验过,但我从未被停车搂抱过……我的一个女友这样做过。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为她的举动而改变初衷……母亲却说,搂抱是一个男孩爱慕一个女孩的标志。”

另一方面,得低分的被试表示他们接受性爱,尽管性爱过程有冲突。

接受这种本能的倾向,可从以下得低分被试的记录中看到:

M56:(你怎样看待婚姻中性爱的地位?)“很重要。我庆幸自己和妻子的性生活十分融洽。”

M55:(你与她在性生活方面怎么样?)“很好,尽管花了很长时间。”

M16:被试谈了好几次恋爱,均未成功。不是姑娘嫁了别人,就是姑娘不喜欢他。在大萧条时期,他曾一度与一个女孩恋爱了若干年,但是由于财力问题而未能结婚。在与目前的妻子同居了几年后,被试于\_\_\_年结婚。“我们相处甚好,从不吵嘴。”(你们在性生活上相处得怎样?)“很好。”

#### (四)“好女人”对“坏女人”

我们在得高分的男性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对母亲表面上亲切,但其潜在的不满情绪却占了支配地位。它导致这里所谓的“双重性爱态度”,即性爱和感情是分离的,它可由一个“坏女人”和一个“好女人”之间的区分来界定。与此相反,性爱和感情的融合导致一种更加个人化的性爱关系,它经常可在得低分

男性中找到(类目 24)。两者的差异在 1%的水平上有意义。

我们在女性样本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倾向,但其差异并不具有统计意义。

根据得高分男性的记录,有关“好女人”对“坏女人”的双重观念的例子如下:

M51:(与几个女人有过关系?)“3个或4个,都比我年龄大。她们除了肉体有吸引力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

M52:“她教我的东西使我终生难忘,也就是说,好女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

M6:“我喜欢头脑冷静的女孩,因为她能谈论若干问题。我不喜欢梅兹型和弗萝型的女孩。对呀,我曾与弗萝一起外出过,但是你对她必须小心,不然,会染上疾病。”

以下两个得高分者的记录表明,这些男性在他们要娶的女孩身上最珍惜哪种特征:

M14:(你的女友怎样?)“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尽管我对她很了解。我还未找到一个我想娶的女孩。我要的女孩是能够呆在家里。我认为,女人的天地不应该在商界。现在,许多女人都丧失了家庭意识……”

M20:“他们(印第安人)很鲁莽,对结婚和离婚均不在乎……对呀,我与一个女孩在中学里相识,而且自始至终……她信教,十分虔诚……”

也有被试把婚姻观念视做一种外部事件,不认为它涉及共同利益,但却将它置于习俗的道德主义范畴之内。下述得高分者的记录证明了这一点:

M41:(你妻子的情况怎样?)“一个不错的女人。她在与我结婚前是一个护士。我喜欢她的相貌和态度。”(你们在哪些方面最相似?)“哦,我们之间没有相似之处,但我们相处得不错



……她母亲是基督教信徒。”(你们有没有孩子?)“没有。”(你们在哪些方面不同?)“哦,在对事物的品味上稍有不同。我喜欢花,而她却不喜欢花。”(主要困难在哪里?)“没有什么主要困难。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让她走自己的路。有时,我们之间会有争论。”(你在哪些事情上让她走自己的路?)“在许多事情上。譬如,我们一起逛街,我想买一套衣服,我就让她挑。又如,我们想为家里添点东西,我也让她挑。”(你在童年时期有过性体验吗?)“我记不得有什么性体验。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大人是不教这类东西的……父母或别人不会提这类事情。如果你在街上遇到一个女孩,你会脸红……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需要讲授的题目,人们很快就能学会。”

在得高分男性中发现的性爱和感情脱节的现象,已由上述引语给以说明。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被试想要娶的女孩中,他们首先选择的是道德标准。而且,它常常是惟一的选择。看来,他们的婚姻并非建立在伴侣关系或爱情上。就他们关于婚前性关系的报告而言,他们表现出对自己所涉女人的蔑视。在婚姻和性爱关系中,他们很少顾及共同利益和伴侣关系。

把得高分男性与得低分男性相比较,两者对性爱关系的态度存在差异。对此,我们可以用两则关于婚外恋的记录来予以论证。在这两个例子中,均有性爱失调和婚姻不幸的证据。不过,其差异分别构成两个不同的特征。

M58 是一个得高分的男性,他报告说:“如果你在妻子身上得不到满足,那么你心中就有它求,它的价值甚至高于工作……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稳定情绪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宣泄自己,而无须考虑婚姻。”(你指的是什么?)“你可以向四处张望……在某处发现某物,宣泄自己……然后,回家去,集中注意力……”(你认为自己的婚姻有哪些主要困难?)“我与妻子相处和谐……

只是有些微不足道的日常问题。譬如,我追求另一个女人。我妻子与此没有关系,两人之间也没有任何冲突。但是,我却觉得孤独……”

M10 是一个得低分的男性:“差不多从结婚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没有享受过真正的性关系。我不需要它,我常常好几个月没有性交……可以用‘性交’这个词吗?我的妻子在我俩的关系中采取主动。她很热情,我也如此。自结婚以来,我有过3次婚外恋。现在,我还有一个情人,她是知道的。”

上述两人中的第一位是得高分者,他在谈论性问题时表现出一种自我一异己的紧张,似乎是为了健康原因而“宣泄”。因此,在亲密的人际关系方面,他展现了一种功利主义的和伪现实主义的观点。在这个被试身上,失去个性的态度是通过把他的性伴侣作为“某物”而表现出来的,也即“在某处发现某物,宣泄自己”。另一得低分的被试,则努力把他的婚外关系结合进他的整个生活模式之中,借此论证了受抑制的,同时也是受冲动支配的失调。这一特征有时能从那些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分的被试身上找到。

#### (五) 自我一异己的矛盾心理对“喜欢”

得高分者的性经验是与一种矛盾心理联系着的,这种矛盾心理既表现为潜在地不尊重异性,又表现为对异己的不满。它常常隐匿在过度的伪仰慕的背后。另一方面,得低分的被试则经常表示对异性的尊重和喜爱(类目25)。其差别对男性来说具有统计意义(1%水平),而对女性来说,更是具有显著的意义(5%水平)。

有关的“高”矛盾心理的例子如下:

M81:“我并不认为男人应当尊重女人,因为女人有自己的

生活方式。换言之,女人不比男人差,她们甚至更优越。然而,她们毕竟是没有主意的人。”被试对女人的爱慕与他关于女人是弱者的概念一并出现。他力求为这个矛盾的观点辩护,既认为应当去掉对女人的种种限制,又表示了他对女人从事商务活动的不赞成,理由是:这样做有损于依赖型(家庭型)妇女的机会。

从一位得高分者关于他继母的描述中,反映了其缺乏理解的特点:

M40:(你认为你继母属于哪种人?)“很难描述,属于另一种女人吧。我想……她没有什么显突的特征。”(她在哪些方面与你父亲相似?)“她与父亲没有相似之处。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像。她的到来只是使我们的生活方便一些而已。”

另一位得高分者表示了对女孩的毫不掩饰的蔑视:

M57:“我娶的这个女人是一个出众的女人……她刚离婚……我发现她与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就把她搞到手。事情就这么简单。”

与此相对应,得高分女性的记录也表示了对男性的蔑视:

F24:“当然,如果你现在想找个男孩做朋友,你要知道,他们需要的是刺激。你对男孩要小心。”

F31:“我不想当工人。这样说也许不妥当。但是,我无法忍受一个女孩身穿工装裤,满身油污,把她们自己放在与男人同一水平上。”

与此不同的是,得低分的被试在寻找异性伴侣时,经常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喜爱。研究报告所显示的这种态度,在更为亲密的关系中得以增强。正如 M42 的陈述所表明的那样:“一种成功的婚姻必然导致熟悉而非蔑视。”

M59 强调了婚姻中的坦率及其必要性:“当我确实遇到我向往的女孩时,我将向她解释我过去的全部生活,因为我不相信幸

福可以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在这一陈述中,坦诚和强迫结合着一并出现,它构成了具有神经症表现的低得分者的特征。

另一个得低分者表示了对女性的爱慕和尊重,而不顾两者是婚姻关系还是情人关系:

M50:“那时,由于我过于注意自己,所以无法与任何人恋爱……我确实爱慕、尊重和喜欢她……但是我们却不能结婚……今天,我想我们可能有机会成功……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上述记录进一步表明了自责和惩罚的倾向,它们可以在得低分者身上找到。

F30 强调了与丈夫的真正的爱和共同利益:

F30:“我认为他很了不起。他的思想和志向很合我的意愿……我们是好伙伴。还有,他和我一起解决了所有我们认为棘手的问题,但是,我们从未真正谈论过我们自己。”

#### (六) 对权力的开拓性操作

得高分者与异性的关系像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一样,倾向于对权力实施一种开拓性操作的倾向。可是,在得低分者中间,对人际关系却抱着热情的“寻觅爱的”的态度。这一对立的差异(类目 26)在统计上有着显著的意义(1%水平),而且男女都一样。

得高分的男性在女性身上强调的特征是提供物质利益和服从(“甜蜜、仁慈和慷慨”),以及纯洁(“完整”)和符合传统。他们期望从女性那里得到某种东西,却想不到给以许多回报。正如他们对待其父母的态度那样,他们对待人际关系的态度是指向物质利益的依赖性,而不考虑赋予和爱的愿望。例如:

M40:(你想与哪种女人结婚?)“富婆。”(还有其他的要求吗?)“哦,我想,她最大不能超过 35 岁,最好在 28 岁和 30 岁之

间。”(还有其他说明吗?)“我抱随遇而安的态度,接受她。”

M45:“我结了3次婚。第一次在18岁时。那场婚姻持续了6个星期。她是我在一次马拉松比赛中认识的。虽然结了婚,但没有爱情,不过性关系要比其他两任妻子更快活。”

与上述情况相一致,得高分的女性在男性身上要求的特征是帮助她获得她想要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勤劳,“进取”,有干劲,“良好的人格”,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干净利落”,对女人佩服。下面的记录清楚地表明得高分女性对一个男人所提要求的两重性。一方面,他必须具有强烈的内驱力,以便为她获得东西;另一方面,他必须顺从,并且“考虑周全”。

F71:“他是个好孩子。他的父亲是位作家,祖父是\_\_\_\_\_运河的秘书;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但是,他缺乏内驱力,缺乏我所需要的状态;我希望他具有更强的内驱力,而且无须依靠我。我有这样的感觉:一旦我离开他,他就会垮掉。”(战争是否使他所改变?)“他有了状态,但仍缺乏内驱力。我有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那就是为什么我还尚未作出决定的原因。在这里,你与男孩们混在一起,他们有那么多的干劲和动力;这里也有一个像他那样的男孩,什么都好,只是像他一样缺乏周全的考虑。我不是一个十分挑剔的人——我知道我不是那种人。”

上述记载,以及下面两项有关其他得高分女性的记载,说明了被试的机会主义观点,她们需要的男性首先是社会地位和供养能力:

F22:“我之所以打算嫁给这个家伙,是因为他能供养我。我原本嫁给另一个人,譬如说,他拥有良好的职业——也许是一个医生。”(你们订婚了吗?)“对此,我毫不犹豫。他3岁时死了父亲。当他出生时母亲已经40岁。父亲留给母亲很多钱。他是个花花公子,唯一的技能是向他母亲要钱。正因如此,他在很大

程度上受制于他的母亲。我们订婚已有七八个月。我不提要求,但他却很自私。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多,最后由于相互不满而中断关系。我从他身上学到许多经验教训——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意识的。”

F31:“还有一件事使我烦恼。星期六晚上,经人介绍,我与另一个男人会了面。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水手,而我的男友是个军官……”(你们结婚了吗?)“他是我想要的人……人品优良,与人们相处和睦,而且他对未来也抱认真态度。”

与此相对照,得低分的被试往往把下列内容作为理想的特征进行强调。这些内容包括伙伴关系、共同利益、温暖、社交能力、性爱、理解、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等。他们强烈地追求爱,甚至达到不现实的程度,致使爱的有无成为他们沮丧或快乐的根源。这种寻觅“伟大的浪漫主义爱”的心理,是以恢复与父母的成功的幼年关系为基础的,是以抚育和求助的心态为基础的。由于它们的出现是为父母的,因此,在我们的访谈材料中,对性伴侣的炽热之爱的表示,并不经常出现。

有两项记录足以表明得低分被试从其父母那里期望某种东西的不同性质,它们具有自责的倾向。

F34:她终于谈到了婚姻和孩子,但是她对丈夫只有适度的经济要求。她曾有过许多男友,而且彼此的关系是“浪漫型”的。“我始终希望在我的爱情中体验到浪漫。当你还在学校里求学时,那种事情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现在,当你的男友应征去打仗,你就只能靠通信来联系,而且会碰到战场上碰不到的一系列问题——这对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公正的。”她曾与一个在学校里认识的男孩订婚两年。后来那个人当了海军,并且驻军国外。他们经常通信——浪漫的信件。她与其他男孩外出,而男友知道这种事情却不反对。事实上,她并没有爱上其他

人,可是,令她担心的是,他对他的感情并非爱情。他休假回家,派人把她请到他家里,在那里住了几天。她感觉到男友了解她的心思,而她却难以启齿。她认为,这对她来说是懦弱的表现。据她推测,也许男友的感情也已发生变化。“为什么人们不能对这样的事情抱诚实的态度呢?现在,他走了,搁下一大堆问题没有解决。”

M44说,当他去医院探视某个异性时,他的妻子似乎知道他会的那个人做些什么。在公众场合,妻子会引他说出那个女人的情况:其实,那个女人“是个助人者,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在我熟悉的人中间,她是一个最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 (七) 传统对个人主义

如同在其他生活领域中那样,得高分被试在性爱方面的价值观受制于传统观念,这与得低分被试主张个人化的价值观念恰好相反(类目27)。这个变量在得高分男性和得低分男性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处于1%的水平);类似的倾向在女性中有18个正面例子和7个负面例子。不过,由于“中性分子”较多,其差异并不具有统计意义。

以下记录表明,得高分被试在选择他们的配偶时十分强调社会经济地位、教会成员资格,以及与传统价值观念的一致性。被试看重的是社会上普遍同意和接受的东西。因此,男性期望他们未来的妻子呆在家里,照管好家庭和孩子,并且定时去教堂做礼拜。这种倾向并不单单在个别男性身上存在,相反,他们可以在一大批男性身上发现。有证据表明,他们具有原始的和初级的性经验,而且大多在婚外获得。

以下得高分女性的记录,说明了上述关于婚姻的传统倾向:

F32:“在我们的社会,许多年轻人因为未能在教堂中结婚而

得不偿失。当婚姻被商业化时,人们失去了婚姻的崇高性,并不了解婚姻的真正意义。相反,在我看来,当人们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时(我并不是指一定要举行大型婚礼),新郎新娘就会拥有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教堂教给青年的东西是‘挑选’。”被试所说的“挑选”,主要是指在正确和错误之间作出选择,也包括选择怎样的人做朋友。“在教会团体中,一个人会遇到合适的同龄人,不是那种晚上在湖边闲荡的人。”

F78:“就是那种所谓的一见钟情。他长着褐色头发和褐色眼睛,牙齿雪白,虽不英俊,但是外表修饰整齐;脸上总带着迷人的微笑;容易相处,有他自己的主见。他很滑稽,对每件事情都感兴趣。中学毕业后,他在海军航空运输队任机械师。他想要在机械方面钻研下去。战前,他曾是汽车制造业的学徒……”她对她丈夫的职业实际上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如何相处,这是毫无疑问的。

F47:“我们之间牵涉太多的情绪因素。”(是理想的特征吗?)“男人之间应当获得相同的社会地位,喜欢同样的事情,而且彼此和睦相处,没有太多的争吵。”

与此相似的是,得高分的男性是这样陈述的:

M58:(你妻子的情况怎样?)“她是一个很好的人,经常去教堂,从孩子出生时就开始了。真是贤妻良母。而且,她还是个好厨师。很体谅周围的人……常用钱资助我母亲,而且完全出于自愿。”(你们彼此之间提供些什么?)“我说不出。看来没有提供什么。”

M20:“在我的心里,对于女人的岗位在家里不抱任何怀疑。……为了使一个家庭运转良好,男人应当外出工作,维持家庭……女人就没有必要外出工作了。”

与得高分被试提供的理想配偶的传统描述形成对照的是,

得低分被试采取了一种更加个人化的态度,如下面的摘录所示:

M53:(哪种女孩对你最有吸引力?)“我不知道……我想我喜欢具有独立精神的女孩。瞧,我指的是迷人的、幽默的和具有某种精神的自由。我认为她的思想要多于她的行动……”(是指你目前的未婚妻吗?)“当你说服自己接受一个女孩时,很难说你拥有了一切你所喜欢的东西……她喜欢我,光这一点就够了。我们一起分享各种快乐,包括音乐、阅读、游泳、跳舞。我们所从事的大多数事情不需要太多的花费。”

M50:(你第一任妻子的情况怎样?)“她也是一个艺术家,而且是一个主张做事善始善终的人。她涉足的领域很广,既有理智的又有感性的。她也在寻找某种东西,但不像我的情况那么严重,她想知道的是,当一个女孩嫁错了人时,该怎么办。”

M44:(你的妻子属于哪种人?)“(笑声)她十分容易伤感,或者说她会为某些小事而生气……最令人羡慕的东西,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是她的一双手。她有一双小巧玲珑的手。她熟练地使唤这双手,而且它们也很会表现自己……她做事也很快、熟练,女红堪称一流,很像我的母亲。在她有孩子之前,她好像不属于她自己,好像并不完整。”

M2:(你心目中的理想女人是什么样的?)“她必须(1)有智慧;(2)成熟;(3)情绪稳定;(4)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以及与此相配的个性。她应当有像我一样的兴趣和经验。此外,她还应当是非常女性化的,因为我们是两性交往。你可以按照多元因素的结构对此进行考虑。”然后,被试援引了罗桑诺夫(Rosanoff)关于性爱四要素的理论。

上述得低分被试对他们理想的配偶的描述,反映出一种关于人的真实概念,以及期望对方具有“独立意见”和“独立精神”。

## (八) 小结

关于得高分被试对异性的态度,我们可以作如下概述:在性爱领域,可以发现被试缺乏个性化和真实性的人际关系,正如在被试对待父母的态度中可以找到这种缺乏一样。这种缺乏可以用来解释下述态度,例如性冲动与人格的有关部分相脱节,缺乏感情,以及在选择配偶时采取利用的、操纵的方法。这里,还可以看到沮丧的现象,许多得高分者在他们的初次恋爱关系中(也就是与他们的父母的恋爱关系中)已经体验到这种沮丧。

在被试对待父母的态度中发现的矛盾心理,复又出现在性爱领域。它们表现为表面的爱慕,伴随着对异性的潜在的不满。矛盾心理还通过确立两种对立的形象来处理人际关系:一种是正面的形象(好女人),一种是反面的形象(坏女人)。可是,实际上被试无法爱两种形象中的任何一种形象。

关注地位和传统的价值观,在得高分者中间占支配地位,取代了真正的、个体化的方法。对自己品质的期望和对配偶的期望是相当传统和刻板的。被试不敢正视该领域的一些缺乏。因此,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得高分的被试常常用习俗概念来描述他们的性角色。

可是,得低分被试的态度则反映了不同的情景,尽管它与得高分者的情景相比并不清晰。换言之,就类目的“高”变式与“低”变式而言,“高”变式对得高分者更加典型。一般说来,得低分被试对配偶具有更加个人化的、内在化的、爱情指向的方法(参见第十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容易解决这个领域中的问题。恰恰相反,上面援引的一些得低分被试的记录,反映了被试在该领域面临大量的冲突。被试相当坦率地提到,他们在性爱调节中

面临不适、抑制和失败等打击。在性角色上,他们也具有矛盾的心理,以及关于异性的矛盾心理,尽管这种矛盾心理与高分者的爱慕和不满相比属于不同的(更加内在化的)类型。这里,最为清楚的描述是:男性提到他们的被动性冲突,女性提到她们追随男性利益的倾向。在得低分的被试中,对异性的矛盾心理表现为一种公开的寻觅爱的行为,尽管它不是容易满足的。

得低分男性有时渴望在与一个女人的亲密关系中恢复他们原先从母亲那儿得到的爱,而这恰恰可能成为不满的根源。正如克劳特和斯塔纳(Krout & Stagnet, 65)已经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男性在表达对女性的感情方面,以及优先考虑女性的平等地位方面,困难较少,而他们在爱情关系方面则经历更多的挫折。

另一方面,得低分的女性在满足和争取独立之间存在冲突。这里,满足意指对男性的情感依赖,争取独立则导致与男性的竞争。尽管存在这些冲突、障碍和矛盾心理,但是,在得低分的被试中,仍然有着实际的或潜在的异性恋爱。访谈材料表明,与异性的真正关系涉及两性之间的喜欢和爱的能力。至于冲突和不满,随着被试能够予以正视(公开表达),因而有机会获得成功解决。

由于得低分男性比得高分男性更容易接受自己的女子气成分,而得低分女性比得高分女性更容易接受自己的男子气成分,因此对异性的潜在的攻击(以及广义上说对他人的潜在的攻击)有可能减弱。

## 二、对人的态度

### (一) 评价类目的界定和量化的结果

对人的态度的评分手册由如下部分组成:

评分手册:对人的态度(参照表 11-2)

假设的“高”变式	假设的“低”变式
28. 道德主义的谴责	28. 随意待人的态度;强调原则,拒绝理性化
29a. 外惩罚性	29a. 非惩罚性
	29b. 内惩罚性过度内疚感和自责
30. 把不信任和怀疑作为威胁人的手段;受害;按理想生活;世界是弱肉强食的竞争地	30. 信任;公开性;在最终获得证实之前,人基本上是“好的”
31a. 人类关系的等级概念	31a. 平等主义;互动性
31b. 对熟悉者施以英雄主义崇拜	
32a. 泛化,自我一异己,依赖性,非爱情的寻觅	32a. 集中,爱的寻觅,求助心态
32b. 利用和操纵的机会主义	32b. 个人化
	32c. 真正的对象一心力投入
	33. 期望朋友的特征
a. 可接受的或可羡慕的地位(经济的或社会的)	a. 依据已有的价值观进行取舍;伙伴关系和共同利益;理智的和审美的探讨方式;“随和的”特征;社会性觉悟和洞察力;自由主义价值观
b. 道德的和传统的:整洁、礼貌、诚实、沉着、控制	

表 11-2 对人的态度的访谈评价  
(80 个在民族偏见问卷量表上得“高”分或“低”分的被试)

评价类目 (缩写形式)	性 别	下列男女接受的 “高”“低”评价数				个案之和	达到的 统计意义	
		20 名男		20 名女				
		“得高分者”		“得低分者”				
		高	低	高	低			“正”
28. 道德主义的谴责(高)	男	14	1	3	16	30	4	1
对随意的态度(低)	女	14	3	3	10	24	6	1
29a. 外惩罚(高)对	男	17	1	1	9	26	2	1
内惩罚(低)	女	15	2	2	3	18	4	
29b. 内惩罚性(低)	男		1		7	7	1	
	女		2		6	6	2	
30. 不信任和怀疑(高)	男	14	2	3	14	28	5	1
对信任(低)	女	19	4	3	9	28	7	1
31a. 等级概念(高)对	男	12	1	2	11	23	3	1
平等主义和互动性(低)	女	13	2	1	11	24	3	1
31b. 对熟悉者的英雄主义崇拜(高)	男	1		1		1	1	
	女	1		0		1	0	
32a. 依赖、扩散、自我一异己(高)	男	14	3	3	10	24	6	1
对集中、爱的寻觅(低)	女	10	3	1	7	17	4	5
32b. 利用的和操作的(高)	男	6	3	1	9	15	4	
对人格化的培育(低)	女	3	3	0	8	11	3	
32c. 真正的对象一心力投入	男		1		13	13	1	5
朋友的理想特征	女		3		8	8	3	
33a. 地位(高)对	男	7	2	2	16	23	4	1
内在价值(低)	女	10	3	0	10	20	3	1
33b. 道德的和习俗的(高)	男	11		4		11	4	
	女	11		3		11	3	

正如我们从表 11-2 中看到的那样,该领域中 11 个类目总体上具有区分度,它构成被访谈者样本的两极。

## (二) 道德谴责对随意态度

我们发现,得高分的被试往往对他人抱“道德谴责”的态度,而得低分的被试则对个人抱“随便态度”(类目 28)。这种差异在男女两性身上都是相当有意义的(1%水平)。对男性来说,正面例子与负面例子之比是 30:4(根据第九章最后一节所界定的“正面”和“负面”的含义);对女性来说,其比例为 24:6。

为什么以外部的和习俗的价值观对人进行谴责与偏见密切相关呢?事实上,这种态度本身从性质上说接近于偏见。这是容易理解的。

下面摘引了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得高分的被试的记录,它表明被试依照外部根据来对他人进行谴责,包括缺乏礼貌、不整洁、“抽动肩膀”、说些“不适当的话”(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所谓“不适当”仅仅是浅层的而非深层的),等等。

上面的陈述表明,有时人们会对所谓的低劣表示“义愤”。这种义愤服务于两个目的:一是把自己无法接受的东西具体化;二是表达一个人的敌意(否则的话,这种敌意可能转而反对强有力的“内团体”,例如父母)。

此外,下面提供的记录提到了一个人应该如何行动的正面理想,其精华是由该组的一个被试表示的。他要求人人都应当拥有“一组规则”;这些规则受制于习俗,或者受制于教会的教义。对于习俗价值的强调,既可在这里发现,又可在违法的得高分者(如囚犯)中发现(参见第二十一章)。

为了列举该领域的发现,我们将得高分的男性囚犯的陈述记录如下:

M40:(你对他人身上的哪些东西最反感?)“我对他们作为人最反感。”(你的意思是指什么?)“噢,许多人是无知的,接近于动物。我指的是哑巴动物。他们缺乏足够的意识,看不到问题的本质;他们容易动摇,而且粗俗和鲁莽,像群氓。只要为他们提供一位领袖,他们就会听从领袖的指挥。”(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吗?)“记录表明是这样的。”(什么记录?)“统计资料。譬如这里(监狱)的统计资料。平均智商大约 50 或 60,很低,很低……他们之所以被关进监狱,是因为他们带了一把刀子,随意斩了某个狗仔,借此证明他们很强硬……”

M41:(你对他人身上哪些东西最反感?)“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具吸引力,有些人则毫无吸引力。他们不关心自己,不讲清洁,没有礼貌……”

M45:(你对他人最感恼火的是什么?)“一些微不足道的习惯。”(你指的是什么?)“我注意到有些人有哼鼻息的习惯,有些人的鼻子总是流鼻涕,有些人老是抽动他们的肩膀,有些人则像我妻子那样习惯于用手指甲剔东西。”(还有其他特征吗?)“譬如,他们无法专心于自己的业务,缺乏足够的意识去理解某些东西,不懂得什么时候可以利用人……现在,这里(监狱)有了变化,进来了这么多年轻人,穿佐特服装的人……”(还有其他东西吗?)“贪婪,我无法忍受的是,有些人拿了某样东西后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没有礼貌……令你感到惊奇的是,世界上最客气的人也在这里……他们会把你作为乡亲对待,帮助你。”

得高分者以宗教习俗为基础的正面理想如下所示:

M52:(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没有区别?)“基督徒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始终努力地从善,遵循神的旨意。”

M58:“凡按基督教义生活的人都将得到永生——永远不会消亡。”

M4:(你认为宗教是否重要?)“很重要。它让人们有机会利用他们的额外能量,借以建立一种行为标准。如果没有宗教,世上的罪恶和违法行为就会更多。”(世界在变好还是在变坏?)“正在变坏,年轻一代更野了。17岁的男孩外出酗酒。科学应该对所有这些负责。也就是说,科学为他们提供汽车,他们开车出去,在外面酗酒。”

在得高分的女性中,也有类似的道德主义谴责,以及建立在习俗基础上的“义愤”。有时,我们发现被试会对假设的弱点进行谴责和蔑视,例如上面摘引的得高分男性的陈述:“许多人是无知的,接近于动物……我指的是哑巴动物。”至于对他人的拒绝,在得高分者中更为普遍,得低分者则倾向于自我拒绝。

关于得高分女性的记录如下:

F66:(为什么你看不惯有些人呢?)“哦,你瞧,我就是不喜欢有些人。我认为我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帮助他们……”(这是为什么?)“我不喜欢我周围的人们。我们刚刚搬到那里,他们不是我需要的那种类型。他们太小集团化,太孩子气。他们愚蠢,老是咯咯地笑,穿工装裤和很脏的旧衬衫……”

F24:(你对低收入的人怎么看?)“他们不想发展,也无法发展。他们没有为从事某种职业作好教育的准备。许多人的一生就是那样混过的。”(也许是他们没有机会吧?)“应该说是有效果的。如果他们关心一下的话,是会有办法的。也许比较困难,但最终能达到目标。”

F22:“我不喜欢拥抱,也无法接受连续几个小时的接吻。我对我的女友的行为感到震惊。我并不认为她们是那种女孩。”

作为对照,得低分的被试倾向于对个人持随意的态度和容忍的态度。至少,他们试图依据常识来了解行为,不是从专业的角度,而是从心理的或社会的角度来了解行为。他们对人表现



出更多的移情。无论何时,只要出现拒绝的行为,依照的肯定是基本原则和社会规则,而非借表面理由来解释这种拒绝,或将拒绝理性化。

### (三) 外惩罚性

另一种与偏见直接相关的态度是“外惩罚性”。如果我们运用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的术语(16),则这种态度是一种责备他人而非责备自己的倾向。正如本书已经反复指出的那样,有些人对自己的缺点和弱点缺乏洞察力,把自己的弱点和缺点投射到其他人身。这种现象常常可以在得高分被试身上找到。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替罪羊机制。

外惩罚性的一个相反变式是“内惩罚性”,它是一种忍住不责备的倾向(不论是责备别人还是自己)。

就民族中心主义而言,这一对子的分化性分布(类目 29a)对男性来说具有意义(1%的水平),其中有 26 个正面例子,2 个负面例子。对女性来说,则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倾向(18 个正面例子和 4 个负面例子),但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意义。

以得高分女性对于她们的同事、同学或老师的描述为例,来揭示“外惩罚”的态度:

F60:被试并不关心她的同事。她不想指名道姓,但是她想告诉我们一些情况。“有些人把他们的时间花在闲聊上。”她认为,除了与同事闲聊外,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她对他们很轻蔑,感到自己比他们优越,并且对他们敬而远之。她说他们根本不了解她,确实不了解她。同事曾暗示她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原本可以在他们面前展示其天资,但是,她却不想展示。她描述她如何对待手淫。别人害怕制止孩子的这种行为,而她只是抓住男孩和女孩的手,并且说道:“现在别干那种事。它对你没

好处。”

F71 的妹妹是中学女生联谊会主席和俱乐部理事会主席。然而,在被试看来,中学女生联谊会显得“愚蠢、笨拙、肮脏;而且,女孩子不应该加入俱乐部。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中学女孩的成长那般自私和残忍了。吵吵嚷嚷,不重视业务,太多无聊”。谈到中学老师时,她认为老师的志向水平过高:“她老是尖叫,把许多学生吓垮了。”

F77 谈论的尽管是她母亲,但却反映了她对人们的一般态度。“如果我不生病,我们的关系也不至于恶化。她卑鄙,凡事欠考虑,除了她自己,不会给他人提供方便。我帮她做了那么多事情,她却没帮我做一件小事——我无法忍受。”

上面的陈述表明,得高分者面对困难时会转而谴责他人(这些困难产生于他们与他人的接触过程中,或者产生于他们的工作中)。

如上所述,得低分的被试一般不会去责备别人(非惩罚性),或者有可能表现出夸大的自责,即“内惩罚性”(类目 29b)。后面一种倾向可以在 7 个得低分的男性和 6 个得低分的女性中发现,只有 1 个得高分的男性和 2 个得高分的女性表示了这种态度。在得低分的被试中,那种夸大的自责倾向实际上是一种内在化的严格的超我表示。有时,它会导致神经症症状。

以下是一个具有良好的工作调节能力的得低分者的例子。他并不因为合作上产生困难而责怪别人:

F63:“金钱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一切……也许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和不切实际的。但是,正是工作使我得到满足。我独自工作时可以做得很好,与其他人合作却有困难。其实,我与他们相处得不错,只不过我的气质是如此。我相当害羞,而且不喜欢竞争,至少不愿与一起工作的人进行竞争。”

以下 2 个得低分的男性被描述成深受内疚感之困的人：

M42:他能自发地用词语描述和讨论任何特定的题目,不会给人留下勉强的印象。不过,他反复地表示对自己不赞成,尤其是对自己能力的不满。他责骂自己,但是没有一点道德上受虐的意思。他的思想和行动充斥着怀疑和犹豫。

M55:被试具有相当泛化的幽默感,而且常常指向他自己。看来,他具有大量的关于不适当、低劣和内疚的意识感。

另一个得低分者的记录表明,在不强调固有的价值观念的情况下,该被试表现出对自己评价不高的倾向:

M3:(哪种表现才是理想的妻子?)“要有吸引力,至少要一般化。对此,我不能要求太多,因为我的相貌平常。但是,要像我一样聪明。换言之,要相当聪明。我不在乎宗教和道德,只要它们不太糟就行。不论她是处女还是妇女,这是她自己的事……我要的是好伴侣,能使我充分娱乐;伙伴关系涉及性生活,强调志趣相投等各个方面。”

有些得低分者具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执拗地反复思索他们所犯的错误或缺点。夸大的内疚感和自责感构成了得低分者身上共有的某些神经症特点。它们通常还伴有抑郁症。他们在面临困难时常有一种不健康的退缩倾向,以此作为对攻击性自我的一种替代。

#### (四) 弱肉强食的世界

把一个人的内在冲动,尤其是攻击性冲动,投射到其他人身上,会引向一个危险的和敌意的概念,最终导致对他人的普遍猜疑。我们发现,得高分的被试往往对他人表示不信任和怀疑。从“适者生存”这一过分简单的意义上讲,他们的概念是对人们构成威胁的概念。与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受害感。与此相

反的变式是“信任和坦诚”,表现为把人们看成基本上是“好的”,直到证明有例外为止。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可在得低分的被试身上发现。

根据这一对子(类目 30),其区分度对男性和女性都具有显著的意义(1%的水平)。

所谓世界具有“弱肉强食的特征”指的是在我们的世界中,一个人只有毁灭他人才能防止他人毁灭自己。这种“弱肉强食的特征”被 M41(一个得高分者)予以最佳的表示:“今天的世界是,‘在别人抓住你之前先抓住别人’。”

另一个得高分的男性是 M57,他这样说道:“见鬼去吧,你无法在这里(监狱)交到真正的朋友。他们会从背后戳你一刀。你不要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以下得高分男性的记录进一步表明了对他人的不信任和不喜欢。

M45:“你无法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意识不到别人正在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你身上……”

M47:(你对其他人还有哪些不喜欢?)“哦,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谈话方式。”(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不知道如何解释……也许有个家伙走到我跟前,给我两件小玩意儿,目的是为了奉承我。我不会为了那些小玩意儿听命于他。”(你认为什么人最令你讨厌?)“那些想插手我的事务的人。”

M51:(你曾提到,作为孩子,你不愿将你父亲作为榜样。请告诉我你对你父亲的感觉如何?)“我对他做的许多事情不满。但是,我爱他。我始终说我爱他。我责备过他粗暴……但我从未理解过他……显然,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入达尔文理论。”

事实上得高分被试比得低分被试更经常地探究访谈的目的,选择被试的依据,以及研究报告的发表。这一事实也反映了

得高分者的怀疑心很重。在下列得高分的女性记录中,清楚地揭示了拒绝“被盘问”的倾向:

F72:(你最难容忍哪种人?)“哦,譬如说,我妹妹。每当我回家时,她就会问我一系列问题,诸如发生了什么事,你干了些什么,等等。我不想回答她,不是因为我有件事情不想告诉她。我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隐瞒的,但是我不喜欢被盘问,不喜欢被打听。”

与此相比较,得低分被试的记录反映出对人们的真正喜爱,以及强烈的兴趣和关心,并且伴随着他们对“善良”的信奉。这方面的例子如下:

M42:(你是如何成为一个服务站的经营者的?)“纯属偶然……我在学校里学习时就在外面兼职……此外,我喜欢与人打交道……他们通常对我很好……”

F30:“我甚至乐于把我的宗教称做‘进化’。开始上教堂时,或者在教堂工作时,我就喜欢上‘卫理公会会员’。不过,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相信人性,相信彼此之间的人性,相信‘善’的力量。要知道,进步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F34:“我常常习惯于在公共汽车上与不同的人聊天。许多人认为,现在人际关系不错,大家都能赚到钱。实际上,人们仍过着艰难的日子。他们担心未来。人们处于可怕的紧张状态之中。”

正如我们从这些记载的最后一段中可以推测到的那样,许多得低分的被试倾向于成为“担忧者”。他们认为其他人像他们一样也是忧心忡忡的。不过,与得高分的被试对一个具有威胁性的环境抱有模糊的焦虑相比,得低分被试的这些感觉是相当具有结构性的,也是相当特定的(例如,为父亲担忧)。

### (五) 人类关系的等级概念对平等概念

如上所述,得高分者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不信任,可以归之于他们对人的看法是以谋求权力和物质利益为基础的,从而促使他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在这场弱肉强食的竞争中,残忍定能获胜。这样一来,他们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取向便是获取权力,通过与权势人物联合来谋求权力,或者至少可以参与到那些拥有权力的人的圈子之中。伴随这种态度的是对强者的钦佩和对弱者的蔑视。于是,得高分者倾向于所谓的“人类关系的等级概念”,而得低分者则在这种关系中勾勒一幅平等的图案(类目 31a)。

在这一对子中,男性和女性都存在显著的差异(1%的水平)。关于人类关系等级概念的例子可在下面得高分被试的报告中找到:

M52:(金钱实际上有多重要?)“我认为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都是要钱的。我不相信人们在工作后一无所获会高兴……每个人都有他必须满足的自我。每个人都喜欢往上爬,而不愿往下跌……我信奉圣经。我相信有个人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人更强大。”

M51:“哦,确实存在弱者和强者。对此,我无法确切描述。”(你是强者还是弱者?)“我想我是弱者中间的一个。”(讲得有点犹豫和勉强)

M58:(金钱会使什么东西成为可能?)“会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你可以购买更昂贵的汽车;迁入更好的住宅区;成立行业协会或兄弟会团体……对于那些地位较高的人来说,除了经常保持一些固定的朋友以外,他们会与更高水平上的人联系,与那些具有更高教育水平和更多经验的人联系。你进入那个圈子,与那些人联系……它会促使你继续向更高层面攀登。”

M4:被试喜欢与人交往,喜欢聚会,过去有自卑情结,现在坦然多了。他喜欢与名人联系和交谈,以便成为“上层分子”。“自从我来到这里,我遇到过许多人,他们使我判若两人。我为自己设定了目标,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被试提到陆军部和海军部的人,还提到许多富人和社会名流。)

M13:“阿拉斯加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如果一个人仔细研究它,并为自己正确定位,那么他就会与这座城市一起成长。”

F79:“在 SPARS,我喜欢训练和纪律,因为我想成为一名军官。但是,像我这样的女孩都有大学文凭。结果我与女招待一起被淘汰了。我想申请军官资格。我羡慕军官,尽管在那里其他女孩都只对男孩感兴趣……看到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具有明显的优先权,我感到恼火,而与我联系的那些人又不是我的同类。”

F22:“首先,必须有开拓精神。人们可以从生活中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有些人为了某些事而闹翻。那些不幸福的人是浪费机会的人,或者是缺乏财力而被阻止前进的人。”

上面的记录表明,这些被试头脑中占上风的是下述思想:社会流动性,“弱者和强者”,“往上爬和往下跌”,以及通过有权有势者的帮助“向上爬”,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与西方文明的景象相一致的,而这种景象已由一些学者描述过[例如,卡廷纳(Kardiner, 66);米德(Mead, 82);弗洛姆(Fromm, 43)],尽管它以一种夸大的形式出现在这里。

弗洛姆(42)声称,权力主义人格的最重要特征是它对权力的态度,以及把人们分为两大集团:强者和弱者。爱、仰慕、屈从是由权力引发的,而蔑视或低劣也同样是由权力引发的。对于毫无权势的人,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对他们采取攻击态度,支配或羞辱他们。

至于对熟悉者抱英雄主义崇拜(类目 31b),也是得分者的一种特征。但是,由于这方面的材料并不丰富,所以这里不予考虑。

### (六) 对事物的依赖性

对物质利益的取向在得分者中间占主导地位。他们之所以依赖人,是因为这些人能被用来谋取发展。在讨论对父母的态度时,我们在“对事物的依赖”和“爱的取向的依赖”之间作了区分。前者可在得分者中间找到,而后者可在得分者中间找到,两者恰成对照。类似的区分也能用于对人的态度,借此衬托出一种泛化的、自我一异己的依赖性。与此相对的是爱的寻觅和求助心态(类目 32a)。与该类目有关的高低得分者之间的差异,对男性来说是显著的(1%水平),对女性来说则是十分显著的(5%水平)。

就人类关系的等级概念而言,上面列举的例子只是表明了得分者对被试对他人的功利主义方法的一个方面。这里,我们阐释功利主义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他们对获取物质利益和帮助的取向。从下面摘录的得分者被试的陈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友谊被想像为获取物质利益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作为以“给予”和“索取”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一种待人规则。

M43:“噢,朋友可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朋友可以用任何方式帮助你。”

M45:(你对朋友的期望是什么?)“即便你们之间没有任何对话,你也能知道他一直在哪里,也就是说,无论何时,只要你需要,他就会帮助你……”

与上述情况相一致的是,得分者趋向于处在权威或权力位置上的人,或者说倾向于寻觅支持;而得分者则渴望别人能

毫无保留地真正爱他们,而且“不计较缺点”地爱他们。得低分者从朋友那里更多地期望爱、理解和伙伴关系。在民族中心主义问卷上得低分的男性的访谈报告如下:

M48:(朋友该为一个人提供些什么?)“哦,为你提供一种理解——我由于过分挑剔,所以朋友不多……我的朋友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是我可以信任的人。我与他们建立的是忠诚和伙伴关系。”

M59:“一个人一生中能结交的朋友不多。朋友会忽视你的缺点……和你站在一起。”

上述记载表明,被试渴望强烈的个性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有着相互的接纳,以及对缺点的忽略。不过,我们也获得这样的印象,即被试对朋友关系抱过度批评的态度。这也是得低分者的特征。

### (七) 操纵对人的里比多,真正的工作顺应

我们在“利用—操纵—机会主义态度”与“个性化养育”之间作出了类似的区分(类目 32b)。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在这一领域的倾向并不具统计意义。可是,男性有 15 个正面例子和 4 个负面例子,而女性的正负之比为 11:3。

对人施以一种操纵取向,尤其是对性伴侣施以一种操纵取向,这方面的极端例子可由得高分囚犯的记录来说明:

M51:(你为什么选了一个年龄比你大的女人为妻?)“她有钱而我没有……我从来不与没钱的人打交道,甚至搞同性恋时也是这样……我之所以离家出走,是因为那是我养活自己的惟一方法。”被试引用了某位博士的话说,他对人们惟一感兴趣的是他们的钱夹子,如果骡子有钱,他也会与骡子为伍。(你更喜欢同性恋伴侣吗?)“对,我始终有这种偏爱,但是我不会让这种偏

爱挡道。我感兴趣的是关系的破裂。换言之,我待人不忠,我也没法指望别人忠诚于我。我感到孤独,我厌倦了。”(除了金钱之外,还有没有吸引你的东西?)“噢,有的,譬如爱情。但是,我不会让爱情阻挡我达到目的……”被试指出,如果他是女人,他就不会用爱情来阻碍自己的发展,因为他要的是钱。性关系只不过是他获取某种东西的手段。

上面的论述不仅表明被试抱有强烈的机会主义态度,而且还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即情感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利益:“我不会让爱情成为我的绊脚石。”

一种狭隘的机会主义还涉及到对待工作的态度,以及与之相关的人际态度。这在以下得高分者的记录中有所说明:

M40:(你从事舞台设计工作有哪些好处?)“相当不错,十分有利,你所接触到的东西比一个普通工人所接触到的东西更丰富更深刻。”(还有其他好处吗?)“你有机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的意思是指什么?)“如果你无法在剧场的工作中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么舞台和声音对我也是一种补偿。”

M58:“他们来到这里对我说:‘你能为我们干这些事情吗?’为了显示我的良好意愿,我表示可以做许多事情。然后,我便去工作——那就是我为什么不满意的原因。想到那些我要帮助的人(他们几乎不能读和写),我感到自己似乎垮下来了。我知道哪里出了毛病,信心出了毛病,我正在失去信心。妻子叫我不干了,但我觉得它也许会给我我所需要的动力,以便我今后从事其他工作……我不知道怎样外出找工作……我只会干这种工作,因为我没受过教育。”

F68:“这是一种随意性很大的工作,你想不干就可以不干。你不必在这种工作上担心个人的事情。”

弗洛姆(42)说过,对于权力主义人格来说,一个人与其同事

的关系已经失去了人类的特征,它完全被一种操纵性和工具性所取代。

与此相对照,得低分被试的记录表明,他们所需要的是为他人做些事情,帮助他人,提供感情,把得到他人的感情作为回报。他们也倾向于人际关系的里比多化,并从社会价值的角度看待他们的工作,而不是仅仅依据成功与否来对待工作。

M42:(积极参加童子军活动有哪些好处?)“我喜欢与年轻人一起工作……以帮助别人为满足……而且它也用不着花钱。但是,这种工作能使你快乐……交好朋友……”

M49:“对啊,我经常在杂志上读到这类文章,它令我印象深刻……一家公司由经理自己和一个帮手创建起来……而且应聘而来的一些人都很合意……共同的利益是他们的理想,同事之间觉得他们在分担同一个责任。那里的人并非机器,而是个体……”被试在这个雇主—被雇者的结构中强调个人关系,雇主为个体的发展提供条件,而被雇者表示感激并愿意合作。“我认为,如果我能到那样的公司工作,我会快乐,至于做什么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经常想,那种东西(个人关系)是工作中最重要的东西。”

M54:“我17岁时想成为一名医生,但是由于入伍而未能如愿。”被试记不得这一兴趣的由来。也许,他的朋友的父母是医生,被试喜欢帮人包扎,例如帮受伤的小孩包扎。

M55:(金钱能让你做些什么?)“做些慈善工作,尽管不是以确定的方式,例如帮助我的一些朋友,为癌症病人捐款等等。”

M56:“寻找为别人做些事情的机会。我愿意一生帮助别人。”

M59:“作为一个人,如何对待别人就像他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他一样。我们应该帮助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把自己看做

社区生活的组成部分,积极参与其中,仁慈而慷慨,高度关心邻居……我们所了解的惟一幸福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为什么不尝试着享受生活呢?”(你朋友身上的什么东西最吸引你?)“与我一样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这样,你就愿意和他一起外出,一起对话,并且喜欢为这个朋友做事。”

F70:“如果我有许多钱而不知道该做什么,那么我就有可能办一所私人医院。例如,专治风湿热病的医院。现在,有许多儿童患上这种疾病而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钱为他们提供住院的条件。我愿意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像我的慈善事业那样。我认为我不会购买昂贵的艺术品,但是我会听许多音乐,看许多戏剧。当然,这些方面也得花钱。”

F75:(你对公共卫生的护理工作怎么看?)“你得了解人们。你必须这样。你到他们家去,在他们身体好时去看望他们,帮助他们预防疾病,而不应该当他们卧病在床时才去看他们。我认为,这是比床边护理更为有用的职业。当然,床边护理也很重要。”

上述记载说明了得低分者对人际关系施以“移情”的能力(类目32c),这种能力鉴于这样的事实,即它们起源于童年时期的认同作用。有13个得低分男性和1个得高分男性在访谈中表现出这种非机会主义的能力。有8个得低分女性和3个得高分女性也具有这种能力。这里,正如在许多其他评价的例子中那样,很难对性差作出评价。这是因为,女性样本的评价表明,存在较大数目的“中性分子”。

#### (八) 社会地位对友谊

与上述内容相一致的是,得高分被试希望他们的朋友具有社会地位或经济地位,或者至少是“可被接受的”。另一方面,得

低分被试则倾向于以已有价值为基础,或以伙伴关系和共同兴趣为基础来接受一位朋友。他们的择友方法是一种理智的和审美的方法,对他们的朋友,他们赞赏的是“随和”、社会觉醒、洞察力,以及他们所尊重的价值观。就男性和女性而言,差异在1%的水平上。

得高分者强调地位的例子如下:

M52:(你根据什么选择你的朋友?)“哦,我有一个标准,根据我对生活的期望。有的人一生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讲礼貌,或者不想成为大人物。但是,我希望我的朋友有地位。我不喜欢那些夜间外出的躲债者……我的许多朋友都是喜欢交际的人。”

M58:(有钱能使什么东西成为可能?)“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去买价格昂贵的汽车,迁入上等人的住宅区……与具有较高水平的人在一起。”

M4:“我选择了一个朋友,他是我的挚友。”被试所说的“挚友”是指地位。早在读中学时,被试已经跻身于统治层面,他可以随意借用其他孩子的东西。显然,进入“统治层面”这一事实对被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前,他在许多人面前觉得不自在,对自己的形象无法肯定。他邀请跟他外出的那些女孩没有接纳他。他进入这个“统治层面”以后,他感到安全多了——他觉得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了,而地位本身也帮助他克服了原有的自卑情结。

F31:“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要比现在聪明。搬到这里以后,我变得迟钝了。在我们刚搬到这里时,我就觉得不高兴。我哭了又哭。过了一年半,我才挤进群体中,并且加入了中学女生联谊会。”

F60告诉访谈者说,她“在家里是一名‘女总督’——首先在

大儿子身上,接下来在小儿子身上。当她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时,她又成了老三的总督”。

F78报告说,她“实际上没有密友”。她想寻找的人是“完全摆得上台面的人,一个充分成长的人。那个人应该具有典雅的姿态,整洁的衣着”。

上面的记录再次表明许多得高分被试与所谓“合适的人”的联系是按照诸如“地位”和“外表”这些外部标准来取舍的。

然而,得低分的被试不仅强调朋友身上的固有价值,而且还明确地否定地位的重要性。在此例子中,他们虽然对地位有着某种潜在的关注,但是他们否认这一点的事实表明他们至少具有违抗世俗的某种倾向。此外,还有其他目标取代习俗目标。其中的一种倾向是接受被动性,主张宽松,强调享乐和“有趣”。与此同时,还存在积极追求理智目标的情况。例如:

M49:“我有一个中国朋友,我们经常一起去游泳和打乒乓球……我刚到那里时,他已结婚了。他的家在一条胡同里。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处事严谨。如果你想玩得很开心的话……他似乎很理解你……他富有同情心。”

M42:“我喜欢的人不应该把金钱放在首位……但是,若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也需要钱。我喜欢的人愿意与人相处……我有各种朋友……有个朋友是天主教徒……他比我更了解对天主教会的批评……但是,他能理智地为天主教会进行辩护……”

M53:“你所物色的人通常也是你想与之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人。”(你们在一起喜欢做什么?)“哦,依赖朋友。我的朋友有着各种兴趣。我想与他们对话,花更多的时间对话……有时,朋友间聚会,彼此见面时很开心。”

F62:“我们这四个女孩对思想进行过多次讨论。有个教授

要求我们考虑教育和社会问题。我们谈论那些问题,希望自己成为具有社交头脑的人。我们尝试思考。我的一个最亲密的女友和我从不跟男孩子外出,但是其他两个女孩却这样干。我们分享她们的经验,她们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这些经验。我注定会成为一个被领导者而不是领导者,因为我的女友更具有支配的能力。”

F65:“我最要好的朋友是从中学时代起结交的女友……我们有相同的兴趣……现在,我的挚友是一个中国女孩。”访谈者发现,被试对这位朋友持某种保护态度。“一般说来,我喜欢有智慧的女孩,她们正派,有思想。”

如同得高分者希望结交“可以接受的”朋友或者具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的朋友一样,他们在挑选朋友时也强调世俗价值。他们对朋友的要求必须是符合道德常规的,以及“整洁的”、诚恳的、有礼貌的、沉着的和自制的(类目 33b)。在得高分者的记录中,这些占主导地位的要求与得低分的被试相比,男性的比例为 11:4,女性的比例为 11:3。得高分被试的记录如下:

M41:(朋友身上的什么东西最吸引你?)“他们的姿态和行为。”

M1:(你最喜欢你男友的什么?)“我最喜欢他们整洁、俊美……他们全是衣着时髦的人,而且来自名门望族。”

F71:“我希望的朋友应该是不用叮嘱的人,他们具有高尚的理想和道德,不喝酒。”

在上面提到的内容中,重点放在“干净和有趣”,“衣着时髦的人”等方面。在玩得很开心的事实背后带有一种几乎是道德自豪感的内涵。这种“官方的”乐观主义态度在本书前几章已有描述。它们是互为依存、相伴而发生的,并且附带一种潜在的失望感。

### (九) 小结

持有偏见者的被试在对人的态度上似乎倾向于外在关系,他们欣赏那些在社会等级中位居高位的人,以及与世俗标准保持一致的人,而且不切实际地谴责那些偏离标准的人。看来,这种道德谴责既服务于使不道德的行为受到诱惑的目的,又服务于反抗这种诱惑的目的。

敌视感是通过把别人想像为具有威胁性和危险性而得以投射的。威胁的迫害想法增强了被试追求强大的愿望;这种力量的获得是通过与有权有势的人联系而达到的。害怕失败,害怕被外来力量压倒等恐惧,导致了思想上的二分法:把人分为强者和弱者,上等人 and 下等人,往上爬者和往下跌者,等等。

择友行为由这样的愿望所决定,即在强迫的、争取成功的努力中获得支持。那种原始的机会主义的企图不作伪装。如同被试对待父母的态度一样,他们的重点放在“获得东西”上:利用他人以获得必要的供给,借此克服障碍。他们把世界想像成“弱肉强食的”,这种倾向反映了一种惊慌,惟恐供给会短缺,导致一个人面临危险而束手无策,这些都是十分容易遇到的。出于这种恐惧心理,被试倾向于采取操作和利用的策略,这也是容易理解的。

类似的表现还反映在工作上,反映在对工作内容的态度上。把工作视为获取成功和力量的手段。智胜竞争者,在竞争中取得成功,是持偏见者的自我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不持偏见的被试比持有偏见的被试更不易受焦虑所困,因此他们在友谊中可以自由地寻找情感型的伙伴关系,分享共同的利益,例如理智、社会价值、艺术鉴赏等等。正如他们对待其父母的态度那样,他们与他人保持一种相对内在化的和深



情的关系,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人的特征上。这种移情的能力与他们对待他人的随意态度和信任态度是紧密相关的。他们把环境想像成是相宜的而不是危险的。对人的依赖是以爱的寻觅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自我一异己为基础的。

不过,被试渴望完全接受他人,宽恕他人的全部缺点,这种想法常常是不现实的。这样一种高水平的志向最终会引发被试对爱的对象(或友谊对象)的不满,造成矛盾心理。

得分低者要比得分高者更能集中精力地工作,并与争取智慧成就或实现社会价值相结合。它们导致被试关注失败的可能性,或为之抑郁,而不是关注个人的成功。当然,这并不是说得分低者对成功抱无所谓态度。需要指出的是,在被试身上,这些倾向经常与渴望被爱发生冲突,并被这种渴望所抑制——在得分高者身上,这种渴望早在童年时期就被削弱了。

与此同时,得分低被试还有更大的放松能力,被动享受能力,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肉体享乐能力,因为他们不作僵化的防御措施。这些价值观取代了得分高者的外部的世俗标准。

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的内在的和固有的价值观念上,这种倾向是与缺乏偏见直接关联的。得分低者不对人们持陈旧的定型看法,不以社会地位取人。他们常以上面描述过的方式,对直接经验进行公开表白,评价他人侧重于其长处。

### 三、对自我的态度

#### (一) 评价类目的界定和量化的结果

持有偏见的被试和不持有偏见的被试对他们自己采取的态度与他们对家庭、性和人们的态度(这在前面已经讨论过)是相

一致的。持有偏见者倾向于自我美化,遵奉自我理想的习俗性,并且对自己缺乏洞察力。与此同时,他们也表现出自我蔑视,不仅对缺点或弱点不能正视,而且还设法加以否认。这里,我们先讨论“当前自我”的态度,然后讨论被试关于他们童年时期人格概念的形成。这些课题的第一批类目归纳如下(其中所涉及的量化结果如表 11-3 所示):

评分手册:对自我的态度(参照表 11-3)

假设的“高”变式	假设的“低”变式
34a. 自我美化。提及正面特征,将负面特征理性化;声称自己已经克服了弱点、残缺、受害感、迫害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理想相同	34a. 批判的自我评价。自我评价和自我理想相分离;偶尔有病态性自责
34b. 自我一异己,自我蔑视,它们基于道德主义—权力主义和准客观化(除了补偿的自我美化之外,还有某些特定的自我拒绝迹象。否则就不评分)	
35M. 自我评价的特征,男性:	
a. 伪男子气。决心、能量、勤奋、独立、决定、意志力。不允许被动性	a. 自我接受的被动性、软化、虚弱等
b. 世俗的道德主义。诚实和自制的理想;任何一种违反世俗的行为都被视做是不用解释的“越轨”	b. 允许犯错误,允许不用解释的“越轨”
35W. 自我评价的特征,女性:	
a. 伪女子气	a. 自我接受的非女子气
b. 世俗的道德主义。礼貌、沉着、自制、无私	b. 允许犯错误,允许不用解释的“越轨”,允许自私等等

假设的“高”变式	假设的“低”变式
36a. “标准”的自我。试图否认或“忘记”过去和现在的偏差	36a. “不同的”自我,既接纳个体化的自我,也接纳世俗的自我
	36b. “认同世界”,平等主义—兄弟关系的理想
37M-W. 自我理想:与自我评价的特性相同	37M-W. 自我理想:自由主义价值观。成就、理解、养育、附属;为人道主义价值而工作,改善社会关系,改善自我等等
38. 否认心理原因:借遗传、身体因素、偶然因素等对自己进行解释;否认任何征兆的结果	38. 对自己进行社会心理学解释
39. 自我延伸:财产	39. 达到目的的手段

## (二) 自我美化对客观评价

在持有偏见的被试中,美化自我的倾向既表现在他们把占据支配地位的正面特性归属于他们自己,又表现在他们对不否认的负面特性予以理性化的解释。他们强调自己已经成功地克服了弱点、障碍和受害感,与此相反的是客观的自我评价,它们在得低分被试中更为普遍。得高分被试和得低分被试之间的差异(既有男性又有女性),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类目34a)。业已提出的结果表明,持有偏见的被试容易压抑那些产生不愉快的东西,从而缩小了意识范围。导致这些压抑的一个原因在于纪律。被试面临着一种要求立即顺从的纪律。显然,在取悦于父母的恐惧企图中,它展示了“好的”一面,而不适合这一面的东西,尤其是对父母的不满,却被压抑和否认了。这一过

表 11-3 对当前自我态度的访谈评价  
(80个在民族偏见问卷量表上得“高”分或“低”分的被试)

评价类目 (缩写形式)	性 别	下列男女接受的 “高”“低”评价数				个案之和		达到的 统计意义
		20名男		20名男				
		25名女		15名女		“正”	“负”	
		“得高分者”	“得低分者”	高	低			
34a. 自我美化(高)对 客观性自我评价(低)	男	12	3	3	15	27	6	1
	女	13	4	1	12	25	5	1
34b. 自我一异己 自我蔑视(高)	男	10		1		10	1	
	女	10		2		10	2	
35. 对特性的自我评价:								
am. 伪男子气(高)对允许被动性(低)	男	13	1	2	14	27	3	1
aw. 伪女子气(高)对非女子气(低)	女	7	2	1	7	14	3	
b. 世俗的道德主义 (高)对允许犯错误(低)	男	13	1	2	13	26	3	1
	女	19	2	3	9	28	5	1
36a. 标准的自我(高) 对不同的自我(低)	男	14	5	2	14	28	7	1
	女	2	5	0	9	11	5	
36b. “认同世界”, 平等主义,兄弟关系	男		2		5	5	5	2
	女		0	4	4	4	0	
37. 自我理想:								
am. 伪男子气(高)对成就(低)	男	16	1	4	13	29	5	1
aw. 伪女子气(高)对成就(低)	女	8	5	1	11	19	6	2
b. 世俗的道德主义(高) 对入道主义(低)	男	14	3	4	15	29	7	1
	女	16	5	2	11	27	7	1
38. 否认真正的因果关系(高)对 自我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低)	男	11	4	1	14	25	5	1
	女	14	2	0	11	25	2	1
39. 自我延伸的特性(高) 为达到目的的特性(低)	男	14	2	3	15	29	5	1
	女	13	7	0	13	26	7	1

程很可能导致自我欺骗。它十分原始,人们可以一目了然,惟有被试除外。

以下例子说明一个持有偏见的男性在其意志力和独立性方面的自我欺骗。他对某些决定和自我控制的行为感到自豪,而这些决定和行为显然是由父亲策划的(参见第二章)。

M13:“我成长得很快。尽管我父亲也把他的一些决定强加于我,但他允许我做我想做的。关于吸烟问题,他说如果我一定要吸烟的话,那我必须在他面前吸。他还在冰柜里准备了葡萄酒和白酒。前不久,我对吸烟感到厌倦,况且我从不喝酒。我有一个顽固的本性,也就是说,如果父亲想制止我做某事,我就会偏做此事不可……我设法照他的十诫(指基督教的十诫)来生活……”(你与你父亲有哪些不一致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分歧。我很小时就有自己的主张了。他也有主张。我们有过争论,但是我记不得是否被他揍过……”

对自己感到满意可由下列得高分者的陈述来说明:

M58:“我是那些操作工的领班——也就是工头(被试强调“工头”地位)——我的部门很小……只有5个人……我有5个人为我工作,我感到满足。有时,他们走到我跟前,提出生产的建议,但最终由我决定。实际上,在最终的决定方面,我总是正确的——他们也知道我是正确的,这种对我的了解使我感到满足。”

如前所述,得高分的被试,尤其是男性,往往会屈服于这样的诱惑,即表现自己的独立性,作出决定的能力,以及领袖品质,借此作为防御他们被动性和焦虑的一种手段。一般说来,持有偏见的被试在指出他们多么善于战胜残疾、疾病和灾难时,往往强调他们的意志力。他们相信“意志和愉快”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从而赋予“意志和愉快”特别重要的意义。

得高分女性的记录如下:

F71:“我由于动了乳突手术而显得紧张……最难熬的时间开始于幼托期间……我害怕同班的孩子们……那是在幼儿园学习的上半年……到了下半年我已经是班上的领导了。我的一份重要财产是我的沉着——它是我在到处闲逛中习得的。我3岁那年就已清楚地记得医院了。”

F38在讲述她如何用意志力克服婴儿期的瘫痪时说道:“我始终抱有愉快的意向,而且我始终对家庭表示忠诚。我赞赏他们为我干的事。我尝试着找到一种办法,以便我不再成为他们的负担。我不想成为一个残废人。我在紧要关头是可以信赖的。我始终保持愉快,不会让别人由于我的残疾而感到尴尬。也许,导致我愉快的一个原因是我的残疾。我腿上绑了石膏,直到4岁……他(我的丈夫)把我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相比较。她对他不忠实,我则不像她那样。她是一个酒鬼,我不会做那种事。我也不会和别人背后说鬼话。我始终搞阳谋而不搞阴谋……”(你有什么习惯吗?)“童年时期我没有坏习惯,没有梦魇。即便到了现在,我也很少做梦,不论是晚上还是白天。对我来说,母亲是主要的纪律执行者。我与兄弟姐妹们相处得很好。我诚实地对待他们,让他们知道我是可信的。我认为,我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要比我与其他人的关系更好。我是全家的宠儿,也是所有姑姑、叔叔宠爱的侄女……”

当一个得高分的男性被告知他由于婴儿期瘫痪而永远无法行走时,他的陈述也反映了类似情况:

M4:“不过,你瞧,我能以智取胜,我会下决心去这样做。只要我下决心,我就永远处于上风。”

另一方面,得低分的被试并不试图隐瞒他们不安全感、羞耻感和依赖感。例如:

M49 在谈到他自己时说：“哦，我认为社会接触已经使我够烦的了。我能够与一个人交谈，但是，如果我处在人多的场合，我就站在一边一言不发了。我认为，那也许是由于我缺乏足够的社交经验的缘故。”

F63 是一个得低分的女性，她这样说道：“我一个人单独工作时效果最好。但是，与其他人合作有困难。我与他们相处得不错，不过我感到紧张。我相当羞涩，不喜欢竞争。”

得低分男性有勇气承认他们的软弱和他们对母亲的依赖。这一事实可从下述引文中得到佐证：

M50：“我并不是指我爱我的母亲，相反，我指的是我有一种依赖情结……娶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人……因为我依赖别人……希望别人承担责任……现在看来，我把自己对母亲和妻子的依赖迁移到了监狱……”

如上所述，得高分者在他们对异性的态度中反映出来的双重现象——表面的爱慕和潜在的蔑视，有时也可以在他们对自己的态度中找到。在自我美化的陈述之后，接下来便是自我蔑视的陈述。这种结合表明了被试对自己抱有深刻的怀疑，只有通过否认他们失败的责任，投射性地谴责别人或外部环境，以及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或遗传，他们才能承受这种怀疑。得高分者的这样一种自我一异己的自我蔑视倾向[它是道德主义—权力主义和准客观化的(类目 34b)]，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有 10 个正面例子和 1 个负面例子，后者有 10 个正面例子和 2 个负面例子。不过，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之间的差异尚未达到统计上有意义的程度，这是因为类目中出现大量的中性分类。

从自我一异己的自我蔑视出发，逐步过渡到得低分者的自我谴责。后者常常具有这样的特征，即适度地评价固有的人格

动力，而前者则相反，他们借个人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这些因素有的是真实的，有的则是想像的)来进行自我证实，其心理活动的本质是一种防御。

下面展示得高分男性的自我拒绝特征。尽管他们按照常规的标准进行了自我批评，但同时也对人格以外的因素进行了谴责(这些因素包括遗传、他人或外部环境)：

M40：“一切遗传性的问题，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均来自家庭的男方，除了勤奋以外，幸运的是，我的家庭给了我优势……我成了一匹黑马……然而，我的全部麻烦是我长不大。我想那好似一出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我并不认为……那是邪恶的。我们常听说别人被抓，而从不相信我们会被抓。”

M57：“我有点不知羞耻，但我是家里惟一的能人。……我比其他合在一起挣的钱还多。可是，像我这样有智力的男人却被女人送进了监狱。”

在以下的例子中，人格内部拥有一个虚弱的自我，用被试的话来说，那是“肉体的自我”或“虚弱的肉体”：

M52：“我经常停下来想，怎样让我的肉体自我从我身上溜走……”

M58：“哦，我是一个坏榜样。我信奉生活，但我的肉体是虚弱的。我不具有驱逐它的能力，所以我总是损害他人……”

得高分女性的记录如下：

F71：“我有点神经质；我对自己缺乏信心……我属于不逼不成器型，我妹妹也是。我父母认为我是落后分子，需要指导。他们在我小学阶段给我上舞蹈课，因为他们知道我需要它。读中学时，我的全部成绩都是 B。”

上述那位遵守习俗的女性对她自己的自我一异己表示拒绝，她把自我一异己与外部诱惑相联系(参见第二十二章)。

F79 的陈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一个人可以如何地贬低自己:“我离开 SPARS 后开始读中学,中学毕业后,我去\_\_\_\_\_上大专,但是父母拿不出那笔钱供我学习。我实际上从不干活,光吃不做,父母经常为此发怒。我想,我已经是一个神经病患者了。我从不外出。进入青春期我就发胖了。父母强迫我做健美操。后来,我上了学院暑期学校,我被那里的男孩们吓坏了。再后来我上商业学校。我恨这所学校,它常找人麻烦,因为我的惟一学习是坐下来打字。如果我减肥的话,我也许能上大学。我的兄弟正在那所大学读书,我不能去,因为我太胖。我在一家珠宝店工作过,但我觉得那不是我发展的地方。我恨它,在那里,我感到极不舒服。我继续吃,这是我可以从事的惟一职业,而父母却恼火了。母亲常让这些可怕的怒火迸发出来。她会尖叫,我也会尖叫,然后我感到厌烦。”

同样这个女孩,在另外一次访谈中报告说,她能通过提醒自己的家庭背景来获得一种个人价值的感觉。她发现她的母亲很了不起,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这表明被试在借口和现实之间存在分歧(参见第十章引述的父母理想化问题,以及其他内容)。

### (三) 男子气和女子气

现在,让我们转向得高分被试关于自我形象的更加特定的方面,借此与得低分被试的自我形象相对照。与前面的讨论相一致的是(尤其与本章的第一节相一致),人们可以期望得高分者把他们自己看做是非常具有男子气的;只要潜在的虚弱感越强,这种主张便越能得到坚持。另一方面,得低分的男性具有更加个人的和男性的特征(也许他们较少受到父母的威胁),而且敢于承认失败。

事实上,在得高分男性中,存在着所谓的“伪男子气”,即不允许被动性。这里所谓的“伪男子气”,指的是吹嘘这样一些特性:决心、能量、勤奋、独立、果断和意志。另一方面,在得低分男性中,发现了为自我所接受的被动性、温柔和软弱。两者差异在1%水平上有意义(类目 35a)。在性爱领域,这两种不同态度的例子已在本章第一节中摘引过。

类似的态度可在职业领域和探讨生活的陈述中找到。例如,一个得高分的男性谈到了他“努力做生意”的成功技巧。他说,“那种一般的做生意方式对我来说已经太慢了”。在竞争中成功地智胜他人,对持有偏见的男性来说,是其自我理想的组成部分。相反,得低分男性则更经常地提到他们的依赖性,提到他们喜欢烹饪和其他的爱好。这些陈述通常被认为是女子气的。此外,他们也被访谈者描述为“温和的”“适度的”“说话中听的”。

一种相似的倾向(尽管在统计上没有意义)是所谓的“伪女子气”,它在得高分女性提供的自我评价中可以发现。这些女性倾向于把自己看做是女子气和温和的;她们不允许任何一种男性倾向(“做一名家庭妇女是我的天职”)。毫不奇怪,一种相当原始的攻击,尤其是指向男性的攻击,往往与这种态度相伴随。虽然它们在访谈中是间接地反映出来的,但在主题统觉测验中却是直接地反映出来的。

与此不同的是(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提到的那样),得低分女性承认她们对自己的女子气抱有一种矛盾心理。她们有时直接地表示对男性的妒忌,有时,她们又反映出对男性的某种喜爱,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愿望,包括参与他们活动的意向。在得低分的女性中,公开表示拒绝女性角色的极端例子如下:

F62:“由于我经常敲敲打打,喜欢建造和构筑东西,所以我母亲常说,如果我是男孩子的话,我会做得更好。在我进入青春

期时,我常穿工装裤。今天每当我陷于绝望时,我仍然喜欢拆装东西。”

F23:被试希望自己是男孩,并且在她的声明中,精心阐述了反对妇女的偏见。她不喜欢烹饪或缝纫:“如果我是个男人,我就能娶老婆——那是我真正需要的东西。有个人来烧饭和缝纫,并且照顾我。”她认为,她在这方面实际上是相当依赖的。因此,她说,要么不结婚,要么结婚后继续工作。即使有了孩子,她也要返回工作岗位。“我一个人来抚养孩子,尽管我无法把孩子养得很好……我喜欢男孩子做的每一件事情,不喜欢女孩子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想与男孩子打垒球,事实上,我确实与他们一起出去打过球。”(那么,你认为女孩子能干什么?)“她们围坐在一起谈论男孩子——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议论更令我厌烦的了。”

#### (四) 因袭主义和道德主义

与早些时候报告的某些研究结果相一致的是,得高分的男性和女性容易把自己想像为高度道德的和自制的,认为任何违反这一标准的行为都是一种“越轨”,它们是用不着解释的。上述引文已经表明了这些个体的倾向,即他们把自己描述为诚实的和理想的,而且,从因袭主义的道德意义上说是自制的。另一方面,得低分的被试则承认自己“在自制方面易犯错误”,而不会把它解释成对其本性的某种异己的“越轨”。这种差异对男女两性来说都在1%的水平上有意义(类目35b)。在得高分女性的例子中,详尽的类目界定(正如评分手册的项目所提供的那样),表明她们强调以下一些特征:得体、沉着、自制、无私。这些特征与得低分女性允许自私恰成对照。

在得高分被试的自我形象中,习俗特征表现为他们强烈需

要进入强大的行列。有理由相信,由于他们缺乏个人的同一性,他们会产生一种“隶属”团体的意识,并把自己想像为“没有问题的人”,借此得到补偿。而且,附着着否认或“忘记”偏差行为,不论这些偏差行为涉及过去还是现在(类目36a)。在这个意义上说,大量的保护和安全感可以被认为是来自一个团体的意识。不过,如前所述,这种对团体的隶属与真正认同他人和团体是十分不同的。因此,对持有偏见的被试而言,偏差行为越大,越有可能否认偏差行为的存在。这一现象在我们的监狱样本中尤为显著,从中得到的引文如下:

M51:被试说他只抢劫了一次,并且认为这是喝酒造成的。“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反社会的。”他强调说,他不是堕落者。他还说,不久前,他进行了某种腺体治疗,他感到这一治疗使他更加男性化了。

M57:被试表示了这样一种表面的愿望,即希望知道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麻烦,而他的兄弟却没有。他还想知道如何使自己好转起来。

得高分者的访谈表明,就前面类目所界定的意义而言,他们容易把偏差行为和缺乏自制看做是一种“越轨”。

与此相对照,得低分的被试则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个体化的或非因袭的(类目36a)。这种情况可以从前面各节摘录的陈述中看到。整个类目的差异对男性而言在1%的水平上有意义,而对女性来说也具有同样的性质(11个正例对5个负例)。

很清楚,得低分者的“个人同一性”有助于建立真正的客观关系。在有些例子中,得低分者还提到了如何认识“隶属”的问题。但是,他们把重点放在平等主义的兄弟关系上(类目36b;若想参阅“人道主义”,见第四节)。

### (五) 自我和理想的一致

就得高分者而言,缺乏洞察力和自我批判能力反映在他们的一种倾向之中,也即他们把成为某种人作为他们的自我理想。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想成为什么人和他们实际上是什么人之间不存在差异。

这样一来,得高分男性在提到他们的自我理想时,把上面归纳的特征说成是“伪男子气”(决心、能量、勤奋、独立、果断、意志力、无被动性),并且把它们视做“因袭主义道德”的一种症候。

在得高分的男性中,一个采用这种自我理想的例子如下:

M52:(你有烦恼吗?)“我有烦恼。我认为,我的最大欲望是成为某种人。在孩提时代,我读了许多书……我有点英雄崇拜——不一定专门崇拜某个人——我想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我习惯于规划,有时则担心我是否会规划。”

上面的引文说明得高分男性钦佩那些果断地行动并取得成功的男人,例如对麦克阿瑟(MacArthur)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因为他们有着“巨大的成就”:

M47:“我真的喜欢上另一个人……他就是巴顿(Patton)。我喜欢他的原因与喜欢麦克阿瑟的原因是相同的。他亲自上前线……不会把士兵送到连他都不会去的地方。”

M51:“我推崇安德鲁·卡内基,我从我的亲戚那里了解到他的成就……他刚到这里时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现在则成果累累……”

得高分的女性同样倾向于把上述特征作为她们的理想,她们在自我描述中提出这些特征,把它们放在“伪女性化”和“因袭主义道德”的标题下加以概述。

可是,另一方面,得低分的被试则倾向于把各种特征作为他

们的理想,这些特征是与他们归属于自己的特征不同的,或者至少与他们归属于自己的那些特征进行了不同的构想。他们可以容易地看到自我理想和实际现实之间存在的差异。由于看到这种差异,他们便会更好地朝着实现自我的理想而努力。研究自我欺骗的一个报告表明,被试越是意识到他们缺乏理想,他们实际上越是接近于实现这些理想(33)。

从心理学上说,由得低分男性和女性作为理想而列举的价值观,可以被概述为“真正的成就”。同时包括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强调,例如理解、养育(尤其为妇女所强调)、隶属,或者为自由主义价值而奋斗(例如改善社交关系或自我改善)。

两种自我理想之间的差异(类目 37a 和 37b 的评价所包括的内容)对男女两性来说在统计上均具有显著意义。

得低分被试的自我理想是与他们的容忍水平紧密相联的,有关这方面的说明可从他们的陈述中看到。他们把成就视做一种价值观念,而不是视做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在以下的例子中也有显示:

M55:(你想成为国会议员吗?)被试大笑。他表示这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是他想成为一名国会议员。他强调所谓的“内在价值”,也就是“不能只为金钱等而工作……相反,为成就而工作……尽管有可能失败,但你还是得到了尝试的满足。”(成就对你有吸引力吗?)“比起统计或研究来,我更喜欢成就。我想走出去接触人们……战时在伯利恒钢厂从事涉及个人关系的工作……也许我把目标定得太高了……但我可以成为一个职业介绍所的访谈者。”

F62:“我想去中学教戏剧。个中的原因似乎有点奇怪。我喜欢戏剧,我认为人类应当对戏剧有所了解。我希望人们了解健康的娱乐活动和高级艺术。”

F63:“在我的艺术生涯中,我对抽象形式很感兴趣,而对表现形式不感兴趣。我受鲍哈斯(Bauhaus)设计风格的影响较大。现在,我对写作感兴趣。当时,我在\_\_\_\_\_艺术馆工作,从事艺术批判。我还为报馆撰稿。”

F23:被试被\_\_\_\_\_发展中心雇为药剂师已有一年半时间。她对自己的工作很失望,她希望做些科研工作,可是上面只安排她做一些例行的工作,如同实验室助手从事的工作。“你无法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事,也不会要你承担任何责任,除非你得到物理博士学位。”被试对于她的同事缺乏诚实也颇感烦恼,因为,如果研究数据未能证实原先的假设,她的同事就会伪造一些数据。她向老板汇报了这件事,可是老板并未作出任何反应。“他不会对你的反映采取任何行动,他甚至不会亲自核对一下实验结果。”关于她是否想成为一个男孩的问题,她是这样回答的:“对啊,我做了许多事情,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当我刚来这里时,他们问我想干什么,我告诉他们我的兴趣在有机化学上;他们问我是否想搞有机分析,我说好的,对此并未考虑很多。结果发现,他们让我做的是非常简单的事。一开始我还有点兴趣,但是那工作很好做……我想明年夏季辞去工作,然后去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因为到那时,也许可以有机会去从事我想从事的工作了。”

M44:“有件事我认为是重要的。我喜欢学校,并为之感到骄傲。我害怕我在学业上会失败。”

以下被试的记录(他们在民族中心主义问卷上得分极低)证明了被试对于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强调。他们中有些人提到在执行人道主义的计划时,他们所从事的特定的和具体的计划,而其他人则可能按照模糊的原则仅仅作些口头承诺而已。

M53:(你对这项工作满意吗?)“我稍稍有点不明确……这

项工作可以证实一个人的存在……我对股票和债券从来不感兴趣,因为在我看来,它并不会对公共福利作出哪怕是一点点的贡献。这项工作使我迅速地看到结果……那是诚实和善良的结果。”

M59:“没有比帮助一个人更幸运的事了,它可以成为社区的组成部分。我积极地参与社区工作,并因而变得仁慈和慷慨,与那些高度关心你的人交往……”

M15:“我刚开始读大学时,对社会研究和历史问题抱有强烈兴趣。今天,这种兴趣仍很强烈,但它已与合作的欲望结合起来了。咨询似乎是我目前选择的工作。”(动机是什么?)“哦,在我们教会中,我已经观察到许多人有问题。我想帮助他们。”(哪种问题?)“个人的问题……”(你目前的宗教观是什么?)“你可以称它为‘社会宗教’。如果一个人对进步抱无所谓态度,那是罪孽。”

上述摘引充分证实了低分被试的价值观念:真正的成就伴随着对可能失败的焦虑,伴随着对智力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焦虑。

#### (六) 否认社会心理的因果关系

在得高分被试中,那种缺乏洞察力和对自己抱不现实态度的现象,似乎与某种否认因果关系的倾向相联系——其反映形式是:用遗传的、身体的或偶然的因素来解释个人自身的缺点,或者否认行为表现的症状特征。正如我们在第二十二章将会充分讨论的那样,来自精神病院门诊部的被试样本往往认为他们的症状只是某种身体上的东西,或者是由“遗传”造成的,或者是那些与被试的自我相异的东西。

另一方面,得低分的被试则倾向于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我们认为当前的自我是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影响的结果,他们在



谈到自己时,常常自发地提及他们的童年时代,明确地运用“它可以追溯到婴儿时期”等词语来描述行为偏差的原因。

一个得低分的被试把他没有恐惧的表现归结为下列事实,即“他的妹妹有许多恐惧”。他说:“我从妹妹的恐惧中习得了消除恐惧的技术。”可以肯定,从所有这些讨论中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得低分被试一定拥有对他们自身的正确或全面的洞察力。它只是指被试会用心理动力学的术语来进行思考,用这些术语来对自己的行为寻找解释。

上述两种态度之间的差异(类目 38),对男女两性来说均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在 1%的水平上)。

### (七) 自我延伸的一种形式:财产

在得高分被试过分相信不安全的行为背后,是一种夸大的要求财产的意愿,换言之,把财产作为自我的一种延伸,具体表现为对金钱和财产的过分投入。另一方面,得低分的被试则倾向于对金钱抱现实主义的态度,充分了解它作为手段的价值,但不会高估它,使其成为一种目的。他们只是把财产视做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在此领域,持有偏见的被试和不持有偏见的被试之间的差异(类目 39),从统计学上讲是具有显著意义的。

下列陈述表明,得高分被试往往通过金钱或者财物的积累来寻找“基本的安全和独立”。这种需要从功能角度上说已经成为自发的[这是奥尔波特(Allport, 9)的用语],而且是无法满足的。

F24:(你认为你拥有多少财产才会满足?)“我必须成功——拥有许多财产,而且要快些拥有。”

F32:“每月赚 1000 元,或者得到一切。”它反映了被试追求

安全的愿望。“一个人赚得越多,他可以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大。”

M57:(金钱能使你得到什么?)“购买更多的耕牛,更多的土地,那是我最大的愿望。”

可是,另一方面,得低分被试的记录表明,金钱只是获取生活中某些向往的东西的一种手段,或者说用它来达到某种社会的建设性目标。被试对金钱和财产问题还表现出更大的随意性、被动性,以及寻觅欢乐的态度。他们还经常提到对音乐和书籍的欣赏。他们强调获得特定的东西,而非模糊的、想像的“安全性”(那是得高分者强调的)。

以下是得低分被试的一些记录:

M42:“我认为,最好的东西是不要钱的。但是,我多次发现……让我们观察一下周围……人们必须花钱……方能与朋友们一起干些事情。”(你储蓄吗?)“我反对那些省钱省到狂热程度的人……当然,省钱是为了计划未来……我不主张每个月都要省下一笔钱……况且,现在就是省下几个铜板也没有用,它不能保证以后生活得更好些……”

M44:(你目前的收入无法满足你欲望的东西是什么?)“一架高级收音机,附带一台电唱机,但那只是我直接的需要……”

M48:(金钱能使你办成什么事?)“它意味着好的生活。我想去看戏、听音乐会等,还有就是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等。”

M49:(如果你有 7500 美元,你想干什么?)“哦,当然,它还不会给我一个舒适的家庭,以及一个好的生活。我的妻子经常写作,她有若干主意。如果给她主题,她就会搜集材料,进行写作。而且,假如她确实从事写作的话,我们就能雇人来打扫屋子和洗衣服,这样可以为她省下许多时间,用于写作……况且她喜欢看戏剧、听音乐会……我们十分喜欢这些活动,它们没有危害……”

F63:“金钱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一切。也许,这种想法有点愚蠢和不现实。但是,正是工作本身使我感到满足。”

F70:(如果你有许多钱,你会干什么?)“我大概会花掉它。”(花在哪些方面?)“哦,也许我会买些盘子和银器,比现在拥有更多的东西,有些东西不是物质的。如果我有许多钱,我不知道用它干什么,我可能办一家小型的私人医院……但我不会购买贵重的艺术品。哦,也许我会,我可能买一些贵重的物品,或者去听音乐会、看戏剧。凡别人花钱的地方,我都想花。”

F27:“我不要那么多钱。我们两人谁也不要那么多钱。”(对六口之家来说,这些钱够不够?)“我的意思是说我要一个舒适的家庭,没有任何担心。这个家拥有大量的书籍,一台高级的留声机,还有许多唱片。这样,我们会很幸福。”

## 四、童年时代的自我概念

### (一) 评价类目的界定和量化的结果

迄今为止,关于被试对待自己态度的讨论,涉及到一些特征,被试倾向于把这些特征归属于他们自己。然而,正如访谈的正常程序那样,如果进一步向被试提出下列问题:“你孩提时代的情况怎样?”那么对此问题的回答不一定反映了被试的实际性质。这些答案主要涉及被试对孩提时代的印象。这里,访谈材料具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解释,读者在随后的讨论中应该记住这两种解释。关于童年时期社会歧视的一项研究,包括我们与家长的访谈(30),均支持了这样的假设:被试对他们自己的描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事实相一致。

### (二) “困难”儿童

对于得高分的男女两性来说,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尽管在统计上并不具有意义),那就是他们比得低分者更频繁地报告他们在童年时期属“困难”儿童。在男性被试中,有10个得高分者把他们自己描述成无法管理的、困难的、执拗的、攻击的、被宠坏了的,或者在童年时期是神经过敏的(类目40am)。与之相对照,只有1个得低分者对自己作了类似的描述。

除了上述这些情况外,得高分被试还可能以此方式来证明其父母实施的严格的纪律是正确的,而证明的办法是对任何一种可能发生的冲突进行自责。位于这类描述背后的动机可能基于这样的愿望:得高分男性把自己想像为具有“强烈的男子气”的人(参见第七章)。他们的陈述支持了这里提供的解释:

M40:(你童年时期的情况怎样?)“我想是好吵闹的。我是一个典型的生气勃勃的爱尔兰男孩。我小时候常流鼻涕,他们习惯于称呼我为‘流鼻涕小子’。噢,我偷过乔·勃罗的苹果,也作过许多类似的恶作剧。凡有麻烦的地方,总有我的身影。我不过是个孩子嘛,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严重的事。”

M20:“我身上有着相当卑劣的特征,尤其在大约10岁时,顽皮透顶。我的祖父母想方设法制止我,他们让我与合适的小孩子们玩。在我大约12岁时,我开始制造烦恼,只要我想出去,我就到处撒野。有时,我不干任何家务。有时,我也会为自己感到羞耻……”

现在,我感到自己很整脚……我没有钱。没有钱,就不能到处跑。我常常设法弄点钱……有了钱,我就与三四个伙伴一起闲逛、闹事……也许,在我小时候,他们想方设法压制我,不让我玩,只规定我与某些小孩玩。”

在得高分的女性中,存在一种相应的倾向。她们报告说,她们在孩提时代是困难的、紧张的和脆弱的(类目 40am)。例子如下:

F22:“我能记得的一切是,母亲常说我过分挑剔,尤其在饮食方面。”

F31:“我小时候一直哭。也不知为何。但是,我总觉得他们伤害了我的感情。我的弟弟常令我光火。我和他打架。最后,我得到的总是大声的训斥和责骂。”

F66:“爸爸死后我经常哭。母亲感到奇怪,不明白为什么有好几年我常常会躲到屋子后面去哭。其实,我不想看见母亲与任何其他男人在一起。她说我剥夺了她的机会。”

可是,另一方面,得低分被试却把他们自己描述成安静、羞涩、忸怩或在童年时期不受人欢迎的。此外,得低分女性比得高分女性更容易把童年时期的“假小子”和独立性联系起来(类目 40a)。得低分被试的记录如下:

M48:(你认为你是哪种类型的人?)“很难说——你指的是不是文静? 哦,我很吵。但是,即便如此,我仍受其他孩子的压制……学校的领导和团体都避开我……结果我踏进了适合我自己层次的团伙……”

M53:(你认为你是哪种类型的人?)“难以评价……我想我是相当文静的……我是一个举止得当的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在其他方面也很杰出。”

M55:“我害怕跳舞,害怕外出参加运动,因为我总担心自己不是一个好运动员。”

F27:“我实际上是一个讨厌鬼,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我猜想,这也许是因为我很胖的缘故。而且,我特别害羞。当老师说我是一个模范儿童时(因为我十分文静),我几乎有点疯了。

我知道,我之所以文静,是因为我怕那里的每个人。在家里,我却是一个吵闹鲁莽的人。当然,在家里,我是舞台的中心角色,人人都认为我了不起。在学校里,我想我并不被人欣赏。我知道我在智力上有优势,而且有点势利。但是,实际上我是很大气的。我想讨人喜欢,可是没有人喜欢我。因此,每当放学,我就匆忙回家。在整个文法学校期间,我只有两个朋友,都是女孩。我对男孩并不了解,也不与他们说话。我想女孩一定很愿意与我交朋友,因为我从来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来改变自己。”

当弗洛伊德·奥尔波特(Floyd Allort)和哈特曼(D. A. Hartmann, 8)运用量表测量政治态度和个体计划时,他们发现了类似的结果。他们指出,自由主义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称做“怨我”)在下列一些方面超过了保守派。这些方面是:“心地温柔”,意识到内在动机和冲突,在个人问题上会因小事而生气,对他人的意见十分敏感,以及有着一种隐退的意识。而且,自由主义者较少扩张和武断。

### (三) 温暖对成人取向

据假设,与得高分者否认困难有关的是,他们倾向于把他们的童年时期描述为温暖的、快乐的、活跃的,没有任何忧虑或羞涩(类目 40b)。我们意识到这样的事实:该假设是与刚才提到的倾向相抵触的,也就是说,与他们把自己描述为有困难的孩子相矛盾的。在这类被试中间,与他们反映困难相伴随的是,会出现对困难的否认。但是,总的说来,他们在描述童年期的自我时,要比我们迄今为止处理的其他领域更少反映出否认的态度。个中的原因可能是,童年时期对不合意的特征来说是一块可以投射的屏幕,它提供了使这些特征成为“自我—异己”的另一种可能性。显然,相比较而言,没有必要美化个人的童年时期,因

为这个时期已成久远的回忆。相反的是,有些得高分的被试刻意地强调疾病,例如虚弱的体格,借此作为他们必须加以克服的东西,使他们的成功显得醒目。

童年时期的对立面(即类目 40b 的相反变式),在得低分被试的报告中相当频繁。它可以概述为“成人取向和内化标准”,表现为大量阅读,对学校和老师感兴趣,以及努力追求成就。这种倾向对得低分男性来说尤为典型,其中有 16 个得低分的被试认为在童年时期是成人取向的。与之相对照,只有 1 个得高分男性有此陈述。女性中的相应数字为 7 和 0。

上述情景随着本书作者的研究而被具体化了(如前所述,参见那些在偏见量表上得低分的儿童)。这些儿童表现出对权威的较少顺从,而倾向于指向成人的价值观念,例如对工作的兴趣。

得低分男女的例子如下:

M53:(你是否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不知道。我并不这样认为。在学校里我是一个好学生,有许多朋友。我不记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沮丧。”(你在孩提时代有过担忧吗?)“噢,让我想想。我不知道。我记不得孩提时代有过什么担忧。”(在一些小事情上呢?)“哦,让我想想。在我父亲死后不久,我曾一度很忧虑。我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的……读中学时,我认为我很担心未来的职业,以及如何谋生的问题。”

M56:(你孩提时代的情况怎样?)“噢,很认真……读过里邦兹(Rippants)的《世界史》。那时我才 9 岁。我的祖父在我 9 岁或 10 岁时,给了我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征服格林那达》(*Conquest of Granada*),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它给了我关于历史的一种客观意识……他有时还让我读有关自制的书籍。”

F27:“当其他孩子还在读《布雷尔的兔子》(*Brer Rabbit*)时,我已经在读狄更斯和萨克雷(Dickens & Thackeray)<sup>[3]</sup>的著作了。当其他孩子还在熟悉托儿所的旋律时,我已经对交响乐和歌剧的知识有所了解。”

沿着同样的研究路线,就得低分被试而言,存在某种倾向,也即他们儿时相对孤独;就得高分者而言,他们提到了可以解释为“团伙社交性”的东西(类目 40c),包括俱乐部、中学兄弟会、女生联谊会等。表 11-4 没有提供该倾向的数字,但我们可以根据得低分被试的记录来描述他们童年时期的羞涩和孤独:

M59:(你童年时期的情况怎样?)“一个害羞的男孩。当我接触一个较大的团体时,我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进入该团体。”

F27:“我知道我十分文静,因为我害怕那里的每个人……我想讨人喜欢,可是没有人喜欢我。因此,每当放学,我就匆匆回家。”

F75:“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相似——害羞,害怕与人接触。我们虽不讨论这类事情,但是我已经从父母身上注意到这类事情了,甚至我妹妹也以那样的方式行事。她过去不是这样的。我母亲想推动我们前进,希望我们与众不同,成为既能干又具有进取心的人。但是,她自己却做不到。我是最差劲的——也就是在马路上遇见朋友时不敢打招呼的人……我希望母亲不要来管我,让我随心所欲地干。可是,我那时的模样糟透了,我可能成为一名隐士。即便现在,我仍把身子蜷做一团看书,或者独自外出散步。”

M49:“我们小时候,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户外活动上。当我们搬来这里时,我们再也没有与别人接触过……在学校读书期间也不与其他孩子接触……我们只和家人一起玩……大家甚

至不出去从事任何运动……”

#### (四) 童年的景象和目前的景象

在童年的标题下讨论最后两个类目,有助于完善迄今为止获得的印象。上面指出,得分高的被试把他们的童年作为现在不合适的一些特征的投射屏幕。这表明了童年的自我和目前的自我之间的不连续性(类目41)。实际上,情况就是如此,比起得分低者来,得分高者的统计是有意义的(男性在1%水平,女性在5%水平)。相反,得分低者则显示出童年自我和成人自我之间的连续性。得分高者甚至可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美化目前的自我,谴责童年的不幸。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得分高者很少对其童年进行自发性评论,而得分低者则较多地对其童年进行自发性评论(类目46)。这里,男女两性的差异在2%的水平上。这表明,得分低者有着更大的内感受作用,更能用心理的和社会的术语来解释人类的行为。

#### (五) 概述:对目前的自我和童年的自我的态度

如同被试对父母的评价和异性的评价那样,得分高者的自我评价强调积极的和合意的方面(或者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他们指向他们的“意志”和决心,借以克服生活中的残缺和变迁。而且,在得分高男性的自我理想中,能量、果断、竞争性、攻击性尤为明显。

有证据表明,反复地声称独立,实际上是防御依赖、被动、无助和自我蔑视的一种感情。不过,这些感情极少得到承认或接受。

凡自我不能接受的东西,随着陈述的深入,往往会被客观

化,从而使自我变得狭隘和压抑。进一步的结果表明,持有偏见的被试认为他们是合乎传统的,不是异类的,因而是“正确的”。他们对自己的描述也具有明确的道德主义基调。那些偏离习俗的行为模式,被视做是一种“越轨”,它们是不容解释的,或者将它归因于外部的因素和事件,非被试的意志所能控制。这种探究自我的方法,回避了社会心理学的明智解释,从而导致童年自我和目前自我之间的不连续性。与此相符,得分高者不大愿意提及他们的童年,目的是暗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父母不应对其产生的结果负责。

另一方面,不持有偏见的被试之所以客观地看待他们的自我,也许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他们为他们的父母所接受,为他们的父母所爱。他们更容易承认自己的欠缺,例如缺乏理想,缺乏理应所起的作用。尽管不太理想的冲动和倾向被作为自我的组成部分而接受,但它有助于自我的丰富、复杂和内感受性。因此,正如本章第一节所指出的那样,得分低的男性更能坦率地允许被动性的弱点,用不着求助刻板的和反病态的恐惧来抗击这些感情。据此,有证据表明,得分低的女性能够公开承认女性角色的冲突,以及她们对男人真正的喜欢。

此外,除了这些外部因素(如团体成员身份或财产)之外,得分低者还倾向于求助于他们的个人身份,借此产生安全感。因此,他们在访谈中常常表现为个人化的和非世俗的。他们努力指向真正的成就,指向理解和隶属,指向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例如社会关系的改善或自我改善),不惜违反传统的规则和价值观。他们能够按照他们的发展来解释他们目前的自我,并且较多地自发提到自己的童年。他们对童年的描述不落俗套,而且提到退缩、羞涩、忸怩、工作取向、阅读、成人的价值观念等。这些报告与直接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在一个与此同步的

研究中,有关结果表明,无偏见的儿童的人格也具有上述特征)。

作为成人,得分低者仍继续表现出公开的焦虑和抑郁,这至少说明他们有能力面对不安全和冲突。他们的内省能力和准备状态是他们试图把握这些问题以实现一种可依赖性的顺应形式。但需注意,有时,这种态度会促使他们取得成功;有时,则会使他们走向极端,表现出病理症状。

### 注 释

[1] 本章为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Else Frenkel Brunswik)所撰。

[2] 这里提及的现象,如同本章报道的其他许多发现一样,是与弗洛姆(Fromm,42)和马斯洛(Maslow,79)关于权力主义人格的描述完全一致的。

[3] 萨克雷(Thackeray,1811—1863年),美国小说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名利场》和《彭登尼斯》,历史小说《亨利·埃斯蒙德》,散文集《势利人脸谱》等。——译者注

## 第十二章 访谈所揭示的动力的 和认知的人格结构<sup>[1]</sup>

### 一、动力的性格结构

#### (一)评价类目的界定和量化的结果

综观前述访谈材料的讨论,可以发现,我们多次提到各种所谓的防御机制。在这些防御机制中,有性的压抑和攻击的压抑,对整洁的过度强调,对被动性的各种防御形式,等等。它一再表明,民族中心主义和非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差异更多地随着一些深层因素而变化(这些深层因素有同性恋、攻击性、被动性、肛欲),而不是随这种或那种倾向是否存在而变化。换言之,被试的态度主要不是与这种或那种倾向的强度有关,而是与被试处理这些倾向的动机动力学有关。在那些倾向中,凡被试不想去面对和接纳的倾向,防御机制便是拒绝它们的工具。

本章讨论的评分手册类目,主要关注防御机制,并结合其他的动力模式,以探究它们之间的相关。因此,这些类目涉及迄今为止研究的各个方面,并为先前的观察提出梗概。通过这些类目,我们可以发现,其数据直接支持了原先的许多假设(这些假设是前面我们在散乱或间接的证据基础上作出的)。

与动力的性格结构相关的类目列表如下:

## 评分手册:动力的性格结构(参照表 12-1)

假设的“高”变式	假设的“低”变式
47. 对“色情”肛欲的反移情拒绝(部位色情与其升华,也就是言语—情感—艺术表达)	47. “色情”肛欲的正面表示(部位色情,例如食物性移情,口部性反常行为与其升华,也就是言语—情感—艺术的表示和拓展)
48. 刻板的一道德主义的一肛欲的反应形成;对极权主义一道德主义(正和负)类型化的过分强调(例如,“清洁的人”和“肮脏的人”);对金钱和财产的强调	48. 功能性和非道德主义的肛欲反应形成;保持手段与目的关系;肛欲的升华;相对缺乏肛欲的反应形成
49. 泛化,自我一异己,依赖性;逃避现实,逃避责任;潜在的自我一异己,被动性;无助和软弱(只有在受压或受害时才在男性中公开反映出来——例如“隐蔽所宗教”——具有全或无的特征)。感情贫乏和客体交换	49. 爱情指向的求助心态和养育,接受依赖和感情,客体移情的特征
50. 攻击性	
a. 泛化,非个人化;有时为迎合所取代	a. 集中的,个人的
b. 道德主义—权力主义。极权主义;惩罚的;迫害的(心理大屠杀)	b. (1) 原则的一理智的 (2) 爱情取向。尤其对移情客体的拒绝作出反应
c. 破坏性。倾向于全或无,倾向于身体的表示	c. 相对地温和。倾向于正常释放和言语表示
51. 矛盾心理	
a. 自我一异己的	a. (1) 公开承认;自我接受的 (2) 感情的有意识抑制
b. 用二分法和置换解决问题	b. 公开地对原始客体进行表示,或者对原始客体的“现实代表”(例如权威、母亲等)进行表示

假设的“高”变式	假设的“低”变式
52. 认同	
a. 颠倒的恋母情结的依恋	a. 正常的恋母情结的依恋
b. 潜在的自我一异己,倾向于异性父母角色。强调支配—顺从的冲突	b. 真正的自我整合,倾向于父母中任何一方或父母双亲
c/男 伪男子气	c. 自我整合的男子气或女子气。强调性格特征和内化价值
c/女 伪女子气	
53. 外化超我,“社交焦虑”;刻板的超我,无意识的内疚	53. 内化超我,有时是严厉的和非理性的;有意识的内疚
54. 拒绝自我一异己的冲动,反移情,尤其是关于性的拒绝和反移情,攻击父母和权威,虚弱和被动	54. 接受本我,本我的升华,带有竞争性冲动之间有意识的冲突;对本我的有意识抑制
55. 自我虚弱;希望成功,决定欲;有时与机会主义的过分现实主义相结合	55. 自我具有适当强度。标准:持久努力(由于内化的价值观而延迟欢乐的能力);假设责任的能力;情感成熟等等。有时陷入不切实际的追求
深层的机制	
56a. “现实”的歪曲	56a. 现实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世界观
56b. 权力主义的道德	56b. 理智化,属于哲学理性化类型,而非理智的渗透
56c. 否认自我的“消极方面”“官方性乐观”	56c. 公开的心理冲突,涉及自己的适当性、成熟性或违反自由主义价值观等
56d. 关注身体症状	
56e. 关注身体外表	
56f. 转变性癔症(尤其在男性身上)	

上述类目的量化结果在表 12-1 中列出。

表 12-1 对动力的性格结构的访谈评价  
(80 个在民族主义偏见量表上得“高”分或“低”分的被试)

评价类目 (缩写形式)	性 别	下列男女接受的 “高”“低”评价数				个案之和		达到的 统计 意义
		20名男 25名女 “得高分者”		20名男 15名女 “得低分者”		“正”	“负”	
		高	低	高	低			
47. 拒绝色情“口欲”(高)	男	5	7	2	7	12	9	
对积极表现(低)	女	8	3	2	5	13	5	
48. 刻板的、道德主义的肛欲反应形成(高)	男	12	1	3	13	25	4	1
对功能的和非道德主义的(低)	女	17	2	3	7	24	3	1
49. 自我一异己(高)对爱	男	17	3	2	14	31	5	1
情取向的依赖(低)	女	17	2	1	7	24	3	1
50. 攻击性								
a. 非个人化(高)对	男	17	2	2	13	30	4	1
个人化(低)	女	13	3	0	11	24	3	
b. 道德主义—权力主义(高)	男	15	2	2	12	27	4	1
对原始的理智化和爱的取向(低)	女	16	1	2	10	26	3	1
c. 破坏的(高)对	男	9	2	2	10	19	4	5
相对温和的(低)	女	6	3	3	9	15	6	
51. 矛盾心理								
a. 自我一异己(高)	男	15	2	4	12	27	6	1
对公开承认(低)	女	16	4	2	9	25	6	1
b. 二分法和置换(高)	男	14	2	5	8	22	7	2
对公开表示(低)	女	9	3	2	9	18	5	5
52. 恋母情结								
a. 颠倒的(高)对	男	6	4	3	12	18	7	
正常的(低)	女	9	11	3	8	17	14	

评价类目 (缩写形式)	性 别	下列男女接受的 “高”“低”评价数				个案之和		达到的 统计 意义
		20名男 25名女 “得高分者”		20名男 15名女 “得低分者”		“正”	“负”	
		高	低	高	低			
b. 自我一异己地认同异性父/母的角色(高)对自我整合地认同异性父/母中的一方或双亲(低)	男	12	1	2	13	25	3	1
	女	15	2	2	11	26	3	1
cm. 伪男子气(高)对自我整合的男子气或“女子气”(低)	男	15	1	2	10	25	3	1
cw. 伪女子气(高)对自我整合的女子气或“男子气”(低)	女	4	5	2	11	15	17	
53. 外化超我(高)对	男	17	3	2	14	30	5	1
内化超我(低)	女	15	5	1	12	27	6	1
54. 拒绝本我和反移情(高)	男	14	1	5	10	24	6	1
对接受本我和升华(低)	女	21	1	4	7	28	5	1
55. 自我虚弱(高)对	男	14	5	7	11	25	12	5
自我强度(低)	女	12	9	3	11	23	12	5
56. a. 现实的歪曲(高)	男	8	3	4	10	18	7	
对现实主义的客观性(低)	女	8	4	3	10	18	7	
b. 权力主义—道德主义(高)对理智化(低)	男	14	3	3	12	26	6	1
	女	16	1	3	9	25	4	1
c. 否认自我中的消极东西(高)对公开心理冲突(低)	男	17	1	2	12	29	3	1
	女	12	3	1	9	21	4	1
d. 关注身体症状(高)	男	7		3		7	3	
	女	6		0		6	0	
e. 关注身体外表(高)	男	3		5		3	5	
	女	8		1		8	1	
f. 转变性癖症(高)	男	3		2		3	2	
	女	7		3		7	3	



## (二) 口欲和肛欲

让我们首先讨论所谓的口欲和肛欲倾向。对那些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或低分的被试而言,这种倾向表现为对口欲和肛欲的接受或拒绝。我们在前面讨论过,这里所谓的“肛欲”和“口欲”并不意指早期的心理发展阶段,而是意指在成人人格中发现的那些特定的性格症状。精神分析学说已对这种性格症状进行过描述。据假设,本研究提及的被试症状与他们的童年有关。

我们首先期望,得高分被试的压抑倾向使得他们既反对直接的口欲(例如,沉溺于食品、饮料、吸烟等等),也反对与上述口欲相联系的倾向(例如,沉溺于谈话、艺术兴趣等)。另一方面,我们期望得低分者愿意接受与口欲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的表现。正因如此,口欲问题以类目 47 的形式归入评分手册之中。

在我们的访谈材料中,尽管存在着人们所期望的这种倾向(尤其对女性来说是如此。参见表 12-1),但它仍不具有统计的意义。关于“口部的要求”,在得高分者中间表现为对获得“东西”的依赖,对权威和超自然力量的依赖(前面已讨论过这个问题)。当这些表现尚未在类目上被界定时,期待毕竟是期待。现在两名评分者对此进行了考察。要知道,两人既受过临床训练,又具有心理分析的功底。

就典型的得高分者而言,他们拒绝喝酒和吸烟,使我们的假设得以证实(我们的假设是:这种倾向可以归入一般的因袭主义)。

正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沉溺于直接的口欲,常可在得低分者身上发现。下列记录提供了这一说明:

F62:“我想成为女演员,但是我爱吃。十分奇怪,女演员为

了保持身材,很注意节食。由于我不能不吃,也由于教师工作更为安全,所以我便决定成为一名教师。”

需要指出的是,表示口欲的各种间接行为并未显示出特别的差异,而各种直接的和偏差的口欲表现则反映了令人注目的差异,也就是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持有偏见和不持有偏见之间的那种差异。

与口欲相对照,对所谓“肛欲症状”(类目 48)的拒绝或接受,业已证明男女被试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分(1%的水平)。得高分被试倾向于刻板的、道德主义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在表面上与所谓的“肛欲反应形成”的反应相联系,表现为对金钱、整洁、“干净生活”和“艰苦工作”等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偏见。他们按极权主义—道德主义的类型把人分为两类:“干净的人”和“肮脏的人”。这种类型化既可以是积极的(正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负的)。上述偏见是某种童年训练的结果。鉴于此,我们就可以对个中的社会心理因素进行生动的描述。可以肯定,这些动力倾向与讨论中的思想问题密切关联。

根据得高分被试的记录,对这种态度列举如下:

M41:“对我来说,有许多利益……例如,退休金。我干了 30 年,然后退休。不错的薪水。在军队服役时,有东西看,可学习。我去过许多地方,生活都很好。一种干净的生活能使你成大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基督徒过基督徒的生活,而非基督徒则可能外出偷抢、喝酒、狂饮,什么都干……”(你在别人身上发现的最讨厌的东西是什么?)“哦,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吸引力。有些人没有吸引力。”(你有业余爱好吗?)“哦,我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只是喜欢钓鱼、打猎。”

M51:(你的宗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我难以精心阐述这个问题。我曾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就是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生

活……”

F66:“我的母亲是护士,我了解这个专业。我不喜欢干脏活,也不喜欢病人。在我们的学校里,一些人穿着肮脏的旧方格布衬衫。”

F31:“我难以接受女孩穿着工装裤干活的事实。她们满身油污,把自己与男人放在一个档次上。”

F38:(你不喜欢哪些人?)“在我 18 岁那年,我讨厌过一个男人。我不喜欢他,因为他肮脏、邋遢。”

F78:“对有些人来说,我不必为他们寻找借口,因为他们成长得很好。外表不错,穿戴整齐。我是一个讲究整洁的人。”

上述这些研究结果证实了克劳特(Krout)和斯塔纳(Stagner, 65)的早期发现。他们发现,保守分子对洗涤和个人清洁颇感兴趣,甚至达到强制的程度。

可是,另一方面,得低分者则倾向于肛欲的反应形成,它们是功能性而非道德主义的。他们对自己的性格抱有正确的观点,认为它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类目 48)。他们的“集中的”态度(在功能水平上)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构筑这样的心理框架,如规划科研工作等,借此寻找它的表现方式;或者缺乏严肃性,用相当随便的态度表明对事物的看法。得低分被试的记录如下:

M42:“听起来有点滑稽,但是我确实并不特别在乎工作……我喜欢那种要求独立操作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可以体现我的能力。当我不想工作时,我就干脆去钓鱼。”被试表明这种工作态度对他来说并非一件稀罕之事……“我不像我母亲那样节俭。我可能更像我的爸爸。在玩得开心方面,我更加像他。每当我外出玩个痛快时,钱不是问题……”

M55:“我在花钱方面不太谨慎……我的妻子老是说,如果

我看中的东西,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它……”(你妹妹也这样吗?)“是的,她也是一个快活的人……”

M56:(你如何看待金钱?)“不重要;我们家里从来不会为金钱而纠缠不休。我弟弟是一个医生,他在埃塞俄比亚工作。”

### (三) 依赖性

得高分被试不愿接受和面对的另一个“核心”态度是“依赖性”。我们在讨论被试如何对待他们的家庭,如何对待人们,以及如何对待他们自己等态度时已经提到过这种倾向。这里,我们所探讨的依赖性就其意义来说,既是一种一般化的特征,又是被试所掌握的方法。在类目 49 中,由逃避主义或逃避责任所表明的“自我一异己的依赖性”、潜在的被动性、无助和软弱(在男性中,只有当他们受压或受害时,才会公开地表示出来,如由“隐蔽所宗教”和其他一些全或无反应所佐证的那样),以及感情的贫乏等,是与所谓的“爱情指向的求助心态”等东西恰成对照的。这类选择在得高分者中间具有意义(差异在 1% 的水平上),而且男女被试均如此。由于这里描述的两种类型的依赖性已在前面几章详细讨论过,因此读者只须注意深情的爱恋的依赖与缺乏感情的自我寻觅的依赖之间的差别。

在得高分的被试中,对支持的依赖清楚地反映在他们关于宗教的态度上。主要表现是,他们是因为需要才转向圣经的。在他们的宗教陈述中可以发现,他们需要的是支持而非道德体系。无论何时,每当“对人的依赖”与怀疑发生冲突从而导致孤立时,他们就会开始依赖。就得高分被试而言,这种对宗教的自我中心态度如下所示:

M13:(你在哪种情况下会转向宗教?)“是啊,在某种情况下我会信教。我曾生过许多病,12 岁那年得了胃病之后,便一直

不曾好过。有一次,我住了三个月的医院。在那些日子里,我喜欢上了圣经。我喜欢历史和基督的教导,主要是……”(你如何看待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我所获得的一个主要概念是:每当我做礼拜时,我总觉得,神作为一个人,要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伟大,他像父亲对待儿子一样对待我们。我不认为神在他的最后审判中是可怕的。”

M58:“我原先不做祷告。但是,从本能上讲……当一个人需要某种东西时,当没有其他东西对你有所帮助时,一个人就会自然转向主,寻求帮助——祷告是否会得到回应,我不了解……但是,我相信祷告会对那些信奉宗教的人作出回应,而对那些不作祷告的人来说,却不!”

F38:“每个人都应当对神有个明确的信念。在童年时代就进行灌输。如果你有需要,例如家中死了人,你就要依靠它。”

#### (四) 攻击性

在我们考虑民族主义偏见的动力倾向时,“攻击”的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确实,偏见不过是若干攻击性的表现之一。因此,在得高分者中间找到攻击性的程度和类型,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且与得低分者的反应相比较,应该说是合适的。对攻击性的各个方面进行区分,存在某种重叠。然而,最大的一个区分涉及攻击行为是否反映了泛化的怒火、被压制的倾向,以及用一种无法自制的方式进行“越轨”的倾向。或者相反,攻击是否具有特定的原因,是否与被试的自我相结合(例如,违反一项原则或失去爱情,在此情况下,攻击的表现倾向于更加专门)。进一步的区分涉及到攻击是否被置换,投射于别人(该人在社会上更趋弱势)。或者相反,攻击指向实际的挫折源,即便这种挫折源是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相联系的。

根据上述的考虑,我们在评分手册中区分出攻击性的三个方面。每一方面都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可在得高分者中发现,第二种选择可在得低分者中发现。男女两性对于头两个方面来说(类目 50a 和 50b),差异是十分显著的。

类目 50a 把泛化形式的攻击(非整合的、非个人化的)与既“集中”又个人化的攻击区分开来。至于盲目发怒,大发雷霆,以及坏脾气等,常在得高分被试的记录中发现,它与两种选择的第一种选择有关。比较研究表明,在得低分被试作出攻击表示时,他们能够意识到攻击的原因,而且攻击的目标更加特定,通常指向某人或某种违反原则的现象。与此同时,在得低分者中间,对攻击的表示有着公开的冲突或内疚。

此外,攻击既可以是道德主义—权力主义的,或极权主义的,或原始的,迫害的(如心理上的迫害),也可以是原则的和理智的,或爱情指向的(它可以在一个人遭到移情客体的拒绝时看到)(类目 50b)。在被试探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时,访谈的陈述清楚地表达了这些攻击形式。不过,除了这些陈述外,纵贯访谈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得高分者的访谈过程),可以发现对人的攻击,凡被认为社交上低劣的、未受过教育的、不信教的人,均属攻击对象。另一方面,容忍的表示可以在得低分者的记录中找到。

有两种攻击,一种是破坏性的,倾向于“全或无”的表现;另一种则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倾向于发泄和言语表达。这两种攻击之间的区分被归入类目 50c。这个类目不具显著的统计意义,但是依据人们的期望,它还是存在的。

有关这种攻击的差异(被试的陈述),并不意味着得低分者能够成功地克服它们,而是意味着得低分者要比得高分者更能成功地回避攻击的表示,因为这种表示对别人具有破坏性,并以

增加自我毁灭的可能性为代价。

### (五) 矛盾心理

矛盾心理的问题与攻击问题有关。我们在讨论被试对待父母和性爱的态度时发现,得高分被试无力将攻击言语化,因而面对矛盾心理也无法予以详尽表述。我们还指出,由于面对强者感到自己无能,这样的矛盾心理导致了社交上的攻击性置换形式。下述矛盾心理的两个方面尤为重要,它们也被包括在评分手册之中:

类目 51a 探讨的是所谓矛盾心理的意识程度。在得高分被试中,他们不敢正视矛盾心理,而是用自我一异己的方法予以处理。相反,在得低分被试中,他们敢于公开承认矛盾心理。男女两性在这一类目上的差异相当显著。

类目 51b 探讨的是这样一些机制:它们有助于智胜矛盾心理或者使之保持在无意识水平上。这些机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种二分法的思想方法,也就是从事物的对立面来进行思考,同时配以一种置换手段。于是,美化内团体和拒绝外团体,就社会信仰和政治信仰而言,在得高分被试身上是常见的。它们在我们的临床数据中以一般倾向的面貌出现,而且与得高分者有关。然而,得低分者则能公开表示他们对事物的矛盾心理,或者对这些事物的代表的矛盾心理(例如,对权威,对母亲的矛盾心理)。在产生攻击时,被试能承认攻击的思想,并具有表示攻击的能力,而不是投射它和置换它,这为社会民主提供了重要的基石。我们在讨论被试对待父母的态度时(第十章)已经指出过这一点。

前面一章已经提供了得高分者反映潜在矛盾心理的记录。这里,我们重述一下对母亲来说相当典型的描述,它由一位得高

分的女性所陈述:“母亲嘛,当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她有点紧张,而且在过度劳累时会发火。”此外,得高分被试的记录还表明,他们对团体成员也有矛盾心理(这些成员大多属于父母的替代物,例如牧师、医生、老师等等)。可以肯定,得低分被试对这类权威人物表示出大量的批评,而且通常是直接地表示出来的,很少带有焦虑的特征。

### (六) 认同

本章的另一个目的是重审前面各节讨论过的主题。正如精神分析学派所假设的那样,这些主题属于人格动力学范围。在探究被试的“恋母”情结以及他们的“认同”时,鉴于我们的数据不足(如果数据充分的话,我们便可以作出关于心理图景的推论),我们深感捉襟见肘之苦。因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对被试的认同进行描述时,我们的解释也许是错误的。但是,由于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团体倾向上,这些错误可能是无伤大雅的。

这里,与恋母情结有关的问题是和精神分析所探讨的问题相一致的,它们是:(1)移情问题,也就是爱父母的选择问题;(2)认同父亲或母亲的问题。在类目 52a 中,我们提出了“颠倒的”对“正常的”恋母情结问题,也就是说,被试是把同性的父/母还是异性的父/母作为他或她的主要爱恋对象。对此问题作出判断,就评价者而言,涉及大量的推断。构成这一类目的假设是:得低分被试将会反映出“正常”倾向,也就是对异性父/母具有更多的移情。这种情况与他们抱有清晰的“异性恋”态度是相吻合的(我们已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提及过这个问题)。

由于这一评分领域的材料不足,也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关键性的差异必须依据正常解决恋母情结的方法,而不是依据存在

还是不存在恋母情结的解决方法,因此上述预期的差异并不具有统计意义。对于女性被试来说,这种差异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过,对男性而言,它能在大样本的情况下达到有意义的程度(得低分者中有12个,而得高分者中只有4个报告了对母亲的依恋。而且,就总体而言,类目上总共有18个“正例”和7个“负例”)。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结果作为一种团体倾向是有趣的,但是个体之间对父母的态度可能十分不同,深层水平与表面的言语表达之间也可能十分不同。然而,无偏见男性的人格结构中有许多东西使我们相信,他们对母亲的依恋确实是强烈的,这是他们对女性持赞同态度的根源,也是他们敢于反对权威人士的原因。

母子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得低分男性的下列访谈中得到了描述:

M55:(你与父母中的哪个人关系更亲密?)“与母亲关系更亲密,比起父亲来更信任母亲,但那都涉及一些小事情。我认为母亲十分照顾我。她常对我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孩子,等等。我要比我的姐姐更爱母亲。我姐姐做事有欠考虑,对母亲不好。”

由于偏爱异性父母的问题在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之间并无显著的分化,因此在认同异性父/母,认同“弱势的”父/母(男性中的女子气和女性中的男子气),或者防御这两种认同方面是有显著差异的。其中的类目52b,使得一种潜在的“自我—异己地认同异性父/母”(强调支配—顺从的冲突)与“整合地认同父母之一或父母双亲”恰成对照。这种差异在1%的水平上有意义。它表明得高分男性有可能压抑他们的“女子气”,而得高分女性有可能压抑她们的“男子气”。下面一些例子从另一角度表明得低分男性在讨论他们与其母亲的相似性时很少具有对抗性,而且还表明他们在认同自己的母亲时很少具有对抗性:

M48:(你父母之间的感情如何?)“当然,我母亲总是出好主意。我的家庭有‘艺术细胞’。母亲结过两次婚,而继父老是与母亲作对……”(你与你母亲在哪些方面相似?)“哦,这是非常特别的问题。我从不认为母亲很聪明或很理智,我也不很聪明,不很理智。”

M59:(你与你母亲在哪些方面相似?)“哦,我们两人都有点敏感,有点冷静。我认为,我们两人都喜欢隐居。我常常带她出去吃饭,或到剧院看戏。”

M42:(你与父母中的哪一位最相像?)“哦,我不知道……我想我与母系一方最相像。我有许多地方像外祖父和舅舅……但是,母亲却更像外祖母……当然我也有许多地方像父亲,例如像他一样急性子。”

与女子气的压抑倾向并列在一起的是,得高分男性还表现出所谓的“伪男子气”,而得低分的男性则发展了自我一体的男子气,以及在他们的自我中接纳女性化的倾向。这里,重点放在性格特征和内化价值上,而不是放在男子气的表现上。就52c类目而言,差异在1%的水平上有意义。对女性来说,相应的差异并未达到统计意义,尽管期待中存在这种倾向。

### (七) 超我

由于缺乏对父母的真正认同,以及害怕这种认同,因此在得高分者身上出现了“外化的超我”,也就是说,惩罚的权威和奖励的权威被看做是来自身外的而非来自身内的。与此相对照,得低分者则表现出“内化的良知”,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主要指向固有的价值观和标准,而非指向外部的权威(类目53)。两者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从而支持了迄今为止对这种区分所作的推断。

根据得高分男性的记录,他们依靠外部权威的例子如下:

M58:“如果你不伤害他人,那最好不过了……如果你违反了法律,那么只要你不伤害他人,也没有什么问题——法律是用来保护人的……如果你伤害了自己,那也是不对的……”(举个例子好吗?)“哦,譬如喝酒……假如你在自己家里喝酒,你不会伤害到他人,也就是说没有什么问题……由于酗酒的缘故,天天有违法的事情发生。通奸,只要未被发现,也没问题——但是,一旦被发现了,那便是错误的。要知道,某些最受尊敬的人也干这种事,所以它一定不会有问题。”

M41:“我认为一个人应当信仰宗教……宗教有助于保护社会。一个人假如信了教,他就不会犯罪……”

M51:“这是一个用纪律来约束你自己的问题,与宗教无关……我从未这样厌恶过基督教科学派所谓的‘信教疗法’……”(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并不要求什么……我只要求各种力量来指引我——不论该力量是来自神灵的内心还是凡人的内心——我知道我会得到正确的指引。”

M57:“哦,我认为……一定有某种力量超过我们……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干了坏事,他会迟早因此而受到惩罚。一定有某种力量对他进行惩罚……”

关于内部标准的定向,可以从以下得低分者的记录中看到:

M42:“你问我宗教观点吗?哦,我认为那很蠢(笑声)……在我看来,他们是一些无知的人……必须吓一下他们,使之步入正确的生活……让他们产生对地狱的恐惧……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可以有他自己的宗教,用不着都进教堂……自己的宗教就是规则……人们在他们自己身上会看到规则的重要性,无须教会来改变他们……我认为宗教,诸如教会的教导,是无用的。”

M53:“冲动意味着你已经有了某种思想……如果你已经有

了某种思想,你就要设法去控制它,假如你还有意识的话……我不认为我在控制思想方面有什么困难。”

F75:“关于性爱的问题——它好像没有被讨论过。我不知道人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从朋友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是,我认为,在人们实际学会这个东西之前,他们应当首先拥有一些标准,这些标准可以给他们留有一点余地。如果你没有标准的话,你便没有东西来指引你。但是标准又会使你很刻板,如果你非得按标准来行事的话,那你就无法与它们决裂。”

至于道德价值的外化和内化的差异问题,我们已经反复讨论过。本书各章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民族中心主义被试的那种自我否定,以及对父母的恐惧性顺从(正如第十章描述的那样)。父母的有些纪律类型阻止了儿童对社会价值的同化。儿童必须放弃本能和其他的欢乐,方能交换到爱,这种爱是有限地提供的,而且是不连贯的和有条件的。由于儿童面临的道德要求是不容商量的,也是不可理解的,加之奖励又是微小的,因此对这些道德要求的服从必然导致对外力的恐惧,或者被外力的压力所强化。随着社会坚持这种强化,增强这种强化,它慢慢地成为成人身上的一种恒常的特征。

根据精神分析理论,道德原则的发展首先来自外部的价值观念(如成人提供的标准),然后这些外部价值被个体所内化。得高分者由于缺乏与父母的真正认同,因此无法成功地完成从“社会焦虑”到实际良知这样的发展步骤。害怕外部权威的惩罚(而不是遵奉自我选择和自我吸纳的原则)成为他们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与此同时,他们也对这些权威抱不满情绪,主要体验为限制和惩罚。结果,形成他们这样一种风格,即随时准备交易,用牺牲某种东西的代价来交换这些权威。得到偏爱的权威是这样一些权威,他们以物质利益为参照作出许诺,鼓励和支持

一个人从难以忍受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们渴望突破令人讨厌的道德限制,充分按照快乐原则来生活。受压抑的和不高尚的倾向被视做“越轨”,它们对维系社会的上层建筑有害无益。

与精神变态者形成对照的是,得高分者依赖外部权威提供的幸福。这样的思想状态促使他们接受社会力量的操纵(主要是那些为攻击发放执照的力量),尽管他们表面上给人一种遵奉习俗、倡导伦理的印象。

得低分者的超我是内化的超我,这种超我有助于一个人在私下的或公开的生活中造就明智和负责的公民性格。不过,也有一些得低分者形成粗鲁的和非理性的超我,其结果与得高分者的惩罚性和道德愤慨颇具相似之处。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得低分者的内疚感更具意识。在我们的被试中,只有极少数人(他们全是得低分者)能够成功地打破过度严厉的超我和不发达的超我之间的僵局。

拒绝和压制本我倾向,造成了一种自我一异己的人格,它们在得高分被试中是常见的(类目 54)。这种人格是一个人对外部权威表现恐惧性屈服的结果。在此情况下,性爱和攻击(它们尚未与人格的其余部分相结合)继续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尽管受到压抑,但它们偶尔仍以一种不受控制的方式进行“越轨”。

另一方面,得低分者则能接受本我倾向,并且使之升华(类目 54)。他们的人格是整合的,有时,为了成功的性爱和感情,为了创造性工作,他们也会展示攻击的能力。正如我们在本书前几章所讨论过的那样,他们对本能倾向的压抑是“不太剧烈”的,有关的例子主要在分析被试对性爱的态度一节中提出。

#### (八) 自我的强度

由于得低分者将其人格的各个方面予以成功的整合,因此

他们比较成熟,不会“婴儿化”。研究结果表明,他们具有持续努力的能力,推迟欢乐的能力,假设责任心的能力,以及情感的成熟性。有否这些特征,可以概述为“弱的自我”对“强的自我”。我们并不期望得低分者会表现出太强的自我强度,为此,类目 55 把一个弱的自我与一个强度适度的自我进行了对照。正如预期的那样,后一种选择(强度适度的自我)可在得低分者中发现,前一种选择(弱的自我)可在得高分者中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对男女两性而言均达到了 5% 的意义水平。与非理性的倾向相比,得低分者表现出相对强度的理性倾向,这一事实可能是由于他们接受本我,使之升华,而非避开无意识。正因如此,得低分者能够灵活地适应现实,公开自己的冲突和焦虑。所有这一些表明,他们对现实问题抱有清醒的意识。

这种意识和整合,有助于对冲动的控制。它可由下列得低分者的记录(如上引述)所佐证:

M53:被试对欲望和冲动的含义提出疑问。“冲动表明你已经获得了某种思想……如果你获得了某种思想,你就要设法控制它,假如你有意识的话……我并不认为我在控制方面有什么困难。”

另一方面,本能的冲动被高分者体验为某种压抑的和邪恶的东西。就典型的得高分者而言,他们对某些深层倾向的压抑并未减弱他们的潜在力量。相反,这些倾向常会以“投射”和其他迂回曲折的方式发泄出来。对那些不可接受的冲动予以过度的压抑,或者说反移情的行为,需要能量的支出。这种情况反过来促使自我变弱,从而增强了让某些受压倾向放行的危险。

除了上述特征外,某种类型的自我强度,与顽强地追求成功相联系,成为得高分者的又一常见特征。与此不同,得低分者有时在内部斗争或白日梦中消耗他们的能量。评分手册把注意力

放在自我强度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深层方面,例如能量和决心,它们可能产生不同的图景,甚至相反的倾向,而不像第十一章所说的那样。

### (九) 歪曲现实

对受压的本能倾向进行发泄的一种方法是“歪曲外部现实”,这与现实主义地和客观主义地评价现实恰成对照(类目 56a)。得高分的被试和得低分的被试在这一领域存在差异,女性在 5%的水平上有意义;然而,对男性来说,则是 18 个正例对 7 个负例。不过,它不具统计意义,正如表 12-1 所示,两组中存在不同比例的被试。在涉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那部分访谈中(递交给评价者时已从记录中省略),其差异是引人注目的。正是在那个领域,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被试对社会现实的歪曲,现实成了受压需要的投射屏幕。无论何时,只要压抑超过某种限度,歪曲就出现了。

得高分者对他人和自己的评价也表现出明显的歪曲。就高分者而言,他们在歪曲现实和过度现实主义之间还存在一种自相矛盾的联结:在歪曲他人的概念中编织进一种焦虑的成分,并将竞争斗争中过度现实主义的想法纳入歪曲的框架之中。

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些具有争议的问题(例如,在评价社会团体和社会事件时意识不到对现实的歪曲),本章作者对儿童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知觉和认知问题的实验,这些实验的目的是在中立的基础上对歪曲进行测验。初步结果表明,与那些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不具偏见的儿童相比,持有偏见的儿童存在着对记忆材料和知觉刺激的歪曲现象。

另一种压抑的表示(主要是性爱和攻击)是所谓的“权力主义道德”(类目 56b)。这种态度意指对自以为不适当的行为表

现出道德愤慨,尤其当这些行为出现在被认为是社会上劣等人的身上时。该机制既为某些人释放攻击提供了机会(被攻击者无法还击),也为一个人把压抑的性爱需要投射到“异己的”团体身上提供了机会。由于民族偏见在这一机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又由于这一机制可以广泛传播,并为社会所接受,因此一种伪现实主义得以构筑,它使得一个人意识不到他的歪曲。

就权力主义道德而言,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是高度显著的。当然,不能将这一事实看做得低分者具有完全整合的人格,没有过度的压抑。前面几章已以某种形式指出得低分者具有压抑和冲突的特征。但是,得低分者并未将这些倾向投射于外团体,他们倾向于所谓的理智化(不只是理智的渗透),即理智地对待冲突(类目 56b)。他们试图了解他们身上正在进行的活动,对此进行思考,借此获得某种澄清和整合(当然,这样一个过程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他们的探究方法(从认知角度上说)要比得高分者更少扩散或泛化,而且更具结构性。

在得高分者身上,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心态是所谓“否认自身的‘消极因素’”。这种深层的机制显然与上述讨论过的压抑有关(我们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也多次提到过这一现象)。那些在他们看来属于糟糕的东西,譬如承担责任,已被他们从自身转向外部,或者说从内团体转向外团体。与此相对照的变式(类目 56c)是公开心理冲突,它涉及个体的合适性、成熟性,以及承认自己违反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种情况在得低分者中间更为常见(差异在 1%水平上有意义)。

访谈记录表明,否认消极特征的例子,通常表现为“正统的”乐观主义(这已在第十一章引述过)。有关的例子,是从那些在民族中心主义问卷上得高分的被试记录中摘引的。他们的陈述



如下:

M51:被试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严重的问题,除了心情沮丧时喝得烂醉之外。他认为这种习惯已被克服。他指出,他最近一次喝醉是在好心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时他正在玩投币电唱机,而且进医院之前有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他没有因为酗酒而遭逮捕,只是被人在头上击了一下。

M57:尽管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也即意欲了解为什么他会陷入如此众多的麻烦之中,而他的兄弟则没有,但是他否认自己“有任何问题”。他还向访谈者保证说:“我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相反,得低分者则承认自己有困难。下列摘录可以说明:

M16:访谈期间,他在提到自己时这样说道:“我想我现在是一个成熟的人了——也许不是,否则的话我就不会到这里来了。我猜想自己是一个神经症患者……那就是我的问题,虽然我并不具有攻击性。那就是我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原因……我在工作中遇到了障碍——好像有某种东西悬在我头上,它令我紧张——那东西就是性问题。”

M49:(你最担心的东西是什么?)“哦,我认为是社会接触,它令我讨厌。我能与一个人谈话,但是,如果有几个人在场,我就会站在一旁一言不发……对了,那就是我的主要问题……”

#### (十) 身体症状

得高分者的压抑倾向还伴有一定的身体症状,例如“身体投射”。该假设在统计上尚未达到显著的程度。它只是一种倾向而已。这一领域之所以缺乏明确的结果,一个原因是由于大量的“中性分子”出现在有关的类目(51ed和56f)上,致使高、低评价的总数缩小。<sup>[2]</sup>另一个原因是,这些症状并不一般,难以把握。

再一个原因是,也许高、低两类得分者都会以同样程度利用这种机制。

有关被试的选择倾向,可以通过审视获得的数据来确定。有6个得高分的女性(但是没有1个得低分的女性)表示了对“身体症状的特别关注”(类目56d)。与此相似,有7个得高分男性和3个得低分男性表示了这种关注。此外,有7个得高分女性和3个得低分女性报告了“转变性病征”的情况(类目56f)。可是,男性中相应的差别是可以忽略不计的(3:2)。在大样本中,这种差异已证明是有意义的,尤其对女性来说。

得高分被试关注身体症状的例子如下。不过,这种诉苦是否有其现实的基础,很难从本研究的个案来确定。事实是,得高分者似乎特别热衷于详述他们的症状或疾病。

F71:被试不想成为护士或医学博士。她喜欢这一职业,但是,“我恨医院……我曾多次住院,两次乳突炎手术,一次心脏病。我对医生的办公室很恐惧。我的心脏病给我制造了这么多麻烦。有时,我去医生那里进行检查,但是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生病。现在,我精力充沛,但是他们认为这是紧张所致。我容易疲劳。我10岁时患过猩红热。”

F33:被试在童年时患佝偻病。后来,全家除母亲外都因伤寒而病倒。被试的妹妹首先患病。开始时并未检查出来,医生简单地诊断为普通感冒。被试与妹妹呆在一个房间里,结果也染上了该病。读书期间,被试断了一条腿。她患有严重的痛经,月经一直不正常。可是,她主诉的却是神经性胃病,导致经常性胃部不适和恶心。有时,她简直无法饮食。她认为她的胃太脆弱。胃病第一次发作是在她宣布订婚后的那天。自结婚以来,她经常感到不适,有些不适需要住院,并且静脉注射葡萄糖方能解除。被试不吸烟不喝酒,但是声称她不在乎与人小酌,如果这

些人的酒量适度的话。她童年时没有吮吸大拇指、咬指甲或尿床等习惯,但是幼年时期由于不想喝牛奶而产生了喂养方面的困难。

M13:“父亲已有 30 年不工作了。在工作期间,工资大约每个月 75 美元。他有胃病……我也有许多毛病,从 12 岁开始就生胃病了。我曾在医院住过三个月。在此期间,我喜欢翻阅圣经……他们认为我 12 岁时就有贫血。在我 18 岁那年,我第一次胃出血。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我干活太辛苦时……我发现,我的女友对钱不感兴趣,而是对我感兴趣。她不顾我是从部队里退伍回来的,以及我的健康状况不好……她是一个好厨师,那就是财产。”

M45:“我经常生病,经常看医生。”(你有什么毛病?)“哦,我想他们是不会知道的。”

M51:“他们说我很懒惰。其实,我有病,我的病与埃米利·布朗特(Emily Bronte)所说的结核症状很相似……”被试说他至今仍患有结核病,该病对他的健康产生了危害,限制了他可以干的工作,等等。“我是一个抑郁型结核病患者,不活动……”

M45:“他们认为我患的可能是糖尿病……童年时,我的肾脏一直不好……经常尿床,结果无法与其他男孩为伴……该病让我患上了一种综合征……对此,我无能为力。但是,我认为,在其他人看来,我是能够医好的……12 岁时,我终于被医好了。”

在对身体持有偏见的框架内,还存在着某种倾向(尤其出现在得高分女性身上),那就是“夸大地强调身体外表”的倾向(类目 56e)。在进行自我描述时,有多达 8 个得高分的女性(只有 1 个得低分的女性)自发地提到了这个问题(参见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不过,其中的差异并不明显,主要是因为大量的“中性分

子”的出现。对男性来说,该倾向不明显。

## 二、认知的人格结构

### (一) 评价类目的界定和量化的结果

在我们的评分手册中,最后一个部分涉及人格结构中更为一般的因素,它们具有特定的认知或知觉的性质。有关临床访谈的几章内容,已经反复讨论过它们的某些形式;本章前面几节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本节对此问题将采取概述的形式。

评分手册提到的认知因素如下:

评分手册:认知的人格结构(参照表 12-2)

假设的“高”变式	假设的“低”变式
57. 刻板的心向和观点;预先构想的类别,无法建构新的经验	57. 灵活性: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为理性论据开辟途径
58. 无法容忍模棱两可	58. 容忍模棱两可
59. 伪科学和反科学;含蓄地否认人格动力;把偶然因素、遗传等作为现存的解释理由;迷信	59. 对社会的和心理动力学的科学—自然主义定向
60. 反内感受作用	60. 内感受作用
61. 易受暗示,易受骗	61. 自主的
62. 目标行为方面的我向思考;对手段—目标的关系抱非现实主义观点	62. 目标行为方面的现实主义思考

量化结果在表 12-2 中显示。

表 12-2 对认知的人格结构的访谈评价  
(80 个在民族偏见问卷量表上得“高”分或“低”分的被试)

评价类目 (缩写形式)	性别	下列男女接受的 “高”“低”评价数				个案之和 “正”“负”	达到的统计意义	
		20 个男 25 个女 “得高分者”		20 个男 15 个女 “得低分者”				
		高	低	高	低			
57. 刻板性(高)对 灵活性(低)	男	18	2	3	13	31	5	1
	女	18	4	2	8	26	6	1
58. 不能容忍模棱两可(高) 能容忍模棱两可(低)	男	16	2	2	17	33	4	1
	女	19	2	4	8	27	6	1
59. 伪科学或反科学(高) 对科学—自然主义(低)	男	12	3	1	15	27	4	1
	女	16	1	0	14	30	1	1
60. 反内感受作用(高) 对内感受作用(低)	男	16	4	3	16	32	7	1
	女	18	2	1	14	32	3	1
61. 易受暗示,易受骗(高) 对自主的(低)	男	13	2	2	15	28	4	1
	女	9	3	1	11	20	4	1
62. 目标行为方面的我 向思考(高)对现实主义思考(低)	男	13	5	7	8	21	12	
	女	8	9	3	11	19	12	

## (二) 刻板性

前两个类目[刻板性对灵活性(类目 57),以及不能容忍模棱两可(类目 58)]涉及到与认知有关的倾向。大多数被试接受了这两种变量的评价。与预期相符,得低分者和得高分者之间的差异具有 1% 的统计意义,引人注目。得高分者对模棱两可表现出更大的刻板性,并采取回避态度,而得低分者对模棱两可

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并采取接受态度。就典型的得高分者而言,他们之所以无力面对“模棱两可”(尤其是感情的模棱两可,这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主要与他们对待父母和对待异性的态度有关:在这些领域,敌意情绪已被压抑,而且隐藏在美化表面的背后。大多数例子表明,刻板的和世俗化的规则决定了得高分者拥有何种概念,以及对他人采取何种行动。他们的价值观和宗教常以最为教条的形式表现出来。第十一章所引用的陈述,反映了得高分者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表现出来的刻板概念。

另一方面,在得低分者的例子中,冲突和怀疑是开放的。从前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到,得低分被试的陈述表明,他们对问题已能做到深思熟虑,并根据自己的思考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研究还表明,他们不会在未经审视的情况下贸然接受传统的或世俗的观念和理想:

M42:被试能对目标问题进行哲学思考,表现在对工作、成功等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质疑。但是,他又表现出退缩的行为,似乎被怀疑和犹豫所征服。他强调幸福的重要性和“成功”的空泛性,因为一个人无满足可言。

M44:被试的陈述充满了修饰,表现出过分的理智化。他面对大量的限制条件,无法用言语进行概括。此外,他的思想充斥着哲学、心理学和诗歌般的陈述。他的陈述并不肤浅,而是具有许多实质性的东西。“我认为,你不应当不加思考地服从别人,你应当心存疑虑。怀疑是人类的独特功能,如果一个人停止怀疑,他就不成其为人了。”(你对你的宗教信仰是否产生过怀疑?)“噢,有过,但不严重。可以这样说,我认为凡事都有变化。”

M48:“我就是他们所谓的不可知论者。听起来有点无聊……我持怀疑态度,尽管我相信基督是一个伟人……一个遭受迫害的人。”

M53:(你能否说明你是怎样偏离因袭主义的?)“我不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想,也许是通过阅读吧。从十五六岁起,我阅读了大量的东西,其中有许多东西令我不满,我指的是与我一起成长的传统思想。”(有没有特别的人对你产生过影响?)“没有,我受到许多人的影响。我不知道。我认为我是通过阅读改变观念的。我喜欢阅读,它可以作为我获得信息的一种手段。”

在得低分者的记录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运用颇具特色的修饰词语,明智地阐释观点,而不是用教条、习俗或刻板的心向来陈述偏见。也许,以此为基础的评价,不是确定个中差别的最佳手段。目前正在进行的两项研究是:不能容忍模棱两可的实验(参阅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37,以及即将发表的关于情感的矛盾心理和模棱两可的知觉之间关系的论文)和刻板性的实验[罗基克(Rokeach),98,它对那些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持有偏见和不持有偏见的儿童进行了比较,揭示了这样一种倾向,即以刻板的方式将业已构想的心向强加于模棱两可的知觉上,或强加于解决推理问题的思路]。

就低分被试而言,他们在公开自己的经验(情感的、认知的、知觉的经验等)之前,往往先改变自己原先的构思,并且经历冲突的历程。证据表明,有否刻板性,是区分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的标准之一。不过,这些结果如同其他许多结果一样,可能只对极端的得高分者和极端的得低分者才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在中立层次,刻板性既非弥漫的,又非虚无的(在人格中始终存在),它在人格的某些领域是不变的,而在其他领域则是可变的。

尽管得低分者能够面对现实(即便它们是复杂的和无结构的),但是他们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仍会以刻板而又传统的方式坚持自由主义思想。这种行为也伴有一种人格结构,它与得

高分者的人格结构多少有些相似(参见第十九章关于刻板的低分者的讨论)。

不能容忍模棱两可不只是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持有偏见者的一种人格特征,而且也是心理学领域所谓的自我理想的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贾恩施(E. R. Jaensch)的例子。他以刺激和知觉反应之间的固定关系为由,程序性地美化人格类型,而且他还拒绝以两可概念为基础的格式塔学派。读者若想了解贾恩施的理论,可参阅鲍德尔(Boder)的论文(47;也可参见37)。

### (三) 否定科学,迷信

没有能力“质疑”问题,依靠的只是教条主义答案,这是得高分者的一个特点。它导致一个人接受陈旧的伪科学说法,热衷于遗传论者的解释,并且抱有明显的反科学态度。用偶然因素进行解释,同样可以归入这一标题下。与此相反的是一种“科学—自然主义”的态度,它在得低分者中间占优势。整个类目59包括了这些选择,该类目对男女两性来说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1%水平)。它所涉及的态度方面的差异,前面有过描述(见被试关于他们“自己”的概念的讨论)。读者也许还记得,得低分者表示了按照社会心理的动力学来进行解释的倾向。

得高分者的反科学思想也与他们的迷信倾向相关,这在第七章已经讨论过。被试的迷信倾向可由下列得高分女性的记录来说明:

F31:“我不迷信。母亲有点迷信。她信奉旧世界的习俗和手相术。我也不是一个宿命论者,我要做的只是把握我的命运而已,但是,令我迷惑的是,例如,为什么战场上躺着那么多男人,据说每颗子弹上都刻有一个人的名字。”

F36:被试不相信正规的宗教。这就是为什么她喜欢惟一神

教的原因。她认为教会不该颁布狭隘的、严格的教义,告诉你应当信什么。她读过“神智学”(泛指神秘主义哲学和神学说教)和《布拉瓦斯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等。她主张“赋予灵魂以新的肉身”,或者“赋予灵魂以神的意志”。在她看来,所谓灵魂转世,是指灵魂从一个肉体转向另一个肉体。在这个意义上说,学习是必要的,它可使灵魂达到更高境界。

F60:(为什么你会到\_\_\_\_\_去?)“为什么,我不知道!恐怕是凑巧。你难道不相信巧合吗?”(你对迷信如何看?)“她有号召力,人们听她的。她曾一清早出去散步,那时鸟儿在歌唱。她举起双手,面朝天空,天上下雨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超自然现象。”

伦茨(Lentz,67)曾报告说,保守派往往反对科学,尤其是关于未来的科学。反对科学的人也是十分迷信的。他们认为,遵循习俗,遵循传统,遵循惯例等有益无害。他们对竞争中的失败者既难容忍又少同情,他们也缺乏审美力和想像力。

得高分者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常常提供陈规陋习,而且先入为主。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得低分者也可能带有这种倾向。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以及他们对人体有关部分的不可理解性,有时会使他们回到老一套的思想方法上去,借此使难以理解的事件变得可以理解(参见第十七章)。民族偏见不过是这种倾向的一种可能性而已。不过,必须指出,为了培养对民族问题不持偏见的人,以便他们作出真正的努力,最重要的工作是对这种陈规陋习进行驳斥。

#### (四) 反内感受作用和我向思考

这种倾向前面已有提及,这里作些直接评价。在得高分者身上可以发现,他们具有一种“反内感受作用”的倾向,与得低分

者身上的内感受作用恰成对照(类目60)。其差异达1%水平,较为显著。内感受作用的概念包括内省,以及获得心理的和社会的洞察力。它可与上面提及的各种内化作用相对照。创造性、想像力、移情能力(前面已讨论过),同样与内感受作用相关联。

除了上面引述的内容之外,这里让我们引用一个得低分女性的记录和一个得低分男性的记录。这些陈述使上述倾向变得明显起来。

F70:被试总想和别人一起工作。(宗教给了你些什么?)“我想,上教堂能促使我思考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包括我的社会思想。而且,它促使我思考为了某种原因而必须考虑的东西。”(思考什么东西?)“道德价值观,譬如,战争期间和平与自由之间的相对价值,和平主义,在野党和执政党,以及体现道德价值观念的人际关系。我并不考虑那些价值观正确与否,除非它具有社会含义。”

M50:(你对将来如何看?)“我不了解。我最近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我没有必要成为一个商业艺术家。无论干什么,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此外,我属于那种喜怒无常的人……我自己形成的思想不适合于我的艺术工作……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在我到达这里大约一个月左右……儿童指导中心的心理学家作了一次演讲……他提出的主张是:‘行为偏差是有原因的’……这种行为偏差可以追溯到婴儿时期……一位对此很感兴趣的友人也发表了令人惊愕的评论……我想得很多……我们双方都提到了一些原因。我写了两页纸,然后认定他是对的。我并不是指我爱上了母亲,而是指我有一种依赖情结……我想娶一个比我年龄大的女人为妻……始终依靠她……把责任留给她……看来,我过去就是那样想的……”

在得高分被试中,缺乏对社会和心理动力的正确指向,可能与一种“对目标行为的我向思考”有关。它与得低分者身上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恰成对照(类目 62)。尽管在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之间不具有明显的分化,但它是我们所期望的一种倾向(男性中有 21 个正例和 12 个负例,女性中有 19 个正例和 12 个负例)。这种倾向在被试的职业选择和经济期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得高分被试中,职业方面表现出的幻想,以及寻找魅力的性格,可借下列记载来说明:

F66:“如果你干得出色,你可以提升为大使。而且,确有几个女大使,甚至还有几个女部长。我在三年前就作出这一选择了。一次,我凑巧听到几位友人谈及此事,听起来蛮有趣的。”(这是你的职业选择吗?)“它与薪水关系不大。我想,如果我能全身心投入的话,我是能够做到的。一开始我真的想做,而且没有其他东西阻碍我的话,我是能够做到的。这个时代与我的选择有关。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干他们想干的事情。”

F34:被试想成为一个记者。这纯粹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她喜欢新闻工作,但是她的真正欲望却是创作。有时,她还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女演员。“不过,我的演出纯粹是业余的。我在读中学时是一个积极的新闻报导员,而且在学校的演剧活动中表现积极。家人常常笑我,因为我经常演戏。我说过,我今后的生活要么靠演戏谋生,要么靠写作谋生……”

### (五) 暗示性

屈服于权威,以及缺乏独立性和批判性,导致得高分者易受暗示和易受欺骗。它与得低分者具有更大的“自主性”恰成对照(类目 61)。对男女两性而言,其差异在 1% 的水平上有意义。

对那些易受欺骗的人来说,他们很容易成为破坏性政治宣传的牺牲品。这种倾向的社会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得高分者的依赖性,表现为在生活中依赖权威,依赖习俗的价值观,依赖教会的教条,依赖公众舆论,以及依赖有名望的人,等等。与此相反,得低分者则不受这些权威的支配,甚至偶尔还会违抗这些权威。这种情况在本书中经常会提到,因而无须在此详加评论了。

下一章的小结部分将对访谈结果作一概述。

### 注 释

[1] 本章由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撰。

[2] 我们在精神病门诊病人组里发现了显著的差异(见第二十二章)。

## 第十三章 综合的分数和 访谈结果的概述<sup>[1]</sup>

### 一、主要研究领域的分辨力

#### (一) 类目对期待倾向的证明

在前面四章中(第九至十二章),我们描述了访谈的技术,并且提出和讨论了80个在反犹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极端高分或极端低分的被试的访谈结果。按照评分手册,约有90个评价类目专门用来对被试和记录进行分类。

正如这四章的表格所显示的那样,相当比例的类目颇具统计意义,把我们在同性或两性中所期望的得高分者与得低分者区分开来了。余下的类目至少表示了一种期望的倾向。就男性而言,86个类目中只有3个类目的“正”“负”例子数是相等的,有一个类目(类目23c)表示了与人们的期望略微相反的一种倾向。读者可以从表10-3、表11-1和表11-2中看到(它们包含了上述四种例外情况),所涉的绝对评价数在每个例子中是很小的;所涉的项目主要探讨对兄弟姐妹、性和人们的态度。就女性来说,90个类目中有2个类目是相等的,而有4个类目则呈相反倾向,这6个例外可见于表10-1、表10-2和表10-3,它们也

探讨了被试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关系。相反倾向无论在何种案例中都不接近于统计意义;它们也不会出现在那些低于50%的“中性”评价的类目的个案中[中性评价只是在类目中被列举,并予以集中的评定(男性72,女性65,见第九章末)]。

鉴于此,访谈的评价不存在“负性的效度”。评分手册的类目派生自先前的经验主义证据,包括对访谈材料的初步考察,鉴于这一事实,上述结果不会使人感到惊奇。况且,随后的“双盲”打分也支持了大多数假设(我们的评价就是从这些假设开始的),这一事实也显然证明了它们的效度。

#### (二) 七个主要领域的综合评定

考虑到上述有关结果的可确认性,对较大类目组施以平均分等级评定的计算看来是正确的。这些结果像前面的列表方式一样呈现于表13-1中,但略去了统计意义的标示。

如果对表中的最后两列进行考察,则可以看到,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之间的区分,女性并没有男性那般清楚。这可能是因为两个被访谈女性组的样本规模不相等,或者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它曾在前面反复地提到的),即比起男性来,女性在较早的调查阶段就已获得访谈的机会。当然,也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行为和思想模式在男性中比在女性中更加连贯和一致。

就所有被研究的领域而言,自我的态度这一问题在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区分。“正例”和“负例”之间的比例是最说明问题的。同时,正例的绝对值是最高的。这一情况表明,“中性”评价数在该领域相对较低。

属于动力的人格结构和认知的人格结构的类目,同样表现出十分理想的分化,很高比例这一差别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

表 13-1 被访谈者“高”“低”得分团体主要研究领域的综合评定(平均数)

根据表中提供的类目	探讨的内容	性别	下列男女所获的“高”“低”评价的平均数				平均数之和 “正” “负”	
			20男 25女 “得高分者”		20男 15女 “得低分者”			
			高	低	高	低		
10-1	父母和童年	男	8.68	1.37	3.11	8.42	17.10	4.47
10-2		女	7.74	3.26	1.68	5.11	12.58	4.94
11-1	对性的态度	男	10.57	2.86	2.57	5.86	16.43	5.43
		女	10.43	1.86	2.29	9.00	19.43	4.14
11-2	对人们的态度	男	10.67	1.67	2.22	11.67	22.33	3.89
		女	10.67	2.78	1.44	8.00	18.67	4.22
11-3	对目前自我的态度	男	13.00	2.44	2.44	13.11	26.11	4.88
		女	11.33	3.56	1.11	9.67	21.00	4.67
11-4	对童年自我的态度	男	8.50	3.75	2.25	12.75	21.25	6.00
		女	8.00	5.75	1.00	8.75	16.75	6.75
12-1	动力性格结构	男	11.65	2.53	3.10	11.35	23.00	5.63
		女	11.75	3.59	1.95	9.12	20.87	5.54
12-2	认知人格结构	男	14.67	3.00	3.00	14.00	28.67	6.00
		女	14.67	3.50	1.83	11.00	25.67	5.33
所有图表	全部类同	男	10.91	2.24	2.81	10.59	21.50	5.05
		女	10.38	3.34	1.69	8.10	18.48	5.03

鉴于第十章所阐释的理由,所有结果显然限于对待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态度这一领域。这种情况与上面陈述的情况(即在包含这些题目的类目的案例中,不存在与期望倾向相反的案例)相一致。然而,对这一领域来说,正例与负例的比例,就男性而言大于 3:1,这样的分化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就访谈评价所包含的各个主要领域而言,中间分辨力差异的一种解释如下所述:对早期家庭情结的适当调查,与我们在有限的访谈中获得的材料相比,需要大量的更为特定的信息,正因如此,它导致了大比例的“中性”评价。另一方面,诸如认知结构和对待自我的态度,由于是从各个领域的表现中被推断出来的,所以信息匮乏的可能性得以降低。此外,正是这种形式的变量之性质,允许被试从各种包含在单一的评定类目中的“可供选择”的表现中进行选择。这种对认同的动机倾向予以转变的表达原则,往往有利于动机类目,而不会考虑生活的特定方面的特定信息。同样,概括的评定价值,与特定的或情境上有限制的材料相比,在最初讨论与访谈的评价相联系的问题时就得到了明显的强调(参见第九章;也可参见 31,34,36 等参考书目)。

## 二、访谈的综合分数和评定的效度

### (一) 以所有评定领域为基础的个体的综合分数

综合评定涉及整个评定领域,它取自个别被访谈者的陈述。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综合评定限定了被试的“分数”所指的内容(正是鉴于这一最终的分数,使得调查的手册被称为“访谈记分手册”,它不是对组成的类目进行评定,而是对获得的分数进行评定)。正如前面一节指出的那样,由于在小于 50%的“中



性”评价类目中,人们所期望的分辨倾向并不存在相反或逆转现象,因此所有这些类目均包括在最终的分数中。这些分数是对所有 80 个被试而言的,它们呈示于表 9-1 和表 9-2 之中。分数本身由两部分提供,即个体所获得的“高”评价之和与“低”评价之和。这两部分之和与固定总体(男性为 72,女性为 65)之间的差异(在表中未显示),则表示个体在类目上所获得的“中性”评定数。

根据前一对栏目中高分(High)或低分(Low)的情况,涉及综合立场的栏目用字母 H 或 L 表示。<sup>[2]</sup>

量化数据的平均值呈于表的底行。对四个组的每个组来说,其“高”“低”访谈分数的数目区间可直接从两张表格中读到。

### (二) 全面的直觉评定及其与综合分数的一致性

表 9-1 和表 9-2 的最后一栏补充了为了对第九章被访谈者进行直觉评定而简要提出的内容。它是在双盲访谈评定结束之后,以非正式的概括和评价为基础的,而且它是在评定者对单一类目的特定评价予以量化之前作出的。

综合分数与直觉评定之间高度一致。在 80 个被访谈者中间,只有一个被试(也即 F72)在两种价值之间存在差异。F72 的问题是:她的综合分数(得高分)是正确的,而直觉评定(得低分)则是不正确的。

### (三) 与问卷结果相一致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表 9-1 和表 9-2 的反犹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栏目中,“低”对“高”的立场存在一致性——这种立场是被访谈者进行选择的标准——但是,随后的栏目则显示出非一致性。这种非一致性在 F21 或 F39 等个案中得到了体

现。两个个案均为明显的得低分者,但是她们却在访谈中(即在综合分数和自查评定方面)得了高分。类似的例子也可在得高分者中间找到,尽管并不引人注目。其他倾向的非一致性同样可以在表格中看到。

在用字母标志的表 9-1 和表 9-2 中,各栏之间的一致性可以借百分比来表示。鉴于此,所谓“百分比一致”,主要是指一对栏目中同等字母组合(HH 或 LL)的百分比。百分比一致的数字可以很容易地转化成四分相关系数。

界定的选择标准,也即在反犹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保持极端高分和极端低分的立场,表明了直觉评定和访谈的综合分数约有 85% 的一致性。这一数字是一位评价者所达到的约 95% 的一致性的平均结果(他的材料包括了最为完整的访谈),以及其他 2 个评价者所达到的约 75% 的一致性(他们的数据是比较零碎的)。

由于综合评定几乎完全与直觉评定相一致(见上述),因此,民族中心主义与直觉评定的一致性之数字,实际上是与上面提到的综合评定数字相一致的。

直觉评定和综合的访谈评定表明,它们在法西斯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的立场较少一致性,但是,即便如此,数字也在 75% ~ 80% 之间。

## 三、访谈中获得的人格模式之小结

### (一) 引言

正如本章和前四章讨论过的那样,对访谈进行“双盲”评定的结果表明,在公开的民族偏见问题上得高分的被试,与那些在

民族偏见问题上得低分的被试相比,人格特征有所不同。我们所讨论的那些人格特征也由其他技术予以测量,尤其是用问卷予以测量。各种方法所分别获得的结果是十分接近的。可是,在对个案进行集中研究时,借类目来实施的评定,是以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和有控制的方式把高低得分者之间的人格差异进一步具体化了。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差异是以统计样本内团体倾向的分析为基础的,并不意味着每个个体都会展现属于“高分”症状或“低分”症状的大量特征,尽管他们确实展现了这些特征。正如人们可从表9-1和表9-2中看到的那样,有些个体似乎具有非“高”即“低”的特征,而有些个体则同时具有两种型的特征。因此,请注意,接下来的小结是探讨这些型的综合描述,它们是从团体研究中抽取的,而不是针对特定个案的。如果我们对具体的人格赋予更大的关注,那么个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症状或倾向就被确定为一个中介步骤,从而导致持偏见模式和不持偏见模式中亚类的定义。针对这一问题的一些评论将在下列小结中作出。至于在民族问题上持偏见的类型学研究,将在第十九章系统地探讨。

上述结果限于那些在偏见量表上持极端立场的个体身上找到的倾向。至于那些在偏见问题上得中间分的人,其数据有多大程度的适用性,尚有待解决,因为他们并非是本访谈所关注的主要对象。

最后,今后的研究应该设法找到这种相互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文化之间的效应,或者它们是否限于某些特定的文化或亚文化,例如从我们的被试样本中提取的那种文化,也就是生活在美国西海岸的那些城市人口和郊区人口。

当我们试图总结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时(基于我们的研究

框架,业已发现这些因素与偏见有关),我们将以下列方式开展工作:首先,把得高分者的人格结构和“主题”从得低分者那儿区分出来,并以概述的方式对前者进行描述;其次,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型式,作出遗传方面的假设;最后,尝试着将这两种型式与文化模式联系起来。

### (二) 压抑对意识

在我们概述两个团体的人格结构的差异时,我们最好从第十二章关于“防御机制”的讨论结果开始。暂且不去考虑这个特定的主题是属于矛盾心理的,还是属于攻击的,或者是属于被动的,或者是属于人格动力学的其他相关特征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的是,不持偏见的个体具有一种明显的准备状态,以便知觉自己身上不可接受的倾向和冲动。另一方面,持有偏见的个体则不敢公开地面对这些倾向,从而也就难以把它们与自己拥有的有意识意象整合起来。得高分者人格的意识层和无意识层之间发生的断裂,与得低分者的不同人格层面之间过渡的流动性和相互交流的流动性相比,前者的人格模式有着更大的内涵。

### (三) 外化对内化

典型的得高分者试图用一种压抑的状态来保持某些倾向(但是它们在访谈中仍找到了间接的表现),这些倾向主要有恐惧、虚弱、被动、性冲动,以及对权威人物的攻击感,尤其是对父母的攻击感。在对这些倾向施以刻板的防御中,首选的机制是投射机制,通过这种投射机制,许多未能被接受为个体自我的组成部分的东西得到了升华。于是,不是个体自己而是他人被视做抱有敌视和威胁的。或者,个体自身的弱点导致对每一个处于弱势的东西进行夸大的谴责,这样一来,原本属于个体自身的

弱点,现在被外化到对外的斗争,而不是对内的斗争。同时,存在一种补偿的力量(一种强迫的内驱力),也即对权力、成功和自我决定的内驱力。

本能倾向的压抑和外化,减弱了它们的可管理性,以及受个体控制的可能性,因为现在它们属于外部世界,而害怕无意识的那些品质恰恰被归属于这个外部世界。只要社会条件有助于补偿倾向,并为之提供可以接受的发泄渠道,个体内部的精神平衡便可以借此方式来达到。

外化的做法也可以在另一种倾向中找到,这种倾向表现为避开内省和顿悟,从而使意识内容相对狭隘。由于在此情况下个体的能量主要致力于把本能倾向保持在意识之外,或者努力争取外部的成功和地位,因此就没有能量来供个体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或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相对而言,人际关系方面能量的匮乏,既可以用一种相对受限制的、习俗的、依赖的或他人趋近的方式表现出来(正如在那些保守的得高分的亚组中找到的那样),也可以用一种无情的、操作的方式表现出来(正如在青少年犯罪的亚组中找到的那样)。

就典型的得高分者而言,也存在着一定的肉欲享受或被动欢乐的享受,包括感情、伙伴关系、艺术和音乐。取代这种内化性欢乐的,是一种争取物质利益的倾向。

可是,另一方面,得低分者的综合图景是,他们不仅具有接受和面对自己的冲动和弱点的准备状态,而且还要对它们进行反思。得高分者的能量的丧失是与他们刻板的压抑倾向有关系的,而得低分者则容易沉溺于通常是毫无结果的内省,而且容易把不幸归因于自己。与得高分者的外化倾向相对照,得低分者则以过度的方式进行内化,这种内化反过来有可能导致公开的焦虑、内疚和其他一些神经症特征。

后一种定向的积极方面在于,个体能从内部编织整合,以及更加内化的和有意识的操作,尽管对他人来说也难免冲突的关系。得低分者甚至比得高分者更热衷于指向真正的成就,理智的或美学的目标,以及社会性价值的实现。他们关注人际关系的能力常常伴随着更大的自我满足。与得低分者为了内部的和谐与自我的实现而奋斗相比,得高分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适应外部世界,获得力量,借助这些力量来取得成功等方面。

内化的结果之一,是得低分者在认知领域和情感领域更具创造性和想像力,相比之下,得高分者则采择更加限制的、习俗的和定型的方法。

#### (四) 因袭主义对坦率

遵奉是得高分者缺乏内部焦点的主要表现之一。它既是在具有保守倾向的个体身上发现的特点之一,也是在得高分的青少年违法的亚类中发现的特点之一(参见第二十一章)。该特点的主要表现是采择世俗的价值和规则。得高分者通常需要外援——不管这种外援来自权威抑或是由公众舆论提供的——目的是为了找到有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某种保证。

在极端的持偏见者中间,与外在化的价值保持一致可在各个生活领域观察到。这种因袭性的一个最初表现,可在得高分者对其父母的态度中找到,也即坚持陈旧的传统的爱慕形式,极少有能力去表示批评或不满。还有许多标志表明,这些个体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对父母的潜在敌意,尽管这种敌意并非经常表示出来,但却阻碍了真正的感情关系的发展。

得低分者的真实性也在他们对父母的态度中表现出来。他们的态度涉及父母—孩子关系的一种平等主义概念。由于这一概念,使得他们有可能公开地表示批评和不满,与此同时,却与

父母保持更加积极和深情的关系。得低分者所提供的对于父母的描述,具有一种自主的判断特征:他们所描述的人既有长处又有短处。

外部标准,尤其是社会地位,是得高分者评价人的尺度,他要么仰慕这些权威,接受他们,要么拒绝他们。这一价值观是建构等级秩序的基础,在该秩序中,强者位于顶部而弱者位于底部。这可能是现代文化的一种倾向,而得高分者则在夸大的程度上展示了这种现代文化。可是,另一方面,典型的得低分者似乎发展了一种关于他人的意象,这一意象甚至包括了接纳外团体,而不是把它们想像成一种威胁或危险。由于得低分者感到安全,所以他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主要寻找积极的、个体化价值的实现,而不是意欲从强者那里获得支持和帮助,如典型的得高分者所做的那样。

得高分者的性别角色概念同样也是高度习俗化的。得高分男性常常认为自己是积极的、果断的、精力充沛的、独立的和粗鲁的,以及在竞争性的奋争中是成功的。在这一自我理想中,不存在被动性和懦弱性,这就使强大的防御态度得以建立,结果只有它们的对立面才能在意识中被知觉。不过,依赖性和被动性在得高分男性的访谈中是一目了然的,尽管它们未被接受,而且是自我一异己的。

至于女性的角色,正如从得高分男性中看到的那样,是一种被动的和从属的角色。在男性看来,这种女性是他们渴望的目标。所涉及的等级数据是与传统的陈腐思想相一致的,它们为得高分男性提供了显示其优越性的机会,这种机会是得高分男性十分需要的。然而,大量证据表明,得高分男性与其女性的关系基本上处于接收的一端,也即从女性那里获得他们所需的物质利益和支持,这种愿望超过了他们所需的纯粹感情,对他们来

说,接受后者是有困难的。在他们的非婚姻的性关系中,相对来说极少涉及真正的感情,而在与妻子的关系中,则倾向于要求女人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并将此习俗作为择偶的先决条件。总的来说,对他们而言,性服务于地位,包括男性地位(由于征服而取得的男性地位),以及由于娶了“门当户对”的女人而获得的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得低分男性在与异性的关系中则主要追求伙伴关系、友谊和肉体享受。在他们与女人的关系中,他们能公开地表白求助心态。事实上,我们发现,这种无法满足的对爱的寻觅,以及希望为女人所接受的心态,成了他们对女人抱以矛盾心理的源泉。被动性和懦弱性成为得低分男性自我理想的一个可接受的部分,与此同时,他们能以提供真实的保护和支持作为回报。各种程度的表现,其范围从极度的性抑制到受冲动支配的有意倾向(前者是由于过度发展的超我所致),均可在得低分的被试中发现。

不持偏见的女性在择偶中同样也寻找共同利益和感情。正如得低分男性在接受女性方面,比得高分男性表现出更具准备状态一样,得低分女性也不压制她们的男性倾向,而是通过追求所谓的男性利益和活动去接受和升华她们的男性倾向。当然,这样做常会导致她们与男性的公开竞争,以及对男性的妒忌,但是,与此同时,却有着对男性的更多理解,对男人的真正喜欢。女性关于自己性别角色的看法,有着公开冲突的证据,有着清楚的异性性爱的证据,以及十分明显的母性感的证据。

可是,另一方面,得高分女性依恋于世俗的女性的自我意象,这种女性特征便是向男人献媚和奉承。至于对男性所持的利用和敌视态度,在访谈中只是间接地表示出来,但在主题统觉测验中(见第十四章)却是相当直接地显示出来的。由于得高分

女性倾向于放弃在我们文化中被认为是男性利益的东西,还由于家庭没有为她们提供满意的表现形式,因此她们的潜在痛苦常以迂回而又曲折的破坏形式表现出来。这样一种消极的态度,就其表现形式来说,一是对男性的过分要求——要求男人成为提供者;二是让男人时常感受到她的痛苦;三是鉴于普遍的文化作用,得高分女性找到了一种夸大的宣泄。当然,得低分女性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文明强加于她们而毫无触动。不同的是,得高分女性倾向于优先考虑一种受限制的女性角色,而不是一个界定模糊的女性角色;得低分女性则倾向于对付冲突,并且公开地面对冲突。

正如我们上面所期待的那样,在性别角色概念中,习俗性要素作为习俗性自我意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恰恰是得高分者的特点。彬彬有礼、成功、地位的获得、自制和镇静是得高分者的基本要求。这种自我理想的偏差表现,通常被认为是无法自主的力量所致,那是个人责任以外的事,它们是由外部因素、遗传等决定的。

另一方面,得低分者在其自我评价中,担心的是成就领域内目标的实现,社会建设性价值观的实现,择友的成功或失败,以及由于攻击和矛盾心理而产生的内疚感。

### (五) 权力对爱的定向

得高分者对世俗价值的取向与得低分者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价值取向形成对照,前者的这种倾向可以拓展到生活的不同领域。与因袭主义相联系的是爱慕权力的倾向和寻找权力的倾向,它们在典型的得高分者中是十分突出的。

相对来说,缺乏感情的和个体化的人际能力,加上威胁的和危险的环境概念,构成了持偏见个体争取权力的基础。这种争

取既可表现为直接地作出努力,也可表现为让权势者站在自己一边。在此意向中,懦弱被认为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被强者“吞食”[参见西默尔(Simmel), III],或者至少导致剥夺或饥饿,这种危险是得高分者很容易预期的。

在此背景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心理框架,它可以被最佳地描述成“过度现实主义”,也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和物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毫无疑问,这种过度现实主义无法导致真正目标的实现,无法导致最终的满足;相反,它常常涉及紧张的人际关系,以及可能的或实际的报复。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依靠他人来谋求事物和利益时产生的冲突是无法解决的,另一方面,源于猜疑、妒忌和挫折的敌意也是无法解决的。

尤其是持偏见的人,如前所述,他们常常把无情的机会主义视做男子气的基本属性之一,并且作为对其害怕被动性和依赖性的一种反应,从而滋长了一种争取权力和成功的倾向,借此衡量其价值观。

现代一些作者曾经反复强调过这一事实,把地位作为个人价值的一种衡量标准,是美国文化的一种普遍现象。如果情况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在此领域得高分者的情况和得低分者的情况便有了差别。虽然争取地位和权力是极端的持偏见者主要关注的东西,但是不持偏见的个体——并非说他们对地位毫无兴趣——仍然有各种其他的欢乐供其享用。

在个体的人际关系中寻找感情和爱,是典型的得低分者的行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与个体的配偶和朋友发展起令人满意的关系,被认为是幸福之源。事实上,人们的许多思考(甚至达到着迷的强度),都在致力于这种理想的人际联系,而且想方设法对付人际失败引起的焦虑。如果一旦出现焦虑,则这种紧张关系便成了重要的美化根源。与此同时,在接纳和爱的愿望

上得不到满足,会导致对依恋对象的挫败感,以及公开的矛盾心理。正因如此,得低分者常常表现出对他人痛苦的情感依赖;这是一种深层的表现,处理不好,会使一个人变得顺应不良。

不仅在人际接触方面,而且在工作方面,得低分者要比得高分者更加里比多化。相比较而言,得低分者极少把他们的活动视做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活动本身成了他们欢乐和满足的源泉,或者说他们强调活动的社会意义。如果这些活动与他们实现所谓的自由主义价值有关,则它们也会对得低分者显得重要。最后,在得低分者身上也可经常发现他们对艺术、音乐、文学和哲学的兴趣与爱好。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些兴趣不仅对个体的资源作出实质性的贡献,而且相对来说为摆脱权力和地位的欲望作出了贡献。这就是得低分者的特征。

#### (六) 刻板对灵活:顺应问题

就持偏见者的人格结构而言,最普遍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他的刻板性。这种说法只是迄今为止所述特征的一种推论。为了把不可接受的倾向和冲动保持在意识之外,必须运用刻板的防御。防御的任何一种松懈都涉及到受压倾向被突破的危险。然而,如果冲动的倾向被压抑得过于厉害,过于突然,或者在生活中过早受到压抑,则它们就会阻止而非帮助一个人实施控制。被削弱的自我处于受压抑的危险之中。在此情况下,防御的刻板性是必要的,以便对付这种日益增加的威胁。在如此险恶的循环中,无法阻止的冲动以无法控制的方式爆发出来。尚未得到改变的本能冲动潜伏在意识之下的各个地方,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自我的表现,这就需要自我始终保持警觉状态。理性控制仅仅涉及到人格的一小部分,只要我们的文化为受压抑的冲动提供社会可以接受的宣泄通道,那么,在特定的范围内

便可实现良好的顺应。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典型的得高分者的顺应有赖于相对来说被狭隘地限定的条件。我们的文化所提供的关于内团体—外团体的二分法概念,使得得高分者有可能将他敌视权威的恐惧意识压抑起来,相反,依靠这些权威,并将敌视的意识转向弱势的外团体,因为对这些团体来说,他无须惧怕任何打击报复。此外,这类机制还使他相对地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即意识不到他自己的心理弱点,因为他现在可能觉得他要比社会上更弱的团体优越一些。同时,对自己不道德倾向的惧怕,可以通过夸大和谴责他人的不道德行为,尤其是外团体的不道德行为,来得到缓解。

就积极的意义而言,缺乏个体化可以通过将世俗的思想和价值接管过来,加以推行,从而得到补偿。刻板地坚持世俗的思想和价值,借此获得支持,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找到。然而,这种外化倾向倘若保持在一定限度内,有助于个体积极关注外部目标。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外化倾向,个体在竞争的社会中将会一筹莫展。

为了在此情况下保持平衡,个体就需要一种简单的、坚定的,而且常常是定型的认知结构。在这种认知结构里,没有矛盾心理或模棱两可的地位。虽然个体也曾作出各种努力试图消除它们,但是它们仍然作为潜力而保留着,并且可能不时地进行干预。在此尝试过程中,对现实的一种微妙的歪曲就发生了。事实表明,定型或刻板是不会公正地对待现实的。只要这种歪曲仍然存在,那么,要从潜在的法西斯个体身上去除偏见,就可能危及他的心理平衡。这种可能性是可以预期的,而预防措施也可以事先设计。

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持有偏见的个体避免模棱两可和心理

定势的刻板现象,在其处理知觉和其他认知材料(这种知觉和其他认知材料摆脱了直接的社会和情感含义)时也变得十分明显(37; 98)。把事先构想好的,而且常常是定型的框框强加于经验之上,是那些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得极端高分的被试的一种普遍特征。不过,必须重申,在极端的得低分者中间,也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亚类:在他们身上,自由主义思想成了一种陈词滥调,它包括对竞争的失败者作不适当的美化,而这类失败者在其人格结构中可能表现出刻板性的迹象。另一方面,尽管得高分的保守者表现出刻板性,但他们在操作方面却常常具有大量的灵活性特点(参见第十九章)。不过,总体上说,灵活的感情和认知的顺应主要表现在得低分者身上;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他们不愿使“抽象概念具体化”之中,反映在他们理解社会的和个人的复杂关系之中,反映在他们对研究这些关系的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表示深切的关注之中。

极端的持偏见者经常表现出一种刻板形式的顺应,并在某种程度上附着歪曲现实的精神病机制,而极端的不持偏见者则提供了更加灵活的顺应证据,尽管在若干个案中附着着神经症的倾向。极端的内化倾向常可在得低分者对其感觉和冲动的偏见中看到,不论这些感觉和冲动看来是多么令人不悦。得低分者甚至还远未摆脱情感上的矛盾心理,以及自卑感、内疚感和焦虑感等状态。这说明有些得低分者尚未摆脱自我欺骗。保持这些情感是病态的,而且会影响真正的洞察力。但是,有意识的考虑,以及相对而言接受本能的冲动(尤其在童年),可能有助于防止过度刻板的防御和伪装的发展。就现实的认知而言,投射和置换机制将会从此纳入可以管理的领域。

在我们的文化中,不持偏见的个体很难摆脱某些神经症的倾向,当然,在这样的被试组里,也有可能发现充分地得到顺应

和成熟的个案。惟有当一个人坦率地面对冲突、缺点和无法接受的冲动时,顺应才能达到完美的程度,并使正确处理变化条件的潜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种坦率可能暂时地导致焦虑和抑郁,有些竞争者便在这些焦虑和抑郁面前屈服了。

### (七) 遗传因素

当我们考虑持有偏见的被试的童年情况时,我们得到了父母方面严格实施纪律的报告,这种纪律倾向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视儿童的行为是否为父母准许而定。与此情况相联系的是,持有偏见的被试家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把人际关系建立在清楚限定的支配和服从的角色基础之上,它与平等主义的政策截然不同。在持偏见者的家庭中,忠实执行规定的角色,以及责任和义务,常常优先于自主涌动的感情交流。可能提供的解释是,偏见人格的某些特征是此类家庭情境的产物。

上述关于家庭情境的一些结果,已由一项涉及儿童社会歧视的研究给以直接的证实(该研究也包括对儿童父母的调查)。本节的余下部分是一个概述,它取自那个研究报告,并且作了微小的改动(见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的著述,30):

儿童被迫对父母的权威予以表面服从,但心里却滋生了敌意和攻击,这就使他们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对儿童来说,把自己对权威的压抑进行置换,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亦是他们后来对抗外团体的主要根源。这就是说,持有偏见的被试对父母的矛盾心理,以及伴随这种矛盾心理而出现的消极的压抑和外化,可能成为他强烈地主张两极分化态度的一个主要因素,表现为对内团体毫无批判地接受,对外团体粗暴地拒绝。

恐惧和依赖的心理阻碍了民族中心主义的儿童有意识地批

评其父母。尤其对持有偏见的男性来说,他们似乎为一种颇具威胁性的父亲形象所吓倒。对粗暴的男性形象的置换补偿了这种恫吓,以及由此产生的被动性和依赖性。把对父母的敌意进行压抑,可能伴随着以原始的和非社会化的形式让内驱力得以突破。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突破可能会对一致性的社会构成威胁。

反对父母的消极情感从意识中被排除出去,这一事实直接导致了缺乏洞察力,实施刻板性防御,以及使自我走向闭锁的结果,这是得高分者的特征。由于不持偏见的儿童不会向严厉的权威屈服(这一事实已从父母的访谈中获得支持),所以他们在后来的生活中就可以不为权威所左右,而且也无须断言自己比弱者更强。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持偏见儿童“反对弱势群体”的态度,是与他们对权威的畏惧和屈服直接相联系的。

需要指出的是,对持偏见的被试来说,其父母不仅是严厉的纪律执行者,而且还倾向于对地位问题持有成见,并向他们的孩子传递一组严格而又具体的规则。对地位的关注可以被设想为是这组严厉而又具体的价值观念的基础。凡被社会接纳的东西,以及有助于爬上社会阶梯的东西,都被视做是好的东西,而偏离的、不同的、在社会上属于低劣的东西,则被认为是不好的东西。民族中心主义被试的父母似乎处于社会的边缘(介于优势和劣势之间)。他们越是不愿接受这种边缘性,则想归属特权团体的愿望便越迫切。这里所说的边缘感与家庭经济状况不一定有关,确切地说,它与一些更加微妙的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决定了社会志向和有效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

至少,父母的影响是一种使得高分被试关心地位的重要因素,这种关心地位的倾向可在民族中心主义儿童中观察到。这些儿童依据外部的道德价值观念行事,期望社会允准,包括整

洁、礼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会由于别人不遵奉这些价值观念而谴责别人,在他们看来,遵奉是一种全或无的判断。他们的超我作用主要指向惩罚、谴责和排斥别人,从而使他们强调以外部的好恶为依据的纪律类型。就持偏见者而言,有着许多道德谴责;就不持偏见者而言,则有着对人的更大的宽容性。正如我们对持偏见被试所描述的那样,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儿童,很难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因为他们把敌视的倾向进行了压抑,这些倾向非旦未被升华,反而在意识之下发散和涌动。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得低分者比得高分者更多地倾向于爱,而更少地倾向于权力。前者能够提供情感,原因是他们经常获得真实的情感。他们按照他们的价值来对人们作出判断,而不是依据与社会道德的惯例是否一致来对人们作出判断。他们能够严肃认真地采择内在的价值和原则。比之那些持民族中心主义观点的人来,他们较少害怕惩罚和报复,正因如此,他们实际上更能把施于他们的社会价值具体化。

对儿童来说,若在面临性和攻击问题时求助于成人的指导,则他们就能容易地抵御某些诋毁少数民族或美化战争的宣传。由于他们将本能的生活进行了整合,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更具创造性和升华的个体。他们会变得灵活,不大可能形成对他人的定型化看法。他们拥有发展的、整合的和更加内化的超我。他们能够公开表明与父母的不一致,以及对父母的不满,从而既达到相对于父母或权威来说的更大程度的独立,同时,又能在热爱父母和人们的定向方面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是他们实施美化的重要源泉)。不过,有时可在本组的个体中观察到,被试的挫折产生于对情感的夸大要求。



### (八) 文化观

以访谈为基础的数据告诉我们,在民族问题上持有偏见和不持有偏见的人,会以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出现在社会上。其他一些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模式。如果我们探讨一下两种不同的模式是否与一般的文化倾向有关,我们便可获得这样的事实:持偏见者的观点,加上他们强调地位、权力和因袭性,构成了其中一种生活模式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不持偏见者的观点,则以相对来说与上述特征相反的特征构成了另一种生活模式。此外,在持偏见的被试中,存在基本的一致性,而在不持偏见的被试组中,成员之间显示出更大的差异性。

我们认为,持偏见样本的一致性来自他们对我们社会上广泛的文化模式的趋近性。持偏见者表现出对现存文化标准的刻板坚持,他们对地位的强调是与若干研究者所指称的东西相符合的,这些研究者[例如霍尼(Horney, 54)、卡丁纳(Kardiner, 59, 60)、米德(Meed, 82)]指出:“对地位的强调”是西方文明的一般倾向。米德特别强调了美国文化的一个特征,也就是“害怕成为一名吮吸者”,这对我们的得高分男性是十分典型的。

另一方面,米德把“认同竞争的失败者”视做是美国文化的另一个特征(它代表了基督教伦理学的一种主要影响),这种情况显然在得低分者中间是十分普遍的。看来,这两种倾向,以及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是我们文明的主要特征,只是极少有个体表现出纯粹的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极端而已。

关于两种人格结构在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方面的分化,在本书的其他地方也详细讨论过。这里,我们将对其中的一致性进行总结,这种一致性存在于人格结构和社会观点或政治观点之间,是在同化了我们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羡慕权力,渴望在社会舞台上成为强有力的领导,是得高分者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倾向。它们能够很容易地被解释为对人际关系实施等级评价的一种延续。极端的个人机会主义常常(尽管不是始终)与思想的机会主义相联系。对地位的焦虑,在价值判断中坚持外部标准,以定型化的方式进行思考,缺乏平等概念等,是与所谓的社会低劣观念相联系的。害怕自己成为弱势的个体,阻碍了他们去发展对弱者的同情思想。

刻板地坚持世俗的价值,会使一个人无法进入那些与自己的文化标准有所偏差的团体或民族。努力地与他人保持相似,拼命地防止自己“标新立异”,也是这种倾向的表现。

另一方面,外团体成了他们“投射愿望和恐惧的屏幕”,因为得高分者身上有着被压抑的东西。他们关注那些尚未同化的或外来的团体的不道德倾向,害怕自己成为受害者,对这些团体表示敌意,并随时施以报复。被试之所以把犹太人这种外团体描述为强大,正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衰弱。而对实际上真正强大的团体,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持有偏见的人则反而会表现出屈服和压抑,而不是表现出敌视。

得高分者感到自己实际上应该属于特权团体,这种感觉是高度微妙的。由于他想像自己处于社会和心理的边缘,因此不断地感到由于贬抑而深受威胁。为了防止自己与社会竞争的失败者同流合污,他们坚持声称他们与特权团体是一致的。这种声称自己处于社会上层的呼吁,来自他们沉默和含蓄的信念——他们实际上处于社会的底层(参见第十一至十二章关于自我蔑视的讨论)。这一机制的作用是它有助于把现存的焦虑和內疚保持在压抑的状态之中。

所有这些受到压抑但却骚动不已的不一致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直接导致了个体的社会问题,这在得高分者中是十分

典型的。可是另一方面,得低分者则在冲突产生的地方考虑到他们与其父母和他们的自主等问题。他们不会把这些问题带入社会领域,而是带入事实和理性的领域。尽管他们尚未排除混淆和偏见,但是鉴于内化的理性思考,他们要比那些得高分者更少定型化。得低分者直面自己的准备状态是与他们客观地观察人类和社会的准备状态并驾齐驱的。

也许,准备状态,包括接受、热爱和多元化,可以作为两种对立模式的最为根本的区分标准。一个外团体成员所反映出来的与某种内团体文化标准的偏差,对下面这种人最具威胁性,他们把文化标准视做是绝对的,由此才感到安全。

若想生活的各种领域充分确定同质性的决定因素,那已超越了本书的范围。在有些例子中,关注现状和抗拒改变可能成为由各种社会和心理因素所决定的主要反应,而在有些例子中,它们可能只是对一种情境的次级反应。正如弗洛姆(Fromm,42)所指出的那样,这也许就是德国纳粹的状况。有鉴于此,在某些社会经济背景下,整个国家可能会倾向于“逃避自由”。

今天,在我们为实现自由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可能不得不向持有偏见的个体呈示确定的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至少在有些范围内,既呈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又考虑到他们的不确定性。有时,改变“持有偏见”的模式,是需要运用权威的——但它不是独裁主义的权威。之所以这样说,是鉴于下列事实:正是权威而非其他任何东西,构成了持有偏见者的世界。

### 注 释

[1] 本章为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所撰。

[2] 关于使用大写和小写符号的情况,以及其他一些属于本节的技术数据,参见第九章第六节第三小点。

## 第三部分

### 投射材料所揭示的人格

## 第十四章 持有偏见者的 主题统觉测验<sup>[1]</sup>

主题统觉测验(TAT)为我们研究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提供了另一条研究途径,它不仅使得前几章讨论过的某些内容具体化了,而且还涉及到其他一些方法。该测验于1934年为摩根和默里(Morgan & Murry)(83)所创,并从那时起成为心理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14、81、94、99)。它由一系列模棱两可的图片所组成,要求被试对每一幅图片讲一则故事。据假设,在描述图片上的人物时,在陈述人物的行为时,以及在分析影响这些行为的刺激时,被试同时也间接地讲述了有关他自己的事情。

借助这种间接的方法,原先无法通过言语询问来了解的一些人格领域由此得到揭示。这里,被试有着更大程度的表达自由,因为他不是公开地讲述他自己,而是提供他对于他人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行动的看法。尽管他很可能把自己与故事内容等同起来,但是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不像访谈情境那样,被试试图有意识地防御自己,以免自己说出那些他认为并属于他的感觉或欲望。在主题统觉测验中,被试通常会激起一种希望在创造性事业中(编造故事中)获得成功的欲望,但他往往意识不到他的创造内容的意义。结果,尽管在主题统觉测验中派生出来的许多内容与在访谈中表达的内容有些相似,但是其他一些产物则是不同的,甚至与访谈数据相矛盾。只有当两者的防

御差异为人们所承认时,这些差异才可能被了解。由访谈和主题统觉测验引出的表达之间的关系,随着本章对两种数据的比较将会变得十分清楚。

作为这一技术基础的理论假设是,被试所讲的特定故事反映了他的幻想环境和他处理环境的幻想方法。从事主题统觉测验的研究者曾经揭示了决定这些幻想的(心理)因素(14、81、106、120)。他们发现,这些故事内容反映了人格的欲望或需要。对于故事中的角色,被试往往把自己与这些角色的活动联系起来(我们将把这些人作为“英雄”来设计),通过故事中的“英雄”,被试表达了他们自己的内部倾向,至于行动本身,则代表了这些倾向的本质。

当我们谈到潜在的欲望或“需要”时,我们既不意指本能的冲动,也不意指这些欲望是固有的。确切地说,我们指的是人格内部的倾向,它们来自发展模式——来自环境对心理结构的影响。我们在这里运用“潜在”这个术语,主要是指一般不允许外显的倾向。

当然,这些潜在的欲望并不是经常地直接地反映出来的,即便在主题统觉测验中亦如此。它们由无意识的自我防御机制转化成接受的表现。因此,有必要熟悉那些语言技术,也即个体在为自我防御机制服务的过程中学会并使用的语言技术,以便了解一个特定欲望的言语表达和一个潜在动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举个例子:被试的某些需要可能因为“否认”的机制而变得模糊不清——被试在故事中描述了这些需要,但是又因为这些需要所代表的活动而谴责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者从主人公角度对促成这种活动的外界因素进行责备。事实上,如果某些欲望容易产生焦虑,致使被试不允许它们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它们就有可能被抑制。因此,为了获得有关被试动机的一种清晰的描述,

我们将在以下陈述中不仅关注被试表达出来的需要,而且还关注指引动机的线索,因为这些动机是经防御机制的保护而不会公开表达出来的。

## 一、测试过程

### (一) 受测的样本

本测试是对 80 个被试进行的,这个被试组由 20 个得高分男性(持偏见者)和 20 个得低分男性(不持偏见者),以及 20 个得高分女性和 20 个得低分女性组成的。一般说来,这些人也就是被要求进行访谈的被试(见第九章)。样本中所提取的一些被试组,以及每个被试组里的人数,如表 14-1 所示。

读者将会注意到,样本中的所有女性不是受过大学教育,就是正在学习大学课程(白天或夜间)。然而,男性被试只有一半多一点的人受过大学教育(16 个退伍军人或海事学校高级船员候补者,不包括在大学总人数之间,因为他们大多数人还未受过大学教育)。由于在战时缺乏男性被试,迫使我们到大学外面寻找被试。尽管我们开始时对具有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呈现同一组故事的做法还有点犹豫不决,但是我们仍然满怀兴趣地发现,退伍军人和高级船员候补者所讲的故事,就其内容而言,与其他被试所讲的故事颇为相似,而且这些被试成为他们所属得高分组和得低分组的代表。他们所讲的故事往往不够清晰,缺乏文学气息,而且也不怎么完整,但是从中反映出来的主题却与大学被试组不相上下。

表 14-1 参与本研究的若干被试组的主题统觉测验样本分布

被试组	男性		女性	
	得低分者	得高分者	得低分者	得高分者
加利福尼亚大学在职心理学班	7	4	2	4
职业介绍所退伍军人和海事学校高级船员候补者	8	8		
加利福尼亚大学学生	5	8	16	15
职业妇女			2	1
合计	20	20	20	20

大部分女性被试的年龄范围在 17~27 岁之间。3 个得低分女性和 4 个得高分女性的年龄超过 27 岁。男性的年龄范围在 17~47 岁之间,5 个得低分男性和 5 个得高分男性的年龄超过 27 岁。读者可从表 14-2 中注意到,在我们的样本中,女性比男性稍稍年轻些。

表 14-2 接受主题统觉测验的被试年龄分布

年龄	男性		女性	
	得低分者	得高分者	得低分者	得高分者
20 岁以下	3	3	9	7
20~27 岁	12	12	8	9
27 岁以上	5	5	3	4
合计	20	20	20	20

表 14-3 与研究人员的性别有关的主题统觉测验的被试分布

研究人员	男性		女性	
	得低分者	得高分者	得低分者	得高分者
男 性				
W.M. 威克汉博士	3	8	5	11
W.R. 莫罗博士	6	7	1	
阿历克斯·谢里夫斯博士	1		2	
R. 麦克肯德勒斯博士	3			
D.J. 莱文森博士	1			
由男性研究人员测试的被试总数	14	15	8	11
女 性				
苏珊·雷查德博士	4	2	7	7
贝蒂·阿隆	1	3	5	2
玛丽亚·莱文森	1			
由女性研究人员测试的被试总数	6	5	12	9
总计	20	20	20	20

对每个被试组来说,测验由 4 个研究人员来实施,他们分别是 2 男 2 女。每个研究人员既测验男性又测验女性。这里,我们尚未确定研究人员的性别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被试的回答。但是,不论它对个案的影响如何,都应该从所获的材料中删去,因为一个男性研究人员所测试的是同样数目的得低分男性和得高分男性,而一个女性研究人员所测试的是差不多同样数目的男性。读者可以从表 14-3 中看到,男女研究人员对每个女性组进行的测试,其数量虽有差异,但差异并不大。

此外,应当指出的是,测试得低分男性的研究人员也测试了几乎相等数目的得高分男性,而对女性进行测试的研究人员也测试了差不多相等数目的得低分和得高分女性。由此可见,个别测验者之间在实施测验过程中的微小差异会对同样性别的高分组和低分组产生相等的影响。由于我们的比较是在每个性别的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之间进行的,因此操作上的差异始终相等地分布在被比较的被试组之间。

## (二) 操作的技术

在向被试出示图片之前,先为被试提供下列指导语:

现在,我给你出示一系列图片。我希望你根据每幅图片讲一则故事,讲一讲图片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哪些原因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件事情又会如何发展。换言之,讲一则完整的故事——图片不过是故事的形象性说明。

每幅图片轮流出示,让被试有机会用故事形式发表他的想像,借此获得一系列虚构的材料。被试所讲的故事由研究人员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

研究人员还鼓励被试充分地解释在他们看来有价值的信息,通过精心阐述由被试曾经表达过的一些特定想法而诱导出这些信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允许研究人员提供评论或问题,因为这种评论或问题对于一个特定的回答具有暗示性。始终给被试以创作他自己故事的自由。

不同的研究人员所进行的提问,在数量上存在某种可变性。然而,我们认为,这类操作中的可变性只是一个微小的因素,这是因为,一方面,每个研究人员既测试得低分的被试,又测试得

高分的被试;另一方面,对提问的回答在评分时只给予极少的权重。

## (三) 使用的图片

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图片共有 10 幅。这些图片中有 7 幅对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是一样的。在出示第一、第五和第七幅图片时,我们使用了供两种性别选择的图片,也就是说,把可以由男性身份引出的故事的图片提供给男性,把可以由女性身份引出的故事的图片提供给女性。除了 2、4、6 和 9 号图片以外(编号按照图片出示的顺序),其余的图片均选自默里(H. A. Murray)创制的主题统觉测验图片。对这些图片引发的故事进行分析,已由哈佛心理诊所的其他研究人员根据主题统觉测验技术(94、99、106)予以完成,此类分析已被确认,证明这些图片是充分模棱两可的,有助于被试将他们自己的人格投射到故事中去。图 2、4、6 和 9 是由研究人员从现存的杂志中选择出来的。这些图片中的角色暗示着少数民族团体成员。我们期望获得被试对少数民族团体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的表示比通过直接提问更能引发被试的自发性表达。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 10 幅图片,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在大约一小时的测验时间里会为我们提供大量的适当材料(这一小时的时间量由参与临床研究的被试自由支配)。

我们寻求彼此不同的图片,为被试提供各种可能的主人公以及各种故事情景。我们可以肯定,每幅图片允许存在各种不同的主题,它们为我们比较不同被试提供了基础。总之,我们试图寻找一系列图片,借此尽可能多地引发被试个人概念化的信息,以及他们努力争取表达的人格需要。

表 14-4 10 幅主题统觉测验图片的刺激值

图片中的人物来自	身份最接近于	反映出与……的关系	环境刺激	主要人物的精神状态
默里的图片				
M <sub>1</sub> 父与子 “青年和老人”	儿子	父亲	A <sup>a</sup>	忧郁的、悲哀的、考虑周到的、果断的
F <sub>1</sub> 父亲人物	? b	父亲	A	悲哀的或多思的
3A	两人中任何一人 男子对男性 女子对女性	爱的对象	A	A
M <sub>5</sub> 年轻人	男子	女性对象	对黑暗背景的共同反应, 预示为女性人物的被动性	表现出内疚、羞耻、恐惧
F <sub>5</sub> 年轻女孩	女孩	?	A	表现出内疚、羞耻、恐惧
M <sub>7</sub> 母和子	儿子	拒绝的母亲	母亲背对儿子(拒绝的)	忧郁、悲哀、多思、果断
F <sub>7</sub> 老妇与少妇 母亲与女儿	年轻女子或老妇	年长女性(母亲), 年长被试认同年轻女子	步入老年	A

图片中的人物来自	身份最接近于	反映出与……的关系	环境刺激	主要人物的精神状态
8	A(任何一种人物)	1. 与被动顺从的人物的关系 2. 与支配的攻击性人物的关系	A	1. 支配的、有时是攻击的 2. 被动的
10. A(少男、少女、孩子)	A	环境刺激	宗教的背景	A
特定的图片				
2. 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佐特风格和跳吉特巴舞者)	两者都是或两者都不是(与被试同性别)	A(有时认同异性)	特别的衣着 A背景	快乐
4. 背景中的男人和女人	一人、两人或两者都不	A	贫民窟, 黑暗的、忧郁的、厚重的衣着	A
6. 男子(通常是外国男子, 警方的嫌疑犯), 警方	一人或两人都不	A	监狱的铁栅栏	嫌疑犯, 恐惧 警方:A
9. 黑人母亲或祖母年轻的男孩	男孩(年长女性有时认同祖母)	母亲人物	家庭环境	A

a. A 指模棱两可; b. ? 指图片中无线索。

每幅图片都具有一定的刺激值,它们对我们的所有被试来说是相当稳定的(参见表 14-4)。除了这些相似性之外,我们还发现了某些引人注目的差异。本章的剩余部分将考虑对高、低得分者的回答进行比较的方式,以及由此获得的结果。

## 二、实验报告的分析方式

对于主题统觉测验的故事的分析,可借两种独立的技术来操作。第一种技术是,这些故事是按照桑福德(Sanford)所修订的默里的需要—压力系统(105)进行评分的。第二种技术以默里的“主题概念”(concept of thema)为基础,考察需要—压力变量模式的差异。

故事分析法也得到了应用。不过,在该方案进行时,故事分析技术仍处于尚未发展的阶段(12)。由于所获结果对本研究没有多少补充,所以我们只需简要地提及一下就可以了。

### (一) 默里—桑福德方案

#### 1. 方法的解释

供主题统觉测验评分之用的默里—桑福德方案是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被试所讲的故事可以根据某些变量来测量。<sup>[2]</sup>这些变量被看做是个体幻想的、在心理学上有意义的一种速记或描述,它们通过个体对主题统觉测验所作反应而表现出来。变量分成两组:一组变量反映故事中人物活动的方向;另一组变量则表明环境的(他人的或物质的)影响,即作用于故事人物的环境影响。前一变量称做“需求”变量,后一变量称做“压力”变量。在一则特定的故事中,主人公的行为(也就是主要人物的活动)是通过运用适当的需要变量来加以表明的,变量前面

有个“n”。至于强加于主人公的外源性活动,是通过运用一个“压力”变量(简称为“p”)来表明的。故事中的次要人物(他们被故事讲述者所拒绝,或者他们的活动并不指向主人公)被称做“对象”,被试对“对象”行为所作的描述,可以通过需要变量来加以记录,变量前面有一个“on”(意思是指“对象—需要”)。与此相似的是,强加于这些人物的环境影响是依靠“客观压力”的变量来提及的,字母简写符号为“op”。这些变量的列表,以及每一变量的解释,如下所述:

#### 需要变量

( \* 号表示这些需要变量也可用作压力变量)

- n 谦卑:遵奉、屈服、接受惩罚;道歉,宽恕;贬低自己;受虐狂
- n 成就:朝着一个目标坚持工作
- \* n 获取:取、拿或偷东西;为了钱或“物”而拼命工作;交易心态或者赌博;
- 需要财物
- \* n 归属:善于社交;交朋友;爱
- \* n 攻击:打斗;批评、谴责、责备,或者邪恶地取笑;伤害或残杀;虐待狂
- n 自主:拒绝压制;自由和独立。
- n 回避谴责:通过压抑不合群的冲动而避免责难;害怕指责、排斥或惩罚;
- 力求行为良好
- n 逃避谴责:用逃跑或隐瞒罪孽的方法来逃避谴责
- \* 认知:观察、询问、探索和调查,以便获得事实
- n 建设:组织和制造物品;生产
- n 反作用:失败后重又努力,克服弱点
- n 防御:面对责备或批评,从言语上保卫自我
- \* n 支配:影响或控制他人;领导别人
- \* n 遵奉:爱慕和追随一个优越的对象
- n 兴奋:寻求冒险和刺激;喜好短暂的激动,喜好新感觉,喜好戏剧



- \* n 说明:联系事实;解释、判断、翻译
- n 回避伤害:回避危险或者逃脱危险;害怕受伤、生病或死亡;躲藏起来,或采取保护措施
- \* 抚育:培养和保护一个无助的对象;表示同情;养育孩子
- n 营养:寻觅食物和饮料
- n 被动性:松懈;不活跃;不想通过努力来得到好处;允许别人走自己的路
- n 玩耍:通过欢乐的、幽默的和不负责任的活动(运动、言语或精神活动)来消除紧张
- n 承认:寻求重视、赞扬、欣赏、荣誉、名声
- \* 拒绝:对劣质对象排斥或轻视
- \* 保持:拥有对象的财物;精打细算、俭朴、吝啬;保卫财产
- n 隐居:独处或不引人注目;维护隐私
- n 感觉:享受声色犬马的生活
- \* 性:参与一种异性爱的关系;求爱,享受性交
- \* 求助心态:寻找帮助、保护或同情;沉溺于自怜之中
- n 理解:寻求解释,发展逻辑关系,制订有序的计划

#### 压力变量

心理压力:当这些变量用做需要变量或压力变量时,它们具有相同的含义。

当这些变量用做压力变量时,它们代表了强加于主人公的活动,而不是由主人公实际表达的活动。

P 获取	P 说明
P 归属	P 抚育
P 攻击	P 拒绝
P 认知	P 保持
P 支配	P 性
P 遵奉	P 求助心态

环境压力:

P 苦恼:主人公是疾病的受害者,是一个大烟鬼(吸毒成瘾者),或是一个

#### 长期酗酒者

- P 坏运气:主人公经历了并非他能左右的不幸
- P 幽闭:主人公被迫足不出户
- P 主人公之死:主人公死去
- P 对象之死:主人公以外的某人死去
- P 失败:主人公在个人成就方面失败了
- P 赏金:主人公被赏以金钱或个人成功,尽管他对此并未付出过努力
- P 低劣:主人公是“天生”低劣的人
- P 受伤:主人公身体受伤
- P 缺乏:主人公在经济或环境等方面十分缺乏
- P 丧失:主人公丧失某物或某人(钱、工作、朋友、机会)
- P 老年:主人公因老年而遭罪
- P 危险:主人公面临下列的危险:动物、水灾、飓风,或者发动战争的敌国
- P 优越感:主人公被赋予优越的人格
- P 任务:主人公要求去干某事,如练习小提琴、学习等;他被委派去为他的雇主服务;为某项事业或为他的国家服务
- P 不相适宜的环境:主人公的物质环境并不令人愉快:丑的、脏的、有毒的、沉闷的或吵闹的

每则故事都被分别地进行分析,而且反映在故事内容中的每个变量都被赋予1~5的数值。被分配的数值既是按照特定变量中反映的强度而定的,又是按照它对故事的重要程度而定的。我们将把这些量化分数作为“强度”分数来提及。下面的讨论主要涉及不持偏见的男性或女性,以及持有偏见的男性或女性对所有图片的特定变量的评分比较。在有些情况下,我们还将提及每个被试组的一个特定变量被记录的次数,而不考虑被分配的数字强度值。这些记录的分数将作为“频率”分数而提及。

## 2. 评分结果

根据默里—桑福德方案进行的评分结果在表 14-5A 和表 14-5B 中提及。用于样本的 80 个记录中有 20 个记录被第二位评分者重新进行评分,目的是为了测试的可靠性。两位评分者对 20 名被试的故事的评价,其排行顺序的相关性对于每个变量来说在 +0.41 至 +0.83 之间变动,除了一个相关(n 拒绝)之外(它跌至 0.26)。具有最高信度评价的 15 个变量(处于 +0.63 至 +0.83 之间)在表中也标示出来了。

所有变量的评分之和,对不持偏见的女性来说,要比持有偏见的女性稍高一些(得低分的女性为 4581,得高分的女性为 4186)。不过,这种差异在男性个案中并不明显(得低分的男性为 4183,得高分的男性为 4254)。可是,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得低分的女性为 2473,得高分的女性为 1966;得低分的男性为 2154,得高分的男性为 1896,而可以评为客观需要(on)的则较少(得低分的女性为 276,得高分的女性为 333;得低分的男性为 323,得高分的男性为 516)。在我们的样本中(既有男性又有女性),被评分的压力对持有偏见和不持有偏见的被试来说大致相同(得低分的女性为 1657,得高分的女性为 1638;得低分的男性为 1538,得高分的男性为 1511),而被试尚未确认的人物(客观压力),在持有偏见的被试中更为普遍(得低分的女性为 175,得高分的女性为 249;得低分男性为 168,得高分的男性为 331)。

表 14-5 报告的数据清楚地表明,可以恰当地评为需要“变量”的表达内容,在不持偏见的被试所讲的故事中评得高分,而“客观需要”和“客观压力”的变量,在持有偏见的被试所讲的故事中评得高分。“压力”变量在每个被试组的故事中得分大致相等。这样一来,剩下的问题便是,在构成上述需要和压力分数的个别变量中,哪些变量可对持有偏见和不持有偏见的被试作出区分。

表 14-5A 由男性所讲故事中表示出来的  
需要变量和压力变量的强度

需要变量	图 1		图 2		图 3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n	on	n	on	n	on	n	on				
谦卑 <sup>a</sup>	19	5	30	8	8	0	8	5	5	0	5	9
成就 <sup>a</sup>	5	0	0	2	9	0	11	0	7	2	3	0
获取 <sup>a</sup>	2	0	13	0	10	3	5	4	3	0	4	0
归属 <sup>a</sup>	6	0	9	0	8	1	27	10	27	0	18	0
攻击 <sup>a</sup>	27	7	31	2	7	1	0	0	6	0	6	7
自主	25	6	18	3	7	3	6	13	6	0	8	0
回避谴责	6	0	10	3	3	0	10	3	0	0	0	2
逃避谴责	0	0	2	0	3	0	0	1	0	0	0	0
认知	16	0	5	1	10	0	5	2	6	0	0	0
建设	5	2	1	0	0	0	0	0	0	0	0	0
反作用	9	2	18	0	3	0	1	0	0	0	4	0
遵奉	17	3	8	0	0	0	5	0	3	0	2	0
防御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支配	8	0	6	0	0	0	7	0	0	0	4	0
兴奋	0	0	0	0	16	2	5	14	1	0	5	0
说明	12	0	7	0	8	0	3	0	4	0	6	4
回避伤害	0	0	0	0	0	0	0	2	2	0	2	3
回避	3	0	0	0	0	3	1	0	0	0	1	0
抚育 <sup>a</sup>	11	0	3	0	4	0	9	1	34	0	25	2

	图 1		图 2				图 3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营养	1	0	1	0	2	0	2	1	0	0	0	0
被动性	2	0	1	0	2	2	3	0	9	0	3	0
玩耍 <sup>a</sup>	0	0	0	0	34	0	21	10	4	0	4	0
承认 <sup>a</sup>	3	0	0	0	29	3	25	13	0	0	3	0
拒绝	17	4	6	0	5	0	3	3	6	0	5	3
保持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隐居	3	2	2	0	0	0	0	0	0	0	7	4
感觉	0	0	0	0	0	0	0	3	2	0	0	0
性 <sup>a</sup>	8	0	4	0	18	1	19	10	22	0	6	0
求助心态 <sup>a</sup>	15	3	21	1	3	1	2	0	23	1	13	11
理解	10	0	1	0	3	0	2	0	1	0	0	0
压力变量	p	op	p	op	p	op	p	op	p	op	p	op
谦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获取	0	0	0	0	0	0	0	0	2	0	0	3
归属	3	3	10	0	34	1	27	8	29	0	21	0
攻击	23	5	26	0	5	2	0	6	7	0	7	4
认知	1	2	6	0	13	0	11	2	3	0	4	0
遵奉	5	0	0	0	5	0	9	0	2	1	3	3
支配	37	6	44	3	3	3	5	5	1	0	3	3
兴奋	0	0	0	0	3	0	0	2	0	0	0	0
说明	21	0	12	3	0	0	5	0	0	0	9	0

	图 1		图 2				图 3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养育 <sup>a</sup>	18	2	33	2	9	0	4	6	9	0	8	1
拒绝 <sup>a</sup>	11	3	2	0	13	0	13	4	2	0	7	0
性	3	0	2	0	17	0	18	9	21	0	6	0
求助心态	0	0	1	0	0	0	3	0	29	0	19	2
苦恼 <sup>a</sup>	4	0	9	5	3	0	2	0	0	0	9	0
生育后代	0	0	0	0	0	0	0	5	0	0	0	0
坏运气	0	0	6	0	0	0	3	2	0	0	0	0
幽闭	11	2	5	0	0	0	0	0	0	0	0	0
主人公之死	3	0	6	0	2	0	0	0	4	0	13	0
对象之死	14	3	16	0	0	0	3	0	14	0	15	0
失败	3	3	6	0	0	0	0	0	0	0	0	4
赏金	0	0	3	0	0	0	5	4	0	0	0	0
低劣	0	3	0	0	0	0	2	2	2	0	0	5
受伤	3	0	3	0	0	0	0	0	0	0	0	2
缺乏	6	0	8	0	3	0	3	0	2	0	3	1
丧失	5	0	3	0	0	0	0	0	2	0	6	0
老年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危险	3	0	8	0	0	0	2	0	9	0	4	0
优越性	4	0	2	2	8	0	5	0	3	0	0	0
任务 <sup>a</sup>	0	0	2	2	13	0	2	5	13	2	19	2
不相宜的环境	4	0	0	0	0	0	0	3	0	0	0	0

续表 14-5 A(一)

需要变量	图 4				图 5				图 6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n	on	n	on	n	on	n	on	n	on	n	on
谦卑 <sup>a</sup>	15	0	10	4	51	9	49	14	14	8	25	7
成就 <sup>a</sup>	9	0	9	4	3	0	2	4	3	0	4	0
获取 <sup>a</sup>	37	8	24	14	9	3	9	3	5	9	14	5
归属 <sup>a</sup>	10	0	7	2	12	0	14	2	4	3	2	2
攻击 <sup>a</sup>	8	0	1	6	28	6	8	14	32	13	23	34
自主	6	3	6	11	4	9	3	7	35	7	23	16
回避谴责	0	0	0	0	9	0	8	0	4	0	4	8
逃避谴责	3	0	0	3	5	4	4	0	10	3	4	2
认知	18	0	17	5	4	0	2	0	0	0	4	3
建设	0	0	4	0	0	0	0	0	0	0	0	0
反作用	0	0	0	0	13	0	11	0	2	0	2	0
遵奉	0	0	3	2	3	0	2	0	0	0	4	0
防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支配	3	6	0	3	3	0	3	0	4	0	6	7
兴奋	3	0	0	0	3	0	6	0	2	0	0	0
说明	6	0	5	2	8	0	0	0	3	0	0	0
回避伤害	0	0	0	0	3	0	0	0	27	4	23	6
回避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抚育 <sup>a</sup>	7	0	12	3	10	0	0	0	2	0	2	0
营养	7	0	2	0	1	0	4	1	0	0	0	0

	图 4				图 5				图 6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p	op	p	op	p	op	p	op	p	op	p	op
被动性	2	0	1	0	2	2	3	0	9	0	3	0
玩耍 <sup>a</sup>	0	6	0	1	13	0	3	0	3	0	0	0
承认 <sup>a</sup>	0	0	9	0	9	0	3	0	1	0	0	0
拒绝	13	2	10	6	12	3	5	8	8	0	6	5
保持	2	0	6	4	0	0	0	0	0	0	3	0
隐居	19	5	17	4	3	2	11	10	0	0	7	2
感觉	5	0	0	0	17	0	0	0	0	0	0	0
性 <sup>a</sup>	0	0	1	0	43	7	28	5	0	2	2	8
求助心态 <sup>a</sup>	18	0	11	0	18	0	24	3	8	5	3	4
理解	3	0	2	0	2	0	0	0	0	0	0	0
压力变量	p	op	p	op	p	op	p	op	p	op	p	op
谦卑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获取	0	0	8	0	0	0	0	0	2	0	0	2
归属	7	0	6	3	10	0	13	2	0	2	0	3
攻击	4	0	2	3	10	4	4	6	58	8	42	16
认知	3	3	0	3	7	0	0	3	19	6	13	3
遵奉	3	0	6	3	4	0	3	0	0	0	0	2
支配	2	3	5	5	9	3	9	9	59	12	48	21
兴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说明	2	0	7	0	0	0	0	0	2	0	2	3
养育 <sup>a</sup>	6	0	9	0	3	0	9	2	4	0	3	5

	图 4		图 5				图 6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拒绝 <sup>a</sup>	11	0	13	3	20	3	24	8	13	3	5	1
性	0	0	1	0	24	2	20	0	0	0	0	0
求助心态	0	0	2	3	6	0	3	0	0	0	0	0
苦恼 <sup>a</sup>	5	0	4	0	16	3	7	4	0	4	0	4
生育后代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坏运气	0	0	9	3	0	0	3	0	0	0	0	0
幽闭	0	0	0	0	6	0	0	1	14	0	16	9
主人公之死	0	0	3	3	7	0	8	3	3	0	4	0
对象之死	5	0	3	0	10	0	5	3	4	0	0	0
失败	2	0	2	0	4	0	2	7	0	0	0	0
赏金	16	0	11	5	5	5	8	5	0	0	0	3
低劣	0	0	4	0	2	0	4	4	2	3	5	0
受伤	0	0	0	0	0	0	0	0	5	0	0	0
缺乏	19	3	13	3	7	0	9	0	7	0	3	3
丧失	10	0	2	0	8	0	7	0	0	0	0	0
老年	5	0	6	0	0	0	0	0	0	0	0	0
危险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优越性	0	0	0	0	2	0	0	3	0	0	2	0
任务 <sup>a</sup>	18	0	14	3	11	3	2	2	7	0	2	6
不相宜的环境	27	0	25	8	5	2	5	6	0	0	0	3

续表 14-5 A(二)

需要变量	图 7		图 8				图 9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n	on	n	on	n	on	n	on	n	on		
谦卑 <sup>a</sup>	24	10	32	6	12	1	9	4	6	3	13	0
成就 <sup>a</sup>	11	0	4	0	6	0	10	0	11	0	13	2
获取 <sup>a</sup>	11	0	4	0	6	0	10	0	11	0	13	2
归属 <sup>a</sup>	14	0	15	0	0	0	4	0	18	0	4	1
攻击 <sup>a</sup>	16	0	13	6	18	10	15	9	6	3	14	2
自主	41	0	33	0	0	5	5	0	4	3	14	2
回避谴责	9	7	17	3	0	0	0	0	4	6	9	1
逃避谴责	8	0	14	0	0	0	4	0	0	0	3	0
认知	4	0	6	0	13	0	9	0	21	3	13	0
建设	2	0	1	0	0	0	1	0	0	0	0	0
反作用	14	0	10	0	0	0	0	0	5	0	5	0
遵奉	26	5	21	4	9	0	15	0	21	3	17	0
防御	3	0	7	0	0	0	0	0	0	0	3	0
支配	0	0	4	0	20	3	27	3	4	0	0	1
兴奋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说明	10	0	16	0	13	0	4	3	0	0	2	0
回避伤害	0	0	2	0	0	0	3	0	3	0	4	0
回避	11	3	6	0	2	0	4	0	6	0	0	0
抚育 <sup>a</sup>	11	0	12	0	9	3	7	1	18	0	12	1
营养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续表 14-5 A(三)

需要变量	图 10				10 幅图合计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n	on	n	on	n	on	n	on
谦卑 <sup>a</sup>	4	0	19	0	158	36	200	57
成就 <sup>a</sup>	9	0	14	0	73	2	70	12
获取 <sup>a</sup>	1	0	3	0	91	39	106	32
归属 <sup>a</sup>	7	0	5	0	136	4	105	17
攻击 <sup>a</sup>	5	0	3	4	153	40	114	84
自主	3	0	2	0	131	36	118	52
回避谴责	0	3	6	0	35	16	64	20
逃避谴责	0	0	0	0	29	7	31	6
认知	29	0	14	0	121	3	75	11
建设	2	0	2	0	9	2	9	0
反作用	5	0	3	0	51	2	54	0
遵奉	19	3	28	0	98	14	105	6
防御	0	0	0	0	3	0	12	0
支配	0	0	0	0	42	9	57	18
兴奋	0	0	3	0	25	2	21	14
说明	4	0	19	0	83	3	57	9
回避伤害	9	0	14	0	35	4	34	11
回避	1	0	3	0	22	6	13	0
抚育 <sup>a</sup>	7	0	5	0	111	3	88	8
营养	5	0	3	4	13	0	9	4

	图 10				10 幅图合计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p	op	p	op	p	op	p	op
被动性	3	0	2	0	59	16	45	12
玩耍 <sup>a</sup>	0	3	6	0	61	6	33	11
承认 <sup>a</sup>	0	0	0	0	91	6	79	13
拒绝	29	0	14	0	109	18	58	29
保持	2	0	2	0	3	0	13	12
隐居	5	0	3	0	39	19	59	23
感觉	19	3	28	0	70	0	18	3
性 <sup>a</sup>	0	0	0	0	114	10	76	24
求助心态 <sup>a</sup>	0	0	0	0	152	20	164	28
理解	0	0	3	0	37	0	9	0
压力变量	p	op	p	op	p	op	p	op
谦卑	0	0	0	0	5	0	7	0
获取	2	3	0	0	7	3	11	5
归属	3	0	3	0	112	6	103	16
攻击	5	0	11	2	137	26	129	40
认知	0	0	0	0	73	11	66	11
遵奉	4	0	2	0	52	7	38	12
支配	7	3	5	0	184	30	196	54
兴奋	0	0	0	0	5	0	0	2
说明	16	0	13	0	61	0	72	6
养育 <sup>a</sup>	10	0	12	0	95	8	105	16

	图 10				10 幅图合计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拒绝 <sup>a</sup>	2	0	5	0	133	11	119	19
性	0	0	1	0	74	2	55	9
求助心态	0	0	0	0	50	0	45	5
苦恼 <sup>a</sup>	4	2	10	0	55	15	73	14
生育后代	0	0	0	0	0	0	0	5
坏运气	2	0	0	0	2	0	23	5
幽闭	0	0	2	0	39	2	32	10
主人公之死	3	0	4	0	31	6	55	6
对象之死	3	0	8	0	72	7	84	3
失败	4	0	3	0	21	3	20	11
赏金	6	0	0	0	32	5	36	17
低劣	0	0	0	0	6	11	18	11
受伤	4	0	0	0	18	0	10	2
缺乏	0	0	0	0	65	3	43	9
丧失	0	0	0	0	27	0	18	0
老年	0	0	0	0	5	0	7	0
危险	6	0	4	0	24	3	30	0
优越	4	0	3	0	28	0	17	5
任务 <sup>a</sup>	0	0	4	0	86	7	64	20
不相宜的环境	0	0	0	0	36	2	30	20

a. 上述 15 个变量表示两个独立的评分者打分之间的最高信度(0.63 ~ 0.83)。

表 14-5B 由女性所讲故事中表示出来的  
需要变量和压力变量的强度

需要变量	图 1		图 2		图 3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n	on	n	on	n	on						
谦卑 <sup>a</sup>	30	0	32	2	1	0	5	0	19	0	7	0
成就 <sup>a</sup>	18	0	14	0	19	0	3	3	15	0	2	0
获取 <sup>a</sup>	8	3	10	0	13	0	0	3	6	0	3	0
归属 <sup>a</sup>	4	0	9	1	33	2	29	5	24	0	31	2
攻击 <sup>a</sup>	6	0	5	0	12	0	2	8	10	0	11	0
自主	1	0	2	0	12	3	2	15	11	0	6	0
回避谴责	0	0	2	3	3	0	2	0	3	0	3	0
逃避谴责	0	0	0	0	0	0	0	0	0	0	4	0
认知	27	0	7	0	6	0	6	0	7	0	7	0
建设	5	0	0	0	0	0	0	0	2	0	0	0
反作用	1	0	3	0	0	0	0	0	4	0	1	0
遵奉	4	0	2	0	5	0	5	3	10	0	10	0
防御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支配	4	0	0	0	3	0	0	1	4	0	2	0
兴奋	0	0	0	0	18	1	18	1	4	0	2	0
说明	9	0	3	0	2	0	2	3	10	0	7	0
回避伤害	0	0	0	0	0	0	0	0	4	0	0	0
回避	0	0	0	0	0	0	2	0	3	0	2	0
抚育 <sup>a</sup>	12	0	5	0	8	1	0	1	24	0	12	0



	图 1				图 2				图 3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营养	0	0	0	0	1	0	2	0	0	0	0	0
被动性	2	0	0	0	1	2	0	3	5	0	2	0
玩耍 <sup>a</sup>	0	0	0	0	40	1	22	3	1	0	1	0
承认 <sup>a</sup>	2	0	13	0	25	2	14	14	4	2	3	0
拒绝	13	4	2	0	0	1	5	3	4	2	5	0
保持	0	0	3	0	0	0	0	0	2	0	3	0
隐居	2	3	7	0	5	0	0	0	4	2	3	0
感觉	5	0	8	0	3	0	0	0	0	0	3	0
性 <sup>a</sup>	2	0	0	0	20	2	12	5	15	1	13	5
求助心态 <sup>a</sup>	21	0	41	0	2	0	3	2	46	0	33	0
理解	19	0	13	0	5	0	0	0	2	3	8	2
<b>压力变量</b>	<b>p</b>	<b>op</b>	<b>p</b>	<b>op</b>	<b>p</b>	<b>op</b>	<b>p</b>	<b>op</b>	<b>p</b>	<b>op</b>	<b>p</b>	<b>op</b>
谦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获取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归属	1	0	11	0	32	1	27	4	19	0	34	0
攻击	4	0	6	0	7	1	2	7	1	0	7	0
认知	0	0	0	0	12	0	4	2	3	0	0	0
遵奉	6	3	5	0	8	0	6	0	0	3	5	0
支配	1	0	0	0	12	0	7	10	10	0	3	0
兴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说明	4	0	7	0	2	0	2	1	7	0	6	0

	图 1				图 2				图 3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养育 <sup>a</sup>	0	0	9	0	6	0	4	3	16	0	23	0
拒绝 <sup>a</sup>	9	0	15	0	10	1	8	6	18	0	8	0
性	1	0	0	0	20	1	11	5	15	0	14	0
求助心态	0	0	0	0	1	0	0	0	4	0	0	0
苦恼 <sup>a</sup>	0	0	11	0	0	0	0	0	3	0	10	3
生育后代	0	0	0	0	2	0	0	0	3	0	2	0
坏运气	0	0	12	0	0	0	0	0	0	0	6	0
幽闭	3	0	0	0	0	0	0	3	0	0	0	0
主人公之死	16	0	27	0	0	0	0	0	3	0	0	0
对象之死	18	0	19	0	0	0	0	0	13	0	14	0
失败	8	0	9	0	0	3	0	0	1	0	0	0
赏金	2	0	13	0	0	0	0	0	2	0	4	0
低劣	2	0	0	0	2	3	2	11	0	0	0	0
受伤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缺乏	10	0	15	0	7	0	0	3	6	0	5	0
丧失	10	0	17	0	0	0	0	0	3	0	2	0
老年	10	0	10	0	0	0	0	0	0	0	0	0
危险	0	0	0	0	0	0	0	0	6	0	16	3
优越性	0	0	1	0	12	0	0	0	3	0	0	0
任务 <sup>a</sup>	8	3	2	0	10	0	2	2	14	0	27	0
不相宜的环境	0	0	0	0	1	0	3	2	0	0	2	0

续表 14-5 B(一)

需要变量	图 4		图 5		图 6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n	on	n	on	n	on	n	on				
谦卑 <sup>a</sup>	32	0	20	11	33	0	37	0	17	5	9	10
成就 <sup>a</sup>	8	0	6	0	3	3	3	0	2	0	4	0
获取 <sup>a</sup>	37	0	20	10	8	0	3	0	15	7	14	4
归属 <sup>a</sup>	9	3	7	2	28	0	15	1	14	0	6	2
攻击 <sup>a</sup>	13	0	9	5	8	5	31	1	32	19	49	14
自主	17	0	8	2	6	0	6	5	22	10	28	8
回避谴责	5	0	0	0	1	0	4	0	9	3	1	0
逃避谴责	0	2	0	0	2	0	6	0	6	15	10	0
认知	15	1	13	0	4	0	6	0	3	2	8	3
建设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反作用	8	0	4	0	11	0	17	0	6	9	2	0
遵奉	5	0	0	0	5	0	14	0	6	3	9	2
防御	0	0	0	0	0	0	3	0	6	0	0	0
支配	3	0	3	0	2	0	0	0	2	0	12	3
兴奋	4	0	0	0	2	0	0	0	0	4	0	0
说明	9	0	0	0	2	0	2	0	4	0	7	3
回避伤害	0	0	0	0	0	3	3	0	7	3	8	0
回避	0	0	5	0	3	0	2	0	0	0	0	0
抚育 <sup>a</sup>	19	1	8	0	15	0	0	0	12	3	9	0
营养	4	0	0	0	0	0	1	0	0	2	0	0

	图 4		图 5		图 6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被动性	15	0	2	0	5	1	0	0	4	0	0	0
玩耍 <sup>a</sup>	2	0	0	0	2	0	0	0	2	0	0	0
承认 <sup>a</sup>	8	0	6	0	6	0	7	0	2	0	2	0
拒绝	19	0	12	4	5	2	17	3	13	7	17	2
保持	6	0	0	2	0	0	0	0	0	0	3	0
隐居	27	0	9	3	15	3	15	0	5	4	0	0
感觉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性 <sup>a</sup>	1	0	0	1	20	0	14	1	7	5	5	3
求助心态 <sup>a</sup>	16	0	9	7	50	0	51	3	8	0	6	3
理解	8	0	8	0	2	0	6	0	2	0	0	0
压力变量	p	op	p	op	p	op	p	op	p	op	p	op
谦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获取	3	0	0	0	7	0	3	0	0	0	3	3
归属	7	0	2	2	19	0	7	1	12	0	6	0
攻击	11	0	5	3	27	3	21	8	41	14	43	14
认知	1	0	3	3	5	0	12	3	14	9	22	7
遵奉	5	0	7	2	8	0	6	0	0	0	9	0
支配	6	0	6	3	26	0	22	3	50	16	42	10
兴奋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说明	0	0	0	0	5	0	2	0	5	3	6	0
养育 <sup>a</sup>	1	0	8	3	17	0	10	0	5	2	3	0

	图 4		图 5		图 6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拒绝 <sup>a</sup>	17	0	13	1	14	3
性	0	0	0	0	17	0
求助心态	1	0	4	0	3	0
苦恼 <sup>a</sup>	5	0	11	0	14	7
生育后代	0	0	0	0	10	0
坏运气	0	0	6	0	6	0
幽闭	1	0	3	2	2	2
主人公之死	3	0	12	3	6	0
对象之死	6	0	2	0	33	0
失败	4	0	7	0	0	0
赏金	3	0	4	3	4	0
低劣	0	0	0	4	0	0
受伤	0	0	0	0	0	3
缺乏	19	0	10	8	9	0
丧失	6	0	4	0	3	0
老年	1	0	0	3	0	0
危险	3	0	3	0	14	3
优越性	2	0	0	0	3	0
任务 <sup>a</sup>	19	0	7	1	18	0
不相宜的环境	27	0	28	13	3	0

续表 14-5 B(二)

需要变量	图 7		图 8		图 9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谦卑 <sup>a</sup>	n	on	n	on	n	on
成就 <sup>a</sup>	19	4	19	3	18	0
获取 <sup>a</sup>	16	0	14	0	8	0
归属 <sup>a</sup>	20	5	3	9	4	3
攻击 <sup>a</sup>	11	3	16	0	21	0
自主	11	5	8	8	6	12
回避谴责	16	3	7	12	6	0
逃避谴责	0	5	5	0	2	0
认知	5	0	0	0	2	0
建设	12	0	9	3	16	2
反作用	6	0	2	2	4	0
遵奉	5	0	10	0	4	0
防御	12	1	14	2	10	0
支配	0	0	0	0	0	0
兴奋	17	0	3	2	16	8
说明	2	0	0	0	0	0
回避伤害	20	0	14	3	17	3
回避	0	0	0	0	0	0
抚育 <sup>a</sup>	0	0	4	0	2	0
营养	15	0	15	0	13	0
	2	0	0	0	3	0



续表 14-5 B(三)

需要变量	图 10				10 幅图合计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n	on	n	on	n	on	n	on
谦卑 <sup>a</sup>	9	0	12	0	184	9	152	26
成就 <sup>a</sup>	20	1	11	2	148	4	91	5
获取 <sup>a</sup>	0	0	3	0	122	23	75	31
归属 <sup>a</sup>	4	2	3	0	164	13	139	16
攻击 <sup>a</sup>	0	0	9	0	101	46	136	45
自主	8	0	4	0	113	20	80	47
回避谴责	0	0	4	0	34	8	35	0
逃避谴责	0	0	0	0	15	17	20	2
认知	24	0	27	0	142	5	112	6
建设	0	0	0	0	19	2	5	2
反作用	3	0	7	0	48	9	53	0
遵奉	37	0	20	0	128	6	100	7
防御	0	0	0	0	9	0	6	0
支配	4	0	2	0	60	8	62	13
兴奋	0	0	0	0	30	5	18	2
说明	16	0	19	0	108	7	70	14
回避伤害	0	0	0	0	11	6	11	0
回避	0	0	0	0	13	0	24	0
抚育 <sup>a</sup>	24	0	14	0	178	5	93	1
营养	0	0	0	0	13	2	3	0

	图 10				10 幅图合计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被动性	5	0	0	0	51	10	9	16
玩耍 <sup>a</sup>	3	0	2	0	56	4	28	4
承认 <sup>a</sup>	8	0	8	0	104	6	95	20
拒绝	8	2	7	0	99	27	117	26
保持	0	0	0	0	8	6	12	2
隐居	6	0	0	0	82	14	54	10
感觉	33	0	11	0	54	0	25	2
性 <sup>a</sup>	3	0	0	0	73	11	52	15
求助心态 <sup>a</sup>	35	0	34	0	228	0	216	19
理解	12	0	7	0	78	3	71	2
压力变量	p	op	p	op	p	op	p	op
谦卑	0	0	0	0	2	0	11	1
获取	0	0	4	0	10	3	22	3
归属	3	0	0	0	130	2	123	9
攻击	11	0	16	3	127	31	125	42
认知	2	0	3	0	54	16	57	21
遵奉	8	0	10	0	84	6	93	3
支配	17	0	14	0	179	27	149	33
兴奋	0	0	2	0	4	0	2	0
说明	12	0	21	0	51	3	67	1
养育 <sup>a</sup>	24	0	20	0	114	4	111	10

	图 10				10 幅图合计			
	低分者		高分者		低分者		高分者	
拒绝 <sup>a</sup>	8	0	5	3	162	13	122	18
性	3	0	0	0	61	2	45	6
求助心态	2	0	0	0	19	3	11	0
苦恼 <sup>a</sup>	7	0	14	0	48	10	104	14
生育后代	0	0	0	0	15	0	2	0
坏运气	0	0	0	0	12	0	27	0
幽闭	4	0	2	0	35	17	42	20
主人公之死	0	0	4	0	37	3	65	6
对象之死	7	0	12	0	101	8	105	0
失败	0	0	0	0	18	3	20	0
赏金	3	0	3	0	35	3	41	6
低劣	0	0	0	0	7	7	7	15
受伤	3	0	0	0	3	3	0	2
缺乏	0	0	2	0	75	2	64	11
丧失	0	0	3	0	30	0	36	0
老年	0	0	0	0	26	0	19	3
危险	6	0	0	0	34	3	27	6
优越性	8	0	0	0	47	0	24	0
任务 <sup>a</sup>	6	0	1	0	106	6	62	4
不适宜的环境	0	0	0	0	31	0	55	17

a. 上述 15 个变量表示两个独立的评分者打分之间的最高信度(0.63 ~ 0.83)。

以此为基础,对单一变量的分析如下。变量按照下述小标题显示的内容而归类。在变量的标示符号后面,是被试在该变量上的平均分(对持有偏见和不持有偏见的被试而言),或者说被试在每个变量的强度总分上所得的平均数。

**变量 1:攻击性反叛的需要** 攻击性反叛的需要变量对得低分男性来说比得高分男性获得更高评价,不持偏见的男性的平均分与持偏见的男性的平均分之比是:n 攻击性 7.7/5.7;n 自主性 6.5/5.9;n 拒绝 5.5/2.9。

可是,持有偏见的男性通过物体描述了更具攻击性和反叛的行为(攻击性 2.0/4.2;自主性 1.8/2.6;拒绝 9/1.5)。

然而,除自主性的情况之外(n 自主性得低分的平均数为 5.7。得高分的平均数为 4.0;在 on 自主性方面,得低分的平均数为 1.0,得高分的平均数为 2.4),这种区分并不适用于女性。n 攻击性和 n 拒绝性两者在“高分者”的故事中比在“低分者”的故事中得分稍高一些(n 攻击性 5.0/6.9;n 拒绝 5.0/5.4)。可是,主人公常因攻击性行为或拒绝性行为而遭到两个团体的谴责(on 攻击性:得低分组为 2.4,得高分组为 2.3;拒绝:得低分组为 1.3,得高分组为 1.3)。

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得高分男性的故事相比,在得低分男性的故事中,一个变量的发生频率与强度比例大致相等。n 攻击性和 n 自主性的变量由于极少的频率分数而成为值得一提的变量。

在持偏见男性所讲的故事中(如同不持偏见的男性所讲的故事一样),n 自主性和 on 自主性频频出现。由于两个变量的强度分数随两组被试而出现分化,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不持偏见的男性与强烈表达的自主性相一致,而持有偏见的男性,在面对强烈的自主性情节时,倾向于对主人公的行为进行谴责。

我们还发现,在持有偏见的男性的故事中, on 攻击性的强度之所以如此之大,主要是因为得分较高,而不是由于表现了较高频率(每项表示的平均强度之比例为:2.5/3.8)。即便是 n 攻击性的表示,尽管较少发生,在得高分男性的故事中仍倾向于更大的强度方向(比例为 3.0/3.2)。由此看来,得高分男性比得低分男性描述了更为强烈的攻击,尽管他们也经常否认对攻击行为的认同。

在持有偏见和不持有偏见的女性关于自主性的评分中(既有自我需要也有客观需要)也存在差别,这是因为一个组的故事比另一个组的故事具有更大的发生率,而不是因为它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尽管较高的频率(而不是强度)也说明了 on 攻击性的较高评级的原因,但是, n 攻击性的强度评级对持有偏见的女性比不持有偏见的女性往往更大(平均比例为 32.5)。

**变量 2: 顺从的或畏缩的需要** 得低分男性在他们的故事比得高分男性描述了更多的背叛,与此倾向相比较,得高分男性更倾向于表示顺从的或畏缩的需要(n 谦卑:得低分男性 7.9/得高分男性 10.0;回避谴责:得低分男性 1.8/得高分男性 3.2;隐居:得低分男性 1.9/得高分男性 2.5)。

可是,这些差别对我们的女性被试并不适用。事实上, n 谦卑对得低分女性来说似乎比得高分女性要略高些(低分平均数为 9.2/高分平均数为 7.6),尽管谦卑的评分对持有偏见的女性来说要比不持有偏见的女性更高(低分平均数 5/高分平均数 1.3)。

**变量 3: 创造性表达的需要** 区分高低得分者是否属于建设性和创造性范畴的一切变量表明,得低分者在创造性方面占居优势。不持偏见男性的平均分与持有偏见男性的平均分在该变量上的比例为: n 认知 6.0/3.7; n 表达 4.2/2.9; n 理解 1.8/

0.4; p 任务 4.3/3.2。对女性来说,其比例为: n 成就 7.4/4.5; n 认知 7.1/5.6; n 建设 1.0/2; n 表达 5.4/3.5; p 任务 5.3/3.1。

**变量 4: 肉欲表示的需要** 我们发现,在得低分者所讲的故事中,肉欲方面的需要比得高分者更为强烈。男性: n 兴奋 1.25/1.05; n 被动性 2.95/2.25; n 玩耍 3.05/1.65; n 性 5.70/3.80; n 感觉 3.5/0.90。女性: n 兴奋 1.5/0.9; n 被动性 2.6/0.5; n 玩耍 2.8/1.4; n 性 3.7/2.6; n 感觉 2.7/1.2。

对得高分男性来说,肉欲表示的客观需要的评分比得低分男性更高(肉欲需要之和的平均评分为:得低分男性 1.7/得高分男性 3.2)。在两个女性组被试的例子中,肉欲表示的客观需要的总评分是不可估计的。

**变量 5: 区分高低得分者的其他需要** 对于不持有偏见的女性来说,有两个其他的变量比持有偏见的女性具有更大的分数,这值得引起特别的注意。这两个变量是 n 养育(低分平均 8.9/高分平均 4.6)和 n 获取(低分平均 6.1/高分平均 3.7)。后者这一变量在被试对图片 2 和图片 4 所讲的故事中尤为分化。其中,被试常把图片 4 解释为表示贫穷,而在对图片 7 所讲的故事中,似乎与成就倾向和低分女性的反叛有关。

**变量 6: 来自人和其他物质的压力变量** 来自人的压力变量被高低得分者表述为是经常的,并且具有同等强度。而来自颇具威胁性的其他物质的压力,在得高分被试故事中要比得低分被试故事中更为普遍。对人类躯体的伤害的想像,是由 p 折磨和 p 主人公之死来加以评分的。据发现,在高低得分者之间尤其区分度,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一样。p 折磨:得低分女性平均为 2.8/得高分女性平均为 3.7;得低分男性平均为 2.4/得高分男性平均为 5.2。p 主人公之死:女性 1.5/2.8;男性 1.8/3.2。对于未作界定的不幸,即 p 坏运气,在得高分被试中也更为普遍

(低分女性平均为 1/高分女性平均为 1.2;低分男性平均为 1.6/高分男性平均为 1.4)。

## (二) 主题分析

### 1. 方法的解释

主题分析取代了对每个独立变量的测量,并对组合的变量进行考察。这里,我们意欲发现的不是个别变量有多少得到表述,而是某些变量模式发生的次数。这种分析类型既具有克分子(molarity)的优点,也具有模棱两可的缺点。

“主题”的概念取自默里(89)。他把它解释为“处于克分子水平上的一个事件的动态结构”,“一种特定压力与一种特定需要的结合”。当我们图解式地表述一种主题模式时,箭头用来表示影响的方向:例如,p支配→n遵奉就是指“支配”这种压力强加于主人公,使之表现出遵奉;n感觉→n性是指被试感觉到的需要通过主人公对性的需要而表现出来;n求助心态↔n养育则意味着两位同样重要的主人公表示了“养育—求助”的互动关系。

在仔细研究了表 14-5A 和表 14-5B 所显示的需要和压力的分数差别以后,以及在观察了每位高低得分者对每幅图片所讲的故事以后,我们构建了假设性的“低”和“高”的主题类目。这些类目被认为提供了故事内容的一般倾向。在我们比较“高分”被试与“低分”被试的故事时,我们发现,这些故事代表了更为普遍的变量群集的差异。我们尤其注意到,在某些群集中,一个变量对“高分”和“低分”被试来说权重相等。我们还注意到,被试在认同具有某些需要的主人公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在行动所指向的目标方面存在差异。于是,我们便创造了一组“低分”和“高分”类目,其中,一个为男性设计,一个为女性设计,对每幅

图片来说均有着若干类目。

在主题类目以上述方式通过实验创造出来以后,每组 40 则故事(也就是由受测的 40 个男性和 40 个女性对每幅图片所讲述的故事)便由两位评分者进行“双盲”评分,这两位评分者一位是本研究的工作人员,一位是对我们的研究没有定势的研究生。评分者以创造的类目为标准,借此判断已经讲述了一则特定故事的被试的“高”分或“低”分。每则故事都进行了编码,以供鉴别,并与同一人所讲的其他故事相分离,将此随机地放入其余的故事中间。这样一来,判断便以单一的故事内容为基础。每个故事的主题根据其最相似的主题类目进行判断。应当指出的是,并非讲述的所有故事都与作为标准的主题类目相一致。它们常常更加复杂,而且有时还包括了两种或两种以上主题的组合。面对故事的复杂性所导致的评分问题,用两种方法加以处理:(1) 当特定故事的主题与任何一个类目均不同时,使用一种中性类目(约有 10% 的判断归入中性类目);(2) 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题逐一以 1/2 或 1/3 评分。

两位评分者在某些图片上作出“高”“低”或“中性”判断的一致性要比其他图片更高。对男性所讲故事的一致性的平均为 76,百分率区间为 70~80。评分者对女性所讲故事的评价,其平均的一致性为 79。尽管图片 3 的一致性只有 63%,但其他 9 组故事的百分率区间为 74~91。

主题变量的例子包括在以下由高低得分被试所讲故事比较之中。每个例子后面用括号标出有关图片的标志,以及特定主题被发现的次数(由两位评分者评定),也就是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分的被试和得高分的被试所讲故事中主题发生的次数。对于在特定故事中发现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题安排(给以 1/2 或 1/3 的分数),说明了在下列主题概述中出现部分



总数的原因。

讨论中,我们不时地对一个特定变量的强度分数之和进行标示(反映在被试对图片所讲的故事中),既对得低分被试如此处理,也对得高分被试如此处理。

首先,我们对图1和图7的故事进行讨论(对父母人物进行探讨);接着对图3和图5的故事进行讨论(对异性关系进行探讨);然后对图8和图10的故事进行讨论(对非家庭压力的反映进行探讨)。先讨论男性被试的故事,后讨论女性被试的故事。至于男女被试对描述少数民族团体成员(图2、4、6、9)的专门图片所讲的故事放在最后讨论,同时附上供读者参阅的图片。

男人



M1

女人



F1



3



M5



F5



M7



F7



8



10



2



4



6



9

主题统觉测验的图片

## 2. 结果

研究结果分三部分阐述。

第一部分:在对默里的系列图片的反应中,得高分男性和得低分男性所讲故事的比较

图 M1:

两组男性被试通常认为图中的人物是父与子,或者“年长者”和“年轻人”。表达的对象主要针对儿子,据说他是忧郁的、悲哀的和沮丧的。在讲述这幅图片的许多主题时,把老人描述为具有顾问或律师的资格,得低分男性比起得高分男性大多把

年轻人对这一监督的反应描述成具有尊敬的态度(n听从:得低分者 17,得高分者 8),而高分者则把它描述为屈从的(n谦卑:得低分者 19,得高分者 30)。

(p支配→n屈从的谦卑):主人公由于作出反社会行为而受到父亲的谴责。他对老人的教导抱以羞耻感和屈从感,父亲的作用表现为一种制约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一名顾问或咨询者。父亲的支配涉及到养育方面,但是支配是更强的压力(M1得低分者 2,1;得高分者 8,9)。

两组被试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老人劝告的反叛幻想(n自主性:得低分者 25,得高分者 18)。

(p养育—支配→n自主—拒绝):老人正在对年轻人进行劝告。年轻人拒绝老人的劝告。父亲深受创伤,或者说他以某种方式对年轻人的行动表示关注,而不是意欲去支配该青年(M1:得低分者 7,6;得高分者 6,7)。

不过,对得高分者来说,更倾向于遵循这一主题,即对叛逆的年轻人实施惩罚(7个得高分者中有3人,但没有得低分的男性)。

有时,由这幅图片引出的另一个主题是:两个男人正在一起策划。得低分者比得高分者更倾向于描述一种建设性事业(n表述:得低分者 12,得高分者 7;n理解:得低分者 10,得高分者 1;n认知:得低分者 16,得高分者 5)。

(n理解,n养育):主人公努力争取理解。他试图纠正对社会的错误做法。反叛是由理性原则激发的。对主人公有密切的认同,他因社会不公而反叛,或者他想纠正对一位友人或亲戚的不公(M1:得低分者 3,6;得高分者 2½,1½)。

得高分男性比得低分男性更经常地把父亲描述为正在对儿子的行动施以道德的控制,并使儿子遵奉他的要求或惩罚。得

低分者倾向于描述这样一种关系,既父亲是儿子尊敬的顾问,但儿子不一定遵循他的意愿。尽管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同样把主人公描述成违背父亲的意愿,但得低分者更普遍地认为主人公是因建设性的目的而引起反叛的。至于在得高分者的故事中,反叛更经常属于犯罪的冲动性质。此外,反叛更有可能得到拒绝或者放弃,这种情况在得高分者中比得低分者中更容易发生。

在父子之间这种想像的关系方面存在的差异,使我们想起了第十章指出过的关于父亲的儿时回忆的一种差异。读者也许还记得,严厉的父亲代表了一种“道德典范”,被试出于恐惧而予以尊敬。这种情况经常地在得高分男性的儿时记忆中而不是在得低分男性的儿时记忆中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得低分者经常报告说,他们的父亲是“不严格的和温和的”,而且支持“独立”。这种情况与主题统觉测验中反映的情况颇为相似。

上述人际关系之原因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关于家庭关系的真实景象,至今仍是一个疑问。但是,注意下述一点是重要的,即由持偏见男性表示的需要是与父亲这个人物的权力主义关系相一致的,而由不持偏见的男性表示的需要,则与父亲允许个人化的行为相一致。鉴于这种情况,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得低分男性与得高分男性相比,前者很少具有对其父亲实施惩罚的恐惧,而这恰恰说明了他们更能接受建设性自主的原因。

#### 图 M7:

大多数男性被试把这幅图片中的人物描述成母亲和儿子,而其认同主要在儿子身上。母亲被说成是正在拒绝儿子,而儿子所表示的情绪是忧郁的。

在得高分男性的故事中,有两个主要的主题比得低分男性的故事更经常地出现。其中一个主题是从正在进行拒绝的母亲

的故事中分化出来的,它强调了悲剧事件所导致的景象(p 攻击性:得低分者 7,得高分者 15;p 死亡:得低分者 5,得高分者 22;p 身体危险:得低分者 0,得高分者 6)。

(环境的 p 攻击,p 死亡目的,p 身体危险→n 求助心态):环境因素(死亡或火灾;一个不听话的或犯错误的儿子,或者一种来自外力的要求迫使儿子离家出走)威胁着两个被描述的人物。两人都以沮丧作出反应(M7:得低分者 1½,0;得高分者 4,6)。

在另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主题中,描述了更加直接的母子关系。在此情境中,儿子被说成是犯了罪,他正在认罪或道歉(n 回避谴责:得低分者 9,得高分者 17;n 谦卑:得低分者 24,得高分者 32)。

(p 支配→n 屈从性谦卑):母亲抛弃了儿子,或者儿子害怕母亲会抛弃他(因为他偷窃,有谋杀行为,或者与一个女孩乱搞关系)。他以内疚、焦虑和最终的顺从对其母亲的意愿作出反应。他试图用道歉的方式或从此以后符合他母亲意愿的方式来弥补他的所作所为(M7:得低分者 4,2;得高分者 4½,9½)。

得低分者所表示的母子冲突,据说是由于年轻人要求自主的缘故。他想尝试母亲不会赞同的某种事情(如离家出走、结婚、从事特定的职业等)。在有些故事中,据说母亲对儿子很感烦恼,因为他犯了一些过失。这些被试常常指出,儿子在某种程度上至少认为他所做的或他打算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他决心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或者为他所做的事情进行辩解。通常,有些后悔的迹象表明,他由于公然反抗母亲的意愿而使母亲感到沮丧,但他仍然坚持闹独立(n 自主性:得低分者 41,得高分者 33;n 抛弃:得低分者 24,得高分者 12)。

自主性努力在两个被试组里都得到了高分,但是在持偏见被试所讲的故事中,它先是紧张的,后来又被放弃了。而不持偏

见的被试则描述了较少暴力的和较少破坏性的自主,并将这一观点坚持到底。

(p支配→n自主):一个具有占有欲的母亲抛弃了她的儿子,因为她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或今后的打算(如离家出走、对成就方式不满、商议中的婚事、一桩偷窃案件等)都是不赞成的,儿子则认为他所做的事情或打算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可能也有后悔的迹象表明,他由于违背了母亲的意愿而使她感到伤心(M7:得低分者 11,11;得高分者 4,3)。

得低分男性和得高分男性在母亲方面的幻想,像他们对父亲的幻想一样,是可以区分的,也就是说,得高分男性倾向于这样描述一位主人公,他在道德上更依赖母亲。而得低分男性描述的主人公,虽更经常地考虑到母亲的劝告,但是最终还是按照他自己的判断来行事。这种区分与访谈材料的分析是一致的,它表明了得低分者比得高分者对儿时的母亲寓意更多现实主义的而较少敬畏的描述。

持有偏见的被试比不持有偏见的被试更经常地用现实和幻想的方式谈到他们与父母的关系,谈到他们儿时的反应是出于恐惧,或者是出于对父母要求的服从。不过,访谈和主题统觉测验均表明,得低分被试对父母影响持更加批判的态度。

### 图 3:

两组男性被试在他们对这一图片所讲的故事中试图鉴别出一位男性主人公,通常是上面那位人物,而下面的人物据称是他的妻子。

在得低分男性对这幅图片所作反应中,图中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有着许多可变性。那个女子被说成是一个有教养的妻子,她鼓励和帮助图中的男子。有时,男性主人公被说成是更具

有支配性的人物,但他也关怀她。不过,通常存在一种清楚的依存关系,主人公与其所爱的对象都显示了对对方的情绪和感情的敏感和关注。

(相互养育—求助心态,性关系→n养育,n求助心态,n性,n归属):两个人(夫妻)拥抱在一起。他们高兴地拥抱在一起(“长久分离以后又彼此相见”),或者两人都感到悲哀(因为他们不得不分开)。在这个主题之前没有一种攻击性的压力,例如两人之间发生争执,对死亡、折磨或危险抱以恐惧等,交往和性在养育—求助心态的相互作用中得到表述(M3:得低分 14,16;得高分者 7,2)。

就产生这一主题的得低分者而言,对他们所讲故事的投资表明,当一个愉快的事件(例如重聚)得到描述时,女人通常起着更加积极的作用,她是保护和爱慕男人的人,后者则喜爱更加被动的角色。当事件令人不悦或悲哀时(例如分别的情景),男人通常是一个为女人提供支撑的人,并且有能力对该情境予以有力的处置。

得高分男性常把图中男子想像为在异性关系中有支配力的人。他们倾向于把男性主人公看做是一个仁慈又专横的父亲角色,他不想依赖于那个女人。男子有可能被描述成主人,而女人则是软弱的和依赖的。高分男性经常作出这种有关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区分,不允许出现角色的重叠。与此同时,他们很可能抛弃女子,原因是她依赖于别人。他们把她描述成是反复无常的,或者是一种负担。

(男性 n支配←→女性 n求助心态):不存在角色的重叠,女人是依赖的和懦弱的,男人是力量的源泉,而且他不想表现出对她的任何依赖(“她似乎有点歇斯底里,于是,他安慰她。”“看来她十分依赖他的丈夫。”“他安慰她,并隐藏他自己的感情。”

(M3:得低分者 3,2½;得高分者 7,4)。

该女人大吵大嚷,他安慰她,以便让她安静下来,并且克制她的攻击性(“他正在安慰她。他们吵过架,他们常常为小事吵架。”“她不断地找他的茬儿。她疯了。现在他正在安慰她。”(M3,得低分者 0,0;得高分者 3,2)。

尽管在得高分被试的故事中情境因素是颇有变化的,但提及死亡和折磨等危险情境却是十分普遍的(p 死亡—主人公:得低分者 4,得高分者 13。p 折磨:得低分者 0,得高分者 9)。得高分者通常描述一些能使女子表现出弱点和男子表现出力量的事件。即使当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丈夫因为战争而需要离开时,恐惧的想法也常投射到女人身上。她在“为他的安全而担忧”。

由此可见,得低分被试和得高分被试对不同类型的异性关系进行了概括。得低分男性倾向于认同一种可变的男性角色,它随不同的情境而变化,而且对主人公及其所爱对象的异性调适,是以相互依存为基础的,源于他们的伙伴关系、相互之间的同情需要,以及照顾对方的需要。得高分男性则独特地把男性主人公认同为一个支配的、英雄的角色,而女人则是从属的。与得低分男性把女人描述成帮助的伴侣相对照,得高分男性经常把女人的作用想像成是专为男人的需要服务的,而且他对她所提出的任何要求都表示忿恨。

根据高低得分男性对图 M1 所讲故事中反映出来的差别(得高分者比得低分者面对父亲的反对更害怕维护自己的权利),至少提示了他们在描述图 3 时其幻想角色背后的动机差别。显然,得高分男性可以在某些情境中认同父亲的角色,借此补偿对父亲的不适当情绪。一种在采纳了一个支配的、权力主义的角色时产生的情绪。

鉴于访谈材料,我们有理由相信,持有偏见的男性被试在主

题统觉测验中描述的权力主义性角色,并不限于他们的幻想。第十一章的量化结果表明,他们坚持对性对象抱以利用—操纵和权力定向的态度,这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在这里的发现。不持有偏见的男性的访谈数据也与主题统觉测验的结果相一致。他们的访谈反映了他们对平等主义的爱的寻觅方式的欣赏。

#### 图 M5:

除了极少数情况以外,所有的男性被试都一致认同图片中的那个男人。对事件的描述导致了故事所描述的情节(这种描述常涉及一种冲动的性行为),这在高低得分者的故事中都是相似的。就主人公而言,得低分男性比得高分男性更经常地描述攻击行为,但是得高分者的故事比得低分者的故事更具有紧张的表述和普遍的拒绝(n 攻击:得低分者 28,得高分者 8;on 攻击性:得低分者 6,得高分者 14)。有些得高分者忽略了背景中有个女孩,而把男人的沮丧归因于饮酒过度。

两组被试所讲的故事之间存在这样一个主要区别:故事讲述者对主人公所讲的事情,以及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持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关于谋杀和强奸等更具攻击性的故事,常由得低分者男性根据暂时的顺应不良来解释(这种顺应不良可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例如,“经过军队生活的体验以后,他在适应平民生活方面有困难”。这些故事讲述者极少责备主人公。确切地说,他们倾向于认同他的问题,描述他对所处情景的感受和思维。主人公通常被描述为是沮丧的、内疚的,并关心图片中那个女孩的幸福。

(n 性, n 攻击 → n 谦卑—内惩罚型):主人公由于冲动的性行为而对那个女孩造成伤害,他在进行自我谴责。女孩从未被抛弃,事实上,他时常对她表示钟情。主人公也没有为故事讲述

者所抛弃。确切地说,他们对主人公的问题有着同情的迹象(M5:得低分者 8,6;得高分者 2,1½)。

对同样的情境因素,得高分者则将主人公的行为归因于犯罪倾向。他们在提到主人公时,常用“恶魔般的人”或“性的躁狂者”这类词眼。尽管他们也提供了有关犯罪的详细描述,但是相对来说却很少提到主人公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感受或思想。自杀或受到惩罚是这些故事最为常见的结局。

(on 攻击):主人公因为是一个罪犯或是一个下等角色而遭到抛弃,并且被谴责为卑鄙的人。故事探讨了一种颇具紧张气氛的攻击性事件,故事中的主人公被这种氛围所笼罩。他犯了重罪(强奸、谋杀、抢劫等),其后果是严重的(M5:得低分者 0,1;得高分者 2,4½)。

两组被试有时也讲述较少攻击性的故事,而提及的却是图片中的肉欲内容。在这些故事中,得低分者比得高分者更能正视肉欲问题。有 3 个不持偏见的男性讲述了“酒、女人和歌”的欢娱故事,但是没有一个持偏见的男性涉及这一主题。相反,许多持有偏见男性所讲的故事却是集中在对被动性的肉欲的谴责上。

(on 性,感觉→on 谦卑,放弃自尊):主人公由于天生的弱点,或者令人沮丧的体验,而屈从于肉欲的冲动(他已经变成一个酒鬼,或者与妓女沉溺于肉欲活动之中)。他充满内疚,丧失了一切自尊,从而对社会毫无价值(M5:得低分者 6,5;得高分者 12½,10½)。

得低分者对主人公的认同,表现为在他们看来主人公稍稍沉溺于肉欲之欢是无害的,或者他由于违法而感到自责。可是,得高分者则因这种行为而抛弃主人公,并且预言他今后的道德沦丧。<sup>[3]</sup>主题统觉测验的故事与来自访谈的证据保持一致(见第

十一章),得低分男性比得高分男性更善于接受本我冲动。此外,他们始终与访谈数据相一致(见第十二章),表明内惩罚性的倾向在低分者中间比在高分者中间更普遍。

图 8:

由该图引发的所有故事,就被试而言,意味着图中出现主动和被动两个角色。在高低得分被试所讲的大多数故事中,描述的情境是同样的,不是指称催眠过程,就是指称死亡或生病的场景。除了对这一场景进行描述外,许多被试很少作出精心阐述。在提供的内容中,得高分者比得低分者更经常地将折磨和死亡归因于主人公(p 折磨:得低分者 16,得高分者 23;死亡—主人公:得低分者 6,得高分者 10),并通过占支配地位的人物来对开发的主题进行强调。

(n 强制的支配←→n 顺从的谦卑):催眠师利用他的权力来为被催眠者的目的服务(他正在设法获取有关被催眠者的信息,或者他正在对那个人进行催眠,目的是为了能够控制该人的行动)。尽管被试对受害者有所认同,而且催眠师也可能被拒绝,但故事的结尾却是受害者没法逃脱,或者没有予以反击(M8:得低分者 3,1;得高分者 5,5)。

另一方面,得低分男性减弱了由图片暗示的攻击性和支配性。有 2 个得低分男性(但没有任何得高分男性)在所讲的故事中认为催眠术是用来帮助患者心理健康的。

另一个所谓占支配地位的低分者故事,是通过一系列主题而不是单单通过内容来展示的。故事讲述者表明,图片所描述的“催眠师”有攻击行为的可能性,但是他并未精心阐述这一解释。作为替代,他继续减弱了故事中攻击内容的强度。

(否认 n 攻击性):故事讲述者否认该图片内容有令人不悦

之处,或者否认这则故事有令人不悦的可能性。相反,他们在图片首次呈现时表示出某种迷惘。被试开始时提供了可能的情节,包括催眠师的攻击意图(死亡,一个利用他人的催眠师,一种可能的罪犯等),但后来这些看法都被推翻了,故事中攻击内容的强度被减弱了(“那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结果的舞台演出。”“图中显示了一个医生和一个病人。”或者,“一位牧师正在为一个病人做祷告。”“也可能是医生一病人之类的内容。”(M8:得低分者 5,4;得高分者 1,2)。

在对图 8 所讲的故事中,个中的要素在高分者身上比在低分者身上更具特色,这些要素与区分两组被试故事的那些要素颇为相似。得高分的男性比得低分的男性更经常强调支配—顺从的关系,这种倾向在对图 M1、M3 和 M7 的故事中已有显示,这里再度出现。此外,高分者的故事涉及死亡和折磨,它们在对图 3 的反应之前就被注意到了。在某些得低分男性的故事中,探讨了本图的攻击方面,但认为对此不应予以惩罚。得低分者倾向于把主人公描述为不应受到惩罚的,也就是说,主人公因过失行为而可以自责,这种观点在图 M5 中已经出现。读者也许还记得,得高分者常用谴责的办法来替代自责。两组被试处理攻击的方式的不同——得低分者主张内在惩罚,得高分者主张外在惩罚——既反映在主题统觉测验中,又反映在访谈数据中(见第十一章)。

这些研究结果与我们先前的说法有所抵触,我们先前曾说,得低分者倾向于描述主人公的背叛行为。人们可以怀疑,由不予惩罚的表述所提示的困扰倾向不应在同一个人身上找到,也就是说,他既描述了要求独立的意愿,又认为对人施以控制不应受到惩罚。如果人格结构基本上是统一的结构的话,那么不可能存在两种矛盾的现象。显然,这种困扰仅限于某种领域;对于

图 8 作出非惩罚反应的男性,在讲述图 M1 和 M7 的故事(父亲和母子)时,几乎毫无例外地强调主人公应该不顾父母的压力而争取他们的自主权。他们所描述的主人公的反应,显然取决于图片的刺激价值。也许,把 M8 从 M1 和 M7 区分开来的因素在于后者比前者更容易允许自主的选择,其中,具有对照性的支配—顺从角色更清楚地得到了描述。

正如读者从男性被试对图 6 所讲的故事中看到的那样,当背叛的行为鉴于所描述的情境而不切实际时,得低分男性很可能忍住不去描述这种背叛行为。

#### 图 10:

该图之所以纳入我们的系列中,是因为我们期望大多数被试会对一个“宗教”人士作出某种认同,从而补充我们对被试满足的理解(这种理解来自两组被试的宗教实践)。我们期望从中找出类似于在问卷中和访谈中发现的那些差异(参见第六章和第十八章):得低分者更关心原则,得高分者则更关心宗教实践的权力主义、常规习俗和礼仪。尽管这一差异可在那些对图片的宗教要素进行描述的故事中找到,但是许多被试(既有得高分者又有得低分者,约占男性被试的一半)却似乎未为图片所触动,他们仅仅把回答限制在对图片的描述上。看来,对这些被试来说,尚缺适当的鉴别中介。在对图片以外的内容进行精心阐述的那些男性中间,有些被试讲了这样的故事,即一个参战的士兵面临危机,他想从上帝那里寻求帮助。

得低分者以某种内容投射了一则故事,把描述的场景解释为主人公正在考虑如何评价生活和宗教,或以敏感的想法作出对音乐或艺术的反应(n 感觉:得低分者 37;得高分者 16)。

(n 感觉, n 认知):主人公正在考虑这样的问题:宗教、生活

和上帝意味着什么? 宗教或音乐为他提供了情感支持、和平和神圣。他很敏感,善于想像,勤于思考从演奏小提琴中获得真正的享受,并且寻找生活的意义(M10:得低分者 $2\frac{1}{2}$ ,4;得高分者0,2)。

得高分者则如此认同这个主人公:他正在经受疾病的折磨(例如小儿麻痹症),或者受到诸如“纳粹”这种邪恶势力的入侵之苦,意欲在宗教中寻找庇护所(p折磨:得低分者4,得高分者10;n谦卑:得低分者4,得高分者19;n听从:得低分者19,得高分者28)。

(p危险→n顺从的谦卑):主人公感到在危险面前完全无助。反作用的攻击受到压抑,表现出顺从的谦卑形式(M10:得低分者0,0;得高分者2,4)。

(p危险,折磨→听从超自然力量):主人公患了小儿麻痹症,或者是某种神秘力量的受害者,他想要在宗教中寻找避难所。他成了一个宗教信仰者。他“相信宗教”(M10:得低分者2,0;得高分者2,5)。

这些差异提示了被试对上帝概念的反应模式,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反应模式,它们与父母—孩子关系中发现的模式颇为相似。凡对图片的宗教含义作出反应的那些被试,一般以他们对父母支配的想像反应来对主人公的行为进行描述:得低分者描述了既自主又遵奉的理智考虑,而得高分者则描述了理解和顺从。

这里,持偏见的男性比不持偏见的男性更频繁地提到死亡和折磨,正像他们对M8和M7所讲的故事一样。人们可以说,得高分者在其访谈中如此普遍地表示的受害感(见第十一章),同样成为他们想像生活的重要特征。来自访谈的研究结果表明,得高分被试比得低分被试更倾向于把“世界是一个丛林”概

念化(参见第十一章)。该研究结果也由下列事实得到证明:根据得高分被试的主题统觉测验,尤其是M10和M7引出的故事,他们更强调p危险这个变量。

第二部分:在对默里的系列图片的反应中,得高分女性和得低分女性所讲故事比较

图F1:

图F1与图M1不同,它引出了不同类型的主题。图F1的故事集中围绕图中的“老人”,但是,由于他是图中惟一的人物,因此关于父母—孩子关系的主题(该主题在图M1的例子中十分普遍)便只在少数例子中出现了。故事主要涉及父亲这个人物,以及他的特征和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比起得低分的女性,得高分的女性讲述的故事常常涉及一个悲哀的、失败的男人,他被许多人抛弃,或者丧失了他毕生为之追求的一切(p抛弃:得低分者9,得高分者15;p折磨:得低分者0,得高分者11;p坏运气:得低分者0,得高分者12;p主人公之死:得低分者16,得高分者27;p缺乏:得低分者10,得高分者15;p丧失:得低分者10,得高分者17;n求助心态:得低分者21,得高分者41)。

(p失败,p丧失,p缺乏,p抛弃,p折磨或死亡→n求助心态):主人公是悲哀的,他感到失败,因为他没有金钱或地位,或者因为他年老有病,或者因为他已被所有的朋友所抛弃(F1:得低分者8,6;得高分者16,17 $\frac{1}{2}$ )。

得低分女性倾向于描述一位父亲式的人物,他是哲学家或学者,具有建设性的思维,并且对他所处环境颇为敏感(n认知:得低分者27,得高分者7;n说明:得低分者9,得高分者3;n养育:得低分者12,得高分者5;n理解:得低分者19,得高分者



13)。

(n 认知, n 理解): 主人公是一位哲学家, 他思考人类的生存方式, 或者思考人生的欢乐和自相矛盾的事物; 或者说他是一位学者, 意欲对知识作出贡献。他试图抵制不公正, 因为这种不公正指向社会, 指向特定的社会团体或指向一位朋友——但它并非是对个人的攻击或支配 (F1: 得低分者 8, 12; 得高分者 1, 5½)。

看来, 不持偏见的女性更倾向于爱慕并接纳年长的男子——他们可以称做“父辈人物”。相比之下, 持有偏见的女性则在这一倾向上稍弱一些。前者通常对本图中呈现的男性人物作出积极的认同, 把成功的努力归因于他, 而后者则常对父辈人物作出消极的认同, 把他描述为一位不成功的、悲哀的人物。

#### 图 F7:

该图通常被解释为描述了一老一少两个女性。被试的认同经常指向年轻妇女一方。持有偏见的女性往往忽略图中的老妇, 认为她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人物。被试常常指出她具有不受人欢迎的特征, 这些特征随老年而来。有时, 她还被描述成是飞扬跋扈的、具有攻击性的、自私的, 并且操纵着那个少妇, 使后者被迫顺从她的要求。这些倾向在需要一压力变量的评分中并不清楚, 因为许多同样的变量在得高分者所讲的故事中归因于老妇, 而在得低分者所讲的故事中则归因于少妇。尽管有些变量 (例如 n 攻击) 的总分在高低得分者中间具有同样的权重, 但是它们的变量群集却有相当的变化。以下主题变量表明, 得高分者比得低分者更经常抵制老年人。

(op 老年→on 攻击, 支配): 这是一则把青年和老年进行对照的故事。老年是女主人公想像的产物, 她正在为老年而发愁。

看来, 老妇是吝啬的和丑陋的 (F7: 得低分者 1, 1; 得高分者 3, 5)。

老妇是一个居支配地位的、具有攻击性的母亲, 或者说她是一个女巫, 她利用别人为自己谋利。她支配自己女儿的生活。她计划把女儿嫁出去。她迫使别人服从她 (F7: 得低分者 2, 2; 得高分者 4, 5)。

得低分者的故事围绕着那个少妇。图中的老妇通常被说成是像年轻妇女那样的人 (反映出她的一生已经获得的成功及其满足), 或者被说成是年轻妇女的母亲。对母亲—女儿关系的描述是有变化的。母亲可能是过分保护性的, 现在正在促使女儿寻求从她那儿摆脱出来的机会; 她也可能是富有同情心的, 鼓励女儿, 帮助女儿取得成功; 或者, 她还可能是由于女儿的自私行为而抛弃女儿。被试所讲的故事常常涉及一个妇女寻求成功的事业, 试图与男性竞争, 有时甚至想支配和利用他们 (n 获取: 得低分者 20, 得高分者 3; n 自主: 得低分者 16, 得高分者 7; n 支配: 得低分者 17, 得高分者 3)。在得低分女性的那些故事中, 主人公 (年轻妇女) 被描述成是飞扬跋扈的, 她常常因为这一品质而受到谴责。鉴于得低分者极少谴责别人的事实, 因此这种扬弃尤其令人感兴趣。看来, 尽管她们能够接受自己关于竞争和职业成功的想像, 但是, 以欺诈和利用的形式出现的敌意, 即使成为这些想像的组成部分, 仍然是无法接受的。

(p 老年→n 成就, n 养育): 老妇是少妇想像中的人物。老妇是她事业中两个不同阶段所描述的一个人物。老妇是一个艺术家, 或者说她是一个职业妇女, 对她来说, 老年为她带来了幸福和成功的满足 (F7: 得低分者 4, 7; 得高分者 1, 1)。

(on 支配→对男性): 少妇有时由于不诚恳而遭抛弃, 或者她由于缺乏理解或企图利用男人而被抛弃。老妇对此情境十分

敏感,对女儿缺乏敏感性进行批评(F7:得低分者 5,5 得高分者 1,1)。

得低分者与得高分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关于青年和老年的概念不同。得低分者把建设性努力看做是青年时期的特征,而老年人则应享受早年努力的成果。得高分者把青年时期描述成无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女孩应由上了年纪的母亲来引导。至于老年,则是令人担惊受怕的一段时期,因为随着老年的到来,个体的青春魅力不复存在。

在对本图所讲的故事中,以及在对图 F1 所讲的故事中,得高分女性比得低分女性更经常地把父母描述成既衰弱又无用的人,或者说是咄咄逼人的。正如第十章所描述的那样,这些描述中所强调的对父母式人物所持的敌意态度,充分强化了得高分被试对其父母所抱的缺乏感情的倾向。根据第十章提出的数据,在对低分者的访谈中,被试坦率地表示了既有敌意又有爱慕的感情。出现在这些被试表述中的父母式人物,被试是不抱矛盾心理地予以爱慕的。也许,处理敌意感情的能力使得得低分女性比得高分女性更有可能享受关于父母行为的愉悦方面的想像,既不对这些想像进行细究,也不把她们认为不合适的行为看做是父母一方的特征。

图 3:

大部分女性被试对这幅图片所显示的人物的描述与男性被试的描述十分相同(图片上方的人物是男性,图片下方的人物是女性)。与男性被试一样,女性被试常把两人脸上的表情解释为忧郁的,它们表示着一种严重情况的存在。解释的理由常常是该男子要前往参军,或者刚从军队回来。

有 6 个得低分被试和 3 个得高分被试把图中的人物认做是

父与子。有 3 个得低分者的故事(但是没有一个是得高分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男孩摆脱家庭束缚,意欲成为一个独立的成人角色的问题上。在这些故事中,父亲是同情的、鼓励的。在得高分女性讲述的父子故事中,父亲是倾向于权力主义的。

除了产生众多的故事以外,这些故事所描述的离别和重聚构成了主要的场景,而得低分女性有时则把故事所描述的忧郁归之于父母对一个孩子的担忧。在上述两种情况中,描述的反应均涉及一个人物对另一个人物感情的敏感性。在大多数描述中,具有养育作用的人物是那个男子;但是,在有些故事中,图中的女子被赋予保护者的角色。

(女性—n 求助心态, n 隶属): 图片提供了关于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感到快乐的描述,因为他们经过长久分离以后又重聚了。或者,他们是悲哀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分手。没有任何死亡或折磨的恐惧被投射到故事中去。尽管男子常被说成是承担养育责任的,但是相互的依存和隶属仍得到了表达(F3:得低分者 6,9;得高分者 4,3)。

那个男人正在对女人的快乐或悲哀表示同情,它是由孩子、挚友或亲戚的不幸情景所创造的。该情景之所以称做不幸,因为家里有人死亡,或孩子离家出走。这里,女人表现为更加依赖(F3:得低分者 3½, 9;得高分者, 2½, 5)。

像得低分女性一样,在得高分女性所讲的故事中,那个女人是更加依赖的。不过,个人关系的强度,在高分者的故事中不像在低分者的故事中那样大。持有偏见的女性常常阐述关于灾难性情景的因素,例如,个人的折磨,或来自物质环境的威胁,促使女人寻求男人的帮助。或者,有时她们也猜想丈夫面临的危险。丈夫或儿子离家参军的故事,常常伴随着女人方面的恐惧表示: 惟恐那个男子受到伤害。有几个得高分者的故事在谈到男人从

战场归来时描述了他所受的折磨(p 折磨:得低分者 3,得高分者 10;p 危险:得低分者 6,得高分者 16)。

(p 死亡,p 折磨:指向男性人物):男人正在离家参战。她害怕他会战死或受伤,她担心自己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了。或者,他刚从战场归来,受了重伤(F3:得低分者 3,5;得高分者 5,11)。

持有偏见的女性和不持有偏见的女性显然都想像到了她们对男性伴侣的依赖作用。可是,在得高分女性的例子中,要比得低分者的感情强度弱一些。在持有偏见的被试的故事中,那种对男人死亡和伤害的想像,提示了潜在的故意是存在的,它阻止了真正的感情的流露。

#### 图 F5:

该图中的女人均被低分者和高分者描述成是悲哀的。她正在体验一种内疚感、恐惧感或羞耻感。有一组被试(主要是得低分者)说,主人公仅仅在演戏,或者她暂时有病,但她很快会克服的(4个得低分者,1个得高分者)。指出下述一点是有趣的,即这些女性对受虐行为采取的防御,与有些得低分男性对攻击行为采取的防御是颇为相似的(参见下面对图 8 所讲故事进行的讨论)。

其他得低分者把女孩的不幸与她被剥夺了的爱或被掠夺了的对一个异性对象的爱联系起来。

故事讲述者认为,这个女孩之所以不悦或焦虑,是因为她对丈夫或家庭的爱遭到剥夺,或者处于被拒绝的危险之中(F5:得低分者 5,4;得高分者 2,0)。

两组被试均把不悦的情绪归因于某个亲戚的自然死亡或意外死亡(4个得低分者,6个得高分者)。不过,得高分者更易于讲述有关死亡场面的详细故事。把死亡或受伤的主题归因于个

人的攻击,这在得高分者中比得低分者更加多一些(n 攻击:得低分者 8,得高分者 31)。许多持有偏见的女性讲述了有关内疚感和恐惧感的故事,这种感觉来自冲动地发生的攻击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该敌意行为的对象常常指向丈夫或恋人。

(对男性的 on 攻击):女主人公之所以悲哀,是因为她在突发的“激情”或“精神错乱”中杀死了她的丈夫或恋人,或者她目睹了他的死亡(病态详情得到了精心描述)。(F5:得低分者 3,3;得高分者 5,11½)。

得低分女性描述了实际卷入恋爱关系的情况,而得高分女性所讲述的故事则暗示了对男性的潜在敌意(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后者对攻击者的认同,随着她们拒绝女主人公实施这一行为而变得含糊不清(一方面她们把女主人公的行为归之于暂时的或永久的折磨,另一方面她们又把女主人公的行为归之于对罪行进行的惩罚)。

对图 F3 和图 F5 的故事进行分析,证实了访谈数据的研究结果。得低分者在两性关系中往往强调爱,并且描述由于爱被剥夺而产生的不悦,这种倾向在访谈和主题统觉测验中都是明显的。某些低分女性的不适当恐惧,在访谈数据中是可以找到的,它们与丧失爱的恐惧相关联(这是由得低分被试讲述的主题统觉测验故事所提示的)。

由访谈评价者所解释的访谈材料表明,对男性的潜在的不尊重和谨慎情绪,在得高分女性中比得低分女性更经常发生。就主题统觉测验而言,得高分女性比得低分女性更容易讲述一些指向男性的攻击行为的故事,或者强加于男性的永久性伤害或死亡的故事。这一事实使访谈材料的解释具体化了。尽管敌意态度在上述两种情境里都未被直接允许,但是主题统觉测验和访谈材料明显地暗示,这种倾向在持偏见的女性中是潜在的。

图 8:

正如男性被试对这幅图片所讲的故事一样,得高分的女性和得低分的女性都描述了一个主动的或被动的一个人物。得低分者更加经常地认同顺从的角色,而得高分者则认同支配的角色(n 谦卑:得低分者 18,得高分者 7;p 谦卑:得低分者 2,得高分者 11;n 支配:得低分者 16,得高分者 34)。

正如上述所提及的那样,由得低分男性阐述的主题,在得低分女性的故事中并不是普遍的。在这些女性被试的主题中,并不经常提到攻击意图。当一种攻击行为得到描述时,故事讲述者常对攻击者持抛弃态度(n 攻击,得低分者 5,得高分者 8;on 攻击:得低分者 12,得高分者 6)。通常,主动的主人公被描述为助人的,他是一位医生或牧师,正在帮助一个病人(有时采用催眠术),或者为一个垂死的人做祷告。

(p 折磨,p 对象之死→n 养育):一位医生正在通过精神分析或催眠术对病人进行治疗,或者一位牧师正在为死者祈祷,强调死者的美德,一生的成就,以及它们对未来世界的含义,并阐发了愿死者安息的意愿(F8:得低分者 6,6;得高分者 1,3½)。

得高分女性比得低分女性更经常地谴责躺着的那个人的被动性,或者对他极少关注,除了他充当催眠师的工具以外(n 被动性:得低分者 14,得高分者 3;on 被动性:得低分者 5,得高分者 10)。作为替代,她们倾向于认同那个主动的人物,他常常被描述成好出风头者和骗子。他希望控制另一个男人的行动,或者诱使观众相信他的超人力量。有些得低分者也描述了一种舞台式的演示(n 辨认:得低分者 14,得低高分者 11;on 辨认:得低分者 0,得高分者 6)。但是,在她们的故事中通常不存在利用的要素。

(n 支配—辨认):催眠师谋求观众的羡慕,或者谋求他在施

以催眠术的那个人的羡慕,也就是羡慕他把他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人的力量。观众由于“受骗上当”而被贬为愚蠢(得低分者 1,0;得高分者 6,3½)。

从所讲的故事中可以看出,这些差异再次提示了得低分者比得高分者更有可能关注情感反应。后者常常蔑视被动的个体,蔑视那些作出情感反应的人。持有偏见的女性相对来说无力处理她们自己的情感(见第十一章),致使她们拒绝他人的情感。

图 10:

对该图片的认同常与一个被描述的人物有关,该人物有时被鉴定为一个男孩,有时被鉴定为一个女孩,而有时则被鉴定为一个妇人。宗教主题更容易被得低分女性揭示出来,而不是被得低分男性揭示出来(许多男性被试所作的平淡无奇的反应,上面已经讨论过了)。不过,除了投射外部攻击力量的“高分者”的故事以外,高分女性所讲的故事极少涉及图片的内容。

得低分女性的共同表述涉及一种内化的宗教。以此宗教为背景,主人公显得很卑贱,并被刺激着去思考和创造如何爱他的同伴(n 成就:得低分者 20,得高分者 11;n 听从:得低分者 37,得高分者 20;n 养育:得低分者 24,得高分者 14;n 感觉:得低分者 30,得高分者 11;n 理解:得低分者 12,得高分者 7)。

(n 感觉,n 听从,n 理解):主人公正在考虑宗教生活和上帝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宗教和音乐的作用为他提供情感的支持和宁静的气氛。他是敏感的、富有想像的和考虑周到的,能从演奏小提琴中获得真正的享受(F10:得低分者 6,12;得高分者 1,3)。

得高分女性的故事并不引人注目。许多故事只与图中描述的东西有关,有时使模糊的图片结构变得更具体一些。

故事平淡无奇,缺乏创造性情感。例如,据陈述,主人公正在教堂里拉小提琴。他产生了关于基督的幻想(F10:得低分者 $3,2\frac{1}{2}$ ;得高分者 $9,4\frac{1}{2}$ )。

对个人宗教含义的表述,是按照“将一个自己献给宗教”而不是为了日常应用而得以阐述的。故事中的英雄饱受折磨和苦难,成为一名信仰者,并借助宗教来决定他的行动(p折磨:得低分者7,得高分者14;p对象之死:得低分者7,得高分者12)。

(p折磨,p死亡→n求助心态):主人公(或他的家庭成员)为一种可怕的疾病所折磨。他在危机中转向上帝,对基督的苦难有所感悟(F10:得低分者 $1\frac{1}{2},2$ ;得高分者 $3,10$ )。

上述研究结果提供了有关敏感性的陈述。就得低分者的理解而言,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得低分者比得高分者更经常地把这些品质纳入宗教态度中去,这一情况已由被试对问卷所作“高”“低”反应之间的差异而予以证明(该问卷条目是关于宗教和教会的重要性的,参见第六章)。主题统觉测验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提示了得低分者具有内化宗教的更大倾向。

来自问卷和访谈的研究结果(见第十八章)表明,得高分者把宗教看做是他们可以依靠的东西,借此捍卫他们自己的冲动和神秘的超自然力量。

### 第三部分:得低分者和得高分者(男性与女性)对描述

#### 少数民族团体成员的图片所讲故事的比较

我们期望图2、4、6和9能引出下列信息:与得低分者相比,得高分者会把各个团体成员的社会作用加以概念化。结果证实了两组被试关于团体态度的先前一些研究结果,但是它们并不像默里的系列图片那样能对高低得分者进行明显的区分。

我们曾经期望得低分者更能认同这些图片中展示的人物,

远比得高分者更能将建设性的行为归因于这些人物。我们也曾想过,得高分者有可能对这些人物持有偏见,排斥他们,赋予他们某些行为特征,因为这些被试在访谈中曾经谴责过少数民族团体成员,并将这些行为特征强加于他们身上。事实上,由于图片本身极具表现力,因此,高低得分者常常描述图片本身(情境因素),而不是讲述一则关于图片的故事。与默里图片引发的故事相比,这些图片极少被投射到故事中去。在许多情境里,并不存在认同图中人物的真正线索。关于接受还是拒绝主人公,常常没有清晰的表述,因为测验的指导语并不要求被试表达态度。

鉴别的问题随着图中人物活动的明晰性而变得复杂了。在许多例子中,被试显然没有关注图4中的贫民窟,或者图6中的犯罪内容。在对图6所作的反应中,关于反社会行为的描述(专门讲述攻击的内容),几乎不能称做是投射的,而是由图片本身“带出来的”。许多得低分者(也有得高分者)抛弃了攻击行为。拒绝攻击行为和拒绝实施攻击的人之间的差别,在被试的主题中并不十分明显。图2和图9也由于缺乏多义性,限制了可能的投射量。不过,在高低得分者认同社会可接受的活动方面(该活动显然是由图片“带出来的”)存在明显的重叠。

#### 图2:

这里,某些差异是明摆着的。在对图2所讲的故事中,两个人物均被描述成“佐特风格者”,或者年轻的“跳吉特巴舞者”。被试(既有得高分者又得低分者)把图片中的人物描述成少数民族团体成员,不是墨西哥人就是黑人。得高分者(男女同样)比得低分者更经常排斥这些人物。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不道德的、反社会的。主人公因为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生活中,而遭排斥。有时,被试把他们描述成“太性感的”和“太嬉耍的”(on性:得低

分者 1, 得高分者 10; on 玩耍: 得低分者 0, 得高分者 10)。得高分女性因为主人公的裸露现象而谴责他们(on 辨认: 得低分者 2, 得高分者 14), 或者因为他们的反叛而谴责他们(on 攻击: 得低分者 0, 得高分者 8; on 自主: 得低分者 3, 得高分者 15)。

(on 攻击, 自主): 由于父母对这个女孩严格要求不够, 没有给她充分的引导和指导, 致使女孩陷入麻烦, 做了错事。故事继续发展, 试图把她纳入正轨, 教她做“正确的事”(图 2: 得低分女性 0, 1; 得高分女性 3, 5 $\frac{1}{2}$ )。

(on 玩耍, 辨认, 兴奋, 性): 讲故事者因不满于主人公的服饰而拒绝他们(例如, “我不喜欢穿那种衣服的人, 他们只注意他们自己而想不到人们会怎么看”。或者, 他们谴责主人公是低劣之人(例如, “他们是不该受到尊敬的公民”, “典型的佐特风格者”, “刑事犯一类的人”, “典型的跳吉特巴舞者”, “他们是无所成就的那种人”等等), 主人公常被说成是吵吵嚷嚷的、反社会的、有裸露癖的、缺乏严肃性的人(图 2: 得低分男性 2, 3; 得高分男性 4, 8; 得低分女性 2, 2; 得高分女性 10 $\frac{1}{2}$ , 10 $\frac{1}{2}$ )。

得低分者所讲的故事内容较为相似。该组男性常常鉴别出喜好享受的特点, 而女性则比得高分者更经常鉴别出图片的反叛方面(男性—n 性: 得低分者 18, 得高分者 19, 显示不出区分; n 兴奋: 得低分者 16, 得高分者 5; n 玩: 得低分者 34, 得高分者 21。女性—n 自主性: 得低分者 12, 得高分者 2; n 攻击: 得低分者 12, 得高分者 2; n 玩耍: 得低分者 40, 得高分者 22; n 辨认: 得低分者 25, 得高分者 14)。

(n 玩耍, n 感觉, n 性, n 归属): 图中的一对夫妇外出赴约, 玩得很开心, 他们在自己跳舞或看别人跳舞中找到了真正的乐趣。被试认同主人公的需要。“他们爱好跳舞。”“他们在一起很高兴。”“他们很有乐趣。”“这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快乐。”)这

个主题常与成功的 n 辨认结合起来。主人公赢了一场舞蹈比赛, 很高兴, 而且得了奖, 留了影(2: 得低分男性 8, 11; 得高分男性 7, 6; 得低分女性 9 $\frac{1}{3}$ , 7; 得高分女性 6, 4)。

有些高低得分的男女被试将主人公置于这样一种情境之中: 社会压力要求他们放弃反叛的方式, 学会遵奉。不过, 得低分者不像得高分者所做的那样, 他们不去谴责主人公的背叛, 而是将行为归因于对堕落的合乎逻辑的抵抗(那种堕落很有可能产生自“种族”偏见); 而且, 他们在总结时通常这样说: 成长中的年轻人应该学会以更加建设性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

显然, 在主题统觉测验中, 投射机制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运作的, 它与已经提示的决定某种访谈反应的因素十分相似。正是那些原始的、未升华的、在想像中经常找得到的表现形式(参见对图 M5 和图 F5 所讲的故事), 被高分者投射到少数民族团体成员身上。那些本身未获满足的欲望在他人身上得到放大或拒绝(他们怀疑这些人已经满足了他们所欲望)。因此, 为什么得高分者(既有男性又有女性)会对图 2 中年轻人的独立性和非遵奉性持排斥态度, 只要我们想像一下这些被试如何把顺从作为否认潜在敌意的手段来使用, 便不难理解了。我们经常发现, 得高分者会捍卫他们自己的屈从性, 把缺乏屈从性斥之为厚颜无耻。这种缺乏屈从性的表现既可由他们所描述的衣着来提示, 也可由他们指出的那种挑战的微笑来提示。

图 4:

得低分者对图 4 所讲的故事要比得高分者所讲的故事更为引人注目, 得低分者往往探讨居住在贫民窟的人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例如, 如何谋生的问题, 如何适应或改变贫困的问题等。得低分女性常常描述主人公的思想和感情, 以及他们的生活和

他们与社会和社会目标的关系。

(n 认知, n 养育): 主人公是一位哲学家, 他想到了人类、生活的欢乐或矛盾等问题。他力图改善社会, 或者努力抵抗社会的不公正, 这种社会不公正总体上指向社会, 或指向特定的社会团体, 或指向他的一位朋友(4: 得低分女性 4, 2½; 得高分女性 2½, 2)。

(n 认知, n 谦卑——内惩罚型): 主人公对他过去的行为感到羞耻, 对他过去的自我中心感到羞耻。他嫉妒贫穷者的生活, 因为他们允许自己享受肉欲的和被动的的生活。他希望自己也享受这样的生活(4: 得低分女性 4, 5; 得高分女性 ½, 0)。

得高分者经常给中心人物贴上“典型的东方主义者”或者“贪婪的犹太商人”等标签。他们也倾向于谴责那种缺乏秩序和整洁的现象。

(on 侵略, on 获得): 主人公作为“典型的东方主义者”或者“贪婪的犹太商人”而遭排斥, 或者作为一个罪犯、一个乞丐而遭排斥。主人公干尽坏事, 他之所以被抛弃, 是因为他犯了罪。他正在伪装或躲藏起来(4: 得低分男性 2½, 2½, 得高分男性 4, 3½; 得低分女性 4, 2½, 得高分女性 8, 5)。

得高分者再次表现出把失败、折磨和死亡投射于一位父亲式人物的倾向。

(p 失败, p 丧失, p 死亡, p 折磨→n 求助心态): 主人公花了整个一生寻求成功。他现在很悲哀, 感到被打败了, 因为他失去了金钱、朋友、地位, 或者因为他从未有过金钱、朋友、地位, 或者因为他年老有病(4: 得低分女性 0, 0; 得高分女性 2, 3)。

(p 身体危险, p 攻击): 主人公是某种攻击的受害者, 因为他受制于人类的或物质的环境压力(4: 得低分女性 0, 0; 得高分女性 3, 3½)。

故事中的这些差异反映出得高分者的民族偏见, 以及得低分者对社会福利和个人地位的关注。就目前的例子而言, 尚未发现两个团体之间存在进一步的分化, 这可能是由于图片结构相对来说缺乏多种解释的缘故。

图 6:

图 6 通常被解释为警察抓了一个嫌犯。得高分者常常排斥嫌疑犯, 并且更加认同警察当局。得高分男性尤其把那个被拘留的人描述成危险的罪犯, 一个天生具有低劣性格的黑人或墨西哥人(男性——on 攻击: 得低分者 13, 得高分者 34; on 自主性: 得低分者 7, 得高分者 16)。他可能参与了一场罢工或种族骚乱, 为此受到故事讲述者的谴责。被试常以这种方式讲故事(其中, 被试的意图得到描述), 认同居支配地位的权力主义人物, 因为他们控制了局势, 并且保护一个想像的白人受害者。

(on 自主, on 攻击←→n 支配): 主人公被排斥。他犯了重罪, 警方已经把他抓住。被试认同警方。嫌犯被描述成具有低劣性格的人, 是一个墨西哥人或黑人, 一个危险人物, 或者一个酗酒者, 他最终因其行为而受到惩罚(6: 得低分男性 7, 7; 得高分男性 13, 13)。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得低分者倾向于认同被捕的嫌犯。他们更有可能将行为的原因归之于对社会的反抗, 以及对社会剥削的正当抗议。譬如, 主人公为提高工资而罢工, 或者为消除种族偏见而奋斗。主人公的态度通常是恐惧和藐视的反叛相结合的产物。

(p 支配→n 自主, n 成就, n 说明): 故事讲述者认同主人公, 他卷入了一场罢工、种族骚乱或某种小的罪行。警方已经把他抓住, 而且把他控制住了。由主人公表示的自主和攻击是一种

抵抗策略,也即抗击一种明确的或含蓄的社会支配或拒绝,包括雇主剥削或种族偏见(6:得低分女性 7,9;得高分女性 0,3)。

(p 支配, p 攻击→n 回避伤害, n 谦卑, n 自主):主人公已经卷入一场罢工或种族骚乱或某种轻微的罪行。警方抓住了他,而且对他很严厉。他虽害怕但也尝试反抗。不过,他放弃了反抗,因为他发现这样做毫无价值(6:得低分男性 8,7;得高分男性 4,4)。

这里,高分者和低分者所讲故事之间的重要差别反映了他们对少数民族团体的态度。将本能欲望投射于一个被抛弃的个体,这是得高分者的共同防御之一。在主题统觉测验中,这种行为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他们所使用的颇具偏见的词语表达之中。

#### 图 9:

图 9 中被描述的人物很少遭到公开的排斥。得高分者难以拒绝他们,因为他们显得“干净”或“整洁”,而且似乎以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行事。得高分者常常明确地进行表述,或者在故事中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暗示这些黑人与其他黑人是不同的。

得高分和得低分两组被试都习惯性地故事开始时把人物描述成“祖母”和“孙子”。尽管两组被试都把学校教育的成就归属于男孩,但是对于高分者来说,这里的成就仅仅意味着一种稍高于奴隶的地位。得低分者显然认同黑人男孩,并投射了他们自己的成功欲望。他们不像得高分者那样将成功限制在最低程度上,也不认为黑人的能力低下。

有些得低分女性则强调了祖母和孙子之间的积极关系。

(p 求助心态↔n 养育):祖母和孙子彼此喜欢,而且为这种关系感到自豪。她正在帮助男孩解决问题,达成一项决定,或

鼓励男孩深入学习和取得成就。她正在教导男孩,或者正在对他解释某件事情(9:得低分女性 2,5;得高分女性 0,1/2)。

有些被试,包括男性和女性高低得分者,把图 9 解释成两个人在注视着某种东西。对于得低分者来说,这仿佛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艺术表演(男性——n 感觉:得低分者 37,得高分者 16;女性——n 感觉:得低分者 33,得高分者 11)。得高分者强调了涉及死亡和折磨的不悦场景(男性——p 折磨:得低分者 4,得高分者 10;p 对象之死:得低分者 3,得高分者 8;p 攻击:得低分者 11,得高分者 16。女性——p 折磨:得低分者 7,得高分者 14;p 对象之死:得低分者 7,得高分者 14;p 攻击:得低分者 11,得高分者 16)。

(p 身体危险, p 支配→n 谦卑—屈从):被试从自我角度呈现一种不悦的场景,也即一个代表着警方、父母或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权力主义人物正在要求主人公与他的意愿保持一致(9:得低分男性 4,2 1/2;得高分男性 6,3 1/2)。

上述材料表明,得低分者要比得高分者更多地参与人际关系,并对环境中令人愉快的刺激具有更多的敏感性。相比之下,得高分者则倾向于关注环境的威胁。

### 三、麦克和拉里的主题统觉测验

检验一下麦克和拉里所讲述的主题统觉测验的故事,将有助于详细说明我们对上述材料进行解释的方法。这样做不仅可在具体例子中表明高低得分男性之间的某些差异,而且它也将对两人所作的描述补充一些东西。

这两个个案并不用来说明主题统觉测验中“高”和“低”的人格结构。确切地说,麦克和拉里的故事主要被用做我们计划的



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的全部测试过程中将始终追踪这两个人),借以说明我们从主题统觉的观点出发所选择的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完全随机的。道理很简单,我们在这里并不探究主题统觉测验的戏剧性例子,而是探究主题统觉测验应用过程中出现的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

鉴于上面的讨论,我们谈到了得低分者和得高分者的故事倾向,但是这些倾向并不出现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记录之中。在考察麦克和拉里的故事时,我们将关注这些倾向的特定组合,不仅指出它们与两个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相一致的内容,而且也将指出不相一致的东西。这一分析是以本章开头提供的背景为基础的。

以下呈现的是麦克和拉里对 10 幅图片所作的反应,我们对两人所讲述的故事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记录。两组故事由同一位男性评定者打分,紧跟在图片编号后面括号里的数字表示在图片呈现和被试开始讲述故事之间耗费的时间(单位:秒)。评定者的问题也用括号括出,置于故事中间。就问题而言,符号 Q - o 指的是故事的结局,例如“故事的结果怎样”;符号 Q - m 指的是要求被试详细阐述或解释他刚刚讲了些什么;符号 P 则表示被试方面的停顿。

在每则故事后面,提供了故事中需要和压力的评价(以 1 ~ 5 的等级划分)。这些评价的列表出现在每组故事的末尾。

对故事的分析紧跟在表格式的评价之后,分析者既不熟悉其他材料,也不熟悉这两个被试。在这一意义上说,这种分析是双盲的。分析者所了解的情况是,麦克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了高分,而拉里则得了低分。如果这些分析与业已了解的这些情况相一致的话,而且如果它们与后来提供的临床材料相一致的话,那么它们将构成有利的证据,证明主题统觉测验的正

确性。

### (一) 拉里的故事

图 M1(5)

图片内容看上去像父与子。儿子是一个罪犯,父亲为他感到羞耻。后者呈现出的是一种同情的神色,而不是怨恨。前者大概在监狱里等待死刑的判决。父亲想起他为儿子干了许多事,却无法理解儿子为什么会干那种事。儿子被关在死牢里,父亲来见最后一面。他们一直在交谈,但是现在他俩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沉默。狱警走过来带走了他的儿子。

n 攻击 3	p 养育 2
n 养育 2	p 支配 3
n 谦卑 4	p 攻击 2
n 回避谴责 2	p 说明 2
n 听从 1	p 幽闭 2
n 认知 2	p 对象之死 2
n 说明 2	
n 求助心态 3	
on 拒绝 1	

图 M2(8)

这是一幅佐特风格者的图片。他们正在监狱里服刑,因为他们都犯了罪。他们有信心,或者并不表现出恐惧(后者的表述更加确切)。他们组成一个团伙,集合起来进行偷窃,结果被拘留。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他们很快就会得到释放,因为警方难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他们有罪吗?)是的,他们有罪,但是他们能够掩饰罪行。他们只是犯了一些轻微的罪行。

n 自主 2	p 攻击 2
n 隶属 2	p 支配 3
n 攻击 3	p 隶属 2
n 获取 2	
n 回避谴责 3	
on 求助心态 1	

图 M3(10)

这是父母为战争中失去儿子而悲伤。他们刚获悉儿子的死讯,他们是他们的独生子。他们沉默着,一言不发。母亲想念儿子,父亲想安慰母亲,他想起他们一起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现在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他们曾为儿子的成就而感到十分高兴。他们无法忍受悲惨的结局。两人都没哭,他们面对这一悲剧而强忍泪水。

n 求助心态 4	p 求助心态 2
n 认知 2	p 对象之死 4
n 被动性 3	p 隶属 2
n 养育 3	
n 隶属 2	
on 成就 2	

图 M4(12)

这个女人是一个小贩。男人是一个富裕的银行家,正巧路过纽约的贫民窟。现在,他在回家的路上。他既不愿阿谀奉承,欺上瞒下,也不想过分接近别人,而是置身于邻里街坊之外。女人正好在这时回家。他们各走各的路,两种生活恰成对照——贫穷和富裕。他每天下班步行回家,尽可能不与别人接交。他

想了解的只是商务上的进展情况。

n 获取 3	p 不合宜的环境 3
n 隔绝 3	p 缺乏 3
n 拒绝 1	p 奖励 3
n 认知 3	p 任务 2
on 拒绝 2	

图 M2(6)

这个小青年饮酒过多,衣衫不整。他身处昏暗的旅馆里,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朋友。他认为世上的一切麻烦都落在了自己身上。自杀的念头反复出现,问题与一个女人有关。他不知道该去伤害她还是毁灭自己。(Q-m)是把她杀死还是自杀。她不是很好,他也不见得有什么好。他处于一种混乱的精神状态之中,试图马上作出某种决定。他设法向那个女人报复。(为什么报复?)他一直与她在一起,给她钱并想娶他。她欺骗了他,而且不忠诚,与其他男人鬼混。他想杀死她。

n 谦卑 4	p 不合宜的环境 3
n 求助心态 3	p 性 2
n 攻击 4	p 拒绝 4
n 性 4	p 对象之死 2
n 隶属 1	
n 反作用 2	
n 养育 1	
n 理解 1	
n 拒绝 2	

图 M6(10)

这是一个在胡同里被警察逮住的人。在他实施犯罪之前,警察突然出现,他感到惊讶,设法逃走,但警察逮住了他。他很害怕,怕警察会对他使用警棍。他大概是一个有妻室的人,也许有一个好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不是好人,好逸恶劳。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去偷,并且不让妻子知道。(Q-m)妻子是个好女人,而且不了解他是那种人。他知道,由于自己被抓,妻子会明白这一切,所以他想从警察那儿逃走,但又怕警察开枪。于是,他就只好背靠着墙壁让警察抓他了。

on 攻击 3	op 支配 3
on 自主 2	op 攻击 3
on 获取 3	op 隶属 2
on 求助心态 2	op 认知 3
on 回避伤害 4	
on 逃避谴责 3	
on 谦卑 3	

图 M7(8)

这个年轻人正要离家去当兵,他母亲因此而感到伤心。她一直在想这件事,而且他们也比较透彻地谈过这件事。此刻,在这里,两人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沉默中,她想起了儿子的童年生活,以及小时候他通常干些什么。想起了他的少年时代和他在中学里所获得的荣誉。但是,她对将来想得更多,她希望战争早些结束,那样,儿子便可以回家了。两人在那里站了几分钟,当他离开时,他吻了她,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

n 说明 2	p 任务 4
n 成就 2	
n 养育 3	

n 求助心态 3
n 被动性 2
n 抵抗 2
n 攻击 2
n 认知 2

图 M8(15)

这是一个濒临死亡的男人,他躺在床上。另一个人是他的敌人。后者是前者致死的原因,并且对他快要死去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他从心底里恨他。但是,他给人的印象是垂死者的朋友。他将一只手伸向空中,情绪放松——伸向空中的手捏成拳头。不过,两人都是值得尊敬的男人。(你的意思是什么?)他们都是商人,而非歹徒。他们是商界中的竞争者,而且来自同样的社会团体。垂死者并没有感到他们之间有什么隔阂,这全是另外一个家伙捣的鬼。垂死者的妻子派人把这个人叫来坐在他身边。面对他的竞争者快要离去,他感到自信,而且在社区中他将得到更多的尊重。

n 攻击 3	p 隶属 2
n 拒绝 4	p 对象之死 4
n 成就 3	p 听从 3
n 获取 3	
n 辨认 3	

图 M9(7)

这是身处家中的母与子,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图中的墙上挂有照片。两人都很伤心,因为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拥有 10~12 个孩子的大家庭。(p)其中一个兄弟遇到了麻

烦,他偷了东西。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宗教家庭。母亲要求每个孩子都上教堂。现在,一个孩子蹲了监牢,他们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全家围坐在起居室里,但是我在图中只看到两个人。两人似乎有着同样的想法,也就是家庭的名声遭到了破坏。那个犯罪的孩子并不理解他为什么犯罪。尽管这个家庭谈不上富裕,但他们拥有充足的食物。因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那个孩子竟然会干出那种见不得人的事。由于他是家庭成员之一,他们当然要设法救他。他们想以某种方式惩罚他,包括对他冷淡、不讲话等。(他几岁?)大约 25 岁,未婚。

n 求助心态 3	p 幽闭 2
n 回避谴责 4	p 支配 3
on 攻击 3	p 攻击 2
on 自主 3	p 奖励 2
on 获取 3	
n 谦卑 3	
n 隶属 2	
n 养育 3	
n 拒绝 3	

图 M10(12)

这幅图片使我想起了一则圣经故事。这是关于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故事。那天的天气糟透了,狂风大作,天空布满乌云。她是一个当代女性,遇到许多麻烦,但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它们。(哪些麻烦?)可能她的丈夫死了,而丈夫对她十分重要。他们经常一起解决问题。现在,她只能转向基督和圣经,设法从中找到解决她的问题的办法。她从小就笃信宗教。由于能从基督和圣经中寻求办法,她感到满足,因为她找到了心中的安宁,能

够继续她的生活了。她会感到伤心,但也认为上帝会关怀她的丈夫,并给她以安慰。

n 谦卑 3	p 坏运气 2
n 求助心态 3	p 对象之死 3
n 隶属 2	p 隶属 3
n 听从 4	p 奖励 3
n 被动性 2	p 养育 3
n 抵抗 2	

## (二) 麦克的故事

图 M1(60)

在我看来,这幅图表示一个忧伤的男人和一个正在安慰他的朋友。可能发生了某种意外,或者年轻人的家中有人死了。(P)那个男人的表情有些呆滞,也许是因为受到巨大震惊的缘故。(P)(两人之间有关系吗?)可能有关系,但我不能肯定。我认为他们可能仅仅是朋友。那个年长的男人不一定是年轻人的父亲。年长的男人努力帮助年轻人,使他看到更加光明的一面,重新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争取成功。年轻人是一个沉思型的人,他可能尚未取得成功,或者至多是暂时取得了成功。对年轻人来说,不能将他推得太远,否则他会采取暴力行动。我想他没有完全克服由死亡引发的震惊,而这种震惊使他感到度日如年。

n 求助心态 3	p 养育 3
n 隶属 3	p 对象之死 3
n 抵抗 1	p 身体危险 1
n 理解 1	p 隶属 3
n 谦卑 1	p 支配 3

n 攻击 3

图 M2(20)

这是一年轻人和他的女友。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外出看戏。男青年的服饰在我看来是外国款式,以前我从未见过那种款式。女青年看上去大约 17 岁,男青年大约 21 岁。他们刚看完戏,一起到某个地方吃东西。然后,大约 10~11 点钟,他送女青年回家。(两人是夫妻关系吗?)不,我想他们不是夫妻,因为两人不属同一类型。我也不认为他们是一对恋人。他们只不过一起走走而已。女青年的性格爽朗,相比之下,男青年的性格也不完整。(P)我对这则故事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也就是说,他们参加了一个聚会,男青年作了精彩的评论,有人上来替他们拍照,男青年脸上露出微笑。他的服饰与众不同,看起来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时代,可能是 30 年代初。也许,这套服饰是他为了哗众取宠而设计的。(Q-o)他们还有其他约会,于是就马上离开了。

n 辨认 3	p 说明 1
n 养育 2	p 隶属 1
n 隶属 1	p 优越感 2
n 兴奋 1	p 认知 3
n 玩耍 2	

图 M3(10)

我的第一个印象来自于我从报纸上读到过的东西。他正在与母亲告别。他属于服役的年龄——大约 23 岁。他的母亲大概 50 来岁。他正在劝母亲不要为他担心。他说他会写信给她,并且要求母亲也给他写信,让他知道乡亲们和朋友们的近况。

他试图让她相信,不久他将重新看到她——像大多数人那样。他似乎是一个坚强的人,也很整洁。当然,我们盼望他会回来,但是我禁不住猜测他也许回不来,也许会在战争中死去。母子关系很亲密,但儿子不是那种容易显露感情的人。在他们家里,成员之间互开玩笑,插科打诨是常有的事,然而,如果有个人出现了麻烦,他们会倾全力援救。那便是他们那种家庭的真实情景。

n 养育 3	p 任务 3
n 支配 2	p 求助心态 2
n 隶属 3	p 主人公之死 3
n 求助心态 2	p 隶属 3
n 听从 2	p 养育 3

图 M4(30)

这幅图片看起来像是纽约主大道旁边的某一街道。那是城里的一个落后区。这些照片拍摄得很巧妙——它们并不直接告诉你什么事情。(那么,你认为发生了什么事?)这也许是星期六或星期天,一个商人正在回家的路上。我认为他身体不怎么样,你看他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我想他一定是个裁缝。他不太富裕,但比他的邻居要好。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至于那个妇人,很难推测她的动机。她好像很穷,想卖掉一些东西,以便养家糊口。(Q-o)图上两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是忙忙碌碌的一天结束了,人人都在回家。每个人都有其所属的阶层——富裕的和贫困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场景。

n 获取 3	p 不合宜的环境 2
n 建设 1	p 折磨 2
n 养育 2	p 缺乏 2

图 M5(70)

这幅图片并不反映一种家庭情境!那个女人也许是个妓女。那个男人可能是个美国青年,身着白色服装。至于那个妓女,由于背景太暗,看不清楚,但她的皮肤似乎较黑。这个地方陈设很简陋。(P)(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猜测他们发生过性交。这个家伙喝得烂醉,而且还想喝。他看上去像个“卑鄙小人”。也许,他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反悔。他意气消沉,酒对他并非是一种享受。他完全有可能使自己从那种境地中摆脱出来,并且对他的所作所为表示忏悔。她也不是什么好人。他能照料自己,最终使自己脱离这种环境,并逐步达到某种善良程度。我是不是讲得太多了?看来,我过分投入于这些故事中去了。

n 兴奋 1	p 性 3
n 谦卑 3	p 不合宜的环境 1
n 回避谴责 2	
n 性 3	
n 逃避谴责 1	
n 抵抗 3	

图 M6(45)

这是一场骚乱,也许是罢工,也许是种族冲突。他具有黑人的特征。这场骚乱是由他引发的。现在他被警察逮捕了,警察威吓他。他等待着最坏的事情发生。他在当地监狱已蹲了一段时间,而且害怕再蹲监狱。也许,他是他那个组织中的一个堕落分子。如果不受他人的影响,他是相当容易管教的。

n 支配 2	p 支配 3
n 攻击 3	p 攻击 3
n 自主 2	p 幽闭 2

n 谦卑 4
n 求助心态 2

图 M7(45)

两人之间是有关联的,因为他们是母与子。母亲大约 60 岁,儿子大约 25 岁。儿子刚刚对母亲讲了他所干过的某件事,这使她感到悲哀和恐惧。她无法予以宽恕,而且感到震惊。他也心烦意乱,原本不想告诉她,但又不得不告诉她。他看上去不像是陷入麻烦的那种人。(P)这幅图片令我费解。(Q-m)从他们的脸部表情上可以看出,儿子应对某个人的死负责,而死者既被母亲所爱,又被这个男人所爱。那不是故意谋杀,而是一起车祸。对他而言,那是疏忽所致,他感到有责任。他的母亲开始时不想理他,后来还是回到了他的身边,决定帮助他。事情是这样的:图中的那个人和他的朋友驾车兜风。由于粗心大意,以致发生了车祸,朋友也因此而死。现在,他正把这一切告诉母亲。他具有坚强的性格,并意识到此事很糟。他是认真的。(P)(Q-o)他对母亲谈了此事,而她也为他提供了一些好建议,借此来帮助他。(Q-m)她告诉他,这种事情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发生,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忘掉它,照常生活。她对他说,一直去想这件事是不好的。(他一直在想吗?)是的。不过,他不该让这件事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最后,他终于把这事抛开了。

n 说明 2	p 拒绝 2
n 求助心态 3	p 对象之死 3
n 谦卑 3	p 养育 4
n 攻击 2	p 隶属 2
n 隶属 1	p 身体危险 2
n 逃避谴责 2	p 说明 2

n 被动性 2

图 M8(30)

这幅图片展示了一个医生和他的病人。不过,那个人的手势给了我一种启示,他也许是一个催眠师,正在施术。我对催眠所知不多。从脸部表情上看,病人仿佛已经失去知觉,但是他的双眼没有放松。通常,这种表演是在舞台上进行的,不过,这次施术看来是在私人家里进行的。人们在接受催眠治疗时穿衣服吗?对此,我不知道。当然,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想像力。但是,这又好像是剧场舞台上的场景。这个人是一个催眠师,他正在指挥这场表演,以引起观众的兴趣。另外一个人是从观众中被挑选出来的,催眠师问了他许多愚蠢的问题。表演结束了,大家就都回家了。

n 支配 2	p 听从 2
n 玩耍 2	p 隶属 2
n 辨认 3	p 认知 3
n 隶属 2	

图 M9(30)

当然,图片中的祖母和孙子都是黑人。我不熟悉黑人的特征,但是,他们看起来很像黑人。她是一个仁慈的老太太,显得有点劳累过度,表明她的日子过得相当艰辛。她穿着得体。我猜想这好像是家里的一幅肖像。有些黑人较为富裕,他们可能属于上层社会,而且受过很好的教育。她原本是一个奴隶,得到了解放,并且积蓄了一些钱。他们喜欢安静,可能正在欣赏音乐。(Q-o)在他们拍了这幅照片以后,便回到了他们正常的生活中去——孙子上学,祖母治家,各人都有自己的事情。

n 辨认 1	p 任务 3
n 获取 3	p 支配 2
n 感觉 2	p 说明 2
n 认知 2	p 认知 2
n 成就 1	
n 养育 3	
n 听从 1	

图 M10(60)

这幅图片展示的是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身处火焰或烟雾之中。我几乎无法使自己相信这一事实,即相信它只是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有点花头。耶稣看上去像活人一般大小,十字架也有原物那般大。然而,我不知哪座教堂有这样的十字架?这里的男孩大约8岁,也许9岁。他在主日学校收到了一张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那是一位牧师给的,他显得十分感动。那天晚上,他无法入睡,在半睡半醒状态中看到了这幅画像。当形象消失时他也正好走出梦境。这种经历一直伴随着他的余生。我知道,我也能记得我在那种年龄时做的梦。(你认为那些梦对你有影响吗?)我认为它们确实有影响,影响我的一生。这个男孩晨间醒来,告诉父母所做的梦。然后,在他的余生中保持这种记忆。

n 听从 3	p 说明 3
	p 支配 1

### (三) 对故事的分析

对拉里的主题统觉测验的分析表明,他十分地沉溺于幻想之中。这个被试的需要和压力评分为276,高出得低分男性组

的平均分 209 还多。

可是,他的幻想带有非传递的性质。在他的故事中常常提到死亡,而他的主人公也倾向于情感上的依赖和自我贬低(P 死亡—目标:拉里 15,得低分男性平均分 3.6;n 求助心态:拉里 19,得低分男性平均分 7.6;n 谦卑:拉里 14,得低分男性平均分 7.90)。比起得低分男性的故事来,这些压抑的调子常常伴随着对道德价值的更大关注(n 回避谴责:拉里 6,得低分男性平均为 1.75)。“n 回避谴责”这个变量在得高分男性的故事中比得低分男性的故事中更容易找到,但是,在拉里的例子中,处理道德价值的方式(这种道德价值在求助、谦卑和 n 认知的表述中反映出来,拉里 8,团体平均分 6.5)暗示了一种价值的内化,比起得高分者来,更是得低分者的特征。

拉里表示了过量的攻击性幻想(n 攻击:拉里 5,得低分男性平均分 7.65),它属于一种冲动的、反社会的类型,这种类型可以经常在得高分者的故事中找到。如果不是由于下列事实,即攻击性的表述常常伴随着对自我谴责行为的评价,那么这种倾向将会与低的民族中心主义得分发生矛盾。我们可在本书中发现,能够用来清楚地区分持偏见被试和不持偏见被试的一个因素是个人的“内感受作用”(intraconceptiveness),这种倾向使他评价与其他人有关的自我反应,有时甚至过分关注与其他人有关的自我反应。就目前的个案而言,如果我们接受主题统觉测验的结果,把它作为被试幻想的代表,那么拉里的思想看来被其敌视的冲突所预先占据了。这种冲突反映在攻击、内在的谦卑、被动等的相互作用之中。拉里的故事反映了一种处理冲突的企图,这一事实是与缺乏传统的敌意投射相一致的,也是与低的民族中心主义得分相一致的。

麦克故事的得分与高分男性组的平均分十分相似。尽管他

的得分低于许多得高分的男性(麦克的整个需要和压力分为 193,得高分组的平均分为 213),但是这一得分对于他所属的被试组来说是相当典型的。与低分男性相比,他的幻想较少创造性、较少好奇心和较少独立性。他像拉里那样描述了冲动性攻击行为,但是这种描述没有拉里那般频繁。至于处理这种行为的内感受方式(n 认知,n 求助心态,n 谦卑),与不持偏见的被试相比,麦克也未予以明显的权重。

在麦克的故事中,我们找到了过量的 n 隶属和 n 辨认,这两个变量对不持偏见的被试来说比持偏见的被试具有更高的平均分。不过,与拉里形成对照的是,麦克倾向于通过关系或地位的陈述来表示这些变量,而不是通过人际的相互作用或积极的奋斗来表示这些变量。在麦克的故事中,“隶属”极少与 n 养育或 n 求助心态相结合,或者说极少与 n 辨认或 n 认知相结合。

两人均未提到身体压力。不过,对麦克来说,n 谦卑所反映的故事内容似乎表明他对含蓄的环境要求的顺从。

根据两人对图 1 所讲的故事,我们获得了他们在想像质量上的差异。尽管两人都通过主人公的话表示了对世界的潜在敌对感,但是拉里却是明显地认同这些情感,并且试图去了解它们。而麦克则描述了一种更加原始的攻击性想像,并且倾向于抵制故事中的主人公,借此否认自己有责任表示敌意。拉里试图了解反社会行为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冲动会使他具有不可接受的思想,但是麦克则似乎反映了这样一种情感,即无须作深入的思考,否则会使一个人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譬如,他认为主人公“属于沉思型的……如果走得太远,也许会实施暴力”。

麦克同情老年人而非年轻人。在他看来,那个年老的主人公是一个更为坚强的个体,他能忍受困境带来的压力。相反,年轻人是个弱者,他依赖年长者的指导。在拉里的故事中,当主人



公遇到麻烦时,虽然会从父亲那里寻找安慰和指导,但是他却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拉里想像的父子关系是以尊重和同情的需要为基础的,而且他还描述了主人公使父亲不悦的那些不良行为。这是一种对爱的依赖,而不像麦克的故事那样是对力量的依赖。在拉里看来,儿子的问题和父亲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在麦克看来,儿子的问题和父亲的问题有好坏之别,如果一方为“坏”,则另一方为“好”,两者之间极少有调和的余地。

表 14-6 麦克和拉里在主题统觉测验中的得分与  
持偏见男性和不持偏见男性的平均分的比较

	拉里	不持偏见 男性的 平均分	麦克	持偏见 男性的 平均分
1. 人际关系变量:				
n 隶属	9	6.8	10	5.3
p 隶属	9	5.6	11	5.15
n 听从	5	4.9	6	5.25
p 听从	3	2.6	2	1.9
n 支配	0	2.1	6	2.85
p 支配	9	9.2	9	9.8
n 养育	12	5.55	8	4.4
p 养育	5	4.75	10	5.25
n 辨认	3	4.55	7	3.95
n 求助心态	19	7.6	10	8.2
p 求助心态	2	2.5	2	2.25

	拉里	不持偏见 男性的 平均分	麦克	持偏见 男性的 平均分
2. 背叛变量:				
n 攻击	15	7.65	8	5.70
n 自主	3	6.55	2	5.90
n 拒绝	3	5.45	0	2.90
3. 积极的建设性活动的变量:				
n 认知	8	6.05	2	3.75
n 建设	0	0.45	1	0.45
n 表述	4	4.15	2	2.85
n 理解	1	1.85	1	0.45
p 任务	6	4.30	6	3.20
4. 肉欲变量:				
n 兴奋	0	1.25	2	1.05
n 被动性	7	2.95	2	2.25
n 玩耍	0	3.05	4	1.65
n 性	4	5.70	3	3.80
n 感觉	0	3.50	2	0.90
5. 道德控制和退缩的变量:				
n 谦卑	14	7.90	11	10.00
n 回避谴责	6	1.75	4	3.20
n 隔绝	3	1.95	0	2.95
6. 环境压力的变量:				

	拉里	不持偏见 男性的 平均分	麦克	持偏见 男性的 平均分
p 折磨	0	2.75	2	3.65
p 坏运气	2	0.10	0	1.15
p 主人公之死	0	1.55	3	2.75
p 对象之死	15	3.6	6	4.2

在对图 3 所作的反应中,拉里描述了由严重事件产生的相互同情。他似乎认同一位担负养育职能的父亲式人物,这个人物对妻子和家庭深为关注。不过,拉里既有夸大疾病的倾向,又有夸大自我毁灭的倾向,这在他对战死的儿子的描述中可以见到。

麦克的故事极少表现出可以理解的敏感性和欲望,而这在拉里的故事中是可以找到的。确切地说,麦克以呆板的语言描述了故事中每个主人公的年龄和性格。他认同故事中的儿子,并且赋予他英雄般的角色。在麦克和拉里的故事中,都有对一个男人在战争中牺牲的描述,不过,两者不同的是,麦克对战争危险的关注仅限于女人,而男人则被理想化为“坚强的人”,“像大多数男人那样有着勇敢的举动”。

拉里和麦克对图 5 所讲故事的主要差异在于,前者认为一个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后者则把大多数谴责投射于女性。两个被试都排斥故事中的女性,因为她陷入了一种微妙的性关系之中。不过,拉里之所以谴责她,是因为她欺骗了主人公,而他是完全认同这位主人公的。指向女性的敌意并不意味着对她缺乏尊重。相反,麦克在其故事中不仅表现出对女性缺乏尊重,而且谴责她使得主人公以一种不相称的方式行事。与此同时,

他捍卫男性的立场,把他描述成“颇具性格”的人,有着不受他人控制的强烈冲动。

这些故事与低分和高分男性对图 5 所作反应有些不同。拉里的故事比他那个组里大多数人讲的故事更怀有敌意,而麦克则更加排斥异性的性活动,如果与高分男性的情况相比的话,则他把更多的责备投射于女性。可是,就女主人公在性关系中的作用而言,同样是缺乏对女性的关注,拉里与麦克不同,他所强调的是个人的关系,这与前面描述的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的一般差异相符合。两个被试在对图 7 所讲故事中表述的不同类型的依赖性,也与低分者和高分者所描述的故事相一致:拉里的主人公寻求理解和支持,而麦克的主人公则依赖外部力量来指导他的活动。

不过,拉里并未直接提供摆脱母亲的奋斗主题,也即主人公不受母亲支配而独自行动的主题。作为替代,他想像了一位作出不凡成绩的主人公,从而使母亲感到愉快并更加爱慕他。

麦克描述的主题是得高分男性普遍讲述的。在这个主题中,儿子使母亲不高兴。母亲拒绝儿子,而儿子也逐渐变得依赖母亲的“好建议”,并保证他不会再犯错误。有趣的是,既然麦克在其他一些故事中不赞成女性,而且还把男性主人公描述成“坚强的人物”,那么他又为什么描述了儿子对母亲的顺从关系呢?问题在于,麦克所谓的是一种缺乏温暖的关系,母亲最终的宽恕缺乏隶属或养育的实际感觉。

在对图 8 所讲的故事中,拉里接近了得高分男性的主题(在这一主题中,得高分者的敌意表述比得低分者更为典型)。与得低分者的故事倾向相一致的组成成分,可在他对主人公的情感描述中找到,也可在他理性地对待罪行的描述中找到。

麦克的表述看来严重地受到这幅图片的干扰。他的沮丧显

然不是得低分男性故事中的那种沮丧,因为得低分男性发现他们难以对图片所描述的攻击作出反应。对同性恋的攻击在这里得到了表述(尽管故事讲述者并不承认这一点)。“人们在接受催眠治疗时是否穿衣服?”诸如此类的问题,加上对病人的象征性描述,都强烈地暗示着具有同性恋性质的想像。

与拉里对图 10 的创造性表述相比,麦克对图 10 所作的反应体现了思维的具体性。这进一步说明了我们在被试中发现的与此因素有关的差异。尽管麦克对男孩所持的观点也予以了理智的分析,但是他从未就这种分析实际上对他意味着什么作过说明。可是,另一方面,拉里则详尽地讨论了主人公的问题,以及他对解决办法的想法和感觉。

在对图 2、4、6 和 9 的表述中,拉里的故事与麦克的故事更具反差。前者能够高度地认同少数民族团体中的成员,并且描述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在对图 2 和图 9 所讲的故事中,他认同了主人公的反社会行为,试图使他们的行为合理化,正如他对图 1 所讲的故事那样。

麦克并未积极认同“少数民族”的主人公。他的故事是由直接的情境、对人物所处的环境、年龄、地位和服饰等陈述组成的。故事几乎完全缺乏有关主人公的思想或感情的描述。

拉里和麦克都谴责了图 6 中被警方抓住的那个人。拉里之所以排斥他,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家庭毫无价值,而且对家庭成员没有给以适当的关心。麦克之所以排斥他,是因为他品行低劣,而且具有危险性,令人害怕。拉里的故事再次表达了一种强烈的移情(在这个例子中,他关注的是女性)。

由此可见,拉里的主题统觉测验基本上与他的低的民族中心主义得分相一致,尽管在有些例子中,他的得分偏离了在不持偏见的男性记录中通常发现的那种形式。可是,正如已经指出

的那样,这些差异反映了个人的冲突,而他是以不持偏见的方式来处理这种冲突的。

在拉里的故事中,存在着与得低分者相一致的特点:故事内容的强度、认同所描述的人物、对人际相互作用的描述,以及关注人物的感觉和思想。应当强调的是,对爱的源泉的依赖(正如拉里的故事所描述的那样),以及对挫折的反应,在低分男性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拉里对他人的感情和思想比较敏感,而且能够对此进行移情。与此同时,他对他人的拒绝也十分敏感。他似乎是这样一个:试图了解自己的行为,并且使这种行为与伦理的法则保持一致。

麦克的故事反映了我们前面指出过的许多倾向(它们在得高分男性的故事中是十分普遍的)。不过,有关他的记录相对来说缺乏鉴别的强度,因为在他的故事中经常发生主人公部分遭到拒绝的情况。在他的故事中,角色的二分法构成了人际关系的特点。父亲、母亲、医生等都被描述成对妻子或儿子的行为起支配和决定作用的,后者只能以顺从的角色加以附和。故事中很少提及内省的或潜在的动机活动。行为常被归因于个人内部固有的倾向,对此倾向,一个人是无法控制的。

麦克似乎是这样一个:遵循世俗的标准,忽视或否认不可接受的欲望,并将它们投射到其他人身。他不承认自己的弱点,而且严格捍卫自己,不去表达任何一种不适当的感情。这种防御不仅限制了一个人的自发性活动,而且限制了他可以对之作出反应的环境的刺激。

#### 四、小 结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主题统觉测验的某些表述类型可以用来区分我们的两组被试。尽管这些差异也许只是一些倾向,但是每个变量至少在两组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重叠。由于我们的被试中表现这些倾向的人数十分突出,因此有可能单独考虑主题统觉测验的故事内容而把他们鉴别为持偏见者和不持偏见者。

我们发现,得低分者与得高分者相比,前者更加认同他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并且具有更多的创造性活动,更多的感官享受的追求,以及更多的适宜的人际关系。攻击和升华的形式也得到明显的表述,而且服务于创造和养育的目的。此外,得低分被试强调从强制或压迫中摆脱出来,争取自治。他们所描述的活动大多为内在的理性决策所决定,而不是由外部力量所决定。被试倾向于强调自主行为,常常拒绝由图片所暗示的权力主义人物的支配。尽管在他们的故事中主人公也经常从其父母和朋友中寻求建议和同情,但最终的决定权往往在主人公手上。比起得高分者的故事来,在得低分者的故事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或者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地位关系是更加平等的。

比起得低分者来,得高分者更加倾向于描述缺乏建设性的行为。攻击的表述基本上属于一种原始的冲动。他们也描述主人公行为的动机,但依据的却是外部影响,或者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内部倾向。他们的主人公经常表现出依赖权威的要求和决定,经常为父母的要求和社会的习俗所激活,并且更加频繁地遭受折磨或死亡的威胁。

具有对照性的地位关系在得高分者的故事中也十分明显。

男性和女性的地位是有差异的,也即男性是强者,女性则属弱者,她们是依赖的和顺从的。父母经常被描述为飞扬跋扈的和咄咄逼人的,而他们的孩子则是顺从的和驯服的。

#### 注 释

- [1] 本章为贝蒂·阿隆(Betty Aron)所撰。
- [2] 本研究使用的方式和变量与上述文献提及的方式和变量有些不同。
- [3] 变量 n 谦卑并未对高低得分被试就图 M5 所讲的故事作出区分(得低分者 51,得高分者 49),因为按照本研究的分析计划,这个变量既包括内部体验又包括道德沦丧。

## 第十五章 人格和思想研究中的投射问题<sup>[1]</sup>

投射问题的技术是将投射的一般原理应用于问卷方法和思想动力学的研究。投射问题是一种可塑的问题,它能用几个词或几句话来回答,而且它探讨那些不寻常的事件或经历(这些事件或经历很可能对个体具有情绪的意义)。在设计投射问题时,必须赋予它一种“温馨的”、幽默的措辞,而强调某些情绪体验的一般性质(例如心境、窘迫等),则有可能使人们在回答问题时感到更加自由。用于本研究的问题是以下 8 个:<sup>[2]</sup>

1. 我们都有过情绪低落的时候。在你看来,哪些心境或感受最使你感到不悦或烦恼?
2. 我们都有冲动的欲望,有时它们难以控制。你最难以控制的是哪些欲望?
3. 你最敬仰的是哪些伟人(不论他们活着还是已故)?
4. 人们常常会对自己这样说:“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的话,我快要疯了!”那么,你认为什么东西最有可能使人发疯?
5. 在你看来,一个人可能犯的最严重的罪行是什么?
6. 不管我们多么小心,我们都难免窘迫。哪些经历会使你感到自己处于窘迫的境地?
7. 如果你得悉自己只能活 6 个月,而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你想干什么呢?

8. 当某种东西被我们看做是奇妙的、印象深刻的或十分重要的时,我们便会对它形成一种敬畏感。那么,什么东西使你产生最大的敬畏感?

上述这些问题均属技术项目,它们原则上与大多数临床使用的投射技术(例如主题统觉测验、罗夏墨迹测验等)是相似的,也与各种纸一笔测验技术相似。一般说来,这些技术包括一个对被试来说一致的标准化测验情境和一组材料,主要表现为:(1)提出一个设计好的问题;(2)这些问题被设计用来引出广泛的个体差异;(3)回答问题,答案本身内涵深刻的人格动力成分。投射问题有时也被称作“间接问题”,因为被试极少意识到他的回答的含义,况且解释并不依据答案的表面价值,确切地说,它超出了答案的文字意义,去寻求更为深层的动力根源。对解释的证实在于技术的性质。当情境和问题的心理学意义对所有被试来说都是一致的时,则个体差异便归因于被试的特征,而引发个体差异的主要变量很可能成为个体心理功能中相当重要的人格倾向。

各种投射技术在下述一些重要的方面是不同的:被试与测验者之间关系的强度,向被试呈现的材料结构,以及被试在回答投射问题时个体之间的变化性和个体内部的丰富性(情感、冲动、倾向和冲突等)。在传统的精神分析治疗中(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切投射技术的原型),被试与治疗师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从情感上引出有意义的行为。但是,对这种精神分析技术来说,材料并不具有结构。它们只是包括标准化的情境和指导语,设计用来引发最大的自发性。甚至分析师本人也可能被视做是一种无结构的材料,被试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任何材料投射到分析师身上去。由于移情和抗拒在精神分析中是十分关键的,因此治疗过程被看做是被试对治疗师的

一系列操纵,正如他们操纵其他投射材料一样。

把标准化的游戏情境用做一种疗法的投射技术在下述两个方面最接近于精神分析技术:一是治疗师在引发和处理移情与抗拒方面的作用,二是在面对无结构的但却是诱导行为的材料时,被试自我表述的范围。这里,人们不仅可以引发被试的言语和行为,而且还可以记录被试的言语和行为。临床上用于诊断而非治疗的投射技术(例如主题统觉测验、罗夏墨迹测验等),就测验者的作用和对被试表述范围的记录而言,是受到限制的。但是,这些投射技术在临床实践和人格研究中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由于投射问题的技术并不包括治疗技术所谓的“被试与测验者之间的关系”,也由于它比诊断的临床技术具有更为严密的结构,因此它有助于大规模的社会心理研究。这些项目容易理解,填写问卷的时间较短(8个项目只需10~15分钟),而且无须详尽的指导语。正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它们很适合于问卷调查。

投射问题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产生自评分的变量(正如下面的评分手册所显示的那样),是与问卷的许多量表项目所表示的变量直接相关的,尤其与法西斯主义量表中的那些变量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说,该技术不仅补充了有关个体的重要材料,而且也部分地证实了量表的结果,因为未经引导的、自发提供的回答反映了那些对量表项目予以同意或不同意的倾向。

投射问题涉及问卷的每一种形式(见第四章)。它们有助于研究人格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是考证法西斯主义量表项目的一个重要依据。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高/低四分位数是被用来比较的两个组(得中间分的被试构成了可供进一步研究的一个群体。对他们的回答的考察表明,他们的中间

立场更多的是抱有抵触情绪的高/低倾向,而非简单的中立)。在投射问题中,“高分”或“高分者”的术语将被用来指称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测得的高四分位数,与之相反的是,“低分”或“低分者”则被用来指称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测得的低四分位数。

在我们看来,投射问题作为一种技术,对此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以前从未尝试过。它们曾以非量化的方式用于“哈佛学龄儿童成长研究”(Harvard Growth Study of School Children)(106)。将此技术用于本项研究,是由桑福德(R. N. Sanford)提议的,而且他也是本项研究的一名成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运用的有些问题直接取自“哈佛学龄儿童成长研究”。它们中的有些问题后来也为“美国战略服务局”(United State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116)在其评估计划中加以运用。<sup>[3]</sup>当然,问题的内容不是新的,它们曾被临床心理学家和其他人以各种形式询问过。

## 一、评分项目的量化

量化问题曾经困扰过每个从事投射测验的人。精确的测量和复杂的统计虽能得出量化的结果,但常以牺牲意义为代价。任何一种量化分析,都把注意力集中以某种频率发生的回答上,除了忽视那些特异的方面外(它们也许对理解一个特定的个体是关键),几乎没有什么帮助。此外,精细而又抽象的答案难以用具体的独特的方式予以系统阐述。当人们对答案中最为原始的心理内容感兴趣时(正如本例意欲揭示的那样),也就是说,当人们希冀了解一个人为之奋斗的东西,或者他极其珍视的东西时,量化的困难就更加明显了。

不过,在精确的量化和临床的实践之间也不是没有中间道

路可走。其中的一个妥协是通过存在或不存在来加以评分。由于每个项目通过存在或不存在加以评分,因此个体在若干项目上的得分之和便可获得量化的测量。这种方法尽管缺乏高度的精确性,<sup>[4]</sup>但它至少符合严格的界定、有控制的评分,以及评分信度等标准。而且,为了避免临床医生对答案的定势,项目还可以包括许多倾向,这些倾向建构起动力的框架,临床区分便可以在此框架内进行。

由此可见,投射问题的评分,如同访谈的评分一样(参见第九章),需要一组有质量的项目,以便满足各种理论的和技术的标准。这些项目应被谨慎地限定和说明,以便继后的解释。它们不应当是夸张的,以便评分的信度达至最大程度。最后,它们又是可以解释的,以便揭示临床的和理论的意义。每个项目的项目数有限,一般在2~6之间,而且答案不应该是模棱两可的(不可评分的)。我们是否满足了这些标准,可以根据本章结尾时的概述来判断。由于本章关注的人格倾向是那些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可以区分的高分者和低分者,因此我们需要寻求的是高分项目和低分项目。高分项目应能体现民族中心主义被试的特点,而低分项目应能体现反民族中心主义被试的特点。

我们为每个项目确定特定项目的过程如下:把低分者对一个项目的回答打印在纸上,这样便于对该组材料进行视察。对高分者来说,程序亦如此。认真考察被试对每个四分位的回答,它们反映了每个组的一些主要倾向,正是这些倾向使组与组之间得以区分。由此倾向形成的一些项目,从实验的角度上讲是可区分的,从理论的角度上讲是有意义的。最后一步是准备一本评分手册(见下),该手册对每个项目进行界定和讨论,并对每个组的例子进行说明。手册是通过对第一批被研究的组的考察而形成的,随后,依据我们的理论和结果,用于后来的一些组里,

而且所作修改不大。

应当指出的是,项目的确定和应用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机械过程。一种完整的人格理论(尤其是用于对高低得分者之间差异的了解)能够作为处理投射项目的辅助手段,其重要性是无法评估的。在确定项目时,理论为投射问题的设计提供了假设,而且它在把高分者的回答与低分者的回答区分开来方面也是十分关键的。此外,它通过将项目与更大的理论框架和采用其他技术获得的结果相联系的方法,为项目提供了更深更广的含义。至于评分,一般的人格理论充当了背景因素,使得评分者更容易确定特定答案的适宜项目。它还有助于某些特异答案的评分,因为它们并不符合目前所使用的评分项目,只是表达了低或高的人格倾向。最后,通过完整的人格理论,可把若干项目综合成包含若干倾向的一种模式,以便对高分组或低分组进行更加复杂的描述,或者对个别被试进行更加复杂的描述。因此,对评分者来说,熟悉有关的人格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既可作为评分的基础,又能对建构新的理论、项目和程序作出贡献。

## 二、评分手册:回答投射问题的项目

本研究出现三种类型的分数:低分(L)、高分(H)和中间分(N)。当被试将问题空着而不予回答时,便给以中间分,用Nb来表示;<sup>[5]</sup>当答案在高低项目方面属于模棱两可时,用Na来表示;当答案在高低倾向方面以相等程度呈现时,用Nhl来表示。对业已被研究过的组来说,极少出现Na和Nhl分数(8.8%)。如果后来的研究出现许多Na分数的话,则意味着目前使用的手册需作修改。每个评分者对每个答案给以相应的分数。评分过程将在后面进行讨论(见第四节)。现在,我们仍然讨论评分手

册。应当指出的是,评分手册不仅具有方法论功能,而且具有描述功能,因为它展示了有助于解释民族中心主义和非民族中心主义两种回答之间的差异。

### (一) 问题 1: 哪些心境或感受最使你感到不悦或烦恼?

#### 低分项目

1. 有意识的冲突和内疚。自我批判、压抑、挫折、不安全、不合适、无希望、绝望、缺乏自我价值、悔恨等感觉。主要冲突或悔恨是违背成就、爱(养育)、理解、友谊、自我表述和社会贡献等价值观念。低分者在若干投射问题上以各种形式表示出来的这一价值系统称做“成就价值观”。重要的潜在变量是内惩罚(一种面对困境而采取的责备自己而非外界因素的倾向),以及充分内化的道德标准。存在一种内在的取向,强调个人的需要、奋斗和内部状态。与此情况相联系的是一种内感受方法,一种对自我理解的关注,以及对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个人的道德责任。

例子:“在那段时间里,我真想踢自己一脚。”“一种无助和悲哀的感觉。”“明知我能做,但却不想去做。”“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但时间却少得可怜。”

当一些外部因素(例如“没有住房”或“经济困难”)被提及时,只要它们被描述成内部需要或成就价值的挫折,则这种回答便在这里打分。由此可见,得低分者把外部困难作为妨碍自我表述和安全的一个因素,而得高分者则把外部困难作为不满的原因,而没有表明内部需要或价值受挫(见以下论述)。

2. 关注依赖和爱的寻觅。这些回答反映了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的欲望,包括情感的交流等。缺乏爱和核心关系的意识(它们常可在有关爱情的描述中找到,参见第十一章)必须与得高分者的孤独感和孤立感相区别。得高分者的孤独似乎反映了

潜在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表现为维护自我一己,而且寻求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自我满足的表述。

例子:“你会感到好像要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向别人表白那样的心情。”“爱一个人,但又不求对方爱你。”“与别人在一起时会感到孤独,甚至彼此意气相投时也会如此。”“拒绝别人显得可笑”;“爱别人但不求被爱”;“不公正地被人家嘲笑”。不过,如果一种回答涉及主动的威胁意识(而不仅仅是丧失或缺乏爱),以及外惩罚和窘迫感(例如“被人愚弄”,“当一个朋友转而反对我时”),则这种回答评分较高。在得低分者中间,这种依赖性,这种自责和压抑等情感,可能采取一种更加宽泛的形式:“我感到我们的人类有多傻呀。”得高分者常假设他人的愚蠢或不道德,并感到烦乱,他们从不谈论自身有否这些倾向。他们缺乏一种“普遍的认同”。

3. 对爱的对象表示公开的敌意。得低分者既因自己身上的敌意感而感到烦乱,也因他人身上的敌意而感到烦乱。这种敌意可能采取两种形式,思想的和人际的。

从思想上讲,我们找到了涉及我们社会制度和社会权威的缺点:歧视、剥削、不安全、违反民主价值观等。

例子:“让我们想一想在个人主义名义下和在美国不受限制的名义下实施的那些腐朽而又无情的事件吧。”“考虑一下美国人的缺点,它们也是民族的缺点。”“社会进步缓慢。”“权力的愚蠢性。”“对退伍军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是失业和缺乏安全感。”

从人际关系上讲,指向朋友和爱的对象的敌意冲动或行为,是导致低分者烦乱心境的根源。

例子:“当我感到自己伤害了一个朋友时。”“当我感到嫉妒、憎恨和愤怒时。”“当我感到自己不喜欢朋友和不喜欢这个世界时。”“我无法容忍残酷待人的做法。”“对父母不满。”(这里,会出



现对父母的矛盾心理,两者尽管发生冲突,但是得分仍然较低。)当“愤怒”成为整个回答的基调时,评分为 Na。与此主题有关的是(前面几章已经提及),心理的主题可以在个体思想的特定内容中找到。指出下述一点是有趣的,类似的心理内容既构成了从“思想”上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的特点,又构成了从“人际”上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的特点。

总之,上述项目的主要倾向是:违反成就价值观,引发有意识冲突,悔恨和自我批判;内惩罚;内感受作用;里比多化(libiduiized)的人际关系;自我吸纳的依赖性;对爱的对象和家庭成员的矛盾心理。

#### 高分项目

1. 违反常规价值。这个项目像低分者的“有意识冲突和内疚”一样,是高分者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的价值涉及活动、成功、向上爬,以及男性的粗犷特征和女性的“甜蜜与温柔”特征。它们还涉及礼仪和人际关系的某些行为公式,并且强调遵奉。

例子:“在生活中没法取得成功。”“没有进展。”“不想做一些有用的事。”“缺乏目标”(也就是没有目标,与低分者的目标受挫形成对照)。难以区分高的外部成就取向的价值和低的内部成就取向的价值。上述例子的差别在于使用“进展”这个词而不是使用“完成”这个词,或者只考虑“有用”而不考虑“为他人的福利作出贡献”。某些高分者回答的另一个特征是,关注外部强加的任务或责任,而不是内部的奋斗。例如:“未能满足预期的要求。”这里意指看到别人比自己强而感到羞愧,以及对不遵奉的社会焦虑,而不是对违背价值的内疚(这些内疚属于内部的感受,不论它们是否被人观察到)。

这里还包括他人违背价值(不道德)的情况。例如:“粗俗的性行为。”“喝酒,违反法律。”“公开表现坏习惯,激怒了别人。”

“对肮脏和淫秽感到讨厌。”“讨厌人性和人。”这些答案反映了前面提到过的倾向:道德惩罚、愤世嫉俗、寻觅别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的不道德倾向(尤其寻觅外团体的不道德倾向)。

最后,我们还发现,有些回答涉及对朋友和道德人物(父母、亲戚、社会权威等)的敌意,尽管被试没有明确地陈述和承认。

例子:“与父母有点小磨擦。”“当我的丈夫没有善待我时。”“与朋友缺乏和谐。”被试把重点放在行为或情境本身,不提动机或特定的情感。我们可将这些回答与低分者的回答进行比较:“对父母不满。”“当我感到伤害了朋友时。”如果一个人在其他测量上均得高分,而在回答投射问题时却提供了诸如“对家庭成员表示担忧”的回答,那么就不难推测他或她对这些人的敌意,这种敌意以下列思想方式进行投射,即家庭成员可能被他人或坏运气所伤害。这种反应由得高分者提供,而且被评为高分(H)。“战斗在德国”的回答之所以被评为高分,是因为它提到了侵略,而无任何具体的心理学内容(需要、情感、价值)。“长期的劳务争议”也有相似的情况。

2. 威胁的或非支持的环境:把注意力集中在外部障碍、缺乏和威胁上,并且含蓄地带有无意识的无助感和依赖感。我们准备把理论讨论放在后面进行,但是,为了弄清这里的高低项目,必须提及下列的理论观点:正如我们在访谈和主题统觉测验中所了解到的那样,高分者和低分者在其潜在的依赖性(或者其他倾向)的数量方面没有差异。确切地说,两者的差异在于处理冲动的方式。低分者和高分者在其回答中都暗示了依赖性,但是两者的表述形式不同。低分者的情感强度、有针对性的冲突、理智的悲哀,以及寻求密切的关系等,都不难与高分者情感上的浅薄、自我一异己的孤独和缺乏目标的被动性相区别。在这个问题上获得高分,反映了一种内在的贫困,一种外部的取向,以

及对外部世界的盲目依赖。因此,对这些人来说,当世界支持他们时,他们是高兴的;当支持离去时,或者说需要运用他们的自我决定和自我意识时,他们就会感到悲哀。

在高分者中,一种普遍的回答涉及怀疑感、不确定感和缺乏自信感。低分者在两种冲动之间(例如在敌意和内部的道德标准之间)会感到强烈的内部冲突,而高分者在两种冲动之间则持怀疑态度。高分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行为本身,或者说集中在环境的不可依赖性上。看来,这里的缺乏自信是一种对社会情境的焦虑,并将社会情境引发的焦虑无意识地统觉为威胁。

例子:“不对计划和思想进行事先安排,就不可能知道新的一天会给你带来什么。”“未来是不确定的。”“面对如此迅速的变化,一个人会感到孤独,并且丧失自信。”

高分者常因缺乏支持而不是缺乏爱而感到烦乱,或者常因感到威胁而不是拒绝而心境不佳。他们对人际关系的挫折是以一种未区分的“孤独”来体验的,缺乏的是那种积极的深情的寻觅。

例子:“我感到我所到之处均不被喜欢或不被需要。”“我在所有的公司里都感到孤独。”“当我感到孤独时,没有人来注意我。”这些反应也可能包括一种被迫害感或受害感,同样还带有明显的外惩罚性质和自我怜悯感。例如,“感到自己被抛在一边。”“当你认为无人关心你时,不要诅咒。”“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在反对我。”

得高分者的情感没有得低分者的情感那般清晰和集中。他们的情感往往采取模糊的、未加区分的担忧形式,或者一般的不满形式。

例子:“我对未来表示担忧。”“我意识到逼近的危险。”“心境不佳。”“现在,每件事情都好像出了问题。”所有高分者都提到了

“担忧”一词,它意味着“感到绝望,茫然若失”。例如,“担心前途”和“缺少金钱”这类回答是高分者所独有的。不过,“财产不安全”的回答,由于背景不明,只能给以Na分。尽管它的外部取向是高的,但它把不安全作为一种内部状态来提及,则分明又是低的。然而,这类情况并不经常,它在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的发生率差不多相等。

上述许多回答都暗示着“恐惧”,而它并不是由高分者来提供的,因为其他测量的证据表明,他们并未把这些东西认做是恐惧的体验。诸如“恐惧”和“忧虑”等回答,尽管极少,但通常是由得低分者来提供的,而且被评为低分(L)。

3. “有一种声音催促着我。”这一回答涉及情境或人体,如果对经进行推论的话,则它倾向于自我一异己,例如被动性、焦虑或敌意。

例子:“安静、厌烦、不活跃。”“聚会时,气氛就像陈尸所那般寂静。”“没有工作或事情可做,就会产生不安定感和缺乏自信感。”这里的“没有工作可做”,与我们在高分者身上找到的强迫价值相联系。看来,工作或“忙忙碌碌”具有减缓焦虑的心理作用,有助于抑制不可接受的冲动。在高分被试身上,它具有下列的动力意义:“保持忙碌是解除烦恼的最佳途径。”这类回答显然是前面几章讨论过的反内感受作用。

另外一种干扰源是“不良的身体条件”:例如疲劳、宿醉、疾病、头痛等。也可能提到极度紧张、外部压力和过度工作等。除了表达一种模糊的威胁感或不满感外,被试从不提及内部需要、价值或情感。对身体伤害抱有一种潜在的、尚未认识的恐惧,似乎成了焦虑的主要原因。此外,“疲劳”或过度工作亦如此,其中防御能力下降,原本不能接受的倾向现在可以接受了。于是,个体出现“精神崩溃”,它们被想像为生理原因所致,而非心理原因

所致。此外,注意下述情况也许是有意义的,即高分者既受到“没有工作可做”的威胁,又被过度工作所威胁。同样,不活跃会使一个人的心思转向错误事物,但是过分活跃也有可能强化坏的冲动并削弱防御。因此,对这些被试来说,工作既是一种惩罚形式,又是一种价值和一种防御。

4. 省略部分用 Nb 来加以记录,并在计算个人或团体分时(像民族中心主义打分一样)被记做高分(H)。省略的总数是小的(大约 8%),大多数省略者是高分者,这与高分者更大的反内感受作用和害怕打听是颇为一致的。

## (二) 问题 2: 哪些欲望最难控制?

### 低分项目

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低分项目都与一个人对成就价值的违背相联系。

1. 指向成就价值违背者的敌意(通常是言语的)。在思想领域,我们发现了反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歧视、压迫、剥削、独裁等言论。在人际关系领域,我们发现了类似的基本价值,它们是以反伪善、欺骗、浮夸、不公正等形式来表示的。

例子:“应该对那些用言语表达种族歧视态度的人进行痛斥,应该对那些圆滑的骗子进行痛斥。”“遗弃那些十足的乡巴佬或蠢货——对此说法,别人会有怎样的反应,我很好奇。”(注意其中的心理好奇心)“在对那些尚未认识到相对价值的人进行谴责时,不应抱诅咒的态度。”“贬低他人的欲望。”(对于有针对性的敌意和人际竞争来说,可以评低分)“对浮夸的、大声嚷嚷的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

上述回答也可能包括与圆滑或顺从相对的敌意和背叛的内在冲突(反对压制性的习俗或权威)。

例如:“为了维护从属关系,有些人会圆滑地表达一种意见,这就像在海军中一样,除了从属关系以外,你会感到任何事情都可以圆滑地对待,譬如接受军国主义。”“我从不考虑常规,当我碰到伪善的行为时,我就会站出来说话。”“应该告诉人们有关我们经济体制的谬论,以及我们的经济不可能回到战前状况的谬论。”“向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们表达我的感受。”(最后这个答案应当与高分的回答相区别。在高分者中间,“表达我的感受”是一种无目的的需要和抑制,而在低分者中间,我们发现了把个人关系作为分担感受的基础。)

2. 违背成就价值的倾向。这些反应涉及人际关系而非思想意识。它们通常包括成就价值和快乐冲动(玩耍、自我满足的被动性、理智、好色)之间某种程度的内在冲突。涉及到的主要价值是养育和爱的给予。当一个人未能意识到对朋友的义务时,或者当一个人未能意识到追求成就的义务时,或者当一个人未能积极地朝向严肃的目标,而是纵容自己偏向直接的欢乐时,内部冲突就产生了。必须强调的是,冲突涉及道德标准或义务,一个人不仅接纳自己,而且还采取了内部的激励方式,这与高分者谈到的外部强加的义务和责任恰成对照。两者的进一步差异在于:被动性是自我一同化的,并为低分者所满足的;而对高分者来说,被动性则是发散的和自我一异己的。

例子:“当我有工作做时,我就想听音乐。”“自我放纵”(也注意明确的自我批评)。“真诚地对待自己。”“延缓冲动。”“当我直接面对障碍时,为了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会采用捷径。”“爱好旅行的人能够看到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如果天气晴朗,我会用钓鱼或打猎的方式享受这一天。”“随便一点。”“懒散,想睡。”“逃避麻烦”(这与“自找麻烦”是不同的,后者是压抑的而不是逃避的,从而得高分)。这里,同时给以评分的是把伤害他人而引发的内

疚包括在内的回答(强调他们的情感),或者把违反其他价值而引发的内疚包括在内的回答。例如,“有些人只会责怪而不懂理解”,“运用错误手段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

3. 杂项。这里提及的回答是一些相对来说并不常见的回答。像问题 1 那样,“恐惧”是给以低分(L)的评价,而由男性所作的大多数“性”回答,被评为高分(H)。当回答更具个人化时,或者当它们显示某些表面抑制的迹象时,便被评为低分(L)。例如:“就我对女性美的欣赏而言,我发现自己有时很难不去瞟上一眼。”对女性来说,大多数性问题涉及低分(L),甚至从她们提供的单一词语中就可以看出。例如:“我对我的男人太深情了。”“色情的欲望。”“恋爱。”由女性所作的习俗性回答,例如,“外出赴约太多”,则评为高分(H)。

否认难以控制的冲动(它在低分者中比高分者中更为普遍)被评为低分(L),因为它与低分者明显的冲动性,以及他们对独立和自我表白的强调相一致。如果答案中呈现诸如反内感受作用的成分,则给予高分(H)。

#### 高分项目

1. 无针对性的攻击。最为明确的高分回答涉及具体的、非个人的攻击行为,通常指向“令人愤怒”的人。

例子:“我想揍一个十分无礼的和令人讨厌的孩子。”“故意撞击那些愚蠢的司机,或者那些女人”(作出这种回答的男性在其他项目上显示了对女性的表面理想化)。“当你知道那个家伙明明是美国劳军组织的成员,而他竟花了几个小时大谈其在部队中的艰苦时光时,你就会产生把那个家伙痛揍一顿的想法。”

高分者的攻击性冲动从认知角度上说是盲目的和未区分的,而且具有症候性质。

例子:“当我身不由己时,我真想杀开一条出路,看看在我被

控制之前有多少人被我征服了。”“我只好借不断的运动来控制自己不去揍别人。”“脾气。”“当我光火时,我会怒气冲天。”

如前所述,以低价值为背景的言语攻击评为低分(L)。不过,未分化的言语攻击,由于并不涉及价值或对象的性质,则评为高分(H)。

例如:“谈谈我的心里话。”“把我对人们的想法告诉他们。”“我希望他们走开。”这里,可能包含对人们或自由思想的攻击,例如:“背叛工会制度。”高分者的攻击中常有一种外惩罚的和投射的成分。“被人利用的”想法有时用来证明敌意冲动的正确。中间分(Na)表明,就被试的言语攻击而言,其价值或背景不清,光有“愤怒”而无相应的背景。

有些回答似乎反映了伪装的敌意形式,尤其在高分女性中,这在上边已有提及。它们主要指“不耐烦”“执拗”“飞扬跋扈”等倾向,通常没有进一步的限定条件。至于偶尔在低的背景中提供的信息,例如:“想演讲的欲望,而且可以肯定我是对的。”因其含蓄的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易犯错误,以及与支配联系在一起的帮助或教导的欲望等,所以评为低分(L)。

2. 自我一异己的被动性。比起低分者来,高分者提供了相对来说较少的被动性答案。而且,这些回答并不涉及逃避享受或者自我批判和内部冲突。确切地说,高的被动性主要包括回避任务的想法,以及逃避外部强加的责任等(参阅第十三章)。

例子:“拖延。”“不贯彻对我的期望。”(当回答涉及逃避责任的想法,而且并不指明责任是否具有内部的或外部的原因时,评为 Na 分。)

还有一种涉及原始的被动倾向的表达,它们是“忘掉一切”的欲望,把注意力集中于愉快事物上的欲望等(如问卷 45,法西斯主义量表项目 9)。我们再次从环境中和外部取向中找到了

一种威胁感,而不是内部冲突和有意识的道德困境。

例子:“忘掉一切,寻找更为有趣的东西。”“想逃走,并且抱有忘掉一切的强烈欲望。”“参加一场狂欢滥饮的聚会,借此忘掉一切烦恼。”(注意:“借酒忘掉一切”得高分,单单“饮酒”得中间分。)

3. 非个人的性问题。如上所述,大多数涉及“性”问题的回答(甚至相对粗俗的回答)是由得低分女性提供的。

常规的回答有“外出赴约”“调情”或“结婚”等,评为高分(H)。男性情况相反,大多数有关性问题的回答是由得高分者提供的。最普遍的回答是简单的“性”或“性问题”。还有一种倾向是假设“性冲动”会引发很大的困难,例如,“与性联系在一起的欲望是有麻烦的”。有些高分男性把性看做是他们对粗犷的男子气的一种强调,而有些低分女性则把性看做是她们反对传统的非肉欲的女子气的一个组成部分。高分男性关于性的回答具有一种非个人的、未分化的性质,类似于在他们的攻击回答中发现的那种性质。例如,“当我与一名漂亮的金发女郎外出时,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想与全世界的女子做伴。”得低分者则指向一名具体的恋爱对象,与该对象建立某种心理关系,或者指向一个为自我所接受的肉欲的恋爱事件。后面那种回答形式在不持偏见的女性中比在不持偏见的男性中更为普遍,这一现象肯定具有理论意义。

4. 偶然的欢乐和违背习俗价值。这些回答的主要性质在于情感淡漠,缺乏强烈的客观关系,具体性(指具体的行为),以及对习俗的关注。

例子:“让牙齿享受。”“拼命地吃。”“旅游。”“谈些不合时宜的话。”“打碎教堂里的灯泡。”“在教堂里尖叫。”“太多的趣事。”有时,高分男性提到“太多的活动”或者“过度沉溺于体育运动”

等,这些欲望似乎与关注男子气有关,从而在某些情况下代表了对潜在的被动冲动的一种防御——这些冲动在其他项目或技术中找到了其间接的表述方式。

在此项目中,一种更为普遍的回答形式涉及对金钱的关注,尤其是自由地花钱而不是积蓄。

例子:“挥霍浪费。”“大手大脚地花钱。”“赌博。”“喜欢买小说,但由于它要花许多钱,因此就不想了。”有时,还有自我理想或自我怜悯。例如,“为他人的利益而花费”。“牺牲自己帮助别人”。高分者对金钱的关注可能与他们谴责外团体的“金钱挂帅”有着充分的关联。

还有若干回答与此项目接近。由于简单的否定评为低分(L),因此在“意志力量”背景下或在反内作用的背景下表示的否定便评为高分(H)。例如,“如果我对某件事下定决心的话,那么我在控制欲望方面是没有任何困难的。”从下面的回答中也可见到对意志力的强调:“当我经过一家鸡尾酒酒吧时,我昂首走过而不回头。”没有规划或决定也评为高分(H),例如:“我在做某件事情之前从不事先考虑结果。”

5. 省略部分用 Nb 表示,但在最终评分时仍考虑评为高分(H)。省略的频率大约为 19%,超过了其他项目(见表 15-2)。

### (三)问题 3:你最钦佩哪种伟人?

#### 低分项目

这里,成就价值的概念再次提供了统一的背景,借此了解低分回答。若干低分项目代表了各种形式的价值观表述,例如理智的、美学的、科学成就的、社会贡献的和民主社会变革的。这些回答通常包括代表这些价值观念的个人名字。不过,偶尔还提供了关于值得钦佩的品质的抽象含义——这种情况得低分者

比得高分者更为普遍。

一般描述的例子是：“我最钦佩的人是那些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冒着巨大个人风险的人——他们完全清楚法西斯主义的含义。”“敢于站起来反对舆论的人们。”“对人类的精神和社会改良作出贡献的人们。”“音乐家和艺术家，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人。”“我敬佩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思想家，以及那些真正为人类提供有价值东西的人们。”

特定的人名归入下列项目：

1. 艺术和哲学。这里包括的艺术家有作家、音乐家、知识分子、画家、建筑师等等。例子：莎士比亚(Shakespeare)、斯坦因贝克(Steinbeck)、罗伯逊(Robeson)、威特曼(Whitman)、普希金(Pushkin)、贝多芬(Beethoven)、达·芬奇(da Vinci)、巴赫(Bach)、伏尔泰(Voltaire)。被提及的作家往往是自由主义的或激进主义的，而且写下了具有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的著作，尽管情况并不始终如此。

提及的哲学家有：卢梭(B. Russell)、康德(Comte)、穆勒(Mill)、杜威(Dewey)、斯宾塞(Spencer)、苏格拉底(Socrates)、迈蒙尼德(Maimonides)。得低分者偶尔还敬仰那些少数民族团体的成员(犹太人、黑人等)，而得高分者几乎从不钦佩这些人。某些宗教人物也被包括在这一项目之中：孔子、佛陀、圣·弗朗西斯(St. Francis)(参见下面的中性项目)。得高分者比得低分者更多地提到柏拉图(Plato)。也许，其中的原因可从一个高分男性的回答中寻得：“柏拉图是一个最早主管人事的人。”看来，柏拉图的哲学既有低分可能又有高分可能。如果他的名字与其他人一起被提供，那就得根据上下文来评分；如果单独提供，则评高分。

2. 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并不包括发明家、应用科学家或技术学家，他们大多数被评为高分)。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牛顿(Newton)、华盛顿·卡佛(Washington Carver)、达尔文(Darwin)、爱因斯坦(Einstein)、伽利略(Galileo)、巴斯德(Pasteur)、居里夫人(Madame Curie)。

3. 社会科学家，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政治人物。杰斐逊(Jefferson)、马克思(Marx)、汤姆·佩因(Tom Paine)、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弗朗西斯·帕金斯(Frances Perkins)、弗洛伊德(Freud)、帕斯特洛齐(Pestalozzi)、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

4. 对敬佩的积极否定。例如，“我对任何人都不感到敬佩。”“没有一个人突出。”不过，这个项目的省略被评为中性分。

中性项目。有几个人名似乎由高分者和低分者以同样的频率提供的，他们显然因高分原因或低分原因而受到敬仰。

最常见的例子是林肯(Lincoln)、罗斯福(F. D. Roosevelt)和基督(罗斯福受到高分者的宠爱主要限于战争期间)。这些名字不论单独出现还是与其他名字彼此结合，都被评为Na分。如果补充一些名字，那就按上下文来评分。例如，“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之所以评为高分，是由于爱国主义的背景。另一种回答“杰斐逊、佩因、林肯和罗斯福”，则评为低分。欧妮·派尔(Ernie Pyle)主要由高分者提供，但没有背景，因此评为Na分。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威尔基(Willkie)也被评为Na分。

省略部分评中性分。

### 高分项目

构成高分回答的主要倾向既出现在投射问题中也出现在其他技术中，它们是权力主义、反内感受作用，严峻—力量、军国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这些倾向在下列项目中得到佐证。

1. 力量和控制。这里强调的是强有力的男性领导倾向。

一个经常提及的内容是军事：哈尔西(Halsey)、巴顿(Patton)、马歇尔(Marshall)、伯德(Byrd)、杜立德(Doolittle)、里根巴克(Rickenbacker)、俾斯麦(Bismarck)、恺撒(Caesar)、麦克阿瑟(MacArthur)、林德堡(Lindbergh)、拿破仑(Napoleon)。强调力量的结果是突出苦难：受难、牺牲，以及孤独地生活在一个残忍的世界里等。例如，“人们并不欣赏在战争中为人民而死的男人们；我本人也曾是一个军人”。

在高分女性中，庄严和高尚的人物，尤其是来自上个世纪的人物，是广受欢迎的。某些宗教领袖如教皇和玛丽·贝克·埃迪(Mary Baker Eddy)被高分者优先提供。丘吉尔(Churchill)似乎激发了许多高分者的想像力。对高分男性来说，实践发明家、商界领袖、技术专家、工业巨头等是最受欢迎的。例子有福特(Ford)、卡内基(Carnegie)、爱迪生(Edison)和一些著名的制造商。

2. 保守的美国人。这里的人物主要来自强有力的国家领袖，他们在军事上或政治上较为保守。这个项目与第一个项目稍有重叠。

例子：华盛顿、特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杜威等人是“真正的美国人”。

3. 父母和亲戚。对高分者来说，也通常列举家庭成员来回答这个问题。

例子：“我的母亲，尽管没有名气，也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认为她是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你可能认为我有偏见或者孩子气，但我确实有我的理由。”

4. 杂项。表示了高分倾向的回答，但不属上述项目。

高分女性常常提到女演员和影星，如凯特·史密斯(Kate Smith)、平·克罗斯贝(Bing Crosby)。萨巴塔尼(Sabatini)是受到

高分者偏爱的一位作家。这里，还包括畅销书的作者。描述性的高分回答的例子有：“我的女友无忧无虑地快乐地生活着”(表面的、反内感受的)。

就评分过程而言，大多数被试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列举了若干名字，他们可能归入不止一个项目，但却是高低分明的。不过，在有些例子中，高分项目和低分项目都得到了反映。按照居支配地位的倾向，这些例子分别评为高分、低分或Nhl分。

这样一来，提到达·芬奇、克尔伯特森(Culbertson)、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名字评为高分，而提到爱因斯坦、爱迪生、卡佛的名字则评为低分。有个被试提供了大约15个名字的名单，既涉及上述的高分项目又涉及上述的低分项目，但没有任何明显的统一主题或主要倾向，对此回答，评为Nhl分。从临床角度讲，他是一个“有冲突的低分者”，正在与高、低倾向作斗争，因此他在该项目上的分数是十分有意义的。

#### (四) 问题 4: 什么东西最有可能使你发疯?

##### 低分项目

这个问题的低分和高分项目与问题1的低分和高分项目是相似的。得低分者主要按照心理冲突和挫折来回答。他们具有内感受取向，而且强调个人自身的作用。我们从中再次发现成就价值和积极努力的背景。

1. 内部心理状态。这里的主要概念是具体的冲突和焦虑。被试常有一种强烈的失败感、自责感、无助感或无力感。

例子：“对问题和挫折无能为力。”“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表达上述意见(参见这一问题的完整陈述)，除非压抑一个人的情感、情绪、能量。”“自我谴责。”“他之所以感到烦乱，是因为他不能不去想这件事。”“由于无力对付令人沮丧的情况，造成

了绝望,出现持续的批评而无建设性的建议。”“挫折,活着没有意义,生病,悲伤,违背个人的自我。”“不安全。”“紧张丝毫没有减退。”“欺骗自己,对生活抱错误态度。”提到“恐惧”评以低分。

由于泛指的、未分化的“担忧”或“沉思”得高分,因此具体的、分化的“担忧”或“焦虑”便评为低分(这里的焦虑并不是指在面临具有威胁的世界时有一种模糊的焦虑,而是指关注特定个人的挫折)。

例子:“对家庭问题表示持续的忧虑。”“担心,主要是情感的或经济的担心。”“严重的情绪紧张,尤其是在生病时。”(高分者也常常提到生病,但是他们很少提及实际的情感或体验。)

得低分者的内部生活不仅方式各异、丰富多彩,而且常常是动荡的和冲突的。他们有时感到内部生活过于丰富,被搞得头昏脑胀,这些都可能在回答该项目时表达出来。

例子:“我被我的情感状态给拖垮了。”“夸大个人问题。”执拗的倾向有时表现为:“现在,那人的心情处于最佳状态,但是除非他考虑变化,否则他会在一件事情上钻牛角尖,结果发展成精神病。”“如果一个人对宗教、爱情、金钱等太感兴趣的话,他可能会发疯,因为任何过分的着迷都有可能出问题。”低分者提及的内部生活与高分者提及的内部生活在下列方面有所区分:他们对情感和分化的内省经验的意识和接受。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低分者与高分者的回答:高分者只是“担忧”,低分者“担忧一件特定的事”;或者,高分者“心里琢磨此事”,低分者作“自我分析”。一般说来,拒绝内部生活的答案在高分者身上比在低分者身上更为普遍。

2. 令人压抑的、闭锁的、拒绝的环境。这些回答可能采取一种人际的或思想的形式。在此情境里,被试处于一种烦乱的状态,由于内部原因(清晰的或含蓄的原因)而无法使自己从该

状态中解脱出来。被试的反应常以道德冲突和公开的矛盾心理表现出来,不仅对一个支配的或拒绝的角色怀有敌意,而且还与其保持某种关系,并且负有一定的责任。至于敌意的表面冲突(尤其是对爱的对象或那些既代表爱又代表权威的人),在低分者中间是相当普遍的。得高分者对他们的内团体似乎没有矛盾心理,而且在意识中对内团体维护其积极的一面,通过无意识地把敌意指向外团体,从而避免了实际上存在的内部冲突。

例子:“与那些能够控制活动的人保持亲密的关系。”“经常会被那些‘作天作地’的人气疯或激怒。”我们可把上述这些答案与高分回答作一比较:“我因为不得不与那些自私的、不理想的或令人不快的人一起生活而感到担忧。”

当被试提及不快乐的童年,实施剥夺的父母,或者缺乏爱时,都给以低分。不过,由于不良的纪律而抱怨父母不好,则评为高分。过度工作或缺乏休息的想法也得高分,而如果提及缺乏休闲或缺乏愉快的放松(自我满足的被动性),则评为低分。

一些更具思想色彩的回答指向社会制度,把它们视做不安全和挫折的根源,或者认为这种社会提出了人们无法满足的矛盾要求。“社会制度”的意象可与家庭权威的意象类比,两者都是支配的、拒绝的、沉闷的。

有时,高分者和低分者提及的“压抑”难以区分。例如,一个低分者说:“长期的压抑会使一个人发疯,尤其当他感到他与别人合不来时,他会认为自己成了压抑的主要受害者。”运用对照的方法,让我们注意一下以下高分者的回答:“我经常受到雇主、同事或工会的压迫。”在高分者的回答中,我们不仅发现反工会的情感,而且还有一种概念化的威胁感和强烈的外惩罚性质,没有任何自我趋向或内感受作用,另一方面,低分者则表示了内感受作用,一种自我分析的试图,以及与环境进行情感联系的强烈



愿望。

中性回答。如果说高分者拒绝测验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反内感受作用,或者说是由于反对“打听”,那么低分者便受困于大量的量表条目,因为他们对这些条目是抱不赞同态度的。不过,提到投射条目,譬如规定饮食和营养等,则回答大多为中性的。它们常由得低分者提到,而不是由高分者提到。

#### 高分项目

构成这些回答基础的主要变量包括反内感受作用、外惩罚、外部取向、自我—异己的被动—依赖、敌意和焦虑,以及情感上浅薄的内部生活。这些颇具特色的高分变量也出现在访谈分析和主题统觉测验的材料分析之中。

(1)“有一种声音催促着我。”这个概念的阐述已在上面提及(问题1:心境)。这些回答的指向是针对个人而非情境的,但是,它们没有涉及内部危机、冲突或情感状态。在更具解释的水平上,我们发现一个充满超我的自我有着一种刻板的道德外表。比较常见的说法是“怒发冲冠”,它实际上是对这种潜在意象的文字描述。它们基本上是指精神病事件而非神经症状。主要的自我防御似乎是投射、否认和反应形成(即对工作的强调,与休闲相反)。一种常见的回答类型包括过度工作、紧张或压力等想法。

例子:“感到压力。”“过度工作、精神疲劳或紧张。”“从事太多的工作(体力的或精神的工作)。”“承担太多。”“在商业或社会事务中过度费力。”“经常遇到困难,感到不安。”“过于长时间的工作。”“欠债。”“长时间工作,一星期干7天,一天16小时或18小时地从事某项工作,但它仍未使你忙个不停”(注意,这里既强调厌烦又强调过度工作。此外,还强调害怕“内心的空虚”)。“过度工作,糟糕的身体状况伴随着突然的休克。”“如果我找不

到某种办法来解脱自己,我就会因经常性的折磨和日常的公事而发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此服务的。”在最后这个例子中,写书显然具有一种防御的、反内感觉的作用,而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或表述性的作用。在那些人身上,似乎十分强烈地存在着对过度工作的恐惧。通过推论(这种推论得到许多临床材料的支持),我们发现过度工作代表着过度遵奉,它们会导致对外部工作要求或权威的敌视态度。

我们发现,被试经常提到“担忧”,但极少予以阐述或区分。担忧既与焦虑相联系,也与害怕精神崩溃(“神经质的”)相联系。确实,上面提到的过度工作常常含蓄地包容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精神崩溃主要是由身体崩溃引起的。在男性民族中心主义者中间,对身体虚弱和身体伤害等威胁的担忧,与他们对粗犷的男子气的表面化强调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情况既反映在其他投射问题中又反映在其他调查问卷中。

例子:“疾病、健康不佳、担心、麻烦。”“精神病虽由若干事件而引起,但主要是因为身体状况的恶化、疾病或受到突然的打击。”“丧失知觉(视力等),厌倦战斗。”“不知名的疾病未得到及时治疗。”

这里,也包括了饮酒过度,因为它反映了一种身体的威胁而非精神的威胁。另外一个原因是遗传。例如:“如果一个人没有天生的精神病特征,他或她就不会发疯。”“受天生的因素所折磨。”神经症的遗传理论像团体差异和人性的遗传理论一样,它使被试排除了对人类行为予以心理—社会解释的探究。

由于反内感受作用是上述许多回答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在许多方面成了被试的主要论题。这些回答通常是不难从低分项目2(“太多的内部生活”)中予以区分的。“发疯”则归因于对自己的考虑,或者内心过于紧张。

例子：“由于把注意力过分集中于某个事情上，他的神经十分紧张。”“长年累月的专注。”“试图说服自己去某些事情。”“过多考虑自己的麻烦事情，忘记了让上帝来帮助你。”我们可以把这一回答与低分回答即“没有学会直接地和勇敢地面对问题”进行比较。这个回答既表示反对别人“打听”，又表示一个人在面临个人的情感时具有不舒服感和威胁感。

作出上述回答的人似乎害怕审视自己的内心，因为他们害怕会因此而发现些什么。这种情况是否为下列倾向奠定了基础（即认为外倾是好的而内倾是不好的）？类似的想法在法西斯主义量表问卷 45 第 9 条中也有反映：一个人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愉快的事情”上，而不要考虑“忧愁和问题”。看来，它也包括闲暇的思想，但只是作为工作之余的休息或摆脱，而不是作为自我表白和自我理解的手段。

这里，也可能包括“丧失亲人”或者担心可能的伤害等回答，因为它们似乎反映了家庭内成员的深刻敌意。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高分者关于家庭成员的矛盾心理，倾向于作出这样的处理，即夸大表面的积极情感（文饰作用、爱慕、顺从），而且通过投射的手段（对外团体和人性的意象）转移敌意的态度，或者通过置换和文饰作用等手段（直接表示敌意，但将此敌意解释为道德的愤怒）转移敌意的态度。由低分者所提及的对亲人的关注，通常涉及强烈的个人关系。

(2) 身处威胁的、激怒的或非支持的环境。这些回答表示了一种外部的取向，它们既不涉及个人的内部需要、努力或价值观念，也不涉及内部冲突。可以这样说，神经症是从外部强加于个人的，或者说一种令人厌恶的刺激或想法冲击了他们的内心活动，正如细菌对人体进行感染那样。

例子：“持续的、令人讨厌的噪声或灯光，还有疼痛或折磨；

宗教和酒精是我最为信仰的两种东西。”“单调和无聊，例如死气沉沉地例行公事，或者，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节奏太快，让人受不了。”“另一场战争会使许多人发疯，尽管他们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名老兵说）。“身边净是一些令人不悦的噪音，如尖锐的汽笛声等。”“连续的争辩，冗长的讲话，大量的噪声。”“到处可见的罢工，时代的不确定性，世界上各个政府之间的争吵。”“唠叨的妻子，加上哈里·詹姆斯的乐队。”“一系列事情出了问题。”“亏了本。”

这里也包括孤独的想法，以及回避实际的关系或者爱。例如：“孤独，摆脱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隐居等。”独处的想法是高分的标志，它像上面许多例子所提及的那样，代表着一个人在面临某种被认为具有威胁性的环境时，存在潜在的焦虑。回答中涉及到自怜，而且相当普遍，与其他回答中的外惩罚、投射倾向等相一致。例如：“常有自怜感觉，以及对罪恶的想像。”男性中提到性挫折通常得高分，女性中提到性挫折通常得低分，尽管评分时必须考虑背景性质。

关于单调、冗长、乏味的工作，这样的回答通常得高分，尤其是当回答的背景涉及厌烦、缺乏刺激或其他高分倾向时。当有迹象表明被试的内部价值（成就）和需要受阻时，则评为低分。

一种高分回答的例子是：“连续地重复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题目或活动。”作为对比，可以考虑以下回答：“由于缺乏环境因素而产生的挫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他。”这种回答（不论外部取向如何）被评为低分，因为它提到了挫折和内部满足的欲望。

(3) 问题 4 的省略被统计为高分。省略只占 4% 的案例，其中 3/4 的案例都是高分者（参见表 15-2）。该结果与反内感受作用，以及其他一些用以区分偏见中的高分和低分的倾向是

相一致的。

### (五) 问题 5: 一个人最有可能犯的罪行是什么?

#### 低分项目

这些回答所涉及的基本的内在问题是攻击, 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处理这种深层需要的方式。虽然低分项目尚未对这一项目进行区分, 但是低分回答的某些一般特点还是可以揭示的。成就价值提供了一种道德的参照框架。内感受作用、理解、犹豫不决的谴责、认同倒霉的人, 以及紧张的人际关系等, 是低分回答的普遍特征。关注人格的伤害比关注人身的伤害更为普遍, 但在指称人体的伤害时, 常以客观的方式予以描述。被试存在着对心理发展和个体完整性的强烈关注。这里, 若想把思想领域从人际关系领域区分出来, 也是十分容易的。

在思想领域方面, 我们发现了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剥削和歧视, 以及对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普通老百姓”和其他民族群体的剥削和歧视。被试也提到了他们从总体上讨厌反社会的行为。

例子: “一个人可能犯的最坏的罪行是背叛。我指的是那些损害、削弱或危害大众利益的动机或尝试。”“种族灭绝和发动战争。”“憎恨、不能宽容、狭隘等, 不论怎么说, 都是反社会的行为。”“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同胞。”“每种罪行都是不同的, 关键要看动机和结果。一般说来, 反对同胞、迫害犹太人等罪行都是最坏的罪行。”“那些允许暴民行为的规则, 以及经济剥削等, 都是最坏的罪行。”“种族迫害, 或者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强制推行军国主义。”“奴隶制, 包括精神奴役, 扭曲儿童的心理等。”

在人际关系方面, 我们发现了类似于上面的那些议题和

特征。

例子: “从他人的利益中谋取自己的利益。”“以牺牲无辜的受害者为代价, 进行贪污和欺诈, 以及邪恶的诽谤等”(当贪污和欺诈被单独提及时, 给予高分; 当被试把注意力集中于受害者方面时, 则给予低分)。“明明知道他人的权利和需要, 却将其转为己有, 这是最大的罪行”(与高分者相比, 这类回答大多由信教的低分者提供)。“背叛原则, 背叛朋友。”“贪婪, 不能宽容别人。”“伪善和欺骗, 甚至对自己说谎。”被试还经常涉及对权威人物的批评。例如: “军事长官的疏忽, 以及那些导致他人生命丧失的权威。”

由于“谋杀”常被评为 Na 分(即模棱两可的回答), 而暴行则被评为高分, 因此涉及谋杀或人身攻击等动机的回答, 因其超出攻击行为本身, 被评为低分。

例子: “为了某些利益或妒忌而想谋杀他人。”“一个人无权控制另一个人的生命”(内感受作用, 成就价值)。“像虐待狂似的造成他人的痛苦”(提到虐待的动机、残忍, 以及由此造成的痛苦结果, 均被评为低分, 而“盲目憎恨”的想法, 表示自我控制的崩溃等, 则被评为高分)。“为了欣赏他人受苦的样子而实施暴行。”“对无助者施以残忍的行为。”“看到他人落难很高兴。”“夺取他人的生命”(比“谋杀”更具客观联系)。被试在提到罪行时, 将其作为心理理解的一种表述, 也归属此类。

涉及乱伦和杀母的回答只出现过一次, 由一个低分男性提供, 应被评为低分。他说: “与自己的母亲乱伦, 或者犯有杀母之罪, 是对个体的犯罪; 毁灭世界文化, 包括毁灭书籍和雕塑等, 是对人性的犯罪。”这一回答似乎以颇有特征性的低分表示了对母亲的矛盾心理, 其中爱与恨两种动机都极为强烈。得高分男性的矛盾心理不大可能以此方式表示, 而且他们对母亲的色情依

恋也与此不同(参见第二十二章关于精神病临床材料的描述)。请注意,这个人与其母亲的关系如何,决定了他对人和文化的意象。以道德为背景提及乱伦或杀母,则被评为高分。

#### 中性回答

单单提及“谋杀”,被评为中间分。但是,它极少被提供,而且低分者和高分者提供的次数是相等的。提到的谋杀常与文化或低分背景有关。提到“发动战争”,却没有提供进一步的限制条件,则被评为 Na(模棱两可的回答)。对于这个项目来说,省略是中性的。它们出现在 8% 的回答之中。

在此项目中,得低分者要比得高分者更多省略(分别为 9% 和 7%)。以下假设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一结果:高分者不愿向内注视价值违背(尤其是攻击的价值违背),而低分者不愿向外注视价值违背。该解释可以用下述实验来证实,即让被试阅读攻击性罪行的报告,从中确定高分和低分的差异。高分者阅读材料后,会谴责或欣赏这些罪行,但会忽视个人的动机在起作用。高分的民族中心主义被试要比低分的民族中心主义被试更具惩罚性,可以指望他们对犯罪表示更多的兴趣,以及引发惩罚的活动,而低分者则可能持有认同受害者的倾向。

#### 高分项目

(1) 原始的攻击和性。正如被试对前面的项目所作的回答那样,对许多高分者来说,存在一种深刻的自我—异己的攻击和性的内涵。这些倾向具有原始的、破坏的和未社会化的性质,而且它们并未充分地与自己中的其他倾向进行融合。把性与攻击联系起来,表明被试把性想像成是攻击的行为。被试在提及这类攻击时,叙述的是受害者的身体,既非人际关系,又非攻击者或受害者的心理意义。它具有通常在儿童的幻想和恐惧中可以发现的那种原始性质(其实,一些非人际的、破坏的、无目的反应

也可在侦探小说中找到。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发现自己的密友或亲戚被谋害,他的直接反应不是悲伤或关注,而是道德的义愤,或者提供一份嫌疑犯的名单)。当自我的控制和环境的认知被排除,而未社会化的力量则获得突破时,被试的回答常常指向一些奇怪的和破坏性的行为,也即一个人可能在精神病事件中作出的行为。

例子:也许,最为常见的高分回答是“谋杀和强奸”。例如,在退伍军人被试组中间,26 个高分者中有 15 个作出这种回答,与此相比,25 个低分者中只有 4 个作出这种回答。涉及谋杀和强奸的回答有:“折磨”,“性犯罪”,“没有充足的理由而实施谋杀”,“对青少年实施强奸”,“对儿童、妇女实施性攻击或绑架”,“谋害初生婴儿”等。有位被试说:“在菲律宾当战俘时,我在那里看到的最坏罪行是强奸。”

对儿童的攻击也经常被提到,这也许与下列事实有关,圣·昆丁监狱里的性攻击者(他们中有许多人参与了对儿童的性活动)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得到极端高分(参见第二十一章)。偶尔,还有对残暴行为的详尽描述。例如:“绑架一个人,饿他两星期,然后勒死他。在他死了以后,肢解他的尸体,把肢解了的尸体包起来寄给受害者的父母。”

(2) 其他一些不道德的行为。这些回答具有民族中心主义和伪爱国主义的背景,以及男子气—女子气和遵奉的道德价值观。

例子:“反叛,卖国,叛乱。”(反对现状的罪行)“贩卖毒品,或者一个政治家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信奉异教。”“反对那些曾经忠于他的人,卖国行为,还有性犯罪”(这是一个辜负他人期望的问题,而不是人际关系或内部要求的问题)。“通奸。”“反对他人,性犯罪,以及刻意地诽谤一个女人。”“谋杀,不道德行为,不

诚实。”“忽视自己的家庭”(不提及人际关系和动机)。“反对圣灵。”“有意将危险的疾病传染给别人”(对健康的焦虑,关注传染)。

(3) 各种合法的攻击。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以形式的、外部的和法律的依据进行思考的倾向。金钱和财产再次得到表述。

较为普遍的攻击包括抢劫、偷窃、非法侵占、狡诈、绑架、破坏财产、纵火、杀人等。用法律术语提及的谋杀包括“故意的一级谋杀”,“没有正当理由的杀人”等。

#### (六)问题 6:哪些经历会使你感到自己处于窘迫的境地?

##### 低分项目

低分者的回答背景涉及成就价值的违背,自责和内疚,关注他人的情感,失败和不适当的情感等。

(1) 伤害他人的情感。高分者和低分者都经常提到一些行为,它们涉及对礼仪的违背。不过,高分者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行为本身和礼仪的概念上,而低分者则主要关注拒绝的问题,以及他人的情感问题。此外,在低分者的回答中间,经常有一种自责的成分。

例子:“我忘记了我应当知道的关于他人的事情”(这里有明显的自责)。“无意识地冒犯了他人,尤其是那些亲爱的人或自己十分喜欢的人。”“当我做了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后,我可能伤害了某个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看到别人因窘迫而受折磨”(鉴别和移情)。“当别人正在从事某些不正当的事情时,冒冒失失地闯入他们的房间”(对闯入行为的自我拒绝,而不是对别人行为的拒绝)。

(2) 不恰当,失败,被拒绝的感受。在这些回答中,被试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并且具有明显的或含蓄的自责。

例子:“当我开始与人谈话时,我发现我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无知,也就是不知道我理应知道的东西。”“遇到某个人,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身处对我来说不适当的情境。”“由于公开演讲时开场白失误,而遭人嘲笑”(单单提及“公开演讲”,得 Na 分)。“与一个理智上胜过你的人相比,使自己处于一种窘迫的地位。”“在固执地坚持某种立场后发现自己错了。”“别人嘲笑我,而不是和我站在一起。”“由于我被对方拒绝,所以我没去那里,但是别人却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问某人某件事,或者要求某人提供某种服务”(如果这类回答涉及拘束和害怕被拒绝,则被评为低分)。

窘迫的情境可能包括道德义务和内疚。在有些情况下,被试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内部标准;而在其他情况下,他虽不想干某件事或与某人相处,却感到既有责任又有矛盾心理。

例子:“没有实现我曾经许下的诺言。”“由于疏忽,我没有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陷入你原本不想陷入而是有人希望你陷入的某种情境。”

一般说来,这里所提及的失误(尤其是当它们被描述为愚蠢时)被评为低分,因为它们是以自我评价、内部聚焦和内向惩罚为基础的。

这里也包括“暴露出自己的弱点”、“由于行骗而被抓住”等回答。对此回答,尽管具有明显的自责和自我批评的幽默,但是缺乏“暴露”和“被抓”等想法的背景,则被评为高分(参见下面的描述)。

##### 高分项目

(1) 违反习俗和礼仪。也许,对这个项目的最常见的高分回答是违反礼仪。重点在与行为本身。几乎没人提及内部需要或缺点。大多数违背行为被说成是“疏忽”,或意外事件。内疚

和自责常以这种方式来表述。低分者的窘迫主要是内部问题,而高分者的窘迫则几乎取决于外部道德力量的不赞许。“被抓”的想法在高分回答中是十分显突的,而且还暗示着,如果违反礼仪的行为无人知晓,那么它们就不会令人窘迫。

例子:“犯有社会礼仪方面的错误是最糟糕的。”“忘记了一个熟人的名字”(社交焦虑,并不涉及对人格的关注)。“身着不合身的服装。”“在群体议论时讲一些贬低他人的话。”“表现出无能。”“在错误的时间做错误的事情。”“当我谈论某件事情时却忘记了我一直谈论的东西”(与低分回答进行比较。低分回答是:“我发现我不知道正在谈论什么”)。“孩子在客人面前谈论我曾经在孩子面前议论过的关于他的一些事情,结果令我窘迫。”“丈夫在他人面前对我施暴”(是否属于被压抑的敌意?)。“当别人发现我对他们的仁慈和礼仪做得比较马虎时”(这里,是指对人的仁慈而非爱。在人们中间,对人仁慈是一种义务。马虎地对待这种义务,从民族中心主义角度上讲,实际上是对人类的拒绝)。“未被人们赞同。”“由于错误而遭他人指责”(与低分回答进行比较。低分回答是:“因行骗而被揭露”)。“讲出发音错误的言词。”“客人到达时,屋子不整洁,或者自己不修边幅。”“偶尔粗暴,或者待人不客气。”高分者的回答常包含被威胁的想法,而非被拒绝的想法。外向惩罚亦如此。例如,“他讲了肮脏的笑话。”“他做这件事缺乏考虑。”由于“反对打听”的性质,因此“我在这里无法写下更多的东西”等回答便被评为高分。

(2) 裸露和自恋的打击。项目1里有许多违背礼仪的行为涉及到声望的丧失。高分回答的主要特征是社交焦虑,严格的遵奉和对非遵奉的恐惧,对外表的强调(这种强调显然是以习俗为依据的,而非涉及行为背后的动机),以及对非内感受方法的强调。

例子:“穿着短裤走进满屋是人的房间。”“在大庭广众面前结结巴巴地说话。”“在参加马队的仪仗表演时,从马背上跌下来。”“众目睽睽下踩着香蕉皮摔跤。”“滑了一跤,或者袜子上有个洞。”“现在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在等电梯,我发现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看,我由此产生一种被羞辱感。”这种被羞辱感可以根据自我一异己,以及焦虑得以产生的被动需要(常为男性的外表所掩饰)来予以解释。在这些回答中,涉及女性的焦虑或性冲动的焦虑(或者关于两者的焦虑)暗示着“与一群女人单独相处”,或者“被女人所包围”。

#### 中性回答

省略被评为Na分。它们在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出现的次数相等,分别占9%。

当被试面对人际关系的问题而表现出圆滑的回答时,当我们不清楚被试对伤害某个人的情感是否感到烦乱时(低分),或者当我们不清楚被试对违反礼仪规则是否感到烦乱时(高分),我们对这样的回答便只能给以Na分。表面上看,被试所提及的事件都是相同的,这里,真正把高分者与低分者区分开来的东西是体验的意义。不过,有时体验的意义也是模棱两可的,于是只能给以Na分。

当然,有些评分是很微妙的。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下下面的回答:“当我与一个人谈话时,我会一遍接一遍地错误地重复他的名字,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错误。”这里,两位评分者都依据“意识到我的错误”这句话而给以低分,因为这句话似乎暗示着内省和自责。与此相似,他们对下面的回答却给了高分:“不相适宜的讲话或行为。”至于“闯入我不该去的地方”等回答,则评以低分。大多数回答是可以清楚地标以高分或低分的,只有少数回答标以Na分。

(七)问题 7:如果你得悉自己只能活 6 个月,那么你如何度过这最后 6 个月?

#### 低分项目

(1) 成就价值:创造性和社会贡献。

例子:“把我经年累月积下的思想传递给我的同胞。”“我想独自在创造性努力中消磨这段时间。”“阅读诗歌、哲学,研究精神病学。”“与不可容忍的社会错误作斗争。”“设法为人类干些事情,不论做什么事情,至少对别人有帮助。此外,我的眼睛和神经,人们也许可以利用它们。”这里,像“人类”和“同胞”等字眼,常为低分者所使用,极少为高分者所使用。“使人们幸福”(与高分者“做些好事”的回答形成对照)。“如果我是一个利他主义者,我会尽可能设法为他人多做一些事情。但是,实际上我要设法做一些使我自己开心的事情”(这类回答评为低分,因为在社会贡献和个人情感之间出现冲突)。

“为他人做些事情”的观点既由低分者表达,也由高分者表达,但是,两者是以明显不同的形式予以表达的。在低分者中间,我们发现被试提到了养育和爱的给予,它们已经把一些爱的对象个人化了,或者通过概括,包括所有的人类。

例子:“设法让世界成为人们愿意生活的场所。”“尽我所能,为我喜欢的人做些事情。”另一方面,在高分者中间,我们发现,许多被试道德化地提到“做些好事”,而不是“使人幸福”。此外,他们总是慷慨地指向群体内的成员。例如:“让我看一下,我能否为我的家庭,例如母亲、父亲、姐妹和兄弟做些好事。”总之,当养育以爱、亲密关系和成就价值为背景时,它们被评为低分;当养育以习俗和群体内成员为背景时,则被评为高分。应当指出的是,有许多低分者的习俗是以爱的给予为背景的,而不是以遵

奉为背景的。

(2) 享受生活,及时行乐。这类回答大多是由低分者提供的。

例子:“饮酒,与女人狂欢痛饮。”“做爱。”“在南美洲旅行时有过一次浪漫的恋爱。”有时,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性欲—理性的平衡现象:“花少许时间去嫖女人,而把大多数时间花在写伟大的小说上。也许,这样做不怎么好”(这是一个低分男性所说的)。

享受积极的社交,这类回答显然得低分。它们可能以情欲或理智为背景,或者以情欲和理智相互作用的形式而发生。

例子:“旅行,享受生活,与朋友交往随和一点。”“匆匆忙忙地上下班,与朋友消磨时间,如果他们不知道我只有 6 个月生命的话。如果他们知道,那么我就去与陌生人消磨时间,包括阅读、玩、工作等。”“我想与朋友消磨所有的时间,与我认识的人消磨时间。”“在我妻子和孩子的陪伴下,观看精彩的表演,或者驱车出游,做我现在休闲时所做的那些事情”(与那些提到家庭的高分者进行比较。请注意,提到“休闲”,是给予低分的标志)。高分者虽然也提到快乐,但显得比较空洞。例如,“玩得开心”或者“随心所欲”(见下面的描述)。

有些被试在“拒绝世界”这个意义上提到“隐居”。这类回答尽管与社交倾向相反,但是,它们显然有着深刻的原因。

例子:“我想去某个尚未开化的地方,在那里生活可以不受人或事的干扰”(在这个被试的访谈中,独处的欲望似乎与他被父母抛弃的抑郁心境有关)。与高分者反对独处形成鲜明的对照。对此,我们可以参见项目 1 和 4。有些高分男性也提供了“隐居”的回答,不过,导致这些答案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被动的拒绝,而非一种以自我认识为基础的主动拒绝。

### 高分项目

许多高分回答涉及“幻想的压抑”。尽管问卷的内容允许自由选择,譬如:“如果你能随心所欲的话,那么你会如何消磨时间?”对此,有些高分者(没有一个低分者这样做)显然是有条件地根据某些外部因素来组织他们的答案的。好像他们不允许自己具有完全解放的(不受压抑的)幻想,好像他们无法摆脱具体的现实,哪怕一刻也不允许。这种非想像的表述(或者更加确切地说,自我限定的表述),似乎与贫乏的内部生活有关,或者说与浅薄的情感有关。这些表述在法西斯主义的量表和访谈材料中也有反映。

例子:“如果天气不错,我也许会去西拉斯那儿钓鱼。”“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我会做些什么。”

(1) 世俗的道德和禁忌。这些回答的主题与上帝和人类创造和平有关。从“善”的意义上,从遵奉的意义上,以及从否认自己具有欢乐的意义上来实现这种和平。许多回答是以宗教为背景的,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也有一些以宗教为背景的低分回答。让我们来重复一下评分的原则: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对一个人的意义决定了分数的高低。鉴于此,我们来比较一下高分回答的例子和低分回答的例子。前者如“上帝创造和平”,后者如“虽然身处修道院,但我希望实现精神财富,并且为此而工作”。高分者强调内部的和平与和谐,他们的着眼点在于消除冲突,而非积极的成就。如果具有这种品质,诸如自我表白、内感受作用和自责等宗教回答,则应评为低分(参见低分项目1)。

例子:“我尝试着尽可能多做好事。”“对人好一些。”“我想与上帝一起生活,并且准备迎接他。”“我想会见尽可能多的人,我想周游世界,首先是去教堂。”“与妻子在一起”(缺乏内容,没

有欢乐或亲密关系的迹象)。“成为正常的人”(重点在于“正常”上,表明被试担心自己会暴露些什么)。一个常见的高分主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有条有理。”这是一种对强迫情境的关注。“自杀”等回答出现在少数高分者身上,而不是出现在低分者身上,并且被评为高分。这种回答可能反映了被试对“懦夫”的一种权力主义的蔑视。提供这种回答的人似乎把死亡看做比生命更具吸引力,或者说,自杀象征着强者对诱惑的一种拒绝,尽管这种诱惑在低分者看来不成其为诱惑。

(2) 偶然的、淡化的欢乐。这些回答把欢乐或有趣的活动视做是高度习俗化的、不具肉欲性质的和情感浅薄的活动。可以这样来解释,一个人有权寻求满足,但是他的道德却应阻止潜在的冲动。“旅行”也许是最常提及的活动。不论它具有哪些派生的意义,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模糊的、未分化的变化欲望(自我一异己)。它在有些访谈中得到反映。由于这类回答缺乏公开的情欲和成就价值,以及它的习俗化性质,因此它与低分项目的回答区分开来。

例子:“我想外出旅行,尽可能走得远一些,最好有一个女孩相伴。”“我想去森林,过原始的生活,最好有伴侣相伴,当然,如果没有伴侣相伴也行。”“外出看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坐下来读书”(表面的、具体的、淡化的欢乐)。“我想把时间花在家里,与朋友在一起,从事一些正常的娱乐。”“结婚,周游世界。”

一种“旅行”的回答能否评为低分,要看其有否区分的或详情的描述。即便没有任何明显的肉欲性质,只要其具有区分的或详情的描述,便可评为低分。例如:“周游世界,访问一些国家,看看那里自然的或人造的景观。”“去南美、墨西哥和纽约旅行。”当然,在明显的高分和低分之间,也有一些属于过渡性质的回答,但是这类回答并不多。



这里,还包括如下一些回答,它们没有专门提及一个人做些什么,而只是提到了“空洞的欢乐”,例如“玩得开心”,“花钱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世俗性压抑的释放)以及“试图生活得快乐一点”。

就各个被试组而言,有关体育运动方面的回答,大多是由高分者提出的,而且被评为高分。如果体育运动以明显的低分回答为背景,则评为低分。

例子:“如果我有工作的话,我也许会中止我的工作,尽可能从事一些体育活动,譬如打高尔夫球等。当然,我想我也会喝醉”(这是一位中产阶层人士说的话)。“旅行,打高尔夫球,玩保龄球,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尽可能少睡。”“旅行,探险,从事一般性的冒险活动。”“打猎和捕鱼。”

如果被试单单提及特定的行为而没有限定环境的话,例如,“去野营”,那么这种回答便被评为 Nb 分(中间分)。对于不加任何限定条件的“始终如此”等回答,则评为 Na 分(模棱两可的回答)。

(3) 被动性。许多高分男性所强调的工作、志向和活动在潜在的、自我一异己的和被动—依赖的倾向之间具有相当的冲突,这种情况已由若干投射问题(尤其是 1,3,4 项目)予以提示,而且也与其他几章所提及的材料所证实。被动性也偶尔出现在对此问题的回答之中。有趣的是,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人最多还能活 6 个月,低分者的成就价值观表现得尤为明显,而高分者的成就价值观却远远不如宗教价值观、被动性或其他欢乐那般明显。<sup>[6]</sup>主要的被动形式是睡眠、钓鱼和放松(指不工作而不是指积极的休息)。

例子:“做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睡上 10 个小时。”“去一处安静的地方,坐在小溪边钓鱼和思考”(一种被动性的表现。如

果被试列举理智的证据,则应评为低分)。“放松,设法消除焦虑,否则的话,用不着 6 个月我就会死去。”这里,也可能包括“不去想它”。诸如此类的回答不仅代表了反内感受作用,而且也代表了对内在问题的消极解决倾向而非积极解决倾向。

(4) 省略记做 Nb 分(中间分),并且将其转换成高分。

#### (八) 问题 8: 哪些体验最令你激起敬畏之感?

##### 低分项目

(1) 成就价值的实现。正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那样,这些价值观可以根据人际关系来予以表述。在人际关系中,这些价值观涉及个人成就(理智的、美学的、科学的)、亲密关系和社会贡献。或者,它们也可以在思想水平上予以表述。在思想水平上,这些价值观以渐进的社会变革,消除偏见,实现广泛的民主价值等形式表现出来。

例子:“当人们真正控制他们自己命运的时候,他们才不会被特殊的利益所左右。”“敬畏是一种情绪,一种大众的情绪,它可以同时在这么多人中间相当一致地表现出来”(移情,与他人和睦相处的感觉)。“优美的乐章或精彩的表演。”“对人类无私的爱。”“我的一个黑人朋友认为,他对 1300 万人民负有责任。”“任何一种新事物的诞生,不论孩子、动物还是科学思想,都会令人敬畏”(在低分者中间,许多人提到出生和创造)。“艺术、诗歌、雕塑或交响乐等伟大的作品。”“人格的某些表现,有些人出乎意料地好,他们既强壮又美丽,尤其是一些普通老百姓,要知道他们的机会不多。令我感到好奇的两种品质是勇气和毫无痛苦地、不抱怨地接受失败的力量。”提到爱得低分,提到被表扬或被欢迎得高分。

(2) 证实人类成就和自然作用的力量。低分者和高分者都

提到了力量的概念,但是,同样的事件,对这两个得分组来说,似乎具有不同的含义。高分者的力量概念是极端个人化的(参见下面的描述),他们对权威人物表示敬仰,激起敬畏之情,甚至表示顺从和驯服。另一方面,低分者并非从人的角度对力量进行想像,他们把它看做是一种指向社会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一种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普遍存在的意义。被爱慕的力量主要涉及人类创造的物质和技术成就,以及自然界的辉煌杰作。

例子:“注视一架 2000 吨的飞机起飞;注视金门大桥;在晴朗的夜间,从塔马尔佩斯山俯瞰海湾地区。”“人类创造的伟大建筑。”“看到一颗恒星爆炸,或者地震,或者任何一种极端的自然表现。”“伟大的物质成就,例如建筑工程等。”“原子弹、大峡谷、波尔德堤坝等。”关于原子弹的回答是中性的;若以人类力量或物质成就为背景,则评为低分;若以破坏性或其他高分倾向为背景,则评为高分。

(3) 强烈的自然体验。如果在提及自然时,被试带有明显的迹象,例如表示强烈的美学、情感体验等,则评为低分;如果在提及自然时,被试对他或她所注视的东西给予专门的描述,也评为低分。至于模糊地、空洞地提到自然,或者抱着“瞧瞧而已”的态度,则评为高分(参见下面的描述)。

例子:“诸如火山、江湖、大峡谷等,都是一些自然现象。”“体现上帝智慧和力量的现象,它们在自然界用生物的结构和宇宙的行为等来显示”(这是一个以宗教为背景的低分回答的例证;上帝成了宇宙的一个概念,他可以被理解和想像,而不是上帝位于宇宙之上)。“欣赏美丽的日落;夜间在海湾的一艘轮船上观看弗里斯科。”“进入地球中心,或在大洋底下行走。”

#### 高分项目

(1) 世俗化价值的实现。这些回答都是高度世俗化的,它

们涉及获得或者拥有某物,内心的平静(从摆脱忧虑的意义上说),模糊的不确定的美德,以及偶尔的非感官的快乐。

例子:“良好的感觉。”“结婚和幸福的家庭生活;获得某些重要的东西,例如家庭、新车、职业等。”“我认为是爱。”“就我所了解的而言,要让一个家伙明白,他实际上已经遇上了一个合适的姑娘。这就是我想像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它肯定会使你产生敬畏之情”(这里,爱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情感,基本上是从外部强加的,而非从内部激发的)。“我发现,一旦我结婚,我可以在家里与老婆孩子一起舒适地生活。”“如果我的丈夫天天晚上在家的话”(没有提及亲密关系)。“结婚。”“治好我的胃病。”“一直保持好心情。”“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杰出的成就”(注意,这里把财富与成就等同起来)。“知道丈夫爱我,这是毫无疑问的;地球上拥有和平”(这一回答似乎意指摆脱焦虑,而不是意指情感温柔和交流)。对此项目的回答提示了被试缺乏内部的情感活动。

(2) 力量:对权威人物的顺从和驯服。高分者是以权力主义为背景来提及力量的:力量在权威人物身上被个人化了,而且,被试对这个权威人物或明或暗地持以一种顺从和驯服的态度。权威人物来自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军事的、政治的、工业的和宗教的。回答中还有对礼仪的强调,对外部东西的关注,而不是对内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

例子:“战争期间,坐在德国总参谋部的会议桌旁,目睹一枚 V-2 炸弹的发射。和平期间,总统及其助手与内阁开会;国家首脑们的会议。”“观察一下政治家在华盛顿的行动;与职业运动员交谈。”“一次加冕典礼,一次大学毕业典礼,获得诺贝尔奖”(强调礼仪和成功,但非内在意义上的成就)。“遇见一位伟大的人物,例如霍尔西上将或巴顿将军,或者杜鲁门总统。”

高分者所提及的以宗教为背景的回答,具有同样的潜在

变量。

例子：“我看到过某些教堂仪式；我在战场上见到过战争中的宗教。”“目睹神的谈话。”“罗斯福总统的照片，我十分敬仰他；在教堂里做礼拜。”请注意，这里，被试把宗教作为一种仪式而非一种伦理来关注，而且神的概念类似于上面提及的运动员、军事当局、政治家的概念。我们再次发现宗教的标志犹如“散兵信仰”（一个人既反对外部威胁又反对内部焦虑，因而转向宗教）。下面的回答说明了一种神秘的、迷信的倾向：“接触某种超自然的东西，它们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发生，而且没有任何原因地发生了。”

在有些例子中，被试想让自己发挥权力作用，而其他则发挥顺从作用。

例子：“希望自己能在陆军飞行团驾驶飞机”（驾驶飞机，象征着获得力量，包括取得军事经验）。“当我的戏剧在百老汇上演时，在它成为前所未有的伟大剧作之前，我想听到一个观众对我大叫‘作者’，我为此而想得发疯”（强调个人声望和观众顺从，而不是成就）。“了解电学的现实性；创造某种在此之前被认为是不可可能的或不可思议的事物，或者看到某物被创造”（这里所指的不是成就价值，而是想做一些其他人无法做到的事情）。

(3) 他人的破坏—伤害。项目 2 的许多军事经验与此有关，这里予以专门描述。

例子：“亲人之死；受尽折磨以展示一项重要的计划。”“看到死亡”（这里的死亡是指他人之死。如果提及一个人的死的体验，则评为低分）。“看到旧金山被一场地震所摧毁。”“看到原子弹造成的结果。”“观察一次胃部手术”（单单提到“手术”给以高分；它们似乎与前述项目所提及的人体焦虑有关）。“看到一个酒鬼无法自拔，看到他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以及后来参加他

的葬礼”（注意，这是一个从依赖到疾病到死亡的联想序列）。

(4) 自然和美的淡化。这些回答涉及对美学的或自然的体验，以及对此体验予以表面的描述，既无详情也无任何情感卷入的标志。个人的态度基本上是“瞧瞧而已”。

例子：“对自然的体验。”“观看世上最罕见的宝石和金属，考察世上最伟大的自然奇观。”“到另一个星球如银河系旅行，尽管我怀疑这种可能性”（注意，这种幻想的表白也可在项目 7 中观察到）。“伟大的自然之美令人惊叹，也许始终如此。”“希望能够横穿世上一切重要的国家，而且这样的旅行不必担心费用开支”（注意，对“重要”国家的限定和取得费用的欲望）。“音乐。”“关注某种不寻常的科学事件，例如原子能”（仅仅是关注，既无参与也无成就）。“壮观的景色。”“看到某种重要的东西。”

(5) 省略记做 Nb 分（中间分），并且转换成高分。在 6 个省略中（9%），5 个由高分者提出。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在 312 个被试中只有 65 个回答了这个问题。因此，随着进一步的研究，这些数据很可能被修改，尤其是对目前的评分计划，需要给予必要的补充。

#### 投射项目的概述

高分项目	低分项目
问题 1: 哪些心境或感受最使你感到不悦或烦恼?	
1. 违反世俗的价值	1. 有意识的冲突和内疚
2. 具有威胁的或得不到支持的环境	2. 关注依赖和爱的寻觅
3. “有一种声音催促着我”	3. 对爱的对象表示公开的敌意
4. 省略	

高分项目	低分项目
问题 2:哪些欲望最难控制?	
1. 无针对性的攻击	1. 指向成就价值违背者的敌意 (通常是言语的)
2. 自我一异己的被动性	2. 违背成就价值的倾向
3. 非个人的性问题	3. 杂项
4. 偶然的欢乐和违背世俗的 价值	
5. 省略	
问题 3:你最敬佩哪种伟人?	
1. 力量和控制	1. 艺术和哲学
2. 保守的美国人	2. 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
3. 父母和亲戚	3. 社会科学家,自由主义—激 进主义的政治人物
4. 杂项	4. 对敬佩的积极否定
问题 4:什么东西会使你发疯?	
1. “有一种声音催促着我”	1. 内部心理状态
2. 威胁的、激怒的或非支持的 环境	2. 令人压抑的、闭锁的、拒绝的 环境
3. 省略	
问题 5:一个人最有可能犯的罪行是什么?	
1. 原始的攻击和性	1. 违背成就价值
2. 其他一些不道德的行为	
3. 各种合法的攻击	
问题 6:哪些经历会使你感到自己处于窘迫的境地?	
1. 违背习俗和礼仪	1. 伤害他人的情感

高分项目	低分项目
2. 对裸露和自恋的打击	2. 失败和被拒绝的感受
问题 7:如果你得悉自己只能活 6 个月, 那么你如何度过这最后 6 个月?	
1. 世俗的道德和禁忌	1. 成就价值:创造性和社会贡 献
2. 偶然的、淡化的欢乐	2. 享受生活,及时行乐,积极的 欢乐
3. 被动性	
4. 省略	
问题 8:哪些体验最容易引起你的敬畏之感?	
1. 世俗价值的实现	1. 成就价值的实现
2. 力量:对权威人物的顺从和 驯服	2. 证实人类成就和自然作用的 力量
3. 他人的破坏—伤害	3. 强烈的自然经验
4. 自然和美的淡化	
5. 省略	

### 三、结 果

由于考虑实践的问题,致使各个被试组的投射材料的量化受到一定的影响(有关这些被试组的完整列举和描述,可以参见第四章)。我们对下列各组的高/低四分位数的回答进行了分析(括号里的 N 意指高四分位数和低四分位数综合起来的个案数,投射问题的分析就是据此作出的)。

1. 心理学班女生(N=63):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个心理学班的学员。调查先于问卷 78 开始。

2. 退伍军人职业介绍所(N = 51):经美国职业介绍所办公室推荐,取自一个未经挑选的退伍军人样本。问卷 45 和 40。

3 和 4. 精神病诊所男性(N = 29)和精神病诊所女性(N = 34):取自当地社区诊所的住院病人和院外病人。这些被试大多数接受过问卷 45 的调查,但是,给有些人的问卷只包括四个投射问题。

5. 中产阶级女性(N = 70):样本取自各中产阶级:宗教的、政治的、商界的,等等。问卷 40。

6. 中产阶级男性和服务俱乐部男性(两者结合, N = 65):两组的回答是被分别统计的,但是,为了便于分析,把两者结合成一个单一的组,这样做是可以接受的。中产阶级男性和中产阶级女性一样,也是从宗教、政治、商界等各中产阶级中获得。问卷 40。

这些被试组构成了研究所需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根据研究的结果,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对各组的投射材料进行分析,则我们就能获得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的量化差异。确定高分者与各种群体的质的差异,以及低分者与各种群体的质的差异,对进一步的研究是有帮助的。

问卷 45 包含了 8 个投射问题,其顺序如第一节所述。这 8 个投射问题大多取自问卷 40(参见第四章)。也就是说,把问卷 40 进行压缩,使其中的头 5 个问题得到使用。此外,心理学班女生只使用了 7 个问题,而精神病诊所的男性和女性,其接受的投射问题只包含问题 3、4、5 和 6。这种不一致性给制订标准带来了困难。不过,尽管问卷 40 和精神病诊所病人所接受的问卷存在不一致性,而且这种不一致性被视做是方法论的错误,但是由于问卷 45 包含了 8 个投射问题,它们的完整数据将会补偿由此带来的困难。在每个问卷中,问题数目存在差异,接受特定问

题的被试数目也有差异。表 15-1 显示了接受每个问题的被试数目(参见表中的解释)。所有 312 个被试都接受了问卷中的问题 3、4 和 5。被试数目(N)对其他问题有所变化,问题 8 出现了 65 个低分,它也包含在为职业介绍所和精神病诊所所提供的问卷 45 之中。

上面所说的评分手册已对评分者原先使用的手册稍作修改。原始的手册既包含相同的项目,也具有相同的定义。它是两个被试组的回答为基础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男女学生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夏季班成人学员(问卷 60,来自中产阶级各个领域的成年男女)。随着评分的进行,我们发现需要补充一些含义和理论,于是将其作为注解归入原始的手册中去。我们也尝试去澄清评分者所指出的某些模棱两可之处,它们以注释形式包含在目前使用的手册之中。此外,我们为一些被试组补充了一些例子,下列数据是以这些被试组为依据的。由于目前使用的评分手册比原先的评分手册更加清晰,因此无须补充其他新的理论要点。

### (一) 评分的信度

了解了上述评分手册以后,持批判态度的读者也许会问,所谓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的差异是否“真正”存在,或者说它们是不是由于作者的偏见使然。对此问题的回答只有通过评分过程来提供。

上述最后 4 个被试组的评分过程如下(除了心理学班女生和男性退伍军人):

把来自一个特定被试组的高低四分位数结合起来,它们对每个项目的回答以单一的随机顺序打印。每个回答用一个密码数予以识别,这样一来,评分者就不知道对这些民族中心主义问

题的回答是由高分者提供的还是由低分者提供的。此外,每个被试的密码数随项目而变化,目的是为了**避免成见效应**(例如,由于一个被试在项目 1 上得了高分,于是在他回答项目 2 时也给以高分)。每个评分者通读了每个项目的高、低分结合的所有回答,并且为每个密码数标上 H, L, Na, Nhl 或 Nb 等分数(有关这些分数的说明,参见本章第一节)。只有当所有项目都给以评分以后,才去掉密码数,从而恢复对每个被试的识别。由此可见,评分者是完全靠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每种回答是归入高分、低分还是中间分的。这也就是所谓的“**双盲**”评分的含义所在。

对心理学班女生和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评分不是双盲的。这种做法被视做是一种方法论的错误,并在随后的各个被试组的研究中给予了纠正。评分时,由两位评分者独立完成评分工作。他们在打分方面的一致性提供了一种信度的测量。所谓信度的测量,是指测量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些测量结果也可以由受过类似训练的其他评分者予以复制。由于高分信度并不意味着被试是否对评分项目给予深层的解释,而是意味着评分项目客观地得到了测量,或者说它们不是想像的虚构,因此,评分的信度是客观性的一个标志。

也许,还应该对评分者的训练水平作一说明。<sup>[7]</sup>当评分工作开始时,两位评分者差不多已达到心理学研究生的水平。他们学习评分手册只是为了熟悉本研究的一般理论。两人除了大学课程之外,既无临床经验,也未在动力人格理论方面受过任何训练。在研究了评分手册之后,他们还进行了初步的实践,所得分数并不计入最终的统计中去。我们强调的是评分者的背景和训练,而非他们是否熟悉一种特定的心理学理论,尽管理论对完整地**了解整个数据模式**是基本的。

在两位评分者彼此独立地对一个特定的被试组进行评分

后,他们会相互磋商,目的是为每个答案确定最终的分数。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给每个答案评出高分、低分或中间分,而高分和低分并不说明该回答代表哪个特定的项目(例如,高分项目 3 或低分项目 1)。原因在于,一种回答可能不止代表一个项目中的变量,或者它可能以抽象形式表示一种潜在的高分或低分倾向,而不是指向所描述的特定项目。无论何时,当两个原始分数不一致时,这种评分的不一致性便被记录下来。对不一致的讨论使其中一方改变原先的分数,以求双方达成一致。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种回答被一位评分者评为高分,而被另一位评分者评为低分。对此,该回答的最终得分为 Na 分或 Nhl 分。

评分的信度或评分者之间一致性的百分率计算如下:当一个评分者评出高分而另一个评分者评出低分时,它便被作为全错计算。这样一来,如果在 50 个被试中间有 8 个全错和 4 个半错,那么不一致的百分率便是 20%。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一致性的百分率应该是 80%。

表 15-1 呈示了信度数据。一致性的平均百分率为 90,符合目前这种材料的标准。它表明两组分数是彼此独立地和双盲地产生的,而且是充分一致的。在组 1 和组 2 中,两位评分者虽是彼此独立地评分的,但却不是双盲的(评分者知道哪个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哪个被试得低分),而且组 2 以其 95% 的一致性高居于所有平均分之上。对于精神病诊所的男性,其信度降至 90% 以下。这种现象,部分原因在于这个被试组的回答具有某些模棱两可性,部分原因在于下列的事实,即它是第一个被双盲评分的被试组。

表 15-1 对 8 个投射问题来说的评分可靠性

(评分者之间一致性的百分比)

被试组	个案数	一致性的百分率 <sup>a</sup>								平均 <sup>b</sup>
		1	2	3	4	5	6	7	8	
1. 心理学班女生 <sup>c</sup>	63	94	75	87	84	95	94	85	—	88
2. 职业介绍所男性 退伍军人	51	100	96	95	95	94				
	(24) <sup>a</sup>						90	100	87	95
3. 精神病诊所男性	29			91	71	90	90			80
	(17) <sup>a</sup>	76	82							
4. 精神病诊所女性	34			94	88	87	84			
	(24) <sup>a</sup>	96	79					81	88	87
5. 中产阶级女性 <sup>d</sup>	70	91	82	96	92	97	—	—	—	92
6. 中产阶级和商业 俱乐部男性 <sup>d</sup>	65	86	83	95	80	98	—	—	—	89
平均一致性的百 分率 <sup>b</sup>		93	85	94	88	95	90	83	83	90
个案数合计	312	290	290	312	312	312	150	128	65	1859

- a. 组 2、3 和 4 的个案数随着两个问卷都被提供而显得有些复杂化了。组 2 中的 51 名高分者和低分者,只有 24 名接受了问卷 45(该问卷包含了所有 8 个问题),剩下的 27 名接受了问卷 40(该问卷只包含问题 1~5)。与此相似的是,组 3 和组 4 中的有些被试填写了问卷 45,而其他一些被试则填写了包含项目 3、4、5 和 6 的问卷。每个样本内的亚组之间的差异是无规则的。
- b. 所有被试组和项目平均分系根据单一项目平均分,由个案数予以权重。
- c. 组 1 接受问卷 78,它不包含问题 8。

- d. 组 5 和组 6 接受问卷 40,它不包含问题 6、7 和 8。
- e. 问题的答案:1(心境)、2(欲望)、3(伟人)、4(发疯)、5(犯罪)、6(窘迫)、7(6 个月)、8(敬畏)。

个别项目的信度比较令人满意,范围在 83%~95% 之间。问题 1(“心境”)、3(“伟人”)和 5(“罪行”)的评分相当一致。组 5 和组 6 对问题 7(“最后 6 个月”)和问题 8(“敬畏”)的回答,其平均一致性较高。在总数 41 个例子中,只有 6 例在一个项目上的信度低于 80%。看来,这一评分计划是相对可信的,而且,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客观的”。

## (二) 与民族中心主义立场有关的投射分数

现在的问题是,哪种程度上的低分可以作为反民族中心主义个人的特点,而哪种程度上的高分可以作为极端的民族中心主义个人的特点呢?评分手册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低四分位数回答将提供归属于低分项目的答案,而高四分位数的回答将提供归属于高分项目的答案。

与此问题有关的数据在表 15-2 中展示,从中可以看出投射问题把民族中心主义被试与反民族中心主义被试区分开来的程度。

为了对投射问题的得分和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之间的关系获得一种量化的测量,需要确立投射问题和民族中心主义一致性的百分率,并对每个四分位数进行运算。在低四分位数的例子中,用 L%(低%)表示,而在高四分位数的例子中,则用 H%(高%)表示。两种四分位数的结合(平均的一致性),用%A表示。让我们用 L%来说明这一过程。如果测得高分和低分,那么 L%就是低分数目除以个案总数;如果所有低分位数被试在

一个特定项目上都得了低分,那么投射问题和民族中心问题之间将达到 100% 的一致。但是,这个过程会随着中间分的出现而发生变化。<sup>[8]</sup>由于一个中间分代表了一个“半错”,也就是说,它比一个低分较少一致性,但比一个高分较多一致性。正因如此,L%可按下列公式进行运算:

$L\% = (\text{低分之和} + 1/2 \text{ 中间分之和} [Na, Nb, Nhl]) / \text{低四分位数中的被试数}$

在上述公式中,Na 表示“模棱两可”,Nb 表示“空白”(省略),Nhl 则指“混合的高分和低分倾向”。

这个公式的惟一例外是项目 1、2、4、7 和 8 的 Nb 例子,那里的 Nb 相等于高分(H),而且包括在高分之中。

H%的运算公式如下:

$H\% = (\text{高分之和} + 1/2 \text{ 中间分之和} [Na, Nb, Nhl]) / \text{高分四分位数中的被试数}$

最后,%A 是 L%和 H%的平均值,由 N(每个四分位数的个案数)予以权重。它表示所有投射问题和民族中心主义的相一致。

表 15-2 为每个被试组和所有结合起来的被试组提供 L%、H%和 %A。它还提供了 Na、Nb、Nhl 回答的数目和百分比。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所有的投射问题和民族中心主义问题的一致性(%A)是 74.9%,这个值表明在投射问题分数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高低得分之间存在统计上有意义的关系。如果一致性仅为 50%,那也是纯属偶然。不过,高分倾向在其投射问题的回答方面比低分倾向更加一致:高分者的所有 H%为 80.7,而低分者的所有 L%为 69.1。换言之,低分者接受高分要比高分者接受低分更多。可以这样说,给一个高分要比给一个低分更容易一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不在于被试本身,在我们看来,

表 15-2 投射问题得分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得分之间一致性的百分率

被试组		一致性的百分率								平均 <sup>b</sup>	
		1	2	3	4	5	6	7	8		
1. 心理学班女生	63										
低四分位数	32	L%	90.6	84.4	79.7	73.4	59.4	60.9	62.5	-	73.0
		Nb	0	1	0	0	3	3	0	-	7
		Na-Nhl	2	4	7	13	1	4	10	-	41 21.4%
高四分位数	31	H%	91.9	79.0	72.6	79.0	91.9	88.7	82.3	-	83.6
		Nb	0	3	3	2	3	1	1	-	13
		Na-Nhl	3	3	4	7	0	0	1	-	18 14.3%
合计	63	%A	91.3	81.7	76.2	76.2	75.0	74.6	72.2	-	78.2
		Nb	0	4	3	2	6	4	1	-	20
		Na-Nhl	5	7	11	20	1	4	11	-	59 17.9%
2. 职介所男性	51										
低四分位数	25	L%	78.0	66.0	76.0	82.0	66.0	80.1	65.0	80.0	73.9
	(10)	Nb	4	5	1	2	1	1	0	1	15
		Na-Nhl	1	1	2	3	0	1	1	0	9 15.5%
高四分位数	26	H%	88.4	94.2	84.6	100.0	100.0	75.0	89.3	78.6	90.1
	(14)	Nb	1	4	1	3	0	1	0	2	12
		Na-Nhl	0	1	5	0	0	0	1	29	9 12.2%
合计	51	%A	83.3	80.4	80.4	91.2	83.3	77.1	79.2	79.2	82.6
	(24)	Nb	5	9	2	5	1	2	0	3	27
		Na-Nhl	1	2	7	3	0	1	2	2	18 13.8%
3. 精神病诊所男性	29										
低四分位数	14	L%	55.6	38.9	82.2	50.0	53.6	46.4	50.0	88.9	58.1
	(9)	Nb	0	2	1	0	2	1	0	0	6
		Na-Nhl	0	1	2	0	3	2	1	0	9 16.3%
高四分位数	15	H%	75.0	75.0	83.3	86.7	83.3	66.7	93.8	50.0	77.7
	(8)	Nb	0	2	0	1	0	1	0	0	4
		Na-Nhl	0	0	3	0	3	1	1	0	8 13.1%
合计	29	%A	64.7	55.9	82.8	69.0	69.0	56.8	70.6	70.6	67.9
	(17)	Nb	0	4	1	1	2	2	0	0	10



被试组		一致性的百分率										平均 <sup>b</sup>	
4. 精神诊所女性		Na-Nhl	0	1	5	0	6	3	2	0	17	14.7%	
低四分位数		L%	84.7	76.9	70.6	82.5	55.9	70.6	42.3	88.5	71.3		
		(13) Nb	0	0	1	0	0	2	0	0	3		
		Na-Nhl	0	0	3	0	3	4	1	1	12	12.5%	
高四分位数		H%	72.7	55.5	50.0	94.1	97.1	58.8	86.4	81.8	74.5		
		(11) Nb	0	2	1	0	1	4	1	3	12		
		Na-Nhl	0	0	4	0	0	2	1	0	7	17.0%	
合计		%A	79.2	66.7	60.3	88.3	76.5	64.7	62.5	85.4	72.8		
		(24) Nb	0	2	2	0	1	6	1	3	15		
		Na-Nhl	0	0	7	0	3	6	2	1	19	14.7%	
5. 中产阶级女性												70	
低四分位数		L%	72.1	60.2	76.5	60.2	76.5					69.1	
		Nb	2	4	2	0	2					10	
		Na-Nhl	1	1	4	1	2					9	8.9%
高四分位数		H%	82.0	80.5	56.9	79.2	76.4					75.0	
		Nb	8	12	8	0	3					31	
		Na-Nhl	1	0	5	1	4					11	23.3%
合计		A%	77.1	70.7	66.4	70.0	76.4					72.1	
		Nb	10	16	10	0	5					41	
		Na-Nhl	2	1	9	2	6					20	17.4%
6. 中产阶级男性												65	
低四分位数		L%	69.7	43.9	71.2	62.1	71.2					63.6	
		Nb	3	7	3	1	6					20	
		Na-Nhl	4	1	4	3	3					15	21.2%
高四分位数		H%	81.2	78.1	81.2	76.6	75.0					78.4	
		Nb	6	10	4	3	4					27	
		Na-Nhl	0	0	6	1	8					15	26.3%
合计		%A	75.4	60.8	76.1	69.2	73.1					70.9	
		Nb	9	17	7	4	10					47	
		Na-Nhl	4	1	10	4	11					30	23.7%
7. 所有被试组的结合													
低四分位数		L%	76.7	63.0	75.8	68.4	65.8	63.0	57.0	85.9	69.1		

被试组		一致性的百分率										平均 <sup>b</sup>
		Nb	9	19	8	3	14	7	0	1	61	6.6%
		Na-Nhl	8	8	22	20	12	11	13	1	95	10.3%
		ER	146	146	155	155	155	73	64	32	926	116
高四分位数		H%	84.0	79.9	71.3	84.4	86.0	75.3	85.9	72.7	80.7	
		Nb	15	33	17	9	11	7	2	5	99	10.6%
		Na-Nhl	4	4	27	9	15	3	4	2	68	7.3%
		ER	144	144	157	157	157	77	64	33	933	117
合计		A%	80.3	71.4	73.6	76.5	76.0	69.3	71.5	79.2	74.9	
		Nb	24	52	25	12	25	14	2	6	160	8.6%
		Na-Nhl	12	12	49	29	27	14	17	3	163	8.8%
		ER	290	290	312	312	312	150	128	65	1859	232

- a. 对组 2、3 和 4 来说,由于使用了两种问卷,因此被试数随项目而变化。“个案数”一栏里标示的数目,是每个被试组或四分位数的总个案数。括号里的个案数是指接受一组完整的投射问题的被试。由此可见,在组 2 中,所有 51 名被试都接受了项目 1~5(问卷 40 和 45),而只有 10 名低分被试和 14 名高分被试接受了所有 8 个问题(问卷 45),这样一来,项目 6、7 和 8 的个案数分别为 10 和 14,正如“个案数”一栏的括号内数字表示的那样。与此相似的是,在组 3 的 14 名低分被试中,只有 9 名接受了完整的 8 个问题,余下 5 名被试接受的问卷不包括项目 1、2、7 和 8。对组 3 中的高四分位数,项目 1、2、7 和 8 占 8 个个案数。在组 4 中,项目 1、2、7 和 8 的个案数是:低分者 13,高分者 11。组 1 接受的问卷不包括项目 8。组 5 和组 6 接受问卷 40,它只包括项目 1~5。由于共有被试 312 名,因此每个项目的个案数是变化的。该情况在表中用“所有被试组的结合”这一标题予以显示,而“ER”则表示回答每个项目的被试数。
- b. 在计算平均值时,组成部分的值由个案数予以加权。所需回答的问题是:1. (心境);2. (欲望);3. (伟人);4. (变疯);5. (罪行);6. (窘迫);7. (最后 6 个月);8. (敬畏)。

根据其他结果和临床判断,低四分位数符合“民主”人格至少与高分者接近“权力主义”人格差不多。之所以会出现高分,也许是由于测验条件使然。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被试组回答问题的时间不多,另一方面是因为问卷指令并未要求被试作出详尽的回答。正因如此,许多回答是简要的,甚至是表面化的。我们可从评分手册中看到,所谓“模糊的、淡化的情感体验”,以及“考虑行为或情境本身,而不要考虑内部意义和动机”等,都是评分的重要提示。可以讨论的是,如果指令强调详尽的答案,那么高分者

和低分者都会提供更多低分的回答。就目前参与研究的被试而言,对大多数低分者的阐述采取低分取向,而对大多数高分者的阐述则采取高分取向。因此,可以期望,如果回答问题的时间宽裕的话,将会增加高低四分位数之间的差异,甚至可能稍稍降低Na和Nhl的回答比例(8.8%)。当然,我们也不该忽略这种可能性,即我们文化中的许多压力(也许占支配地位的压力),是倾向于对人施加权力。如果这一假设可以成立,那么我们便应当期望在被试中存在一些试图实现民主的高分倾向。

在这6个被试组中,一致性均值从精神病诊所男性患者的67.9%到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的82.6%不等。看来,虽然评分者一直在试图避免偏见,但是他们却系统地受到了下列事实的影响:他们了解心理学班女生和男性退伍军人在民族中心主义立场上的四分位数。因此,这两个被试组的%A约为80%,而余下的4个被试组(双盲评分),其平均值稍稍超过70%。对精神病诊所男性患者来说,%A较低是与这个组的低分信度相一致的(参见表15-1)。精神病诊所女性患者和中产阶级男女的数据最能代表人们对目前使用的评分手册的期望,因为这些被试组的一致性均值约为72%。如果所有被试都接受问题6、7和8的话,则这个72%可能略为高了些。

就个别项目而言,一致性均值的变动幅度为69.3%~80.3%。最差的问题是2(“欲望”)、6(“窘迫”)和7(“最后6个月”)。在所有三个问题中,L%尤其低(57%~63%)。正如上面已经讨论过的那样,这也许是因为回答简短。如果纠正这一错误,将会导致较好的结果(尤其对项目7来说)。个别项目的一致性反映了高分者的一致性。因此,L%在29点区间内变动(57%~86%),而H%则在15点区间内变动(71%~86%)。此外,我们还对下述情况感兴趣,也就是说,两个最为分化的项目,

即项目1(“心境”)和项目8(“敬畏”),从其字面意思而言,已经完全脱离了有关团体互动的想法。

表15-2提供了实证的依据。问题1、2、4、7和8的省略(Nb),在统计处理时被转化为高分。所有这些问题,约2/3以上的省略是由高四分位数被试作出的。此外,它也与人们发现的分化倾向相一致,即高分者比低分者更易省略对内部问题(如心境、欲望、发疯等)和情绪体验(最后6个月,敬畏等)的探讨。问题3也是以此方式评分的,因为约70%的省略是由高分者作出的。不过,这个项目的省略未被评为高分,原因在于这个项目并未满足理论一致性的要求。如果高分者在后来的问卷中继续进行省略,那么Nb就必须评以高分,因为它满足了理论一致性的要求。如同高分那样,获Nb评分的被试使一致性全面得到提高。

在根据高分项目和低分项目区分各个被试组以后,我们现在可以考虑评分方案如何用于个人的问题了。我们可以给每个被试一个总分,以表示个人项目得分之和。这个总分可以称做低分—高分,其运算如下:每个高分给1分,每个低分给0分,每个中间分给0.5分(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除项目1、2、4、7和8的Nb以外,其他Nb均转化为高分)。因此,对8个问题来说,低分—高分的波动区间在0分(全部低分)和8分(全部高分)之间,中间分为4.0分。如果一个被试得到4个高分、3个低分和1个中间分,那么他在低分—高分范围内得了4.5分,也就是说,位于中等偏高一侧。对高四分位数来说,8个项目的80.7的H%可以转化为平均6.5的低分—高分。与此相似,对低四分位数来说,8个项目的69.1的L%可以转化为平均2.5的低分—高分。

计算每个被试的低分—高分,有助于我们确定低四分位数

和高四分位数之间重叠的量。这种情况可在中产阶层男女的例子中找到:他们的结合个案数为 135,接受了 5 个投射问题。低四分位数的低分—高分的变动区间在 0.0~4.5 之间,而高四分位数的低分—高分的变动区间在 1.0~5.0 之间,整个被试组的均值约为 2.7(高分的得分数比低分的得分数略高一些)。如果我们把 2.7 作为临界的分数,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所有低分—高分中位于 2.5 以下的分数都将被称做“低分”,所有低分—高分中位于 3.0 以上的分数都将被称做“高分”。以此标准为基础,根据投射问题的低分—高分得分,22%的低四分位数被试将被评为高分,而 14%的高四分位数被试将被评为低分。反过来讲,我们能在整个投射问题的基础上正确诊断出 78%的反民族中心主义被试和 86%的民族中心主义被试。

当然,上述数据并不包括民族中心主义问题的中间分获得者。不过,一个包括 15 或 20 个项目的内容较多的投射测验,如果用于所有被试(而不是仅仅用于极端的四分位数被试),那么它有可能在低分—高分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产生 0.7 的相关性。可见,投射问题能像法西斯主义量表一样,用做对民族中心主义的间接测量(在这类测量中,无须提及任何现实的社会问题)。它们像法西斯主义量表一样,也容许一个人超越评分方案的界限,对个人的动力作出诸多的推论。两种技术的变量十分一致,它为我们检测每一种技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总之,结果表明,投射测验的评分条件符合信度的标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指称为“高分”的项目,实际上是高分者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特征;而指称为“低分”的项目,则是低分者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特征。然而,也有许多高分者在某些项目上得低分,而许多低分者在某些项目上得高分,投射问题和民族中心主义问题的一致性均值约为 75%。就个体的低分—高

分而言,诊断民族中心主义者和反民族中心主义者的正确性达到 82%。

目前的结果在今后可以通过修改评分手册、增加项目数量(如果其他条件相等,那么可以增加低分—高分的信度),以及强调完整回答的指令(用 2~3 个句子就行)来加以改进。此外,在实际的应用中,一旦得分者已经显示了他们的倾向以后,我们还可以从临床角度来予以打分。如果对一个特定的被试来说,所有的项目能被立即给予临床评分的话,那么许多模棱两可的回答便可得到解释。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改进量化的评分,而且也将刺激现有框架的鉴别功能。当然,还有许多研究要做,这些研究涉及补充的项目、特定项目的相对频率、性别差异、低分者和高分者的各种模式,以及宗教团体、政治团体和其他团体之间的差异等。

### (三) 个案研究:麦克和拉里的测定

纵观目前的研究,人们试图创制一些技术,以便在众多的变量中揭示统计上有意义的关系,并从临床角度提供有关个体的有意义材料。随着团体统计结果的提出,高分男子麦克和低分男子拉里的实验报告就可以与团体数据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如果他们的结果与整个样本的结果相一致,如果运用该技术所得出的解释与运用其他技术所得出的解释相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确切的证据。

麦克和拉里对投射问题的回答如下(每个回答在末尾打分):

麦克(高分)	拉里(低分)
1. 心境	
身体虚弱,也许是由于过去4年健康状况不佳。(高分)	孤独的心境,也许是由于失去了朝目标前进的感觉,也许是由于伤害了他人的感觉。(低分)
2. 欲望	
愤怒。(中间分 Na)	当某人遭到不公正对待时,或者看到一个黑人士兵受到不公正的歧视或偏见时。(低分)
3. 伟人	
林肯,乔治 C. 马歇尔将军,爱迪生。(高分)	林肯、威尔基、华盛顿、斯大林、蒋介石、丘吉尔、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以及过去和现在的一些伟大的科学家。(高分)
4. 发疯	
它有赖于许多条件,但是,如果指疯了的话,那么诸如失去妻子和孩子等事情最接近于“发疯”。(高分)	一个人如果过分沉溺于爱情、宗教、金钱等,便可能发疯。对任何事物过度迷恋也会使人发疯。(低分)
5. 最坏的罪行	
谋杀、强奸。(高分)	谋杀、强奸、煽动对他人的仇恨,煽动战争的团体。(中间分 Nhl)
6. 窘迫	
不包括在本问卷中。	

麦克(高分)	拉里(低分)
7. 最后6个月	
尽可能看到全世界,与一个特定的人一起看世界。	如我经常希冀的那样享受人生;旅行,会见重要人物,交许多朋友,参加各种聚会。所有这些都以不伤害别人为前提。(主要评低分,尽管有高分倾向。)
8. 敬畏	
目睹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新的科学成就,会见真正伟大的男性和女性,以及看到稀有的宝石和金属。(高分)	看到美国人实行真正的民主。例如一种民族的一名成员保护另一个民族的一名成员。种族之间真正的和睦关系。(低分)

上述评分完全是双盲地进行的,而且两名评分者的独立判断完全一致,在给麦克的低分—高分中,7分里占6.5分(或者说H%为93),给拉里低分—高分为1.5(或者说L%为79)。麦克的回答相对来说具有高分男性的典型答案。如果说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异乎寻常的特征的话,那么他也没有表现出个性。如果他提供情感表现的机会(项目7和8),那么他会以一种肤浅的、习俗的方式予以反应。他对“注视”的关注,以及缺乏分化的情感,似乎是以深刻的但受抑制的好奇心为基础的,极少有建设性的表示。他把自己与力量和成功联系起来,这种倾向既在项目3中得到反映,也在项目8中得到反映(“会见真正伟大的男性和女性”)。项目1反映了他对身体伤害的焦虑,以及他把健康不佳作为一种虚弱的概念(而不是作为成功道路上的一种障碍)。鉴于他母亲的虚弱和他儿时的虚弱(参见第二章和第十章),他把生病和虚弱等同起来。如同其他技术所揭示的材料一样,投射技术提示了他对权威人物和权威团体的认同,这种认

同至少是他维持统治感的一种手段,或者说是减少他对躯体伤害产生焦虑的一种手段。单单根据他对投射问题的回答,我们还不清楚他的攻击性是他反对被动依赖性的一种防御,还是他对被动依赖性的一种潜在需要。他具有攻击的冲动,这种情况已由他在项目5的“谋杀、强奸”和项目2的“愤怒”予以提示。此外,这些冲动也部分地指向家庭(内团体)成员,并由他对项目4的回答予以提示:他害怕“失去妻子和孩子”(尤其是在他尚未结婚的情况下说这番话),这种恐惧感似乎建立在他对“妻子和孩子”的无意识敌意态度的基础之上,并把这种敌意投射于“具有威胁性的世界”。在他尚未成婚之时,他就想像了妻子和孩子的死亡,这可能也是他的恐惧的一种投射。因为他害怕随着母亲的死亡,作为孩子的他也会死去。不过,麦克给我们的整体印象是习俗的、顺从的、伪民主的,而且,潜伏于表面陈述之背后的主要是焦虑和依赖,而不是积极的进取性。

与麦克的高分相比,拉里的回答较少具有低分的特征。像麦克一样,拉里被权威人物所吸引,不过,他的权力概念与麦克的权力概念不同。拉里既钦佩美国领袖,又钦佩外国领袖(项目5)。他与权威人物的关系更多地是以表示依赖和需要支持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抵抗自身的虚弱和恐惧为基础的。确实,拉里公开地、强烈地认同弱者和孤立无助者,并且反对政府当局错误地对待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项目2、5和8)。他在内感受、内惩罚、成就价值、有意识的内疚等方面都得了低分。

拉里的“胆怯的依赖性”清楚地反映在他对项目7的回答中:他最需要的是被爱和被保护——“所有这些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对伤害他人的恐惧也反映在项目1上,对该项目的回答似乎暗示着一种他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抑制的敌意态度。因此,对攻击的抑制,以及把这种抑制与爱的寻觅的依赖性相结合,阻

止了拉里为其信奉的事物所作的积极奋斗。他因社会歧视而心烦意乱,也对美国实现民主的关系而深感敬畏,但却不能勇敢地反对那些违背其基本价值观念的人们。

当然,上述解释是在考虑两个个案的其他临床材料的基础上作出的。评分是以控制的方式进行的,许多推论也是依据评分手册中的理论。本研究得出的有关麦克和拉里的结论,是与其他技术得出的结论相一致的,例如与法西斯主义量表(第七章)和主题统觉测验(第十四章)得出的结论相一致的。看来,投射技术能够颇具成效地加以运用,不仅用于团体研究的目的,而且也可作为研究个案的一种辅助手段。

## 五、小 结

显然,评分手册中的有些主题得到了重复,只是在形式或内容上出现较小变化而已。此外,也有若干主题结合在一起,以便对深层倾向和过程进行推论。从应用这一技术所产生的结果来看,它与本研究运用的其他技术所产生的结果颇为相似:在有些个案中,仿佛存在变量的确切复制;在其他一些个案中,两者存在互补的关系,也就是说,从这些技术中产生的变量反映了一种包容的结构。由于复制的程度较高,因此关于目前的结果及其理论含义,只须给予简要的讨论就足够了。对高分者和低分者来说,他们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分化倾向,似乎涉及以下一些领域。

1. 自我作用。高分者和低分者在处理深层倾向方面(例如,攻击性、依赖性、焦虑等)分化显著。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各个被试组都显示了这种分化倾向,但是,我们可以确定高分组和低分组均把这种分化倾向表现到一种显著的程度。这种分化倾

向主要与自我作用有关,反映了自我与深层人格的关系。正如其他技术已经揭示的那样,低分者身上有着自我一同化的潜在倾向,而高分者身上有着自我一异己的潜在倾向。

低分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与高分者有所区别。对低分者来说,各种水平的人格因素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彼此的界限是可以渗透的。他们的自我防御有助于冲动的释放:我们发现了许多升华的行为。我们甚至发现,虽然冲动未能与自我充分地结合,但它已被同化进了自我。这可以从“有意识的冲突和内疚”等投射项目中看到。另一方面,高分者的自我防御具有“反移情”的特征。他们较少采择升华而较多使用防御,包括投射、否认和反应形成。这些防御使他们以牺牲自我表白和情感释放为代价来维持道德的门面。

上述解释得到了许多投射研究的支持。例如,把低分项目“有意识的冲突和内疚”与高分项目“有一个声音催促着我”(问题1“心境”和问题4“发疯”)相比较。前者所说的一些冲动,尽管令人烦乱,但是个体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了它,并且试图去把握它。即便存在冲突,个体也具有一种试图予以整合的想法。例如,虽然许多东西对个体来说是无意识的,但是他或她仍想观察内部,试图予以同化或吸收。另一方面,许多高分者极少关注冲突,存在的只是深刻的焦虑和苦恼的意识。冲突被所谓的道德掩盖了,而烦乱是在苦恼的外部条件或虚弱的身体基础上被解释的,它们从未被心理真正面对过。高分者在接纳许多需要方面的困难已由若干项目揭示出来。当询问被试关于高度满足的情感体验时(“最后6个月”和“敬畏”),高分者要比低分者更少表现强烈的内部活动。也就是说,他们很少运用他们的心灵能量来达到建设性的和自我满足的目的。当高分者直接指向一些需要时,例如,当他们回答依赖性、性欲和攻击性等问题时(见

“欲望”和“最坏的罪行”等项目),他们的答案是粗糙的、非个人的、原始的、无目的的和丧失自我的。

2. 自我特征。被试的自我特征与上述的自我作用密切相关。以被试对欲望是否抱以防御而言,高分者具有相对来说狭隘的自我。这种狭隘的一种表现是“幻想的压抑”(尤其是问题6,也可参见第十四章),这也许与高分者强调外感受作用,坚持拒绝“想像”和“情感”有关。

高分者和低分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思维更为具体,情感体验更少分化。正因如此,高分者的回答大多指向特定的行为或情境,而低分者则倾向于描述细致的体验和抽象的情境。例如,对问题3(“伟人”),低分者要比高分者更多地提供他们所钦佩的人的品质,并且举出特定的例子。对问题5(“最坏的罪行”)的回答亦如此。有关低分者的复杂性和抽象性的证据,我们已在访谈部分(参见第二部分)作过介绍,并在第八章予以解释(表明民族中心主义和理智之间存在负相关)。这些结果与第三、四、十六、十七章所揭示的高分者的思想定型相一致,也与他们解决算术和空间问题的严密性和具体性相一致。

低分者在面临受挫情境时会责备自己(内惩罚性),而高分者则倾向于合理化或文饰作用,并且把邪恶投射于外部世界(外惩罚性)。

最后,低分者的内感受作用和高分者的反内感受作用,不仅被访谈、主题统觉测验和法西斯主义量表的研究证实,而且被他们回答投射问题的结果所证实。

3. 成就价值和世俗价值。这种区分基于对投射问题的评分。它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价值内容的差异上,而且还表现在价值背后的一组人格动力上。应当指出的是,这两组价值并非是相互排斥的,很少有被试单纯坚持一组价值而不掺杂另一组

价值。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程度问题,或者说孰重孰轻的问题。许多被试把一组价值视做是首要的或首选的,而把另一组价值视做是次要的或可选的。我们认为,凡在这两组价值之间努力进行抉择的被试,实际上是在冲突的需要之间作出决定,或者说是相互冲突的概念之间作出决定。

低分者的成就价值主要强调自我表白。他们反对限制,认为必须为个体的进一步发展留有余地,不能依据简单的行为公式或刻板的社会规则限定人的发展。自我表白的重点在于连续的目标,也就是说,达到既定的目标会导致形成新的更高的目标,从中反映了低分被试的基本价值观念。有关投射问题、访谈和其他技术揭示的成就价值包括科学的、理智的和美学的成就价值。创造性受到珍视,建设性受到珍视,内部体验要比“仅仅满足”更受珍视,所有这些远远超越了以牺牲自我而实现良好顺应的倾向。正如其他研究已经揭示出来的那样,在个人关系中,予和取同样受到关注,而且强调爱的交流而非物质的交流。尤为重要的是,认识一个人的个性既是认识每个人个性的基础,也是认识人类尊严的民主概念的基础。<sup>[9]</sup>这些价值观念以那些不同于世俗的观点而在思想上反映出来(所谓世俗的价值以权力主义为基础,反映在军事、宗教、教育和政治经济等领域。它们珍视权力甚于爱情,参与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压迫和剥削),并且组织人类的内在潜力,将其最大程度地予以发挥。我们发现,反民族中心主义是有其心理框架的。

被我们称之为“世俗价值”的东西也可以称之为“权力主义价值”,因为它们是以外部的权威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内在的道德责任为基础的。不管怎么称呼,上述两种含义都属于它的界定范围。这种价值系统的典型例子是埃米利·波斯特(Emily Post)的礼仪书,军事领域的“行为准则”,以及某些充满世俗的

文化、文学和非文学的规范。<sup>[10]</sup>这些价值观念的主要内容(至少对中产阶级的个体来说)是探讨如何与内团体的标准保持一致,以及如何忠诚内团体的标准。

以内部权威(内化的良知)为基础的成就价值与以外部权威(当权威发生变动时,价值也可以发生置换)为基础的世俗价值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对违背价值的现象作出反应的差异,亦是内疚和羞怯之间的差异。

如果我们认为,低分者没有羞怯,而高分者没有内疚,这似乎有点夸大其词。不过,来自投射问题的证据和来自访谈评价的证据都表明,内疚是低分者的主要特征,羞怯是高分者的主要特征。问题1、2、4和6的低分项目大多涉及个人对成就价值的违背,既未提到“被抓”,也未提到外部权威。同样,有些高分项目提及世俗价值遭到违背的情况,而且许多世俗价值根据界定要求外部的观察和惩罚。我们已经发现,低分者的回答是从内部冲突出发的,而高分者的回答却不是从内部冲突出发的;前者普遍地提及他们对违背价值观念的个人体验,后者要么提及他人违背价值观念的例子,要么提及违背价值观念的一些事件,而所有这些例子或事件既无道德意义可言,又无动机意义可言。<sup>[11]</sup>

这些结果与前面几章提及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也即高分者(尤其是那些强调世俗的被试,或者那些中产阶级人士)具有内化很差的惩罚的超我。他们的自我出于恐惧而服从。他们往往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方式(例如,顺从、依赖)来替代建设性的冲动,甚至还借此“欺骗”超我。尽管高分者表面上看来是道德的,但其本质却是关注潜在的焦虑和冲动的满足。由于这些焦虑和冲动是自我一异己的,因此其发展极少超越原始的、幼稚的方式。尽管低分者表面上看来是叛逆的和反传统的,但其本质却具有充分内化的道德原则,因而在叛逆的情感和世俗的道德之

间发生冲突。

4. 一种潜在的倾向:依赖性。上面已经讨论过,低分者和高分者的自我作用存在差异。现在,我们可以转向一种特殊的倾向,也就是依赖性,借此探测投射问题对低分者和高分者在自我一同化方面的区分。应当指出的是,这里存在某些性别差异。由于女性的依赖性表现在我们的文化里是被允许的,甚至是被尊重和提倡的,而男性的依赖性则是遭到反对和遏止的,因此性别差异是难免的。为了解释的方便起见,下面的讨论把重点放在高分和低分的男性身上。这是因为,对女性来说,有些差异适用于她们,有些差异在她们身上呈颠倒趋势,还有一些差异则尚未发现。

低分者的依赖性主要表现在“对爱的关注”上。他们对许多投射问题的回答都涉及爱的给予(养育)和爱的寻觅(积极的依赖)。他们高度关注个人关系方面的情感交流。

可是,依赖性在高分男性的人格中起着十分不同的作用。它具有自我一同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正常的男性化形象相悖,其自我理想是:粗壮、强健、实际、世俗、独立、性欲正常、渴望获得,以及爬到成功阶梯的顶部。显然,并非所有拥有这种自我理想的男性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都得高分。不过,目前的结果显示,许多高分男性拥有这种理想,而拥有这种理想的大多数男性被试都得了高分。

有些高分男性对自我一同化的被动依赖实施防御。当然,这种防御不同于低分者寻觅爱的依赖,而是提升工作的价值,或者说对工作的依赖。而且,对依赖的焦虑也在下列想法中反映出来:过度劳累会使人发疯(投射问题1和4)。

如果说依赖性在低分者中间促进了对爱的关注,那么它在高分者中间则促进了对权力的关注。高分者的依赖性有其直接

的表现形式,那就是对权势人物的屈从。低分者的依赖性是以自我一同化为目标追求平等关系和社会价值,而高分者的依赖性则是以自我一同化为目标接受绝对权威和社会互动中的权力主义形式。正如投射问题3(“伟人”)所显示的那样,高分者对他人最为羡慕的是权力、力量、权威,以及强健的男子气。其中,权威人物的攻击和过分自信的需要是最为引人注目的需要,而依赖和屈从的需要是仅处于第二位的需要。在投射问题中,尤其是问题7(“最后6个月”)和问题8(“敬畏”),高分者对权威的顺从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高分者的自我一同化的被动依赖性还有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它在投射问题1(“心境”)和4(“发疯”)中得到反映。在问题1中,最不愉快的心境是在面临威胁或贫困的处境时出现的无助感和依赖感。积极的依赖在虚弱的和充满超我的自我中是不受欢迎的:没有一种分化的情感使它成为丰富的经验,存在的只是一种模糊的焦虑。这种模糊的焦虑实际上不是以外部情境为基础的,而是以超我和原始依赖之间的内部冲突为基础的。它似乎意味着一个人应该避免冲动,否则就会失去男子气,甚至蒙受身体的伤害。类似的冲突也在问题4中得到反映。我们再次发现,高分男性无力探究内部生活,他们为自我一同化的倾向所困,包括对身体的焦虑和对他人的攻击。

5. 其他倾向。已有证据表明,高分者和低分者以类似于上面讨论的方式来处理攻击性、好奇心、同性恋和其他倾向。我们想补充的一个论点是:高分者的陈述并不意味着他们经历了真正的社会化,相反,他们实际上是以原始的、破坏的、惩罚的、非自我一同化的方式来处理攻击性、好奇心、同性恋和其他倾向。如果说“敌意”这个术语可以用来描述低分者的攻击性的话,那么“破坏性”这个术语便最适合高分者了,这可以从问题2(“欲



望”)、5(“罪行”)和 8(“敬畏”)中找到答案。

我们不能用机械的方式来运用上面讨论的结果和解释。应当看到,高分者和低分者在有些主题上存在许多例外和变化。本章讨论的人格原型是伪民主高分的原型,它与诸如“法西斯主义”或“心理变态”有着许多不同。不过,我们认为,由投射技术产生的结果是可以与其他技术产生的结果进行比较的,其中的一致性有利于我们研究其他人格结构。

### 注 释

- [1] 本章为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J. Levinson)所撰。
- [2] 这 8 个问题选自一组原始的问题。原始的问题由 30 个问题组成,以供大学生测试。选择的标准包括统计区分、理论意义和内容的不可复制性。为了便于实施,有必要删除一些表示允诺的项目。例如:你的最大弱点是什么?你的最大财产是什么?在你度过自己的一生时你最希望人们对你说什么?你认为自己最讨厌的是什么?最烦人的是什么?作为父母,你最希望向你的孩子灌输些什么?你最不希望你的孩子遭遇什么?什么东西最会使你发脾气?你最羡慕别人的是什么?你最讨厌别人的是什么?最有可能发生在人们身上的糟糕之事是什么?若想进行谋杀,最为巧妙的方法是什么?人们为什么会自杀?实施时,指导语如下:下列问题使你有机会用你自己的方式来表示你的思想和观点。请尽可能完整地回答所有的问题。西部预备大学研究生院允许我们在本章中运用某些分析材料,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 [3] 也可参见桑福德·康拉德(Conrad, 108, 109)和弗朗克(K. Franck, 29)等人关于投射问题的应用。罗德(Rohde, 97)、洛特(Rotter, 100)和斯坦因(Stein, 114)也描述过类似的技术,他们称做“不完整的句子”。读者若想了解人们在研究反民主人格倾向中运用的投射问题技术(其结果与本研究得到的结果相似),可以参阅麦克格兰纳汉(Mcgranahan 78)的著述。
- [4] 所谓“精确”一词仅仅意指一个分数内“有意义数字的数目”,例如

2.3689 这个值比 2.4 更精确。不过,一种评分系统尽管相对来说是不精确的(就像一只挂钟比起一只秒表来不够精确一样),但它仍然是有效的。对此,人格研究者不得不承认精确性较低这一事实,正因如此,意义和效度的问题成了方法论中最大的问题。

- [5] 某些省略的项目是作为 Nb 来记分的,它们在统计处理时被转化成高分。这是因为高分者和低分者都有许多省略(见第四节)。
- [6] 当高分者面临死亡时,他们会增强回答中的宗教成分。这使我们想起了战争期间听说的与宗教有关的“散兵信仰”。这些结果,加上有关被试宗教信仰的访谈,都表明高分者和低分者在面临生命的最后时刻时,前者要比后者更易追求宗教。
- [7] 我们感谢安妮·莫罗和埃兰·乌利(Anne Morrow & Ellan Ulery),他们的著作有助于我们学习和应用评分系统。
- [8] 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考虑被试接受 N 的分数,而是确定所有被试获得低/高的比例。这样做会提供比上述方法获得的值更高的 L% 值。因为根据上述方法, N 分数的使用降低了 L%。如果采用这种新的处理方法,那么统计处理应当包括接受该测验的所有被试。
- [9] 弗洛姆(Fromm, 43)也提出过这个观点。他在“人道主义”和“权力主义”之间所作的区分,与我们在“成就价值”和“习俗价值”之间所作的区分相当一致。而且,两者都抱有同样的目的,即区分研究人类和研究社会这两种心理学方法。
- [10] 参见卡迪纳(Kardiner, 59, 60)和贝尼迪克特(Benedict, 15)关于非文学社会的讨论,以及赖克(Reich, 96)的有关论述。这些都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些例子而已。
- [11] 我们可以预言(而且已有相当多的证据支持这种预言),特定文化的研究将显示羞怯与民族中心主义有关。羞怯作为一种支配的情感,惩罚和剥夺等威胁作为抚育孩子的一种纪律手段,以及强调礼仪和习俗,或者把上帝视作一种权威的象征等,所有这些都是缺乏成就价值观念的表现。我们关于自己文化中的礼仪和原教旨主义宗教所作的研究发现,它们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获得较高的平均分(参见第六章)。这一发现可以用来支持上述的假设。

